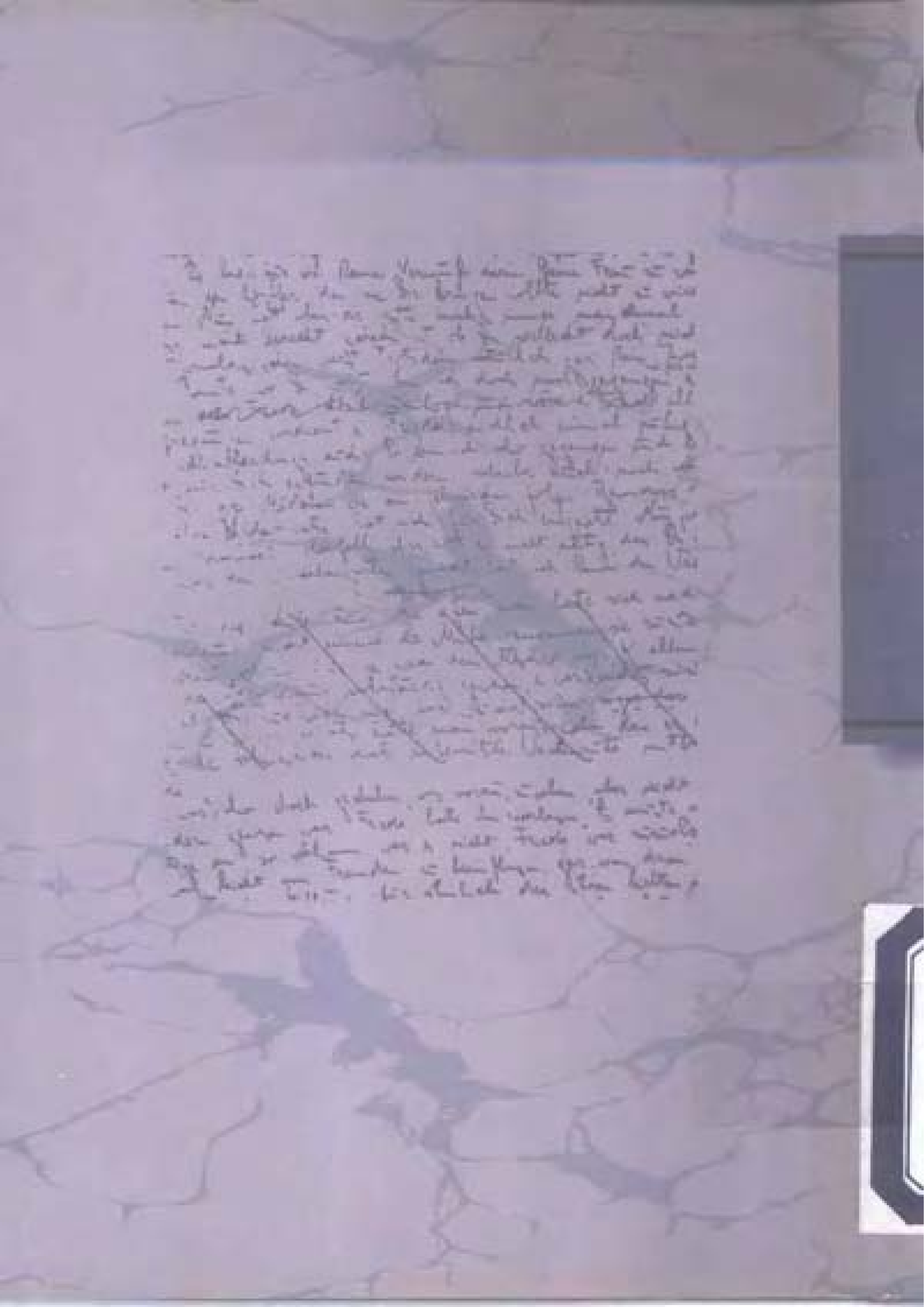

卡夫卡全集
8
世界文豪书系
SHIJIEWENHAO SHUXI





世界文豪书系

卡夫卡全集

第8卷

家　书

[奥]弗兰茨·卡夫卡　著
叶廷芳　主编

河北
教育出版社

《家书》

1.《致奥特拉和其他亲属》 H. 宾德尔和K.瓦根巴哈编，费歇尔简装书出版社，法兰克福/美茵，1981

Briefe an Ottla und die Familie. Heraus gegeben von Hartmut Binder und Klaus Wagenbach, Fischer Taschenbuch Ver 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81

2.《致父母亲（1922—1924)》 J. 切尔马克和M. 斯瓦托斯编，费歇尔简装书出版社，法兰克福/美茵，1993

Briefe an die Eltern aus den Jahren(1922—1924). Herausgegeben von Josef Cermak und Martin Svatoš,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93

3.《致父亲》 选自《卡夫卡手册》，H. 波里策编，费歇尔简装书出版社，法兰克福/美茵，1981

Brief an den Vater. aus dem 》Das Kafk-aBuch《 Herausgegeben von Heinz Politzer,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 H, Frankfurt am Main, 1981



父亲赫尔曼·卡夫卡
（1852—1931）

母亲尤利叶·略韦
（1856—1934）



底层角上的第一间房子为卡夫卡的出生地



13 岁时的卡夫卡



5 岁时的卡夫卡



18 岁的卡夫卡中学毕业



卡夫卡和他最喜欢的小妹妹奥特拉

编者前言

这一卷收集的是卡夫卡的家书，由于特殊原因，须分三个部分刊载。

卡夫卡文学遗产的保管者和整理者在收集他的遗作的过程中，最困难、历时最长的当推他的家书了！直到1954年，马克斯·勃罗德在他第二次编完卡夫卡的全集后，仍留下一大遗憾：卡夫卡的家书依然是个空白。但很快，60年代初卡夫卡研究界就获得了重大进展，终于发现了一大批卡夫卡的家书，连明信片一共120封，其中101封是致他最心爱的小妹妹奥特拉的，9封是致父母亲的，其余的主要是致他的小妹夫和另外两个大妹妹的。这些珍贵资料经过卡夫卡研究专家H. 宾德尔和K. 瓦根巴赫的悉心编纂，于80年代初始与读者见面。但阅读这些书信仍令读者感到困惑，这批跨越15年时间（1909—1924年）的书信，其中致父母亲的几乎平均两年才有一封。卡夫卡纵使与父亲关系不是很谐调，但与母亲的关系始终是正常的。尤为蹊跷的是整个1922年连一封致家属的书简都没有！尽管这一年卡夫卡集中精力写《城堡》，但也不至于一封家书也不写，须知他是个勤于写信的人，事实上他这一年给其他友人的信件就不少。5年以后的1986年，卡夫卡家书之谜又一条裂缝被发现：一家布拉格的旧书店收购到又一批卡夫卡家书的原稿，一共32封，全

部是致父母亲的。其中绝大多数是明信片，时间从1922年7月下旬至1924年6月2日，即作者离开人世（6月3日）的前夕。这样卡夫卡家书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得到相当程度的弥补。当笔者获得这一消息时，曾欣喜万分，急切地期待着这一宝贵文献的出版。1991年编者在德国考察期间，到处购买此书而不得。一年半前当接受出版社委托负责编纂卡夫卡中译本全集时，这一著作的空缺成了一块不小的心病。今年2月，意外收到德国友人莫格博格·韦伯夫人给编者寄来的这本卡夫卡致父母的家书，真是如获至宝。韦伯夫人一向关心笔者的卡夫卡研究，经常为笔者留意有关出版消息，并寄赠笔者十分急需的书籍。她的这一友好举动，为编者顺利完成《卡夫卡全集》的编纂任务起到了“及时雨”的作用。

当然卡夫卡家书的收集并未达到完满的程度，他给他两位大妹妹的信绝不会只有这么两封；1922年以前给他父母的信也不会这么少，1922年的全部家书更不可能只有一封……这方面还有待于新的发现和突破。

照理，上述两组不同时期发现的书信应当按时间顺序互相穿插成一个整体。但考虑到二者有不同的历史命运，又有不同的重点（一个绝大多数是致奥特拉的，一个是专致父母亲的），为保持其不同的历史面貌和特点，特予分别成辑。

众所周知，卡夫卡还于1919年写过一封未到达收信者手里的长信《致父亲》。这与其说是一封家信，毋宁说是一篇政论，一篇有关社会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和文学的论文，一篇向过时了的价值观念宣战的檄文。其观点之鲜明、文笔之犀利，为一般书信所没有。它反映了时代转型期两代人之间精神上、思想上的隔阂之深，这也正是本世纪头20年表现主义运动中人们普遍关心的主题。与不少表现主义作家一样，卡夫卡

在小说中强烈地表现了这一主题。这封长信可以看作是卡夫卡用书信体写的一篇创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无怪乎卡夫卡想托母亲转交这封信而遭到拒绝后，他就再也没有采取别的途径让父亲读到它，也没有因此把它撕毁。看来，收信人是否能读到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留下这样一篇文献，而这是符合作者的观点的。他认为，一切真正的文学都是“文献和见证”。鉴于这样的理由，编者没有把这封超级长信与一般意义上的家书等量齐观，而让它作为单独的一部分入集。

卡夫卡信件的落款大多很简单，往往不写时间、地点，这里译出的时间、地点都是原编者根据邮戳判断的，并一律用方括弧标明。但它们在原件中就像一般的欧洲人所习惯的那样，都放在信的正文的前面右侧，如果是注明明信片的，都放在左侧。这里则根据汉语的信件款式，一律将它们移至签名之后；注明明信片的则放到最后。

本卷的注释方式与原版不同，一律采用脚注。注释的内容除注明者外，均为原编者所为。其中《致奥特拉和其他亲属》的原编者为哈特穆特・宾德尔与克劳斯・瓦根巴赫；《致父母亲》的原编者为约瑟夫・切尔马克和马丁・斯瓦托斯；《致父亲》译自《卡夫卡手册》，原编者为海因茨・波里策。三本书根据的都是德国法兰克福/M・费歇尔袖珍本出版社分别于1981、1993和1981年出版的版本。

叶廷芳

1995年秋

卡夫卡全集

·叶廷芳主编·

短篇小说	洪天富　叶廷芳　译
失踪者	张荣昌　译
诉讼	章国锋　译
城堡	赵蓉恒　译
随笔·谈话录	黎　奇　赵登荣　译
日记(1910-1923)	孙龙生　译
书信(1902-1924)	叶廷芳　赵乾龙　黎　奇　译
家书	赵登荣　译
致菲莉斯情书(Ⅰ)	卢永华　等译　叶廷芳　校
致菲莉斯情书(Ⅱ)	
致密伦娜情书	叶廷芳　黎　奇　卢永华　等译

责任编辑：张艳新
封面设计：李　玫

世界文豪书系

莎士比亚全集		方 平 主编
雪莱全集		江 枫 主编
歌德文集	杨武能	刘硕良 主编
海涅全集	章国锋	胡其鼎 主编
卡夫卡全集		叶廷芳 主编
乔伊斯全集	王逢振	刘象愚 主编
雨果文集		柳鸣九 主编
波德莱尔文集		郭宏安 主编
莫泊桑小说全集		张英伦 主编
普希金全集		刘文飞 主编
莱蒙托夫全集		顾蕴璞 主编
屠格涅夫全集		刘硕良 主编
泰戈尔全集	刘安武 倪培耕	白开元 主编
纪伯伦全集	关 偶	伊 宏 主编
川端康成文集		叶渭渠 主编
勃朗特两姐妹全集		宋兆霖 主编
马克·吐温文集		吴钧陶 主编
加缪全集		[illegible] 主编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陈 燊	刘文飞 主编
契诃夫全集		沈念驹 主编
果戈理全集		沈念驹 主编

总策划：王亚民 刘硕良

目　　录

致奥特拉和其他亲属（1909—1924 年）

1909 年

1910 年

1911 年

1912年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1916 年

1917 年

1918 年

1919 年

1920年

1921年

1923年

1924年

致父母亲（1922—1924 年）

1922 年

1923 年

1924 年

致父亲

致奥特拉和其他亲属

（1909　1924年）

王建政　译



1909 年

1.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在店里要勤奋工作，使我能无牵挂地安心度假。代向亲爱的父母问候。

你的　弗兰茨

马克斯·勃罗德

〔邮戳：09.9.7——里瓦〕

〔风景明信片：加尔答湖风光、里瓦海滩皇宫饭店远眺〕

1909 年 9 月的里瓦（加尔答湖）之行，是卡夫卡任"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人事故保险公司"职员后首次度假，在里瓦期间，他并不住在（高贵的）"海滩饭店"，而是住在郊外的小旅馆"百老汇"。马克斯·勃罗德曾经描写过这段假期："卡夫卡、弟弟奥特和我在波纳勒大街下方的小型游泳场"'圣母浴场'"里面度过了鼓悠闲的几个小时。当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来到里瓦时，再也找不到那些充分沐浴阳光的灰色躺板，只看见几条熠熠反光的蜥蜴在草径上爬行，一道道草径从尘土飞扬的车行大路旁通向浴场的冷酷宁静。"（见勃罗德所著《弗兰茨·卡夫卡》第 91 页，并参考瓦根巴赫所著《卡夫卡》第 59 页的插图和本书第 17 号信的注解）

店里：至迟自 1909 年起，奥特拉在父母的店中帮忙。这家店铺在 1912 年秋天之前一直位于策特纳大街 12 号。（参见瓦根巴赫《卡夫卡》第 26 页的插图）卡夫卡在 1913 年初致菲莉斯的信中写道："……奥特拉在我们的店里工作；她早晨八点一刻开门时就上班了（父亲九点半才去），一直呆

到中午。中午有人给她送饭。然后，她要到下午四点或五点才回家。赶上销售旺季，她会工作到店里打烊。"（《卡夫卡书信集1902—1924》第287页）参阅第13和14号信的注解。

2. 致奥特拉

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你的 弗兰茨

〔邮戳：09.9.22〕

〔风景明信片：波希米亚小瑞士杰钦，羊圈一瞥〕

我星期四下午到，约于3时抵国家火车站。

星期四：奥特拉当天下午休息，（参见宾德尔所著《卡夫卡和他的妹妹奥特拉》第421页）因此能够去车站接她哥哥。

国家火车站：今布拉格中央火车站；出站口位于哈书利捷克街，进站口位于许贝尔纳街。

3. 致奥特拉

我又会给你带礼物回来。

弗兰茨

〔1909年秋—马费尔多夫〕

〔风景明信片：马费尔多夫〕

通信时间系根据马克斯·勃罗德的推算所确定，当时他也收到了朋友卡夫卡从马费尔多夫寄出的风景明信片。明信片上的全文如下："亲爱的马克斯，我又度过了几天！不过我不想描写它。在这些天里，要是想真正写点什么，那可非得费点劲才行。——今天六点半出发去雅布洛内茨，再从雅布洛内茨去约翰内斯贝格，现在正乘车前往马费尔多夫，然后去赖兴贝格，再去罗赫利茨，傍晚经鲁佩斯多夫回家。"（《卡夫卡书信集 1902—1924》第 76 页）

作为"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人事故保险所"的法律工作人员，卡夫卡出差的任务是监督事故预防工作、提出因企业主逃税的法律诉讼、审核企业对"危险级别"的划分（以便考量事故预防保险金的额度）。

4. 致奥特拉

尊敬的小姐：

我身在此地的圣诞节庆之中，但心中唯一的喜悦是回忆与您在那些小型舞会上共同度过的时刻。您是否已收到我的尼古拉礼物？您的玩具娃娃放在我的心上。

您忠诚的　阿尔帕德

〔邮戳：09.12.20—比尔森〕

〔风景明信片：比尔森，以色列教堂〕

卡夫卡于 1909 年 12 月 21 日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张风景明信片，道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太好了，终于快熬到头了。我们明天晚上回布拉格。我的想法有所不同。对我来说，整个假期很糟糕。从早晨喝的牛奶到晚上刷牙，通通都要列出保险级别，这哪里是疗养呀！"

尼古拉礼物：孩子们通常在尼古拉日（12 月 6 日）得到的小礼物。

阿尔帕德：公元849年起的匈牙利大侯爵，卒于公元907年。他是阿尔帕德王朝的奠基者，匈牙利的民族英雄。通常将其划归司法人物。（卡夫卡可能以此自喻）

1910年

5. 致奥特拉

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弗兰茨
〔邮戳：10.10.16—巴黎〕
〔风景明信片：巴黎〕

1910年卡夫卡与马克斯和奥特·勃罗德兄弟一同去巴黎度假，他因长了一个疖子而不得不提前回四周。他对此次“失败的旅行”自我安慰道：“很快还会再去。”（《卡夫卡日记1910－1923》第43页）。

1911年

6. 致埃莉和卡尔·赫尔曼

只是无法乘雪橇，因为太贵了。我想，不乘一次就白来了，因为这里到处都是雪哟！

衷心问候！

你们的　弗兰茨·K.

〔邮戳：11.2.4—弗里德兰〕

〔风景明信片：弗里德兰，古堡〕

大妹埃莉于前一年的12月结婚，搬进布拉格的住宅。此信是卡夫卡自1911年1月30日（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87页）至大约2月中旬的出差途中所写。

7.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我根本没有想到你会生病。多加保重，穿暖衣服！这张明信片会给你带去山地气息。

另外，我会给你带去礼物，作为对你生病的慰问。

你们的　弗兰茨

〔邮戳：1911年2月第2周—弗里德兰〕

〔风景明信片：弗里德兰，古堡〕

卡夫卡在他的旅行日记中记述了弗里德兰古堡："远观古堡的可能性很多：从平原上，从桥边，从公园里，从枯叶已经脱落的树木间，或从林中巨大冷杉树间望去。"

8．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你听了一定会感兴趣的：我在画面对过的骏马旅馆要了一份烤小牛肉配土豆和越桔，然后又吃了一份煎鸡蛋饼，然后还喝了一小瓶苹果酒。吃饭时，许多肉显然嚼不烂，我把一部分喂了猫，一部分只能献给大地。后来，女招待坐到我身边，我们谈起了《大海和爱情的波浪》。晚上，我们不约面同地去看了这出戏。这是一场悲剧。

〔邮戳：11．2．25—克拉切奥〕
〔风景明信片：克拉切奥，集市广场〕

1911年2月底，卡夫卡出差去北波希米亚，从而再度路过弗里德兰。

悲剧：卡夫卡在日记中描写了观看格里伯尔泽所著这场戏剧的观感："……我几次热泪盈眶，比如当第一场幕终海罗斯与伦德斯四目相对、难舍难分时。"（《卡夫卡日记1910—1923》第596页）

9．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这一次我一定会给你带礼物，因为你在我临行的那天晚上

哭了。

弗兰茨

〔邮戳：11.5（约2日）—瓦恩斯多夫〕

〔风景明信片：瓦恩斯多夫，改良餐馆〕

瓦恩斯多夫之行（公干）使卡夫卡结识了自然疗法宣教士（Naturheilapostel）施尼茨尔。马克斯·勃罗德在1911年5月4/5日的日记中写道："……卡夫卡叙述了花园城市瓦恩斯多夫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事，谈到了一个'神奇者'——自然疗法使者，这是位富有的工厂主。他对卡夫卡进行体检时，只从侧面和正面看了他的颈部，就断言他的脊髓中有问题，几乎已经抵达脑髓，其结果将导致生活习惯颠倒。他建议采取以下治疗方法：开着窗户睡觉，沐浴日光，在花园中干点活，参加自然疗法协会的活动，订阅该协会——确切地说是工厂主本人所出版的杂志。他的观点与医生、药物、疫苗学相悖，以素食主义的立场解释圣经……"（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97页，参阅瓦根巴赫著《卡夫卡》第232页、第673条注解）。卡夫卡显然是受这次交谈的影响而成为素食者。（参阅卡夫卡著《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115页）。

10. 致奥特拉

弗吕伦被群山环绕。人们俯首而座，鼻子几乎钻到蜂蜜中去了。

弗兰茨

马克斯·勃罗德

〔邮戳：11.8.29—弗吕伦〕

〔风景明信片：瑞士四周湖，阿克森大街，远眺布里斯滕山〕

这帧明信片系卡夫卡与马克斯·勃罗德于1911年8月26日至9月13日一同度假时所发。度假路线为苏黎世—卢塞恩—卢加诺—米兰—斯特雷扎—巴黎。之后，卡夫卡单独在苏黎世附近的埃尔伦巴赫自然疗养地度过了一周。他在1911年8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四周湖畔弗吕伦"明星"旅馆："这是个带阳台的漂亮房间，令人神怡。四周的群山封锁了天边的美景。"

11. 致奥特拉和瓦莉·卡夫卡

你们应当让母亲写信，而不应包办代劳。这可不是件好事。——昨天我们在四周湖，今天来到了卢加诺湖，准备呆上一阵子。——地址照旧。

弗兰茨

D. 勃罗德

〔1911年8月30日—卢加诺〕

〔风景明信片：卢加诺湖，地理全景画面〕

从《卡夫卡日记1910—1923》第606页中得知，邮戳为8月31日的这张明信片实际上肯定是前一天所写。尽管收信人只写奥特拉，但从称呼中看出，卡夫卡此信同时也是写给大姐瓦莉的。

四周湖：卡夫卡在旅行日记中这样描写过它："这是最美好的一次嬉水，因为置身其中便会产生出如鱼得水的感觉。"（《卡夫卡日记》第606页）为了解历史背景，亦可参阅勃罗德关于早年结识卡夫卡时的回忆："当时，卡夫卡和我都有一种奇特的想法：如果没有通过游泳切身经历碧水清波对肉体的生动感受，就不能认为自己已经占有这一自然风光。因此，我们后来穿越了全瑞士，在每一个能够到达的湖域中均要演练我们的

游泳艺术。"（《好斗的一生 1884—1968》1969年出版于慕尼黑、柏林、维也纳三地，见第23页）

地址：在卢加诺时住在"百老汇旅馆"。

D. 勃罗德：从笔迹看即为马克斯·勃罗德。

12. 致奥特拉

奥特拉你要详细告诉我！亲爱的母亲来信后发生过许多新鲜事，我对这些细节都很感兴趣。作为酬谢，我会寄给你许多漂亮的明信片。

弗兰茨·K.

马克斯·勃罗德

〔邮戳：11.9.6—斯特雷扎〕

〔风景明信片：斯特雷扎，马乔列湖〕

13.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不是我应该原谅你，而是你原谅我。并不是因为我在信中提到的责怪，因为那些嗔语还是温和的；而是因为我内心对你的咒骂，因为我觉得你在这么严肃的事情上没有守信用。但是，由于你对自己的疏忽作了解释，尽管遗憾的是说得还不够具体，可是毕竟我是在同一个整天累得要死的姑娘在谈话，怎么能够随便光火呢？所以，不排除我在如此昂贵的时代仍会给你带一些漂亮礼物的可能性。

多多问候！

弗兰茨

〔邮戳：11.9.13—巴黎〕

〔风景明信片：凡尔赛公园〕

在对待马克斯的态度上，你不够谨慎，尽管你不是生他的气。我担心他不会给你寄明信片，不过他让我向你问候。**衷心问候！马克斯·勃罗德**

在自1910年秋以来一直向往的巴黎之行的最后一天写了这封信。此行始于9月8日（《卡夫卡日记》第653页），卡夫卡在巴黎也参观了凡尔赛宫（《卡夫卡日记》第618和719页）。

1912年

14. 致尤丽叶、赫尔曼、瓦莉和奥特拉·卡夫卡

最亲爱的父母和妹妹们：

我们愉快地来到了魏玛，住在一个宁静的漂亮旅馆里，从房间里可以看到花园（总共才2马克），我们对住房和外景都很满意。我多么想得到你们的消息！

你们的　弗兰茨

〔邮戳：12.6.30—魏玛〕

〔风景明信片：歌德后期故居〕

原文引自《卡夫卡书信集1902—1924》第94页（参阅出版报告）。卡夫卡与勃罗德6月29日抵魏玛（《卡夫卡日记》第653页），7月7日离去。

一个宁静的漂亮旅馆：系指“开姆尼茨旅馆”。

15．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我当然会给你写信，而且很愿意。我把冯·施泰因女士的故居寄给你，我们昨晚在这栋小楼前的井边坐了很久。

你的　弗兰茨

顺致最良好的问候！

马克斯·勃罗德

〔邮戳：12.7.3—魏玛〕

〔风景明信片：魏玛，施泰因故居〕

衷心问候韦尔纳小姐。

韦尔纳小姐：玛丽·韦尔纳，一位只会说捷语，对赫尔曼·卡夫卡十分忠诚的女仆，在赫尔曼婚后不久即进了卡夫卡家，后任卡夫卡妹妹们的家庭教师。（参阅瓦根巴赫著《卡夫卡》第26页）

夏洛特·冯·施泰因（1742年12月25日生于埃尔纳赫，1827年1月6日卒于魏玛）系歌德的女友。——译者注

1913年

16. 致奥特拉

奥特拉：

临行前还有一点时间，衷心问候！别生我的气，我既没有时间也定不下心来。

弗兰茨

〔邮戳：13.3.25—柏林〕

〔风景明信片：电影女皇德莉娅·吉尔〕

1913年3月23日，卡夫卡第一次去柏林看望他日后的未婚妻菲莉斯·鲍威尔。他们是前一年8月13日在布拉格结识的。两天后，他经莱比锡回到家乡。

17. 致奥特拉

奥特拉别生我的气，我之所以写信这么少，你知道么，我一路上心不在焉，比任何时候都懒得写信。不过现在我已经安静地在疗养院里休息，会给你写，或者确切地说给你写明信片，因为像以往一样，没有多少可以写的东西。那一点点事不值得写信，以后我会在浴室里亲口说给你听。另外请你帮个忙：到陶斯西买一本《1913年图书》，这是本书目，别处买不到，我怕

回去后卖完了，我又很喜欢这本书。向全家问候！

弗兰茨

〔邮戳：13.11.24—里瓦〕

〔连续书写的两张明信片：

维吉利奥、加尔答湖；加尔答湖、加尔答岛和巴尔多山〕

我已经很久没有你们的消息了。

1913年9月6日，卡夫卡与他的上司马尔施纳所长前往维也纳参加“国际救生防灾会议”，尔后他又参加了第11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当月14日，他经的里雅斯特前往威尼斯小住数日，继而经维罗纳和德森查诺（加尔答湖）抵达冯·哈尔通恩医生疗养院，在那里从9月22日住到10月13日。关于此次度假的意义，可参见H. 宾德尔所著《格雷丘斯猎人》。关于卡夫卡的创作方式和诗情画意般的地形描写手法，参见德国席勒协会第15册年鉴（1971）第375页。

心不在焉：卡夫卡在威尼斯给马克斯·勃罗德写信说：“我现在无法集中精力写一点有系统的东西。维也纳的几天遭遇，我真想把它从我的一生中抹去，并且连根除去……总而言之，有些事让我感到窒息，使我心不在焉。”（《卡夫卡书信集1902—1924》第120页。

那一点点事不值得写信：暗示与“瑞士姑娘”G. W. 的不期相遇。（参阅《卡夫卡日记1910—1923》第324页）

浴室：兄妹们在父母住宅（尼克拉斯大街36号）中传统约会的地点。（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119页、《卡夫卡日记》第309页）

陶斯西：该公司的全称为“陶斯西&陶斯西学术性旧书店和图书、艺术、乐器行”，位于施坦德剧院和老城环行大道之间的埃森大街8号，在布拉格属一流大公司。

卡夫卡“非常喜欢看出版目录和出版社年鉴（小岛、菲舍尔、乔治·米勒、A·朗根等出版社），将干巴巴的书名变为无限幻想的出发点”。（勃

罗德语，见《卡夫卡书信集》第519页，参阅第479页）当人们了解到他的这一嗜好时，对他的愿望就容易理解了。信中提到的是（寺院出版社）带有插图、厚达248页和圣诞节目录，卡夫卡早在年前即仔细阅读过此书。（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156页）

18. 致奥特拉

今天我到过歌德历过险的马尔切西纳，如果你读过《意大利之行》，你就会知道这个地方了。你应当马上读一读这本日记。看房人带我去看歌德写生过的地方，可是它与日记中的记载不太吻合，于是我们的意见没有吻合，就像我们之间的意大利语难以沟通一样。

问候全家！

弗兰茨

〔1913年9月28日—里瓦〕

〔风景明信片：里瓦，港口和阿波纳拉塔楼〕

明信片上的邮戳日期是13、11（实际为9——译者）、29，实际书写日期出自《卡夫卡书信集1902—1924》第121页。

马尔切西纳：里瓦附近的一个加尔答湖东岸小城。歌德在1786年9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在对那座半倒塌的斯卡里格古堡（13/14世纪）的塔楼写生时，被一群聚集起来的居民怀疑为奥地利的间谍。后来在几位有身份的官员面前极尽辩白，才被洗消这一危险的疑窦。

日记：因为歌德的日记（这里称之为《意大利之行》，卡夫卡当时随身携带着它），有意识地只作了简单记载，并没有提及写生的地点，所以该日记中对这次历险的描述可能导致人们对歌德写生地点的不同判

断。

意大利语：当卡夫卡进入（的里雅斯特）"普遍保险公司"驻布拉格代表处后，于1907年秋开始学习意大利语。（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48页和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67页）

19.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告诉亲爱的父母我非常感谢他们的来信，我明天将给他们详细回信。天知道，时间过得多么快！母亲告诉我说你会给我来信。你不会来信的，不过如果你想写信，劝你还是别写，因为写信太难了。

弗兰茨 问候全家

〔邮戳：13.10.2—里瓦〕

〔风景明信片：威尼斯，公爵广场，众议厅〕

关于明信片的画面：卡夫卡在威尼斯大约从1913年9月15日呆到19日。

写信太难了：卡夫卡在9月28日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即已写道："我刚刚发现，自己不仅不能说话，而且不能写信了。我想对你说很多话，但是串不成句子，或者离题太远。大约14天以来，我也确实什么也没有写过，没写日记，没有写信。时间流逝得越快越好。"（《卡夫卡书信集》第121页。

1914年

20.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在试图努力入睡之前匆匆写上几个字。昨天夜里这一努力完全失败了。想想看，你的明信片此刻有多大力量！它使我绝望的早晨又变得可以忍受。这是一种真正的安抚。如果你同意，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继续照此行事。不，晚间我身边没有其他人。柏林的事我当然会写信告诉你，但是现在关于那件事和我本人都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写的与说的不同，我说的与想的不同，我想的与应有的想法不同，由是一步步走向极端的黑暗。

弗兰茨

〔14.7.10 布拉格〕

问候全家！这封信不要给别人看，也不要到处乱放。最好把它撕碎了从帕夫拉捷上丢给院子里的鸡群——我对它们从不保密。

从《卡夫卡书信集》第130页中看出，此信显然是寄往拉德索维奇的（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07页和第611页），即卡夫卡家在那些年里的夏季住所。

帕夫拉捷：从意大利语"parvola loggia"译成捷语，尔后在德语中借用的名词。系指许多布拉格旧房庭院内侧的长廊阳台。在捷克口语中，

"pavlač"亦可指通常的阳台；信中乃是幽默的戏称。

21.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最衷心地问候你。我的近况比较好。每天都是同样的好天气，在同一个美丽的海滩上洗同样的澡。不过，几乎只吃肉，吃腻了。其他一切我星期一告诉你，星期天我回家。今天我还给父母写了信。邮差在等我。再见。

F.

〔邮戳：14.7.21——韦格勒瑟〕

〔风景明信片：东海岸浴场玛丽利斯特〕

7月13日，卡夫卡从柏林去特拉弗明德，因为他打算在格来森多夫（波尼策湖）度假。但是，当他第二天在吕贝克邂逅居住在柏林的作家朋友恩斯特·魏恩（参阅《卡夫卡日记》第348页）后，魏恩劝他坚决地跟菲莉斯·鲍威尔结束婚姻关系（参见《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476页），于是他与魏恩及其女友拉埃尔·赞沙拉当即于7月14日来到丹麦东海岸浴场玛丽利斯特。他在那里逗留到当月26日。他从那里给朋友马克斯·勃罗德和费利克斯·韦尔茨写信谈到了当时的情况："此外，我很清楚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这明显是一个必要的选择，所以我冷静地面对这件事，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么不安……我放弃了这份以牺牲我的婚约为代价的固执。我几乎只吃肉，吃得恶心了。连续几夜张着嘴睡觉，早晨躺在床上，受尽折磨的乏软身体如同一摊不属于自己的烂泥，这里根本不可能得到休息，每天总是神不守舍。"（《卡夫卡书信集》第131页，参阅《卡夫卡日记》第411页。

韦格勒瑟：盖瑟附近的一个火车站。

22. 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因为我知道，如果像以往这样继续生活下去，整个这件事妨碍你们的幸福和我的幸福（实际上我们的幸福是一致的），所以我对柏林的了断深陷难以自己的欠疚。你们知道，我大概从来没有给你们带来过真正巨大的痛苦，但这次解除婚约很可能就是这样的痛苦，而我此刻身在远方难以作出估价。然而，我更没有给你们带来过真正持久的快乐，因为，请相信我，我甚至从未能够给自己创造过持久的快乐。为什么会是这样，父亲你最容易悟出个中缘由，因为你正是我自小模仿的偶像，尽管你不赞成这一点。你有时对我讲述，你当初的境遇是多么的糟糕。你不认为这是一种培养自尊心和满足感的良好教育吗？你不认为我过去的境遇太优越吗？何况你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迄今为止，我是在缺乏自主、格外舒适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你不认为这个环境对我的个性磨炼不利吗？尽管那些关心我的人无不对我的环境称心满意。当然，有一些人到处注意保护自己的自主权利。但是，我并不属于这一种人。诚然，也有一些人从不失去自己的依赖性。慎思之，我究竟是否属于后一种人？对我来说，似乎每一次尝试都不令人遗憾。以我的年龄，再来作这样的尝试为时晚矣？——这种藉口也无法成立。我比自己的外表更加年轻。缺乏自主的唯一好处在于常葆青春。但是，只有当结束依赖的时候，才会获得新生。

然而，我在办公室里永远得不到新生，在布拉格根本不可能得到。这里的一切，使我这种实际上正在追求依赖的人得以

继续现状，一切都那么现成的摆在身边。对我来说，办公室显得过于厌倦，常常使我感到难以忍受。然而，实际上却很清闲。基于这个原因，我的收入超过了我的需要。有什么用？为谁挣的？我将在薪水梯子上继续攀升。有什么意义？这个工作不适合我，除了工资以外它无法给我带来一点点独立自主。我为什么不撇掉它？如果我辞职离开布拉格，没有任何风险便可赢得一切。我毫无风险，因为布拉格的生活不会把我导向任何美好的目标。我有时将自己与R. 舅舅聊以对比，结果发现我的道路距他并不太远——如果我仍留在布拉格。预计我的钱和利会比他多，但信仰却比他少，因此我将会不太满意。更多的区别几乎不会有。——此外，我可以赢得布拉格所拥有的一切，也就是说，我可以成为一个自信而冷静的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作为真正的、优秀的工作的报酬，我可以获得真正生气勃勃和持续满足的感觉。一个这样的人也可以以更加完美的形象站在你们面前——这一点并非微不足道的收获。你们将拥有这样的一个儿子：他的个别行为也许不能令你们赞许，但他在总体上可以令你们满意，因为你们肯定能够这样说："他干了他能干的事。"今天，你们并没有这种感觉，这是事实。

我的计划设想是：我有5千克郎，这笔钱足够我在德国的柏林或慕尼黑生活两年，即使没有任何金钱收入亦无妨。这两年时间可以用于文学创作，使我干出一番事业。而在布拉格，置身于内心的松弛与外界透明、饱满和千篇一律的干扰之间，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我的文学创作，则可以使我在两年之后用自己的收入生活。尽管这听起来这么微不足道，但那种生活将与我现在于布拉格、未来仍可能在斯地的生活不可同日而语。你们会反对我的想法，认为我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由此能力构成的谋生可能性。是的，不排除此种可能性。但是，有一点可供商

榷；我已经31岁，这样的年纪已不可能作此错估，否则所有的估计都可能是不现实的；还有一点可供商榷：我现在已经写过一点东西，尽管为数很少，而这点东西已经受到相当程度的认可。最终还有一点不足为由，即我完全不懒惰，要求亦不高，因此即使此种愿望落空仍可找到彼种谋生可能性，无论如何不会向你们提任何要求，因为那将无论对我自己还是你们都会产生出比对目前布拉格生活更甚的不快，那将是绝对难以容忍的。

就我的立场而言，对此似已看得很透彻。我现在迫切希望知道你们的想法。因为，尽管我坚信这是唯一正确的抉择，若错失实施计划的时机便是错失某种关键性的良机——但是，对我来说，你们的意见当然十分重要。

顺致衷心的问候，

你们的 弗兰茨

〔1914年7月，玛丽利斯特〕

原文引自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131—133页。此封残信中的一些想法可在5年后所写的《致父亲》的信中再现（甚至个别具体说法都一样）。卡夫卡信中所提到的计划，是他企图从布拉格脱身的许多计划之一。

缺乏自主：参阅1914年3月9日的日记中较长篇幅的剖白（《卡夫卡日记》第364页），其中一些章节即为此信的草稿。

我的收人超过了我的需要：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30页和633页。

R. 舅舅：指鲁道夫·略维（母亲的继兄弟），是KOŠIRER啤酒厂的会计，卡夫卡叔舅中最引人注目、最内向的一位。据卡夫卡描写，他是一位单身汉，逐渐转变为“越来越难以揣摩、过于热情、过于谦虚、孤独却又几乎饶舌的人”。（《卡夫卡书信集》第361页，参阅415页；《卡夫卡日记》第199页和第558页）

尽管这听起来这么微不足道：这个计划显然始于1912年。（参阅《卡

夫卡日记》第489页和《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535页）

23. 致奥特拉

再一次问候你，奥特拉　　问候来自我和——请自己看吧！

仔细看看吧，经常想着点柏林！
最衷心的问候，埃纳

〔邮戳：14.7.26--夏洛特堡〕
〔风景明信片：波茨坦，无忧宫，伏尔泰室〕

卡夫卡从玛丽利斯特返回布拉格的途中经过柏林（1914年7月25至26日），与菲莉斯的妹妹埃纳相会。卡夫卡与埃纳之间特别容易沟通。（参阅《卡夫卡日记》第411页）

1915年

24. 致奥特拉

这当然是一番美意；但是我昨天本来并没有想过要迁居。拥有自己的一隅本属基本人权，我乐于见到你拥有更多的一切。我所想的并没有一定之规，只是事后回想时才会把零乱的思绪组合在一起：从店里被轰出来，为了你我该上哪里去？你不断邀请我去看你的房间，而你自己却从来没到过我的房间；还有怎

样把我那间脏兮兮的旧储藏室腾空，以及你都不太清楚的其他事情。你总是责怪我很少关心你的事（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而你自己成天在店里忙碌。我承认这也是某种抵销。

〔1915年2月/3月—布拉格〕

〔战地军邮通信卡〕

日期的推算根据是，卡夫卡直至1915年2月才在父母住宅外租了自己的一个房间。（参阅《卡夫卡日记》第463页）

一隅：系指一只柜子。

25、致奥特拉

多多问候。吻你（旧时的回忆）

弗兰茨

〔邮戳：1915.4.25—哈特万〕

〔风景明信片：布达佩斯，议会大厦〕

我多么想继续旅行下去！

多多问候

埃莉

问候孩子们、伊尔玛和小姐

卡夫卡妹妹埃莉同往瑙杰米哈利旅行，埃莉是去探望丈夫（驻在那里的士兵）。（参阅《卡夫卡日记》第468页）

伊尔玛：赫尔曼·卡夫卡的一个侄女（弟弟路德维希的女儿），名叫

伊尔玛·施泰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赫尔曼的店里帮工，但不住在他家；她是奥特拉最要好的女友。参阅卡夫卡著《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勃罗德整理）第194页。

小姐：韦尔纳小姐。

26. 致奥特拉

我正在考虑和盘算：我是不是应该给她带点礼物回去？

F.

〔邮戳：1915年4月27日—维也纳〕

〔风景明信片：维也纳，威廉皇帝环行大道〕

明信片的出版年代印的是1913年，卡夫卡所署的地址是老城环行大道6号，这是他1913年11月搬进去的住房（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479页），但直至4月底从匈牙利经维也纳（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36页）返回后才迁住，因此判断，邮戳所补充的年份和月份是最有可能的实际时间。

27. 致奥特拉

衷心问候你！

F. 卡夫卡

〔1915.5.16—乌瓦利〕

〔风景明信片：乌瓦利；画面是卡夫卡的一幅幽默画："奥特拉的午间小点心"〕

此信写在奥特拉致她日后丈夫约瑟夫·达维德的明信片上，卡夫卡很可能至迟于1915年3月与他相识（参阅《卡夫卡日记》第467页）。卡夫卡的幽默画显然是因妹妹在明信片信文中的一段话激发的灵感：“我已经走了很长的路，现在坐在旅馆里，高兴地等待着将要端来的东西。在此衷心地多多致以问候。现在才11点钟，奥特拉。”（因为布拉格的午饭时间迟至下午，人们在10至11点之间进食餐间点心，即所谓的午间小点心。）

卡夫卡与奥特拉一同出游主要集中在1915和1916年。（参阅本书后附的年代表）

28. 致奥特拉

问候你。弗兰茨

和菲莉斯

致以友好的问候。埃纳·施泰努茨

致以最友好的问候。格蕾特·勃洛赫

弗兰茨

〔邮戳：15.5.24—埃德蒙德峡谷〕

〔风景明信片：波希米亚小瑞士，埃德蒙德峡谷〕

格蕾特·勃洛赫：菲莉斯的女友，她是大约在10个月前柏林“阿斯卡尼庄园”旅馆里那次不愉快的谈话过程中的主要参加者。（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496页、611页、617页和620页）

埃纳：菲莉斯的妹妹，当时已经出嫁。

1916年

29. 致奥特拉

福格尔沙拉向你问候。

〔邮戳：16.5.13 卡尔温泉〕
〔风景明信片：卡尔温泉，特劳特魏恩旅馆〕

这张明信片与第30号明信片，是前往卡尔温泉和马里安温泉出差途中所写——卡夫卡于1916年4月9日携奥特拉到过卡尔温泉。

福格尔沙拉：（原文 Vogerlsalat 的判读没有把握，第二个“a”又似“z”）是奥地利口语中对野莴苣沙拉或农家沙拉的发音；此外戏喻素食。

原文 Karlsbad，一译卡尔斯巴德（音译）。——编者

30. 致奥特拉

并以当地陌生的方式致意。

〔邮戳：16.5.15——马里恩温泉〕
〔风景明信片：马里恩温泉，阿尔姆咖啡馆的露天餐园〕

31. 致奥特拉

多么自负哟！我可没有丁点儿理由发火。如果连支配星期

穴的一点自由也没有，那这里就成了真正的地狱了——这里本来只是名叫前庭地狱而已。我不想去卡尔施泰因，因为我不知道你在那里跟谁在一起，因为我在布拉格的烦恼已经够大的了，不想再把这烦恼带着上路。再说，当你在卡尔施泰因与圣约翰之间的树林中藏身时，天气总是在下雨。这两码事都不是我的过错。

［1916年5月28日—布拉格］

奥特拉把这封信夹在她1916年5月28日晚寄给男友约瑟夫·达维德的信中。她在信中写道："这个弗兰茨把一封信放在我的桌上，我把它寄给你，我相信，来自卡尔施泰因的明信片会使我感到高兴。"

卡尔施泰因：卡尔四世修建的古堡，位于布拉格西南28公里的贝劳恩山谷中，是卡夫卡和朋友们最喜爱的远足景点。（参阅韦罗德著《好斗的一生 1884—1968》第23页）

我的烦恼：卡夫卡在这一天写信对菲莉斯说："五天来绞尽脑汁，其劳累程度已经很久没有过了。"（《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58页）

32. 致奥特拉

我亲爱的奥特拉：

要是还有新鲜事，我还会详细写信告诉你；要是没有更新鲜的事，我们就会于下个星期二在肖特克公园里再作叙述。今天只告诉你一点：我的感觉比原来想象的好得多，也许F.的感觉也超过她的想象。现在让她自己告诉你吧。我不想去埃森施泰因，F.明天走，然后我得看看自己的脑袋（今天也有点疼）是否还能运转。呆在这儿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我已经习惯这里的

一切，感觉良好。我们还是明年再去那但愿自由的世界。

你的 弗兰茨

〔邮戳：16.7.12—马里恩温泉〕

〔连续书写的两张风景明信片：马里恩温泉，巴尔默拉尔和奥斯本宫饭店，奥斯本宫入口和饭店花园景致〕

你能不能到这里来玩几天？**亲爱的奥特拉，你要是能来就最好了。这里真的太棒了。至于我们的身体怎样，感觉如何棒，你自己可以判断的，因为我们明天将去看你的妈妈。**

衷心问候你，菲莉斯

尽管卡夫卡作为免服兵役者没有权利享受正常的夏假（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56页），但由于他的健康状况很糟糕（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52页和第659页），以致1916年7月前往马里恩温泉的“巴尔默拉尔宫”旅馆休养。休养时间从当月3日持续到24日；当时与他已经重归于好的菲莉斯（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63页和《卡夫卡日记》第502页），在他身边呆到13日，他直到1922年还在日记中写道，他“在马里恩温泉度过了幸福的14天”。（参阅《卡夫卡日记》第567页）

肖特克公园：从布拉格老城步行几分钟即可到达的一个公园，是最高城堡军事长官肖特克（Oberstburggraf Chotek）于1826至1834年之间下令辟建的。这是卡夫卡兄妹在布拉格城中最喜欢逗留的地点，详见宾德尔著《卡夫卡和他的妹妹奥特拉》第437页

埃森施泰因：这张明信片所署的地址是：“埃森施泰因市场，塞德尔旅馆”。此地位于波希米亚大森林地区，奥特拉在这里度过了7月份的上半个月。

我们明天将去看你的妈妈：奥特拉7月15日致信达维德：“弗兰茨和菲莉斯曾经从马里恩温泉去看望母亲，他们一起给我来了信。在此之前，我已接到弗兰茨的两张明信片，看起来环境很安宁。”（尤丽叶·卡夫卡自7月12日携瓦莉在弗兰岑温泉疗养，她丈夫推迟已于当天回到布拉格。）卡夫卡也曾在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写道：“主调是美丽和轻松，包括

母亲也在场的时候，这一切真的是格外美好。"(《卡夫卡书信集》第140页)

33.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我写信不多，我知道信越少叙述时越要详尽。

多多问候。

弗兰茨

〔邮戳：16.7.23—马里恩温泉〕

〔风景明信片：马里恩温泉，乌齐希咖啡馆〕

最良好的问候，伊尔玛·韦尔茨

问候你，爱您的老韦尔茨

您的老教师F.韦尔茨也问候您

保尔·韦尔茨

卡夫卡显然把朋友费利克斯·韦尔茨家当作宿营地。(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138页和《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69页)

伊尔玛·韦尔茨：自1914年起成为费利克斯的妻子。

老韦尔茨：费利克斯的父亲，与卡夫卡兄妹亦熟识；例如，卡夫卡曾于1913年2月11日在韦尔茨家朗读了《判决》，当时奥特拉也在场旁听(参阅《卡夫卡日记》第297页)；1913年1月8日，老韦尔茨曾给卡夫卡讲过"关于早先犹太城布拉格的许多古老、美丽的故事"。(《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236页)

老教师：大概是指费利克斯曾经授过课的文学和哲学短训班。(可能

是在布拉格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犹太妇女俱乐部”内所办，奥特拉是该组织成员）

保尔·韦尔茨：费利克斯的弟弟。

34. 致奥特拉

赠我的女房东。

〔1916年11月24—布拉格〕

奥特拉在1916年11月24日致达维德的信中写道：“弗兰茨今后说不定会在美泉宫内得到一套住房。但是，他今天的状况却显得没有保障，后几天他会住进我的小斗室。我很高兴，因为房间一直空闲着毕竟是件憾事。晚上他刚把一本书放在我的桌上，里面写了‘赠我的女房东’。”自1916年11月26日至次年8月底，卡夫卡一直住在位于炼丹师小巷22号的这间房内，此请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50页、宾德尔著《卡夫卡和他的妹妹们》第424页和瓦根巴赫所出版的《卡夫卡1883－1924》第80页的插图。

35.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请把这封信装进信封送给总检视官欧根·普福尔先生。如果可能的话，立即送去！否则他会以为我睡过了头，是事后编出来的谎话（实际上是我事先编出来的）。这是一个借口，一个可以接受的借口，昨晚我在上边写得太久，大约写到2点半，后

来一分钟也没有睡着。尽管如此，我的心境十分良好，只想在床上躺到10点左右。这并不是因为晚一点起床情绪更好或想再睡一会儿，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使办公室里的上午不致于那么长，我（作为说谎者）在办公室里总是需要请求原谅。我在上面写得并不好，也不多，但我知道能够早一点回家就很高兴，宁可在上面多呆一会儿。对第二天的恐惧破坏了我的所有情绪，同时或许又强迫我振奋情绪；在冥冥中，谁能看透其中的差异呢！

好吧，快把请假信送去！

弗兰茨

〔1916年12月 布拉格〕

灯油已经燃尽最后一滴。

写信日期的判断：不可能是1916年12月8日之前，因为卡夫卡在这一天之前至迟10点离开“上面”炼丹师小巷的房间（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47页）。可能是此后的几周内，因为他通常都要在那里写到深夜（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45页和第751页）。此外，卡夫卡约在该月中旬两次提到他的创作情况，与上文的推算日期基本吻合（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46页）。

因卡夫卡自1915年3月起单独住在朗格大街自己的房内，不再住在父母家中（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29页），所以他只能用书面方式委托奥特拉在清晨把请假信送到上司那里。

1917年

36. 致奥特拉

首先祝大家新年幸福。然后，请奥特拉帮我买星期一晨报

和维尔纳朗诵会的票，（官员照顾：预约者取票权可以保留到星期二。如果星期三再买票是否更为有利?）关于食品的事，不必为我太操心。我每天晚上的食品都吃不完，只是精神上的胃口大得不得了。——除夕夜我已庆祝过，半夜起床开亮落地台灯迎接新年。杯中见不到灼热之物。

弗兰茨

〔1917年1月1日—布拉格〕

信中提到的是路德维希·维尔纳博士的报告会，时间是1917年1月7日、星期天，地点是布拉格的“新剧院”。报告会的高潮是荷马史诗的朗诵：“伊利亚特的最后歌咏，里克托尔的葬礼，这部不朽作品以其完全无法遏止的力量冲击着听众的感官，维尔纳是一位理想的荷马史诗咏者，他使一切完美的印象进一步得到加深：以其出色得体的表演、宽阔额头连同那灰白色的鬓发、令人肃然起敬的神情手势；时而论说，时而反驳，时而绘声绘色，时而悲以哀诉，将他溶入奇妙无穷的艺术境界。”（《布拉格日报》1917年1月8日第3版）

大家：卡夫卡此处指的是伊尔玛和鲁岑卡。

星期一晨报：进步的自由报，是布拉格星期一早晨出版的唯一报纸。

37.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这里的一切暂时还算有秩序，但谁知道能保持多久；一时倒也不至于一团糟，因为你整理得井井有条。但是说不定，很

可能一切都已经在悄悄地松弛懈怠，而我却全然不知。我指的“一切”，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自你去后，鹿坑里刮起一阵大风沙，也许是一种偶然，也许是一种故意。昨天我睡在宫内，当我走进房内时，火已经熄灭，很冷。噢，我突然想起，这是她走后的第一晚，我已经若有所失。不过，后来我取来所有报纸和手稿，过了好一会儿才生出一片美丽的火焰。当我今天把这一切告诉鲁岑卡时，她说我的错误是没有劈一些碎木片，否则马上就能点着火。接着我狡辩说：“可是当时没有刀呀！”她不依不饶：“我常常用餐刀。”难怪餐刀老是脏兮兮的，还有豁口。不过我毕竟学会了一点：生火必须有碎木片。宫内的土地已经被她修整好，看来你没有忘记叮嘱她。为此，明天我要打听一下，哪一本是种菜的最佳指导书；当然，书里不会教要怎样从雪地里种菜吧。

另外，有人告诉我说，父亲昨天对我表示了特殊关心。鲁德尔·赫尔曼（信不要乱放）中午很友好地告别，因为他要乘车去比利茨。为这件事，家里闹了一出丑剧。父亲利用这个机会大骂一通，近亲远戚中几乎没有一人幸免。比如骂别人是骗子，人家都应该向他啐唾沫（呸！）等等。因为鲁德尔说不会介意父亲的谩骂，父亲也数落起自己、[illegible]

的工作情况，最好给父母或伊尔玛或我轮流来信，这样对大家都好。

弗兰茨

〔1917.4.19—布拉格〕

此信的收信地址是苏劳（西北波希米亚的萨茨附近），即奥特拉（自4月中旬起）经营其姐夫卡尔·赫尔曼（大姐埃莉的丈夫）的农庄所在地。（姐夫已应征入伍）

在卡夫卡的支持下，奥特拉决定不再在父亲的店内帮工，而去从事农业。经过几个月与父亲的争论终于得以遂愿。（参阅宾德尔著《卡夫卡和他的妹妹奥特拉》第428页）

鹿坑：位于赫拉德钦南部的要塞深坑（以前人们称之为野兽洞穴），现已长满了金合欢。从炼丹师小巷的小房间望出去，可以看到鹿坑："厨房有一个大窗户朝向鹿坑，除鸟鸣外基本上什么也听不见。"（奥特拉1917年3月10日致达维德的信）

宫内：自1917年3月初，卡夫卡在赫拉德钦附近的美泉宫内租了两间一套住房。（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49页和第771页以及瓦根巴赫出版的《卡夫卡1883—1924》第81页插图）

若有所失：以前由奥特拉关心和照顾哥哥的外部生活环境："我每天中午来，把窗户打开，掏出炉灰，点燃炉火……只要我在房内，就一直让一扇窗开着，因为火炉毕竟还是有一点烟味。我是为弗兰茨生火，因为他想下午来。"（奥特拉1916年11月27日致达维德的信）

鲁岑卡：一位小个子、驼背的捷克女花工，奥特拉试图在精神上鼓舞她，在自己走后让她接替照管卡夫卡的两间住房："弗兰茨的住房里面很漂亮，他对住房和鲁岑卡都很满意。他总是很尊重她，只要她来唤醒他，他马上就起床，出于对我和他的友好情感，她把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弗兰茨有了她几乎可以把我忘记。"（奥特拉1917年3月1日致达维德的信，亦请参阅《卡夫卡致米莱娜的信》第12页）

鲁德尔·赫尔曼：卡尔·赫尔曼的兄弟。

To je zrádlo……：捷语"这是吃的，12点烧的，必须热一下。"（参阅《乡村婚事》第172页和《卡夫卡书信集》第397页）

38. 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如果你不给或少给我写信，不必感到自责。否则，我会感到不安。相反，如果你不直接写信向卡尔报告情况，而是像这次一样把信首先寄到布拉格来，使我们了解你的工作情况，那我当然感到高兴。你信中所叙述的一切，以我现有的农业知识来作评价的话，均为理智之举。你想把一部分园子围上篱笆，换了我或埃莉或任何一个人，很可能都会有这个想法，同你一样的想法。此外，必须买一匹马吗？几头母牛或公牛不够吗？我认为，有一阵子不再适宜军役的军马，比如俄国的猎获马匹会便宜些；你们那里不知道这个情况吗？鲁岑卡提了许多建议，不过下封信再写吧。抬起头来——就像我们小巷里的居民常提醒的那样！

你的 弗兰茨

〔邮戳：17.4.22—布拉格〕

这是卡夫卡在大姐埃莉致奥特拉（寄往苏劳）信上的附言。

像这次一样：奥特拉第一封报告情况的信通过卡夫卡转给正在当兵的卡尔·赫尔曼

想法：埃莉曾经写道："很遗憾，你没能如愿建起篱笆。围一小块园

了会那么贵吗?"

一匹马：奥特拉1917年11月11日在致达维德的信中写道："马的情况良好，尤其那匹新马状况良好……我对它们操了很多心。也许你以为我会从'饲料站'得到一些饲料，实际上那里的饲料并不可靠。"

抬起头来：隐喻炼丹师小巷那些中世纪小房的矮门。奥特拉当时的心情不好，因为她的行为给父母带来了忧虑。埃莉因而写信安慰她："你的信我们念给父亲听了。只要我们在父亲那里敢于这样做，这是对你最有利的证据。他没有对信说一个不满意的字眼，他也可以找到这样的字眼。他已经骂够了，没有什么可骂的了，他很固执，太固执了。"

39.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必须马上回你的信。我曾经感到自己已经被你完全遗弃不管，每次想到未来（我总是不断地设想未来）时对自己说：她将听任我潦倒下去。然而，即使撇开你今天的信不说，我的这种想法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你用上面的那所房子给我带来了一个较好的时期，甚至在我（因美好的时光和因之而来的睡眠困难）遗憾地放弃上面的写作时，你今天仍在支持我。当然有许多可抱怨的事，但现在已比前些年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改善。当我能够概括总结的时候，我一定会详作叙述。我也许在星期日回去，不过当然只是"很可能"。不要来我这儿！费利克斯夫妇早就急着一起回去，我也许会和他们同行，马克斯几乎不可能去。

弗兰茨

［邮戳：17.5.15·邮政明信片］

给我带来了一个较好的时期：据传说，卡夫卡在1916年11月之前的两年内几乎没写任何东西；在炼丹师小巷中写作的几个月，是文学创作的最丰硕时期之一。自1916年12月至1917年4月所写的众多散文和其他残篇保留至今，其中几乎包括《乡村医生》卷中的所有短篇小说。

我也许在星期日回去：然而，卡夫卡的这个愿望既未在5月20日，也未在27日实现，因为伊尔玛在当月21日致奥特拉的信中写道："弗兰茨有这个愿望，但不强烈——即星期日回去。但他说，他曾答应与韦尔茨夫妇同行，所以必须与他们一起去。我星期日去看他时对他说，叫他推迟归期。"

40.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小救济站，

另有关于特施的事宜相嘱：

1. 已悉希普曼先生为索普尔准备的服装获得确认，此事很好。他亦应为特施照此办理，并将确认书寄我。

2. 特施因家境贫困，据某一新法要求每月特殊补助约48克郎。须提出补助申请，并填写在附表中。嘱主任先生为特施填表，应于第3页上，尔后寄至波德沙姆区总队。

索普尔服装事作如下处理：索普尔从这里马上得到300克郎，此外致函波德沙姆救济站（勒斯勒老师），请他依其职责从该站资金中支付索普尔购衣尚需的100克郎（主任报价为400克郎）。索普尔本人亦可向勒斯勒先生提出请求。

顺致问候　弗兰茨

〔约1917年6月20日—布拉格〕

我与特施在布拉格的首次相遇情况如下：星期日晚，我与马克斯及其夫人沿百老汇山坡上行，远远看见一个士兵坐在人工石径上，没穿袜子，裤腿卷得高高的，一只衣袖空荡荡，耳后有一个大肿块。"又是一个兵"，我边说边把目光移向别处。当我与他擦身而过时，我才转过身去：他是特施。我真的非常高兴。

书信日期系根据第42号信推算。卡夫卡去苏劳看望奥特拉之行必定在此信之前。

一个幸运的情况使得特施事件的背景得到几分明朗。根据马克斯·勃罗德在《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中第445页未全部发表的一张字条，与卡夫卡遗物（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得到的原件相比较，判明这是他根据奥特拉的叙述赞成向这位士兵提供补助的笔录，因为其中提到，这位孤儿除有一位生活在维也纳的姐妹和奥伯克莱的舅舅弗兰茨·菲舍尔外，近亲中还有一位生活在萨茨的屠夫约瑟夫·特施。在谈到这位不适于服兵役者时这样写道："他刚刚能跑到陶土坑，很不正常，所以他未被征召，况且他的年龄也不须参军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执意要当兵。写写算算他不行，独立从事牲畜、蔬菜交易根本不用想，因此连乡里都不愿承担这个责任。不过，也许可以想象他能帮亲戚买牲畜，比如把买到的牲畜接过来，赶回去等等。可以想象，他也能以这种方式从事蔬菜交易，推着小车取菜运菜等等。但是，完全不可能从事任何独立性的事务。亲戚们很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于是只能自己承担起这个责任。"

奥特拉致达维德的两封信（1918年7月29日和1918年7月18日）中，有一封提到的士兵很有可能即是特施。根据此信内容，一向对社会底层充满兴趣，不断投向其中的奥特拉（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598页和《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第188页）希望通过向哥哥介绍此人，将其召到身边从事轻农业劳动。

百老汇山坡：位于赫拉钦以东的鲁道夫王储公园（今称 Letenské

Sady)。

波德沙姆：苏劳的县城。

41.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我会办理此事的，但想提前知道你何时需要这两个人力。你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日期了吧。此外，情况有那么严重吗？比去年严重多了——而我认为，去年的那种情况本不应发生。凯泽小姐告诉我，我曾经对她说无法忍受她；尽管如此，她当然还是会去的，而且十分乐意。她在星期六去了一次后，对你还能记得她感到很高兴。现在她去波希米亚森林了，度几天假。至于母亲，当然像你所说的那样颇受斑疹之苦，不过医生说不要紧的。父亲身体棒棒的回来了。

顺致问候，代向小姐问候！

弗兰茨

〔邮戳：17.6.24—布拉格〕

〔邮政明信片〕

你何时需要这两个人力：奥特拉要求寻找帮助收割的人力。

比去年严重多了：系指奥特拉在苏劳面临的经济困难，参阅《卡夫卡和她的妹妹奥特拉》第441页和母亲1917年12月致奥特拉和弗兰茨的一封信——信中请小女儿告诉她食物价格，因为她要女儿在苏劳为布拉格的家庭成员购买粮食："农庄打粮并不多，你无法为我们供粮。如果你天晓得非要吃自己的老本，那是另一回事，我会接受你的粮食的。"

凯泽小姐：卡夫卡在“工人事故保险所”的女秘书。

身体棒棒的回来了：从弗兰岑温泉疗养回来。（疗养是从5月27日开始的）

42.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但愿秘书小姐昨天已把我写给你的明信片投出去。我在信上也提到，让你现在立即告诉我，男人们何时去为宜。

此信补充有关勒斯勒的事务：尚缺乡政府的介绍信，现附上，须请乡政府签章，尔后寄回我处。索普尔尚未收到钱，我知道钱会在近日内寄达。

祝你好！

弗兰茨

〔1917年6月25日—布拉格〕

在我看来，母亲的病情正在好转。

别忘了特施，现只需将表格替他交给主任。

43. 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我早就该写信了，（寄自布达佩斯的明信片收到了吗？）见闻很多。此行总的说来感觉尚可，但毕竟算不上是休养和信使

之行。像每次旅行一样，首先我能睡得好，还在布拉格呆了几天，但是现在几乎又不可能了。多么希望秋天和冬天早点来到（这对你来说无所谓，因为你要去维也纳），多么希望与去年情景相似！明天我不回来，但9月底回来10天，如果你认为这样安排妥当的话。也许我该去萨尔茨卡默古特？越远越好。不过，那样一来就会晚了一些，我直到9月8日才能离开。——最后一次辞职（至少是我听说的最后一次）确实有些令人钦佩。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呢？

向你和伊尔玛致以问候！

弗兰茨

〔邮戳：17.7.28——布拉格〕

〔邮政明信片〕

寄自布达佩斯：卡夫卡自1917年7月初起与菲莉斯二度恋爱，并同她一起经布达佩斯前往阿拉德探望她的妹妹；他独自经维也纳回布拉格。（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70页）

你要去维也纳：奥特拉当时可能计划去克洛斯特新堡庄园学校，以补充自己欠缺的农业基础知识。

最后一次辞职：奥特拉在1917年11月14日致达维德的信中谈到了当时她与父亲的关系："父亲再也不骂我了，也许只是我这样感觉而已。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他不要骂我，希望他忘掉我曾在店里干过，希望他完全忘记我。我希望父亲多注视我，以同样的温柔方式。母亲给我们写来美好的信，她人好、仁慈，也赢得了许多爱。"奥特拉8月8日写道："就在我刚刚走向他的当口，父亲……把我的辞职信从店中丢出来。晚上，他对自己的所有孩子、尤其是哥哥和我，表示了十分的不满意。"

44.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请写信告诉我，啤酒花的收获结束了吗？然后，我会写信详细介绍我的假期情况。现在，我不想用其他事情来干扰你的啤酒花。

最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兰茨

〔邮戳：17.8.23—布拉格〕

〔邮政明信片〕

啤酒花的收获：奥特拉8月5日致达维德的信中说："我现在主要需要的是收割啤酒花的器械，萨茨和附近其他地方都买不到。我想，星期四就该开始收获了，所以必须认真考虑从哪儿去找器械。我突然想起，或许可以去布拉格一天。"

45.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我有四种可能性：湖畔沃尔夫冈（美丽而陌生的风光，但路途遥远、饮食不好），拉德索维奇（有美丽的森林、尚可的饮食，但过于熟悉，缺乏陌生感，过于舒适），朗茨克龙（完全不

熟悉，据说很美，据说饮食可口，但据称是我上司的地盘，此外也有公务上的不方便之处），最后是苏劳（不陌生，原本不太漂亮，但你在那里，还有牛奶）。可是我到现在还没休假，也不再想同所长提这件事，上一次布达佩斯之行他就给我找了不少麻烦。不过，申请休假是有充分理由的。大约三周前，我在夜里咯过一次肺血。当时大约是凌晨4点，我突然醒来，奇怪地发现嘴里含着许多唾液，吐出来后点灯一看，很惊讶，是一团血。于是，开始咯个不停。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用“咯”这个字，我认为这是描写喉部流出血液的准确表达。我以为这下子止不住了。应该怎样堵住它呢？我一直没敢张口。我起床后在房内转圈，走到窗边望出去，尔后又走回床边，接着咯血。血终于止住了，我重新入睡，比很久来都睡得香。第二天（在办公室内）去找米尔施泰因大夫。支气管炎，开了药方；让我喝三瓶药水；一个月后再来；如果再咯血，马上来。第二天夜里又咯血，但量少了些。又去找大夫，当时我已经不喜欢他了。具体细节不赘，否则太长了。结果是三种可能：第一，医生说我急性感冒，我否定了。八月天说我感冒？我不可能感冒，最多是这套住房让人感冒，这套冰冷、发霉、散发着怪味的住房。第二，肺结核。大夫暂时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他说看着吧，所有大城市人都会感染结核病，他还说肺尖卡他没什么了不起的（这话听起来就像你说母猪，他就说下猪仔那么自然），一针结核霉素病就好了。第三：我刚刚暗示此种可能性，我被他自然而然地否定了。然而这是唯一正确的可能性，况且与第二种可能性相一致。最近，我重新陷入极其严重的老空想之中。另外，在连续5年的痛苦中，去年冬天是迄今最长时间的中断。这是我肩负的，确切地说是我受命的最重大之斗争；也是一个胜利（因为我居然敢于设想婚事，F. 也许只是这场斗争中优秀准则

的代表人物）。我认为，一场以尚能承受的失血为代价的胜利，可以在我私人的世界史上注下略具拿破仑色彩的一页。目前看来，我不得不在斗争中以这种方式宣告失败。事实上，就像是吹散了阴霾一般。我当夜4点睡得比较好，尽管好不了多少，但主要是头不疼了，完全不疼了，而我当时已经对头疼苦无良方了。我想，咯血的原因是：没完没了的失眠，头疼，发烧，紧张，使我虚弱到很容易就感染上肺结核。凑巧当时我也不必给F.去信，因为我的两封长信——其中一封有章节不太悦耳、几乎刺耳——至今没有得到回音。

这就是精神病症加上肺结核造成的现状。此外，我昨天又去看过大夫。这回他较快地找到了肺部杂音（我的咳嗽已经持续了一阵子），更加坚决地否定了肺结核的可能性，称我已经过了患这种病的年龄。由于我要求确诊（百分之百的确切当然不可能），他总算同意本周照X光片，并化验血痰。我已经交出了宫内的住房，米希洛瓦把我们辞掉了，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不过还是这样好，也许我本来就不应该住在这潮湿的小房子里。关于我咯血的事，我只告诉了十分同情我的伊尔玛，家里其他人并不知道。大夫说现在没有一点点传染的危险。——我该回来吗？也许下星期四早晨？呆上8至10天？

〔邮戳：17.8.29—布拉格〕

咯：捷文Chrlení，卡夫卡称赞这个字的象声化表达质量。《卡夫卡致米莱娜的信》第12页中也有类似的表达。

这套冰冷、发霉、散发着怪味的住房：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由于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没有把握，"导致了所有可能的疑心病"，加上结婚意愿的巨大冲动……使血痰从肺部咯出，对此美泉宫的住房也可能

负有足够的责任。"（《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第205页，《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401页亦有类似叙述）

很容易就感染："有时，大脑和肺脏似乎不通过我就相互沟通。大脑说：'这样下去不行了。'于是肺脏在5年后宣布挺身而出。"（《卡夫卡书信集》第161页，参阅《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第13页）

精神病症：卡夫卡在致菲莉斯的信中谈到过同样的关联："你是我的人体法院，我体内相互斗争的两位，一是好人，一是坏人……血，即好人……流了出来，企图赢得你，但却对坏人有利。而坏人所在之处，非常可能或比较可能难以用自身的力量找到决定性的防御生力军，而好人却为坏人提供了这支生力军。换言之，我认为此病从根本上讲并非肺结核，而是我精神上的全面崩溃。"（《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56页）

米希洛瓦：弗兰蒂斯卡·索弗洛瓦（生于1870年），洛普科维茨宫内的洗衣女工兼厨房女工，后与邻居博胡米尔·米希尔结婚，成为22号的女主人，将其租给奥特拉。在原本属于她的房子（20号）里，住着来自卡尔温泉的克诺尔博士（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45页），成为卡夫卡的直接邻居；原房主直至1917年5月才搬进去住。参阅《卡夫卡1883—1924》第80页的插图。

46.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已经搬家了。最后一次关上宫内的窗户，锁上门，多么像走向死亡。在今天的新生活中，自那天早晨咯血以来第一次开始头疼。你的卧室根本不算是卧室。我这样说不是反对厨房，不是反对院子——尽管今天是星期天，6点半就开始有噪音了。此外，也没有听见猫叫，只能听见厨房里的钟摆声。我指的主要是洗澡间。根据我的计算，那里开了三次灯，由于难以理解的用途放了

三次水，加上洗澡间门是开着的，我听得见父亲的咳嗽声。可怜的父亲，可怜的母亲，可怜的弗兰茨。每一次开灯前一小时我都会因为害怕而醒来，开灯后两小时内因为惊吓而难以入睡，三三见九，便是一夜的九小时。不过肺部好些了。开着窗盖一条薄被就够了，原先那里半掩着窗睡在远处床上还须两条被子加一床羽绒被。我的咳嗽大概也少了。你一定要回来呀！

弗兰茨

〔邮戳：17.9.2 布拉格〕

〔邮政明信片〕

搬家：卡夫卡交出美泉宫内的住房，重新搬回老城环行大道6号的父母家。因为那里没有他的房间，所以他住进了洗澡间旁边的幺妹卧室。后来的几年，包括他常常卧病不起的时候，均住在这里。奥特拉1918/19年冬天根本不在布拉格，1920年7月中旬结婚后有了自己的住房。

47.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今天已经好些了，洗澡间比较安静。不过，一到6点一切都结束了；隔壁的眼皮一打开，噪音就把我吵醒了。（“打开眼皮”这个词组一定是过去一位敏感的德国人发明的）上边百老汇大街的那栋房子，先是从外观上看了看，相当不错，两层小楼，对面是费德尔与皮森妇女用品工厂，但今天有人告诉我，部分驶往集市广场的马车从门前通过。这意味着，我将从一个集市广场搬到另一个集市广场。多困难呀！

不过，你的房间确实很美。我已经把它充实了，不是用物件，而是用我自己，以致你如果回来时，几乎无法冲进来。你不感到遗憾吗？今天我还要去看医生，然后我会写信告诉你我什么时候来。大概是周末，届时我会给你发电报。

弗兰茨

〔邮戳：17.9.3—布拉格〕

〔邮政明信片〕

地址将写上奥特拉，而不是F.。

上边百老汇大街的那栋房：从母亲1917年10月寄往苏劳的信中可以看出，卡夫卡当时仍在寻找一处住房，以取代美泉宫和炼丹师小巷那两套已不再属于他的住处。费德尔与皮森妇女用品工厂位于布拉格7区奥弗内卡大街9号，即高级住宅区Bubenec，那里的德裔犹太居民比例较高。

48.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昨天我又去了他那里，他比以前明确了一些，但是仍保留着他的或所有医生的特点，这些特点来自必然的无知。由于我的问题十分固执，必定要知道一切，于是他要么重复那些没有意义的话，要么在重要问题上自相矛盾，既不想承认这个，也不想承认那个。总之：针尖对麦芒。然而，直到现在也不说是肺的问题，而说是气管。谨慎是必要的，可是危险并不存在（由于年龄关系），也没有作任何预言。医嘱：多吃饭，多通空气，不服药——因为胃敏感；每天夜里腋下罨敷，每月检查一次；如果数月后仍不好转，他或许（废话）会给我注射结核霉

素以“尽我的一切可能”。去南部（这是回答我的问题）疗养固然好，但并无必要；去农村亦然。——也许我可以递交退休申请？他认为完全具备充分理由；后天我将同我的上司谈这件事（明天他有一个重要会议，我先告诉他这个念头）。

此外，我现在经常想起工匠诗歌里的诗句：“我本应把他视为正人君子”或类似的句子。我的意思是，在这场疾病中无疑存在着公道，这是一个公正的打击，而我却没有感觉到这是一记打击，而是视为与晚年平均遭遇相比完全甜蜜可人的命运，它是公正的，但又是那么粗鲁、那么世俗、那么单一，就这样打击到最为舒适的所在。我原本相信必定还有另一条出路。

这张明信片昨天没有寄出。一日之间又有了变化。在马克斯的催促下，去找过教授。他的说法总的来讲是一致的。但要求我一定要去农村疗养。明天我去申请退休或3个月假期，你会接收我吗？有困难吗？这件事并不容易。

弗兰茨

〔1917年9月4-5日——布拉格〕

〔连续书写的两张邮政明信片〕

卡夫卡首先于9月4日写到最后第二段的结尾，这一段已经写在他标有“2”的明信片上，尔后他把第1张明信片单独寄出（邮戳：布拉格17.9.4.）。次日，他在第2张上补充结尾（对比信中“明天”与先此所写的“后天”二字，并参阅第49号信），并在两段文字之间划了一道横线以示区别。第2张明信片的邮戳注明是9月5日。

比以前明确了一些：参阅第45、96号信和《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第24页（“医生们很笨，毋宁说……他们的自负太令人可笑”）以及卡夫卡1917年9月22日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描写了米尔施泰因大夫的诊断：“第一次检查后我几乎已经完全康复，第二次检查后甚至

更好，后来左边支气管轻度发炎，再后来，'毫不缩小也不扩大事实'，右侧和左侧肺结核。这种病在布拉格很快就可以完全治愈，现在终于可以指望一下子好转了。他似乎是想用他那宽阔的脊背挡住他身后的死神天使，似乎是把他挤向一旁。二者都吓不住我（很遗憾?）。"（《卡夫卡书信集》第168页；最后一次诊断是在卡夫卡将皮克教授的鉴定交给医生后，医生用书面作出的。参阅第49号信）

我的上司：每当卡夫卡使用这一称谓时，均指保险所监察处长、总监察官欧根·普福尔（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214页和第649页），该处是1910年由保险技术处、企业清理机构和监督处合并而成。普福尔对卡夫卡的才能十分惊讶（参阅《卡夫卡日记》第41页和《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196页）。卡夫卡成为他最重要的助手，通常在他离开期间代理他。（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143、161、337页和本书第49号信的注解）

诗句：在里夏德·瓦格纳所著《工匠诗歌》第三幕第四场中，埃娃说汉思·萨克斯徒劳地企图窃听有关她的最终结果，诗云：

你们一无所知？你们一言不发？哟！朋友萨克斯，

现在我真的看清：倒霉的不是瓦克斯。

我本应把你们视为正人君子。

此情亦可参阅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144页。

去找过教授：弗里德尔（即戈特弗里德）·皮克是布拉格德意志大学喉科研究所所长、内科教授。勃罗德当年在日记中记载道："9月4日。下午同卡夫卡访弗里德尔·皮克教授。查清病情耗费了这么长时间。确诊为肺炎卡他。必须休三个月假。有结核危险。"（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144页，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170页）

49.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今天我已经开始谈这件事，当然免不了要重新演一出伤感

的喜剧，因为这种惺惺对我而言在每次告别时都难以避免。我没有直截了当地要求退休（虽然是骗人的，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诚实的），而是开始说些我不想利用保险所之类的话。当然效果是有的，人们现在肯定不会让我退休（即使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不会轻易批准）。尽管我还不知道所长的意见——我明天才去找他谈，但休假肯定会获准。教授的鉴定（无须对他的话作太大的修饰，他的字本身就具有另一种权威）有如一张永远有效的旅游护照。——母亲以及父亲那里，我把申请休假的理由说成是神经过于紧张。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总是希望我多休假，所以不会产生怀疑。

〔邮戳：17.9.6——布拉格〕

〔邮政明信片〕

伤感的喜剧：参阅卡夫卡1917年9月9日致菲莉斯的信："我本来提出想退休，但人们从我的利益考虑，认为不应该准许我退休。那种带有某种伤感的告别喜剧，是我屡试不爽的习惯作法，这一次自然也不会失灵，其效果与我的请求恰有相悖：我仍是所里的积极分子，并获准休假。"（《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53页，参阅第656页以及《卡夫卡日记》第532页）

所长的意见：指的是市政委员罗伯特·马尔施纳博士（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501页），卡夫卡对他的组织才能和工作能量十分钦佩（参阅瓦根巴赫著《卡夫卡》第148、279页，《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第426页、454页），他见到卡夫卡时也常常"出人意料地十分友好"。（《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103页）9月6日这天，卡夫卡只同欧根·普福尔谈了话。

教授的鉴定：皮克的鉴定中写道："您肯定能够指望康复，但必须经过较长时间定期检查。"（《卡夫卡书信集》第168页）

理由是神经紧张：卡夫卡在9月9日致菲莉斯的信中写道："我当然没把这件事的原委当作秘密来处理，但整个过程中我却瞒着父母亲。我本来没有这样的打算，但是，当我试图迂回着告诉母亲时，我感到有点紧张，于是要求请长假，而她毫无怀疑地绝对相信了这件事（从她的角度来说，总是毫无止境地情愿对我任何微小的休假暗示作出反应，任我天长日久地休假疗养）。这件事就这样瞒下了，而且暂时也没让父亲知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54页

50.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你信上说只为我作了8天假期的准备，而我现在至少要死死缠住你3个月，甚至星期二或星期三就要来到。这样一来，会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变化？会不会影响你秋天的计划？我今天到所长那里去了。我相信，终于可以在结核病的紧锣密鼓中走出保险所了。不是退休。当然是休假，而且不用申请。他让我不必感到心情沉重，心情沉重的应该是他们，因为我是一个宝贵的人才，云云。我听着这些话，眼睛望着墙上我的杰作，世界开始旋转。是这么回事：每当我新到一个地方，便会在墙上贴一些并不勾引食欲的作品。当然，算不上是直接的关照，因为我是以积极分子的身份休假。苏劳这一阵子以来见到过一位积极分子光临吗？

弗兰茨

〔邮戳：17.9.7—布拉格〕

〔邮政明信片〕

快为送信人准备好给我的信！

大变化：奥特拉在9月12日致达维德的信中写道："哥哥今晚来到我这里，大概要住较长一段时间。他有3个月的假期，在苏劳要住到不想住为止。能够邀请客人来住，已经算是某种成就。我同他很要好。我的经济状况好多了，最艰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一个宝贵的人才：普福尔对卡夫卡的评价是："勤奋而不知疲倦，富有抱负，是一位出色的人才。卡夫卡博士是一位极为勤奋的劳动者，拥有超群的才能和突出的责任感。"（瓦根巴赫著《卡夫卡》第149页）

51.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手头没有别的明信片。我极有可能于星期三晨启程。马克斯现已开始反对我前往苏劳，他还要跟教授谈谈呢。他的理由大约如下：应该采取最佳方案，即去瑞士、梅拉诺或类似的地方。——教授之所以同意我去苏劳，是因为他觉得我很穷——可是那里没有医生呀，要是突然恶化了怎么办？我毕竟已经吐过血了呀，等等等等。——教授的同意是有条件的，我必须作砷疗法，可我不会遵命的——要是下雨天，而又没有散步用的长廊，我会怎么办？等等。至于我对这些理由的答复，我会当面告诉你的。此外，这些理由也许与必要的健康考虑自相矛盾，因为他会严重破坏我那自由自在的长假。

弗兰茨

〔邮戳：17.9.8··布拉格〕

〔邮政明信片〕

手头没有别的明信片：因为卡夫卡通知奥特拉的内容写在下述信文的上端："亲爱的奥斯卡，我很快会给你打电话。今天他没有供货，还是星期六来货：熏肉59，牛油28，黄油42。你们想要点什么？衷心问候！弗兰茨。"苏劳的农民们有时向布拉格的卡夫卡家及其朋友出售食品，作为从城里购物的付费或交换。这些食品再由卡夫卡家人或父母店里的职员带进首都。（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163页和第175页）卡夫卡在此信中向盲人奥斯卡·鲍姆询问，是否需要上述物品。

52.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我今天写信是为了一件完全不太可能的事：我星期三早晨不能来苏劳了（当然不是取消此行）。在马克斯的强迫下，我明天早晨同他一起再去教授那里，他想向教授陈述自己的理由。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想先去苏劳。此外，我一切均好，只是过量食谱使我感到沮丧。我将给施尼策尔去信，也许他会劝我节食。令人伤心的矛盾，没有必要的进食，内在的疾病仍然肆意横行。——埃莉今天到，我将听听你对整个安排有何看法。F. 已经来过几封信，那么坚定、可靠、平静，不像以往那样耿耿于怀。而我的回答是打击。

弗兰茨

〔邮戳：17.9.9—布拉格〕

〔邮政明信片〕

我将给施尼策尔去信：即第9号信注解中提到的那位瓦恩斯多夫的

厂主和自然疗法医生。此人没有答复卡夫卡的询问（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171页）。尽管如此，卡夫卡依然是他学说的崇拜者。他在1917年10月致费利克斯·韦尔茨的信中提到了施尼策尔："……人们很容易低估这样的人。他非常质朴，因而十分伟大而正直，因而毫不具备演说家、作家甚至思想家的那种复杂与愚蠢。但是，当你坐在他对面，注意观察他，试图看透他、了解他的能量、接近他的视线时，他却完全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卡夫卡书信集》第187页）

F.：即菲莉斯·鲍威尔。

53.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今天邮差只能带去这封信：本来，我既没有兴趣写信，也没有平静的心境（在费利克斯的喧闹声中和格尔蒂安详的注视下），但主要原因是时间有限——这里的时间对我来说确实很紧张——很难写得出什么东西来。例如，前5天内我经历了不同的时代，我曾经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情绪相当低下，但后来的事态表明，从根本上说这样做是对的，我根本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具体细节以后再说。

与F.在一起的日子很糟糕（除了我们尚未谈到正事的第一天），最后一天上午我哭了，掉的泪超过了儿童时代以后的总数。但是，如果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正确尚有任何一点怀疑，那就更糟糕了，或者根本就不可思议。我没有怀疑这一点。这样做有失公允，但它无悖于行为的正确性；尤其是当我看到她接受这一事实时的安详与宽容，更深信不疑。

她走后那天下午，我又去找过教授。他旅行去了，星期一或星期二才能回来，我之所以必须在这里呆这么久，这也是一

个原因。无奈，我立即又去找米尔施泰因大夫。尽管我比以往咳嗽得更厉害、喘气更急促，但他连胸音都没有听一下。他的诊断既让人不满，又令人感到宽慰（反正X光照片当然能反映真实病情）。也许因为他对我的特殊友好，他竟然以道德的依据劝我要求退休。当我接着他的话题告诉他，我已经不再想结婚时，他特别地表扬了我。我不知道他指的是暂时不结婚，还是永远不结婚，但我没有问他。（关于解除婚约的原因，对外我只称是健康缘故，对父亲也是这么说的。）

我今天去了办公室，谈判开始了；结果会怎样，我不得而知。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丝毫没有疑虑。

然而，我对奥斯卡的去留却有些顾虑。我现在很难带着他；除了你和马克斯外，也很难跟别人谈这件事。当然，这只是过渡时期，我完全相信这一点。但是，我想留在农村，而且独自一人。再说，你会增加一位客人，而奥斯卡又不会捷语，这肯定会带来困难。此外，我的感觉是自己已经被出租，或者确切地说，我感觉正在经历一个柔和的过渡期。如果以为今后可能发生那些明显使我失落或悲伤的事，那你就想错了——权且不提我的想法，结果可能恰恰相反。现在的一切，以及未来似将发生的一切，实际上是最佳的选择，正循着我的道路，居于正确的所在。你根本不必为此多虑。（再说，我并不孤独，因为我这里收到了一封情书，但我又是孤独的，因为我没有用爱情来回答它。）

还是回到奥斯卡的话题上吧。他看上去情绪不好，急切需要一个答复；他随时都有自卑感，以至于随时作好了心理准备，只要我一说行期，他可以在一小时之内，尔后直至下星期五之前，随时可以动身。请来信告知你的想法。另外，我应当给赫尔曼先生、法伊格尔女士，即赫尔曼夫人的女儿带些什么？此

外还应给谁带什么？

今天是我感觉到这个城市存在的第一天。在这些人中间，不可能有好事发生；尽管如此，还是祝他们一切都好。

弗兰茨

［1917年12月28日—布拉格］

代我向客人小姐、我们的小姐、托尼和赫尔曼先生问好。

费利克斯：埃莉与卡尔·赫尔曼的儿子，颇受赫尔曼·卡夫卡的宠爱；格尔蒂是他的妹妹。

与F.在一起的日子很糟糕：12月底，卡夫卡在布拉格住了几天。菲莉斯于12月25至27日探望过他；这是他们第二次、亦即最后一次解除婚约。马克斯·勃罗德曾对此作过如下描述："……弗兰茨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刚刚去车站送走F.，脸色苍白，神情冷酷严肃。可是，他突然哭了起来……卡夫卡……直接走进我的工作间，不管我正在工作，坐在我办公桌旁的椅子上，这张椅子通常是为申请者、退休者、被指控者们准备的。他坐在这里哭，抽泣着说：'发生这种事情，难道不是太可怕了吗？'泪水从他的脸颊流下，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失态，这样失去控制。"（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147页）

对外只称是健康缘故：卡夫卡当时对马克斯·勃罗德说："需要我做的事，靠我自己无法做到，要看透这件事的根本。这位西部犹太人没能看破红尘，所以没有权利结婚。在此时此地，不存在婚姻之可能。除非他对这件事毫无兴趣，就像是对商人毫无兴趣一样。"（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147页）

谈判开始了：卡夫卡在1917年9月要求退休未能遂愿后（参阅第49和50号信），现在再次作出努力，但结果只是假期延长到1918年4月底。早在1917年11月23日，奥特拉就在信中记述了他为哥哥的事找卡夫卡的业务上司欧根·普福尔谈话的情况："以前我找过哥哥的上司，他坚决

不肯放卡夫卡退休，但同意他在乡下多住些日子，也许可以延长到病情明朗化为止。他带夫人来到了我们苏劳。”(致达维德的信，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193页和第208页以及本书第55号信)

关于奥斯卡：奥斯卡·鲍姆是卡夫卡最要好的文学朋友之一，这位盲人大约于1918年1月6日至13日在苏劳卡夫卡处作客。他于1929年发表了回忆与卡夫卡共同度过岁月的若干文章，这些文章可在马克斯·勃罗德所编著《布拉格的圈子内》一书中找到。(斯图加特、柏林、科隆、美因茨〔1966〕，第130页，亦请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222页以及本书第73号信的注解)

赫尔曼先生：农场的工头，奥特拉与他有隔阂，参阅《卡夫卡日记》第530页和奥特拉1917年11月8日致达维德的信："根本不可能改变一个老人的各种习惯。他比以前好些了，但我跟他仍然难以相处。"

法伊格尔女士：卡夫卡在10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鲍威尔·F.(七姑娘，小个子，甜甜的目光、肩膀上画有一只小白兔)。"(《卡夫卡日记》第535页；根据手稿看出她的身份)

客人小姐：这位只会说捷语的"客人小姐"即指约瑟夫·达维德的妹妹埃莉，卡夫卡于1918年4月底与她相识。

我们的小姐：给奥特拉当帮手的玛克德·马伦卡(参阅《卡夫卡日记》第529页和《卡夫卡书信集》第210页)

托尼：很可能是当时在农场帮工的另一个女工。

54.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现在是星期日上午，在厨房内，匆匆写上几句有关鲍姆的话。

并不是想阻止他的旅行；若不想伤害他，现在根本不可能成行。我所带来的小小牺牲(实际上完全不仅仅是牺牲)，与我近期内所得到的善待相比，非常微不足道。总之，我并不想阻

止这次旅行，而是想向你友好地通报一件不愉快的事：

昨天晚上又爆发了一阵巨大的噪声，尽管历时很短，还是老一套（从玛尔塔的滑雪动作、特露德的曼陀林琴演奏，过渡到叔叔的跺脚声——他几周来一直带着两条不幸的伤腿卧病在床）。这个发疯的女儿，离开了不幸的父母；那里现在还能有什么工作？只有收入丰富，才会有人那么轻易地在农村生活；不过，她总会挨饿的，会有真正的烦恼的，等等。为了不忘记，一并告诉你，也说了一些你的好话（让我感到嫉妒）：像个铁姑娘之类的评语。这一切当然是间接针对我来的，从言语中听出潜台词，即我支持了这位不正常的姑娘，或我对这件事负有责任等等。（对此，我以并不粗暴的方式，或至少没有吼叫着作了反驳：不正常的人并不是最坏的人，因为正常的并非都是好的。比如世界大战被视为是正常的）——母亲今天早晨来过一趟（似乎有某种内心忧虑，从她的举止看来，并非与我有关；据小姐说，她 14 天以来吃饭很少，但我看她脸色并不特别难看），问我那边究竟还有什么活儿，为什么你不回来（罗伯特一家现在已到布拉格，要住 3 个月）；如果你不回来，为什么需要雇两个姑娘，费用是不是太高了，云云。我尽力作了委婉的回答。

这一番谈话的结果，使我的眼睛擦亮了几分，意识到你或我面对这样的忧虑和谴责是有理的；只要父母执意认为我们是“离开”，认为我们是“发疯”，我们就一直站在理上。因为，我们既没离开他们，也没有作出不可理喻或疯狂不堪的事，而只是以足够正当的目的干了我们认为有必要干的事，没有人找得到我们言行不端之处（无须别人为我们开脱）。父亲只有在一点上真正有权力批评，即我们的日子过得太轻松。在他看来，除了忍饥挨饿、囊中羞涩、或许还有疾病缠身以外，别的都算不上是考验。他认为：我们尚未经受过上述无疑十分严峻的考验，

因此推导出他的权力——禁止我们一切自由言论。其中确有真实之处，由于它的真实，因而也是善美之处。只要我们一日不放弃他在排除饥饿、维持生计方面给予我们的支持，我们在他面前就会感到拘束羞怯；即使我们外表上不事流露，但内心中必须有隶属于他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看，他已经不止是一位父亲，不止是一位并不可爱的父亲。

再转回奥斯卡来访的话题上去：

我们邀请奥斯卡到一个陌生的农场，我在这里也不过是一位被人容忍的客人而已。父亲当然绝不会同意的。目前，我在外表上并不顺从，仍然住在外边，还带着奥斯卡，我自食其力，也很乐意地为奥斯卡效这一份微薄之劳，但要承受父亲的威胁，他对"生活在农村"、"在农村干冬活"等等毫不理解，固执于成见，以致我在卡尔（他1月初可能回来）面前只能十分尴尬地扶着奥斯卡无言以对。

由于我暂时无法克服更大的困难，所以我必须先克服眼下的困难。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一切。

由于所里的关系，我不得不在这里多住几天。因为，我直到星期二才有机会同所长首次谈话。

我很愿意知道你对这封信的看法，一个字即可。但愿我在布拉格还能等到你的信。

问候小姐、托尼、赫尔曼。

弗兰茨

〔邮戳：17.12.30—布拉格〕

这封信刚才已经装进信封，现在我还想问母亲有什么担忧之事。我自己倒是担忧父亲毫不顾忌地把一切都告诉她。

玛尔塔：也许是卡夫卡那位漂亮、摩登、善解人意、谦虚的表妹。（《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 244 和 249 页上提到过她）

罗伯特：律师罗伯特·卡夫卡博士，是生活在布拉格的弗兰茨的堂兄（科林出身的费利普·卡夫卡之子），在卡夫卡病逝之前数年便死于脾脏病。（参阅勃罗德著《卡夫卡》第 180 页和《卡夫卡书信集》第 403 页）

把一切都告诉她：卡夫卡起初没有把休假的真正原因告诉父母。（参阅第 49 号信的注解）11 月 22 日，父亲首先了解到实情。1917 年 11 月 23 日，奥特拉从布拉格致信达维德："父亲对我那么好，对一切都那么宽容，以致我不得不担心自己本没有资格受到这种善待。我昨天回家后，急忙趁母亲正在厨房之机告诉她，哥哥为什么会得到这次假期。我本来的想法是，因为父亲并不知情，时间久了可能会生气，责怪弗兰茨这么长时间游手好闲。我没有想到，这个消息给他带来这样的印象。他很担心，我只好一个劲地劝解他，并向他保证哥哥在苏劳应有尽有，不存在任何危险。"

1918 年

55.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这样的话我爱听，这很好。我不知道何时能回来，所长总是制造困难，今天我去找过教授，也许我真的太健康了，以致不得不经受申请退休的严重考验。如果别无他途，我只好这样走下去。为了奥斯卡，也许我将给你发电报。不过，你能否悄悄地在布拉格过一夜？我将努力避免这样做。我的第二封信，打乱了洗澡间内快乐母亲的幻想。我有时想起那件内衣，因为它已经补好了。所以，如果有人再次缝补它，肯定是由于它后来又被撕破了。如果我执意要退休，就必须比以往更加重视这件内衣。此外——我迄今很好地度过了布拉格的岁月，这给人以

希望。

弗兰茨

〔邮戳：18.1.2—布拉格〕

〔风景明信片：魏玛，歌德故居，卧室〕

太健康了：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204页（1917年12月初）：“按教授的说法，我现在本应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了。”

悄悄地在布拉格过一夜：自1918年1月1日以后，已不可能乘火车当天往返于首都之间。由于卡夫卡的未来尚未明确，他不得不在布拉格住很久。在这种情况下，他请求奥特拉悄悄地回到布拉格，把整装待发的盲人作家奥斯卡·鲍姆送往苏劳（参阅第54号信）。1月13日，奥特拉又把奥斯卡从苏劳送回了家．（参阅《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第98页）

56. 致奥特拉

……我们也算是在真正地生活，换言之，我与你在一起生活胜过任何其他人，我甚至都不愿意须臾瞥一眼旁人，尤其是那些并非真正地生活，而是把某些屈辱视为几乎难以躲避的命运引颈忍受者。这样做也许并不是一种帮助，而是一种消磨，如同牙刷套、镜子，特别是良好意愿的消磨。我们之间即存在着良好意愿，我对你的关心胜过任何人。

弗兰茨

〔邮戳：18.3.4—布拉格〕

此信系在布拉格所写，第一部分已失落。

我与你在一起生活胜过任何其他人：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165页（“与奥特拉一同生活尤如一对美满小夫妻”）、《卡夫卡与他的妹妹奥特拉》第421页、《卡夫卡1883—1924》第83页之插图、本书第24、72号信、第65号信的注解、奥特拉1918年4月27日致达维德的信。奥特拉的信中写道：“我同哥哥重归于好了，我很高兴，我们之间已不再有芥蒂。”

57.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本来没什么可写的，因为我还没有适应环境（你的房间已经适应，但对这个城市还没有适应）。呼吸比以前糟糕了，但也许是因为我走路太快（现在已经好些了）。睡觉很糟糕，开始几天内几乎没有清醒过，不过这只是过渡而已——除此之外，我认为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对搬家这件事从根本上感到后悔。不过，我倒是很想再见到你，扯扯你的耳朵。我曾经在埃莉身上试过，她的耳朵不完全对味。

弗兰茨

〔1918年5月5日—布拉格〕

代我衷心问候格雷施尔小姐，还有达维德小姐，当然还包括赫尔曼先生。关于田园之事，我提不出什么新点子来，只有附件中提到的粪肥肥田建议。自从我今天偶然来到苗圃后面的几个小菜园后，我已经不再为我们的园子感到自豪（但毫无半点不喜欢之意）。我们的成就每个人都能达到，每个人都在这样

做。那片小菜园大约有我们园子的一半大，大多数菜园照管得不错，许多菜园称得上十分出色。——对了，关于那个计划：从不辛的胡萝卜（1）开始，2红萝卜，3洋葱、生菜，4菠菜、水萝卜，5植物，6豌豆，7洋葱（1排肉片－2排洋葱片，中间是大蒜和水萝卜——不，写不下去了，连我自己也搞糊涂了，不过你一定看得明白。

我们通过卡尔带去490克郎，其中我的380克郎，母亲110克郎。这是根据你附来的清单数额，剩余3克郎归你。

总监察官先生有一个请求：他将在本月内乘车前往米歇洛普，能否在接到电报通知后往火车上给他送60－90个鸡蛋？

这是在母亲致奥特拉的信（由卡尔·赫尔曼代交）上附笔。5月2日，卡夫卡重新开始去"工人事故保险所"上班。

扯耳朵：参阅第86和97号信。

格雷施尔小姐：可能是《卡夫卡书信集》第204页上描写的那位村姑。

达维德小姐：此间，奥特拉已与未婚夫的妹妹埃拉·达维德相好。她在1918年4月27日致约瑟夫·达维德的信中写道："我喜欢她，不仅因为她是你的妹妹；如果我仅有一份这样的爱情，也许我会有几分担心，但是有了她这样的友情，我感到很美好、很高兴。"

苗圃：卡夫卡高度评价的这个苗圃设施位于布拉格至德累斯顿的铁路线旁，园内种植有一百多种植物（分别用牌子标明树名）。（参阅《卡夫卡日记》第539页、《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558页和第571页）

不再为我们的园子感到自豪：卡夫卡在苏劳时对这个田园负有特殊的责任感，经常在园内劳动："那里很漂亮，我今天同哥哥一起在那里干活，从1点干到晚上8点，几乎已经天黑。我们种了菜苗，我还翻了两畦地。"（奥特拉1918年4月27日致达维德的信，并请参阅《卡夫卡书信

集》第201、233、237和240页）。作为此类劳动的继续，卡夫卡于夏天在布拉格郊区特罗雅帮着干一些田园轻活。

58.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我相信，为阿尔宾·巴特尔提供的帮助至少已经准备就绪。我回到布拉格后，立即写信告诉了他，这里没有关于他的证明文件，所以一时还难以办妥，但我们会帮助他的。昨天，我让人通知他于星期六、18日前往萨茨接受体检，我们的一位官员将在场，他肯定可以帮助巴特尔办好一些手续。可是，今天我又收到了5月初寄给B的一封信，被以无法投递为由退回。这就是说，B在苏劳给我的地址"萨茨畜牲商贩莱奥波尔德·格拉泽尔代转"不够详细。（也许我们的官员能够找到他）很遗憾。如果他再来，你问他一下详细地址。——我们星期天等过你，埃莉说你肯定会来。别的没有什么新鲜事了。这里的生活比苏劳艰难一些，但这没有理由阻止我作出入乡随俗的尝试。

衷心问候你和小姐！

弗兰茨

〔邮戳：约1918.5.14/15—布拉格〕

〔邮政明信片〕

此信的日期系根据信中内容推测。此事的原委亦可参阅第40号信的注解。

59.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请把我的停职报告寄给我。我可能要去休假，所以用得着它。另外，我不久前去看过教授，他认为肺很好。你要的资料还没找到，现在只有关于园林方面的，不过我会找到的。你已经找到一些了吗？

衷心问候！

弗兰茨

〔1918年8月底—布拉格〕

日期根据第60号信推算。此信可能是通过父母店中的一位职员转交的。

资料：因为奥特拉打算辞掉苏劳的工作，去上一所农业学校，所以卡夫卡努力为她搜集有关农业教育院校的资料。见第60号信。

60.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谢谢你寄来的停职报告。我本来只是想用那封电报来激励你；我当然知道你现在很不安宁，但是告别苏劳总是要承受这一切的。不过，关于学校的事可不要过于躁虑，因为选择余地很大，

也许并不在乎一锤定音。只要想学习，天下无处不能学；临急尚可求助书籍，书中自有一切必要的知识。我到处写了一些信，到处问了问，目前暂时拥有以下资料：有关艾斯格鲁普和克洛斯特新堡两所园林学校的材料（后一所较理想，人们可以在那里学到非常多的知识，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学成，还可以选择旁听生身份——这些大概是此类学校的一个优点——尽管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毕业证书，但这并不那么重要，批准入学和各科考试成绩对你来说已经足够）。此外，我还有一大堆有关捷克家政学校的材料，这些学校多与农业学校有关联，需要亲自过目才能选用合适的学校。你最好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有关真正的农业学校，我只给布斯魏斯、利卜魏尔达、弗里德兰去过信。布斯魏斯的家政学校（不管你怎么强调找的是农业学校，他们的理解总是首推家政教育，因为事关一位姑娘的求学。于是，布斯魏斯只有家政学校给我回了信），今年冬天根本不开学，因为缺乏食品和煤。这类必需品不能不考虑，因此亲自参观一下是必要的。利卜魏尔达—特森和弗里德兰都没有回信。通过一个熟人，我在一位有名的专家那里了解了利卜魏尔达学院的情况，这所学校虽然很好，但招生前提是要受过中等教育。现在确有一名女生在该校学习（也许那里也有旁听课程）。除了利卜魏尔达以外，这位专家还推荐了弗里德兰，那里有一个两年制的训练班，一年内就可以修完所有课程，这也算是供你选择的一种可能性吧。另外，也搞到了一些有关这个训练班的材料，并不是通过那位专家，而是总监察官，此人认识训练班的主管。如果你决定不去维也纳，且不论缺乏农业经营学校，你的决定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去维也纳意味着你要面临全新的环境，倒不如先去弗里德兰（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个令人注目的美丽而悲伤之城，我曾在那里逗留过 14 天），同那里的人谈谈再作计议。也许他们在此期间还会给我来信。考虑

到全部费用，你最好一个字也不告诉父亲，我很愿意承担费用，反正钱已经越来越不值钱了。我会把钱转到你的户头上，算是你未来学业的第一笔押金。

我可能在家住到星期天，然后很可能启程去图尔瑙；如果你需要我为你导游，我可以奉陪。你越早从苏劳解脱——毕竟你已经作出了决定，当然应当光荣离开——越有利于你在新学年前有时间到处看看。

如果你搬家，不要忘了我的报纸。也许可以从邮局寄来。

祝你快乐，衷心问候全家！

弗兰茨

〔邮戳：18.9.8—布拉格〕

小姐将干什么去？亲爱的奥特拉：

一点补遗，弗里德兰回信了，我给校长的答复函件现抄写一份附上。一共是两所学校：冬季学校（两个冬季班，每年从11月初至3月底，不过那些“已有长年实践经验的贫穷农民”亦可只上其中一个班。）和家政学校（这个学校今年变得令人疑虑了）。如果你来布拉格时我已经启程，你会在你—我的房间里找到所有材料。我不在期间可能寄到的信件和资料，可以到凯瑟小姐和克莱因先生（他也认识那些有关人员，也许能去州管理委员会里催办）的办公室去取。

我刚刚接到一项重要任务：你把所有能够搞到的兔子和山鸡统统邮寄给总监察官！如果价钱不算太高，吕夫特纳先生从总监察官先生那里不仅可以得到每一只的报酬，而且还能得到一些烟品（烟叶、雪茄、香烟、弗吉尼亚雪茄，随他想要什么）。

再见！

弗兰茨

亲爱的奥特拉：

还有第二点补遗：特森学院来了回信。从某种意义上讲，学院当然比弗里德兰的冬季学校好多了，但它具有高等院校的特点，要求高多了。现在取决于你有没有自信，还要取决于你是否会被录取。虽然不是作为正式的学员——我认为，对女生来说也根本不可能……但是非正式学员也有文化程度问题，我觉得你不必要作此尝试。正常情况下，特森—利卜魏尔德的学制为 3 年，非正式学员则当然视其爱好、勤奋和课程选择而有所缩短。院长在信中向我打听你的文化程度，我根据附信中的内容作了回答，并提出弗里奇秘书先生作为证明人（他是一个州律师），他恰巧正在州委员会作学院的专题报告，可以对你的录取拥有参予决策权。

我相信，你将会主要在弗里德兰和特森这两个院校中作出选择。你最好先都看一看这两所院校。

再见！

弗兰茨

关于学校的事：在考虑了很多计划（参阅本书后附的年代表）之后，奥特拉又发奇想，打算在维也纳附近的克洛斯特新堡上园林学校。（参阅第 43 号信）

弗里德兰：参阅第 7 和 8 号信的注解。奥特拉后来在该地的冬季学校求学，从 1918 年 11 月至 1919 年 3 月。她一举通过了两年课时的毕业考试。（见 1918 年 11 月 16 日致达维德的信）

去图尔瑙：后来卡夫卡于 9 月下半月在该地疗养。

在你－我的房内：参阅第 46 号信的注解。

凯瑟小姐和克莱因先生的办公室：参阅第 61 号信。

吕夫特纳先生：是苏劳的一位农民，他虽然疏于农田经营，然而却是一位狂热的打猎者。（参阅《卡夫卡日记》第 536 页和《卡夫卡书信集》第

173页）

61.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很遗憾，我没能见到你。请你今天去找一下K. 小姐。因为，K. 先生今天给我亮了一封信，他也许要将这封信寄给她，在信中接受她的辞呈。

尽管如此，他似乎仍以沉默的方式请求你今天去看望她。从他的叙述听来，当然有些言过其实，又似乎非常在理。人在失去控制、情绪亢奋时总是感到自己在理。而她，则过于惧怕任何专制，她觉得专制无处不在，认为他行为专制的唯一目的是想凌驾于她之上。你最好去看望她一下。——

我并不认为走访一下会有特殊的实际效果，昨天他叙述过后已经发生了不少事。不过，去一趟至少是一种在他与她之间制造某种和睦气氛的努力。

F.

〔1918年10月上半月—布拉格〕

信中系指卡夫卡的女秘书凯瑟与一位办公室同事之间的关系；从第60号信的内容中可以推论，那位同事很可能就是克莱因先生。参阅第68号信。

卡夫卡早在1917年6月底就曾向妹妹说过，他的“打字小姐”将要来苏劳访他（《卡夫卡日记》第76页；从手稿判断，K.＝凯瑟；亦请参阅第41号信），凯瑟迟至11月份才成行。卡夫卡当时致信马克斯·勃罗德说：“我们今天来了一位客人，完全违背我的意愿。这位办公室小姐

（是奥特拉把她请来的）还带来了一位办公室先生（你大概还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送某些客人路过码头，当一对男女走过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就是这一对），一位本来很出色、我也感到很不错、很有意思的男人（犬上教徒，已离异）。这是一个意外。尽管是事先通报的来访，但仍然令人感到意外。我难以承受这样的意外，心中油然生出一丝妒嫉、一份巨大的不快、一种在姑娘面前的束手无措（我半心半意地劝她嫁给他）。漫长的一整天，我的感受逐渐糟糕到乏味透顶，更甭说心中那种可恼的第三者感觉。"（《卡夫卡书信集》第190页）当奥特拉后来于11月23日来到卡夫卡的办公地点时，她看望了凯瑟，凯瑟当时送了她一件小礼物（见奥特拉当天致达维德的信）。卡夫卡于12月17日从苏劳给这位姑娘写了信（参阅《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第95页），其目的也许是：在他自己最终解除婚约之即，他对她的问题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次年，很可能进入了卡夫卡所描写的危机时期。由于卡夫卡届时已回办公室上班，而奥特拉与此同时也肯定在布拉格，所以此信的书写时间只可能是在10月前半月。

62．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我的身体状况相当过得去，每天上午不卧床，但还没有外出，也许今天，也许明天，要外出走走。

我知道你的处境并不容易。挨饿，没有自己的房间，想回布拉格，还得学那么多教材，这确是一个考验，能够经受住它当然很了不起。苏劳的环境对你和你的目标而言有利得多。现在，在最初几天里你还没有通观一切，但很快你就会发现，你究竟是否能够赢得别人的钦佩。如果学习或身体状况不堪，你当然可以打退堂鼓。诚然，那就意味着素食主义的一场败仗，因为“老农民们”是能在客居他乡时出色地自我保养的。此外，只

要包裹一寄到，便是一剂救命良方。我很乐意定期给你邮寄面粉，这可是必备品。

弗里德兰的洗劫风引起本地的反感，尤其是《布拉格日报》报道的风格令人反感。由于弗里德兰以往那么平静，从未发生过令人憎恶之事，所以导言中即把这场骚乱描写成“可怕的”事件。无论如何，人们扛走了你的食糖以及其他可能的食品，使你在那一天内没能学到很多东西，这一点终归是可恶的。父母亲现在已经平静了。

总之，亲爱的奥特拉，学习或回家，健康或回家。如你能坚持下去，我会感到惊讶；如你回家来，我会安慰你。

还有一点：不要在课本里夹太多的信件。如果你坐在学校高位置上，信会掉出来，人家捡走了便会在班级里传阅。

再见！

弗兰茨

〔邮戳：18.11.11—布拉格〕

代我向胡普女士问候。

我的身体状况相当过得去：10月14日，卡夫卡染上当时传播全欧洲的西班牙感冒，险些丧生；奥特拉替他向办公室写了书面请假条（参阅J·Louzil著《卡夫卡》第70页）。她还于当天致信达维德谈到哥哥：“他病了，中午高烧几乎达到41度。母亲哭了一整天，我尽力劝慰她，但我自己并不这么担心。我只是在远离家人时为别人担忧，但是如果我在他身边，就会有某种把握，相信病会好的。医生来看过哥哥，作了检查，并安慰母亲。”11月2日之后，奥特拉又回到弗里德兰（参阅第60号信的注解）。当月7日，母亲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弗兰茨病情相当好转，当然他还很虚弱，常常头疼。我们今天把卧室通了通风，洗涮了一通，弗兰茨坐在就餐间的长沙发上，但他很想再上床去。”

挨饿：在哥哥的影响下，奥特拉也成了素食主义者（参阅第65和80号信），尽管这在战后的营养条件下十分困难。

想回布拉格：奥特拉于1919年1月6日致信达维德："请相信我，每当我想起自己又回到了弗里德兰，要同你分手不知道多长时间，无论明天还是后天都见不到你，总是感到太难了，不知道如何打发时光。"（参阅第68、69号信和年代表）（对奥特拉的这一思想，亦可参阅第68号信的注解。

"老农民们"：参阅第60号信。

弗里德兰的洗劫风：卡夫卡信中影射的报道中，有下列内容：

"弗里德兰的洗劫风。弗里德兰星期五成为一场骚乱的战场，蜂涌而至的人群冲破了警察队伍的阻拦。上午，宫廷巷的E·哈默施拉克商人的店前聚集了一群人，他们冲进仓库，抢走了为弗里德兰全区储藏的食糖，以及所有袋装食品、果酱、甜点、牛奶和面粉。账本和文书亦被窃走，甚至连窗户也被撬开。银柜和其他储钱容器均被破坏，钱被掳去。当仓库洗劫一空后，人群又向私人地窖涌去。晌午时分，人群聚集到主人巷寇普特商人的店前，企图行抢。赖兴贝格打电话求救。"（1918年11月9日《布拉格日报》第261号刊，第2版）

学习或回家：母亲于1918年11月11日向弗里德兰发来一信："弗兰茨也给你寄了一封信，可是你还没回信。如果你没有饭吃，干脆放弃一切回家来。我们大家都盼着见到你。你还是住你的小屋，因为现在到处都住满了。我和你爸睡在诺瓦克的隔壁房间，我把我们原先的卧室腾出来给弗兰茨，那里很舒适，而且也很安静。"从尤丽叶11月20日的另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奥特拉很可能没好气儿地接受了母亲的建议。

63. 致奥特拉

几位朋友衷心问候你。

弗兰茨

〔邮戳：1918年11月27日——布拉格〕

〔风景明信片：布拉格，赫拉德钦，斯特拉霍夫修道院〕

我的问候最为衷心　伊尔玛

最良好的问候来自你的母亲

多多问候你、你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

ještě někdo Tě srdečně pozdravuje, ale toh Ti ted ještě ani nechci prozraditi.

Mnoho pozdravu zasíla Maria wernerova

根据第65号信推算出这张明信片的书写日期。信中最后两句捷克问候语分别意为："还有一人衷心问候你，但我现在还不想透露姓名"和"玛丽亚·魏尔纳寄语问候"。亦请参阅第15号信和该信的影印件。(插图第13号)

64. 致奥特拉

你好吗？圣诞节把作业本和课本都带来，我要考考你。我需要来一趟布拉格吗？这里的生活与苏劳一样好，只是略微便宜一些，每天6法郎(现在维也纳的比价是1克郎=10生丁)。我打算在这里住四周，但很愿意回布拉格过圣诞节。

多多问候。

弗兰茨

〔1918年12月初—舍莱森〕

〔邮政明信片，上有卡夫卡的画作，题为：《我生活中的一景》〕

明信片交给总监察官了吗？

这张明信片的内容已经略有删减，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247页和

瓦根巴赫著《卡夫卡》第78页插图。第64至75号信均系在舍莱森所写。自11月30日起，卡夫卡住在那里的施蒂德尔膳宿公寓中（参阅第70号信）疗养（参阅第62号信的注解）。母亲在1918年12月1日致奥特拉的信中提到了他的这次休假："我真的是在为弗兰茨的旅行作准备：发电报，去他的办公室，此外还为他准备各种用具，没有时间写这封信……昨天我同弗兰茨一起乘车去舍莱森……他现在是那里的唯一住客，每天付费60克朗。"

65.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这可真糟糕，如果一张小小的明信片就干扰了你的学习，那么要是写一大堆信呢？再说，这张明信片主要是针对那位神经质的教授。关于那天晚上的事，你也有其他消息来源。根据我的感觉，那天晚上过得相当轻松和自然，没有人显得有压力。今天晚上，星期三，据母亲来信说有一个新的大聚会。我圣诞节回来。我现在一切很好，尽管仍有一点呼吸虚弱、心脏跳动过速。——F.小姐的问候给我带来了很大喜悦。自从你来信作过介绍后——加上我当时略有一点低烧——我对她有了一个较好的印象。另外，也许可以请她帮个忙，在你下一张明信片上简单介绍几句有关你的进步程度。——"寻找食品"是什么意思？遗憾的是，我的桌上倒是可以找到一些食品。不过，除此之外我可以作以下选择：

这张图又可以破坏你的一堂课。

弗兰茨

〔1918年12月11日 舍莱森〕

〔邮政明信片〕

日期推算：1918年的12月11日是星期三，卡夫卡的父母于这一天期待着约瑟夫·达维德的来访。母亲曾于12月9日致函弗里德兰："星期三我们很可能会有一位贵客，你可以猜一猜是谁。卡夫卡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大聚会"，是因为奥特拉的未婚夫刚于11月27日在卡夫卡处作过客。奥特拉于1918年12月2日致函达维德，称她于11月30日收到哥哥的一张明信片，上有母亲和父亲的签名，此信写于星期三，即11月27日。奥特拉在信中写道："……请不要因此而生我的气：我感到惊讶，尤其是对家里的来信感到吃惊，它使我既不高兴也不平静。我没想到事情发展这么快，父母会邀请你去。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你把整个事件看作是相距遥远而带有某种身不由己的性质，如果我在家肯定不会像在这里看信时那样心情沉重。直到今天，我的心情仍不能像在你身边时那样平静……也许这只是一种感觉，即在家人对此一无所知时，我的整个时光过得那么轻松，现在我无法习惯这一切。"此信不仅解释了第61号信——因为奥特拉指的正是这张明信片——也说明了卡夫卡所指的"其他消息来源"（达维德的信件）。

F.小姐的问候：弗莱施曼小姐，她是农业冬季学校除奥特拉以外的唯一女生。当弗莱施曼小姐1919年初无法回到弗里德兰时，奥特拉在给达维德的信中写道："很高兴我现在一个人住在这里，我赞赏这种自由……F.对我很好，人很坦诚，十分难得，我很欣赏她对我的态度。在短短的时间里，她给了我全部的友谊。但是，正是因为我同她十分友好，所以占去了我的自由。如果她现在回来，我们将会重新调整彼此的关系，除了上学以外，我可能只想同她一起呆一个小时，如果我单独学习，效果就会改善；如果独自一人或只同最亲密的人在一起，如伊尔玛和哥哥，那么我的自由时间就真的自由了。"（1919年1月14日的信）

卡夫卡的小画：可能是一张自我解嘲画，即毫无食欲地坐在桌旁。

1919年

66．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今天2月1日凌晨5时左右我突然惊醒，听见你在房门外喊“弗兰茨”，声音很柔，但我听得很清楚。我马上应了一声，但什么动静也没了。你找我有什么事？

你的　弗兰茨

〔1919年2月1日　舍莱森〕

〔邮政明信片〕

67．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晚上，也许还会出现，但我担心梦中见到的不是你。

关于你的来信，我稍后再回；今天只谈你委托的演讲训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紧迫。

依我之见，如果你认为“我自己的脑袋里可产生不出任何有用的思想来”，似乎这是演讲训练的前提中最为不幸的精神状态。这是彻头彻尾错误的。你根本还没有做任何这样的尝试，所以犹豫不决；你要勇敢地跳出自己的阴影—— 一些类似的顾虑

都是十分自然的想法——你会出色地迈出阴影，尽管这种不可能性貌似在理。

我认为，主要有两类演讲题目比较适合你，即完全有关个人的题目和十分具有普遍性的题目，而与此同时第一类中当然亦包含有普遍性，第二类中亦包含有个性。我之所以作此划分，只是为了让你大致有个初步概念，你可据此自行选出适合于你的题目。

选择纯个人题目的作法堪为嘉褒，首先因为它的题材最为丰富与大胆。而这类题目又不甚困难，因为它不需以研究、而是以思索为前提；这类题目却又最为困难，因为它要求演讲者具有几乎超出人类自然界限的委婉、谨恭和实事求是（很可能还有其他要求，而我一时想不起来）。

譬如以弗里德兰学校为素材的"男生堆里的女生"，便是这样的一个题目。你可以把自己的切身经验，或把F. 作为候补人物原型，将女生的经验加以叙述，从中得出各种结论、对你自己进行辩护或指责，分清善与恶，寻找理论依据以增强第一个观点的说服力、驳回第二个观点，等等。从时间上衡量，这将是普遍允许女生上大学之后第一学年内第一位女生的演讲报告。其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允许女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作法很可能将普遍延续和推广开去。弗斯特尔可以在演讲报告方面帮助你。

这种类型的第二个题目较为困难些，仍然可以你校为素材选题"学生与老师"。内容是你作为女生的经历，论述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某种沟通与和解。也就是说，列举你自己、以及据你观察其他学生对课堂教学的积极评价，哪些方法上乘，哪些较好，哪些不尽如人意，以及学生们如何作出反应，如何对上乘的、较好的和不太好的方法作出不同的反应。尽量多举事实，尽

址客观真实，尽量少自以为是。

第二个题目不太困难，并且具有个性："我在农场经营中的学前实践经验"，即苏劳经验。例如：你为什么离开城市，接管农场时的经营水平如何，你犯过哪些错误，你缺乏哪些书本知识，不缺乏哪些知识，你对农民的哪些方面感到惊讶，哪些并不惊讶，你现在如何重新看待这些惊讶之处，你同下属打交道时积累了哪些经验，哪些方面你应付自如，哪些方面颇感棘手，你交出农场时的经营水平如何。

然后是一些既不完全具有个性又不具十分普遍性的中性题目。我个人以为这类题目最不足取，因为演讲者很容易流于泛泛空谈，却又不难于自我辩护。你建议的弗斯特尔题目均属此列，也包括那些有关犹太民族的虽然无穷无尽、却又较少普遍性的题目，而你肯定是想回避这一命题的。（"我总是想着令妹的婚姻大事"，马克斯今天来信对我说。）此外还有一个绝妙的题目："非自立农民毕业生的前途"。因为，它将涉及职业介绍、广告体制、考试制度、住宅互助社等问题。由于准备演讲报告必然会征求老师的意见，且可借阅有关这方面的书籍，等等，所以你便有一个好机会作一次专业咨询，同老师们，也许还有校长（你似乎曾对他作过一个正确的评价）就你自己的未来坦率地谈一谈。

最后是普遍性的题目，也许只能是关于书籍的报告。对此，我首先推荐的是达马施克的《土地改革》，这本书你那里肯定能找到。

无论如何，准备这样一个报告需要许多时间，即使报告篇幅很小亦然。你应当尽量推一推报告的时间，并来信告诉我准备的进展情况。

祝一切顺利！

弗兰茨

〔邮戳19.2.5 — 坚博赫〕

演讲训练：奥特拉1919年2月16日致函达维德："14天后，我得在学校里作一个报告，也许我今天下午就要开始动笔了。参阅《卡夫卡和他的妹妹奥特拉》第428页。

弗斯特尔：系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弗斯特尔所著《青年指南——父母、教师和神职人员读物》，印数41000－45000，1909年柏林版。由于菲莉斯·鲍威尔的工作关系，卡夫卡在柏林犹太人民之家见到了这本书，但他始终与书中提出的教育原则保持相当距离。（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01页和《卡夫卡书信集》第208页）卡夫卡在选题建议中受到了该书的影响（参阅《卡夫卡日记》第512页："弗斯特尔：将学校生活中包含的人际关系，作为课程的组成部分来对待。"）

尽量少自以为是：卡夫卡认为自以为是是乃妹的主要弱点之一。（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32页）

你对农民的哪些方面感到惊讶：奥特拉在1918年3月15日致达维德的信中谈到了里德尔一家："他是我们村最优秀的农民。每当我同他谈话时，总会有所收获；每当我遇到他时，就会感到愉快。他儿子正在休假，跟父亲一起劳动，母亲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家庭妇女。他们全家十分勤奋，所以农场经营得十分漂亮。"

你现在如何重新看待这些惊讶之处：参阅第57号信。

同下属打交道：参阅第53号信的注解

你肯定想回避有关犹太民族的题目：奥特拉的男友约瑟夫·达维德博士是捷克人、基督教徒，因而具有犹太民族主义思想的马克斯·勃罗德会有上述表述。

达马施克的《土地改革》：阿道夫·达马施克所著《土地改革》于1902年在耶拿出版。这本书（《克服社会贫困的原则与历史认识》）当时出了

许多版，广为流传。

68.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首先，我从你这封信的信封上看出，你的簿记编号重新就绪了。上一封信，亦即17号，显然是弄错了户头。这种错误本不应出现。

你对演讲报告的描述，与我设想的相去不远。我的感觉是，似乎报告人就在现场那么自然。我认为，你选题选得好，现在也应该努力去做。你的信中，付诸实施的决心似在游动，颇无把握，使人感到随时有可能溺水而终。如果你付诸行动，我会为你感到自豪。如果你真的去做，定会成功。当然，你必须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其中大部分可以在散步过程中圆满完成。作为演讲报告的榜样，你不必从学校的演讲训练中寻找，而应从报告协会的演讲中得益，因为你校的协会似乎确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说它出色到也能介绍职业？这倒并非如此。（顺便插一句：这个带引号的"并非"很有意思，显然是你那"用铅笔书写"方式的翻版，正如我以前从你的书信中找到的这类用法一样，你令人注目地在一封又一封的信中重复使用，尽管你的德语相当不错。你的重复中尤其不同寻常之处，并不在于它几乎刻意表达的内容，而在于包含着一个良好的、稳定的、只是难以察觉的底蕴。本来我是在你最后一封信中才发现这是译自捷文，且译得相当正确〔而不像以前有一次，D先生的父亲谈起某一个人，把他同这个人的关系译成"na přátelské noze stojí"〕，但德文很难容纳它，至少是我这半拉子德意志人这样评价它。）

报纸上的广告显然不太好，它完全破坏了我的世界观。如今，按照常识一个助理的职位相当体面，也就是说助理对这个世界而言是必不可缺的。然而，他却找不到工作。我们所里的一件事也说明了这一点。据我所知，我们所的两位公务员原先是助理（罗梅奥和另一位出色的男子），两人都为自己成为公务员而感到高兴，而即使从称呼的习惯来看，原本将助理换称公务员都会令人抱怨的呀。相反，情夫的助手被视为很逗乐的人物，迄今仍叫助理。最后有一点与此无关的：应当找到《土地改革》。（达马施克的这本书你们那里有吗？）

—— 刚才我在阳台上听到了一段农民的对话，这段对白也会让父亲感兴趣的。一位农民正在从一个坑里刨萝卜。一个熟人从旁边的小路上走过，此人显然不太爱说话。农民向他问候，熟人想不受干扰地从旁走过，友好地回了一声：“嗯哼。”但是，农民从背后喊住他，说他这里有很精美的酸菜。熟人没听明白，转过身来，怏怏不乐地问道：“嗯哼？”农民重复了一遍他的话。熟人这回听明白了，“嗯哼”了一声，勉强地笑了笑。接着，他没说任何话，再次“嗯哼”一声道别，然后走了。——阳台上可以听到许多新鲜事。

你想怎样寻找职业？为什么非要事先告诉母亲？我不太明白这一点。你有时出于其他原因前往布拉格同母亲叙谈，这些我都能够理解。即使有人说父亲心情一直很好，也足以为一个重要理由，尤其因为这很可能只是骗骗你而已。我至少要在这里再呆三周，只要我的新假期没有用完，我就不回布拉格。你至少应当在布拉格走访一遍你为学校的事找过的那些人，例如克莱因先生，此人可能可以向你介绍楚莱格先生，然后还有总监察官先生（Smichow žižka 小巷 30 号），然后还有你的农业顾问朋友。

那本书很吸引人，但不要寄给我。前8至10天我收不到，三周后我可能回布拉格，再说我现在时间尤其紧张。此外，我现在并不期待从书本上学到什么，学校里可以学得多些，从贫困中学到的东西最多。前提是要尚有余力、尚有与贫困搏斗之必要性。不过，请你把这本书给我留在布拉格。这本书比《犁》精彩吗？是不是因为出色的学生读过的书，都是出色的书籍？

你居然还没有忘掉马克斯的意见，我确感惊讶。这并不是离奇的评论，而是很自然的表述，你自己也曾上千次地这样直言快语。你也知道自己喜欢独出心裁地干事，你也知道独出心裁地干好一件事尤其困难。你永远不要忘记干这件难事所应承担的责任，你应当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如何自信地踏出行列的，即如达维德毅然弃甲退役一样。你应保持自信，相信自己的力量，将此事导向任一美好的结局。届时，你所作的一切——最后以一个拙劣的幽默结尾——，将超过你嫁10个犹太人！

弗兰茨

〔邮戳：19.2.20〕

你的簿记编号：卡夫卡所指的是，奥特拉错把给达维德信件的编号用在致卡夫卡信件的信封背面。

报告协会的演讲：弗里德兰的农业冬季学校为驻地附近的农民举办各种讲座，奥特拉常去旁听。

这个带引号的“并非”：卡夫卡将“不见得”改为“并非”。关于奥特拉的写信风格，参阅《卡夫卡和他的妹妹奥特拉》第430页。

“用铅笔书写”：参阅本书“编者的后话”和母亲一封未注明日期的致奥特拉、弗兰茨的信。母亲在信中对自己用铅笔书写表示歉意，原因是店

里有很多工作。“本来应该把你放在第一位。奥特拉别怪我，我在此道歉。”

D先生：系指约瑟夫·达维德的父亲；那句捷语的德文原意是：“友好相处”；卡夫卡认为，这句德文成语的捷文直译是错误的，是十分蹩脚的转译。

嗯哼（Awua）：舍莱森地区的德国农民使用的方言，在发音标准的城市人卡夫卡听来显然十分费解（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169页和第187页）。信中提到父亲会对这段对话感兴趣，这当然是一种讽刺口吻（参阅第88号信的结尾和《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第188页，文中证明海尔曼·卡夫卡对一般老百姓绝无兴趣）。

我不太明白这一点：奥特拉在1919年2月16日致达维德的信中写道：“我肯定会去布拉格；母亲回信说，我应该回去。那位小姐写信说，父亲现在一直很愉快，他不会再生我的气了。所以，在我开始寻找职业之前，必须先告诉母亲。我很高兴，舅舅也对我们的事感兴趣。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些了。但我不敢相信我们会很快成功，所以我认为有必要立即找到一份职业。此外，我在布拉格有很多事要干，我那里需要各种东西。”奥特拉有一个理由未让达维德知道，即她的在场可能会妨碍他准备考试。参阅第69、71、54号信和第38号信的注解。

克莱因先生：参阅第61号信的注解。

现在时间尤其紧张：这句话和后面一段话的背景是，卡夫卡于1919年初在舍莱森认识了尤丽叶·沃利泽克，他想于当年秋天与她结婚。参阅瓦根巴赫所著《卡夫卡的第二个情人尤丽叶·沃利泽克》一文，收于J·博尔恩等所编《卡夫卡研讨会论文集》1965年柏林版第39页，并参阅本书第75号信的注解。

马克斯的意见：母亲曾于1918年12月1日以类似的含义谈到过达维德：“他给我们留下了最佳印象，但我无法否认，他使我们感到陌生，我们必须首先习惯他的交际方式。他诚然是一个很听话、很聪明的人，可是父亲有很多想法，首先他薪水较低，尔后是宗教问题，但愿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并无他求，只是希望见到你幸福。”（参阅第72号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捷克民族主义者发起的反犹太主义活动（达维德肯定也属于这一倾向，参阅第90号信的注解）自然使这些关系变得复杂化（参阅第

62号和91号信、《卡夫卡致米莱娜的信》第244页和第248页，以及奥特拉1918年10月14日致达维德的信。她在信中写道："犹太人，也就是说一部分或大部分犹太人可能现在做了不该做的事，但肯定不应该怪罪所有犹太人，这一点你也肯定明白。我不想让你只拿我作例外，对此我不可能满意。"）

69. 致奥特拉

奥特拉：

我怎么会反对此行呢？恰恰相反，我认为这种随时整装待发的意愿十分可取。只是我根本不喜欢那些理由，因为没有一条站得住脚。你现在没有职业，怎样去跟母亲谈职业呢？除非你对母亲说，你不想找职业。然而，你是想找职业的。也许确实不想？在我看来，父亲的情绪也是个奇怪的理由，尤其因为它是那位小姐观察的结果。父亲对她一向很友好，背着她却会发火打雷，不管门关着还是开着。至于生命是短暂的这一理由，与其说是对旅行的辩解，毋宁说是对旅行的驳斥。这就是你的一些理由。如果你说，你的旅行是基于见到大家或某个人的喜悦，我当然不会对此行有任何反对意见；如果你能够保证，此行的行前喜悦、旅行辛劳和事后的想念丝毫不会影响到你的演讲准备，那我就更没话可说了。

你似乎对校长观察得很透彻。不过，根据你的结论，对那次谈话似乎真的不必抱太多幻想。跟这种人打交道，与其正式地谈话，不如旁敲侧击地点一下你要谈的正事，不过不要一次道破，而要25次地渐进，均在他最始料不及的时机。当然，成功的主要前提是他是否能够帮助，无论他有没有意愿。

这里现在也很热，天气很好。现在傍晚时分，我坐在内阳台上，没盖任何东西。中午开着窗用餐，沐浴着阳光。窗户底下，那两条狗麦塔和罗尔夫企望着我在上边施舍剩饭，那神情有如人群在老城区等待着耶稣使徒出现一般。

最近我又间接地梦到过你。我在一辆婴儿车旁逗一位小孩，胖胖的、白白的、红红的（是所里一位职员的孩子），我问她姓什么，她说：赫拉瓦塔（所里另一位职员的姓）。“那么叫什么名字呢？”我接着问。“奥特拉。”我惊讶地说：“这可跟我妹妹的名字完全一样呀！她也叫奥特拉，也称得上是赫拉瓦塔。”我这话并没有恶意，更多的是自豪。

关于马克斯的话，我所想的并不是单一的一种意见，而是考虑到所有意见的总合及其共同的原因。他不过是认为（他也许是在抱怨犹太民族失去了一份子，抱怨你失去了犹太民族，抱怨未来，这一点我看得不太清楚，且把它撇开不谈）你干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一件相当严重的事，而你在内心方面毫无顾忌、十分轻松，以致忽视了另一方面的不同寻常的感情。但我不这样认为，因此也没有理由作此抱怨。

代我向布拉格的所有人致以问候，并请向因我写信太少或未曾写信而负疚的各位恰如其分地个别致歉。

你的　弗兰茨

〔邮戳 19.2.24— 舒博赫〕

然而、你是想找职业的：“没有一件事物是索然无味的，但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我可以作此判断，即我所选择、所希望的这个职业是可能实现的，似乎也许是我从各方面看都令人愉快的唯一选择。我只是有几分担

忧，担心得不到这个职业；我毫不怀疑，这个职业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令我满意的。”（奥特拉1919年1月14日致达维德的信）

校长：奥特拉1919年1月12日致函达维德，称她因求职问题曾打算找校长谈话，但直至当月21日尚未实现这个计划。（“他很忙、安静不下来，我不想用我的事来打扰他。”）她在3月8日写道：“我找过了校长，再次发现这是个错误，不应当去信任他。他很愿意许诺，但很容易食言。”

坐在内阳台上：参阅瓦根巴赫著《弗兰茨·卡夫卡的证书和图片资料》（Reihbek版，1964年）中舍莱森施蒂德尔膳宿公寓插图第115页。第64号信上的画作“我生活中的一景”左下方描绘了带有顶廊的内阳台。画中的女人为奥尔加·施蒂德尔。

耶稣使徒：布拉格老城区市政大楼塔楼上由日历和时针组成的天文钟顶端有两个小窗户，每天12时窗户打开后走出12位**耶稣使徒偶像**。

赫拉瓦塔：意为“固执的”。

70.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星期日2点至3点之间，奥尔加·施蒂德尔小姐将在她布拉格拉德茨基广场旁的家中等你。你越准时越好，越准时越相宜。她可以为你介绍两个就职机会，当然没有任何把握。一个可能性是她的姨家，姨夫刚刚去世，一大家子基业中还有一个巨大的农庄。为了使施蒂德尔小姐的推荐信更具说服力，我建议她同你当面谈一谈。你要详细告诉她你的能力和愿望。——当然，现在不能完全排除施蒂德尔小姐星期日尚未抵达布拉格的可能性。那样的话，你的这段短路就算是白走了，施蒂德尔小姐如果没同你谈话，她会写信给你的。你星期一大概已经离开布拉格，否则你可以在星期一再去一趟施蒂德尔家打听消息。

星期日无论如何要去！

代向全家问候，并祝一切顺利。

弗兰茨

〔邮戳：19.2.27—里博赫〕

〔邮政明信片〕

这张明信片是寄往布拉格的。

奥尔加·施蒂德尔：舍莱森膳宿公寓的房主，卡夫卡当时住在那里，后来又于1919年11月在那里疗养（参阅第73号信）。她曾与多拉·格里特联名写了《小忆弗兰茨·卡夫卡》一文，（刊载于1931年2月27日的《波希米亚德意志报》上，转载于勃罗德著《卡夫卡传》一书第396至371页。）宾德尔所著《重新审视卡夫卡》一书（海德堡1975年版）第3章第6a节中作了具体叙述。

71.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劳驾你把家里的事情略告一二。在星期二的最近一封信里，母亲以出奇的口气写到了她的激动心情和父亲更加激动的心情，使我意识到其中肯定还有更多的隐情。家里究竟出了什么事？你也在家呆了特别长的时间，直到星期三才启程。——我寄给你的改革报是否已经收到？衷心问候你。

你的 弗兰茨

〔邮戳：19.3.6—捷克—德意志布罗德〕

〔邮政明信片〕

家里的事情：主要是指父母对奥特拉结婚计划的态度（参阅第68和72号信的注解）。尽管母亲早在1918年12月底就"几乎已经提出"要在伯希米亚森林为女儿和未来的女婿买一所农庄（奥特拉1918年12月27日致达维德的信），但此后几天内可能就发生了父母与幼女之间迄今最严重的一系列争吵。尤丽叶·卡夫卡于1919年1月9日致函弗里德兰："我很高兴，因为你认识到这一次做了许多不合我们心意的事。"奥特拉也于当月21日致达维德的信中提到了父母亲："我为这件事感到难过，因为我对他们不够好。当然，也许没有别的可能性，但我本意是想很好地处理这件事，所以不应当如此冲动。我的去信，母亲每封必回，她对我已经不生气了。"在24日那天，她还想在信中问母亲，"问她是否至少同意我"去布拉格看望他们。参阅第38号信的注解。

在家呆了特别长的时间：从2月28日持续到3月5日。

72. 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我们不是在唱对台戏，而是在同台演出、并肩联袂。不过，正因为我们之间如此抵近，所以并非能够时时察觉到对方的想法，难以分辨对方究竟意在出击还是安抚。出击与安抚的意愿也确实是在互为转变。譬如，我的"夸夸其谈"本意并不是针对你，而是以你的名义针对那些"不确定和看不透的东西"。你可以从自己的信中看出，确实已有一个答案，尽管从本质上看这个答案并"不确定"。事情毕竟就是如此。

我看出你有点不安（并非十分不安），正值考试期间往来穿梭，无法集中精力学习，甚至宁可错过一班火车。依我之见，只有你有此强烈愿望，才可能错过火车——由于这些原因，我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我的目的有二：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你现在在考试的特殊时期面临过大的外部困难，我想以这个问题将

外部困难化解到无碍大局的程度，人们不应听任那些对内心造成伤害的外部困难，否则无异于被困难所窒息。譬如，如果父亲把没有经济基础的婚姻视为不幸，他必然亦把缺乏经济基础视为严重的、内心的、根本的损害，别无其他想法。但是，我们对此的看法迥异，至少现在如此。此其一。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上述假设并不符合过去的事实——现在是否符合事实，你我都不知道——，我则想以这个问题表明，你没有权力在这方面感到不安和不耐烦。因为，“看不透的东西”，亦即你自己本身，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以我的凡夫俗眼来看，你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掌握在一只强有力的、健康的、年轻的手中，其理想程度达到了人们能够想象的最佳点。

你说得对，“夸夸其谈”并不好。但是，所幸现在并没有人达到“夸夸其谈”的程度，没有人能够作出最终、最终的决定。我记得，拉斯科尔尼可夫有一次曾经抱怨预审法官的“夸夸其谈”。你知道，预审法官几乎已经爱上了他，跟他一起友好地聊天聊了几个星期，突然有一次从一则笑话中预审法官认定拉斯科尔尼可夫有罪。本来只可能是提提问题而已，但由于他“几乎”爱上了拉，所以指责他有罪。拉想，这回彻底完蛋了。然而，事实上根本不是如此，恰恰相反，事态刚刚开始发展。只是预审的题目，法官与拉之间共同的话题，亦即拉斯科尔尼可夫问题，给双方带来了一束自由的、解脱的光芒。顺便说一下，我在此处篡改了小说的原意。——不过，我们仍可以在考试结束后继续探讨这个问题；那时候再谈更好一些。现在，请你用一张明信片的寥寥数行字来回答有关学习和思想的问题。

弗兰茨

（1919年3月中旬—舍莱森）

日期推算：奥特拉在弗里德兰的考试时间是3月份；奥特拉在1919年3月18日致达维德的信中写道："考试仍在继续，都不难。"

该信的背面用捷文写了如下内容：

阁下！

有人对我说，我也许可以从您的庄园定期购买牛奶。每天我需要3升奶，愿出每升2克郎的价钱。请您通知我，是否有可能每天转让我这个数量的牛奶，开价多少。

卡夫卡似在为施蒂德尔小姐草拟一份致舍莱森某位只会说捷语的农民的订购申请书。

因为我们之间如此抵近：参阅第56号信的注解。

外部困难：除了计划中的婚姻外，主要还包括职业前景糟糕："目前我暂时没有工作，希望也不大，但是结局一定是理想的。"（奥特拉1919年3月18日致达维德的信，亦请参阅本书第68号信）

拉斯科尔尼可夫：卡夫卡援引F.M.多斯托耶夫斯基所著长篇小说《罗迪欧·拉斯科尔尼可夫》（《罪孽与赎罪》）第6部第2章中的一个场面。这是一部两本卷的小说，1908年由Piper出版社（慕尼黑和莱比锡）出版（见第2卷第293页，亦参阅本书第91号信）。卡夫卡之所以利用这本俄国小说进行劝解，也许由于拉斯科尔尼可夫与妹妹的关系也发生过严重的危机。

73.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像以往一样，我让你决定奥斯卡是否应该来。我有一些小小的顾虑，当然这些顾虑几乎都是围绕我自己，也就是说并不高尚。此外，如果只是以为3天的假期将对奥斯卡有利，那么这种

想法也不切合实际，因为我也可以与他分享利益。说到底我的顾虑是：我们不得不住在一间房内，我将不能直到11点还半醒半睡地躺在床上，我便不得不比以往多散步，他将在我们共同的房内工作，我不得不常常打扰他，我给父亲那封刚刚开了个头的信将无法完成。最终，他将给我带来一个可怕的“答复”，马克斯已经向我介绍过几分关于这个答复的情况。但是这一切顾虑也可能全无必要，实际上一切都可能简单得多：我们可能各有各的房间，他可能同别人一起散步，他可能喜欢躺在床上，致父亲的信可能仍能写完——也可能即使奥斯卡不来，这封信也写不完，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他毕竟无论如何会带来答复。

你已经有了足够的动机，请作出决定吧。无论作何决定，如果你去奥斯卡处，请代我向他问候，代我邀请他。我的一切尚可，因为没有什么压力，还算可以吧。马克斯当然仍在这里。

别给我写信了。

弗兰茨

〔邮戳：19年1月初- 里博赫〕

代向父亲至沙娜——问候。

根据第75号信推算出此信的日期。

1919年11月，卡夫卡再度到舍莱森，初时与马克斯·勃罗德一起（参阅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70页和第182页）奥特拉当时住在布拉格父母家。

奥斯卡是否应该来：与在苏劳逗留期间一样（参阅第53和54号信），卡夫卡此次亦邀请友人奥斯卡·鲍姆一同在舍莱森小住数日。奥是否成行，无从得知。

给父亲那封刚刚开了个头的信：这件著名的资料（《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第162页）系在舍莱森所写，可能在下半月写毕于布拉格（参阅第74、75号信和《在乡村中的婚事准备和遗物中的其他散文》第449页）。

74.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由于一心困扰于奥斯卡之行的顾虑，我自然地忘记了你反正必定会来的，无论你对奥斯卡作何抉择。因为，即使为了评价那封信你也该来（这封信目前几乎完全还在我的脑子里酝酿）。不过，如果你按原来的计划星期六才来，本身已经太晚；我要到星期一才能把信发出，要是我到了布拉格后信才寄到也无妨。

施蒂德尔小姐很友好，我还没有同她说信的事。她很受特蕾泽小姐的气，却表现得让人觉察不出。客栈里新鲜事很多。

这里还有两位年轻的先生和一位特普利策姑娘，名叫艾斯纳。我本来并不喜欢她，她有着一个不幸少女的一切歇斯底里，然而她事实上很出色，她这样的人显然都很出色。你应该为你是姑娘而感到高兴。

别忘了结婚礼物，价格可以达到200克郎，写上一些友好的话。向全家问候！

F.

〔约1919年11月10日—舍莱森〕

要是我到了布拉格：参阅第75号信。

两位年轻的先生：根据《卡夫卡书信集》第278页的介绍，他们是施

特兰斯基先生和科皮特兰斯基先生。

艾斯纳：闵策·艾斯纳，此后几年与卡夫卡保持通信往来。他在农业经营方面为她出谋划策（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256页和勃罗德著《卡夫卡》第370页）。她曾在1921年秋来布拉格访他（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349页和353页）。

结婚礼物：显然是指约瑟夫·达维德之姐安妮与施沃杰克先生的婚姻。

75. 致奥特拉

但愿此信赶不上你，因为你已经单独或与奥斯卡一道启程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迟至星期六才出发，这封信还能赶上你。星期日晚上，我们再一起去布拉格。

我之所以抱怨你没有来信，只是担心你的事出了什么重要不测（那里的一切都是重要的），我想与你分享甘苦。

只要我独自一人，一切就还过得去；要是同别人一道，我会十分感伤。不过，你会亲眼看到我的身体状况。快来吧。

阅信时的父亲一定是一幅伟大的画面，我从小就没有见到过。

你一个字也没提W.小姐。

F.

（1919年11月13日——舍莱森）

向全家问候，尤其感谢母亲那亲切的明信片。

卡夫卡本应于11月17日——星期一即重新上班，但他于14日书面要求续假4天，最终于当月21日回到办公室（参阅J. Loužil著《卡夫卡》第72页），因此此信肯定是于13日——星期四所写。

W小姐：尤丽叶·沃利泽克，或更可能的是她妹妹。卡夫卡于1919年11月24日给她写了一封长信。

1920年

76.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找房找得好累！房子很多，但主要问题是：大的膳宿旅馆，（比如我现在的住处，相当舒适，素食精美没有仔细想，反正不错）还是小的私人膳宿公寓。前者的缺点是价格较贵（我尚不知道总费用是多少，我不在旅馆内用餐），也许没有小公寓那么好的卧床休养条件。小公寓内的个人照顾好些，比如素食者可能得到更多的关照，而大旅馆相形稍逊。不过，大旅馆有大优点，自由空间大——住房大，饭厅大，前厅也大，即使有熟人也很自由，不受压抑；小公寓则相反，有点像家庭陵墓，不，这个表述不对，有点像乱墓群。要是小楼的原貌保持下来该多好（可是并非如此，我都看得出来，客人初来乍到就会坐下来数落它的狭窄憋气），空间是那么的窄小，客人们人挨人地坐着，眼对眼地看着，跟施蒂德尔那里一样。所不同的是，梅拉诺这个城市比舍莱森宽广得多、华丽得多、大度得多、干净得多、阳光明媚得多。这就是我面临的选择问题。你觉得奥托堡膳宿公寓怎么样？这是我整个下午（在梅拉诺的第三个下午、第一个

没下雨的下午）唯一有效的成果。价格为15里拉，这是此类公寓的通常价格。小楼很干净。女主人是个很胖的、红脸蛋的、成天乐呵呵的、陶西斯书商式的女人，她马上就听出了我的布拉格德语，对我的素食主义颇感兴趣，却又显出完全缺乏素食主义幻想的底里。房间相当好，阳台上可以一丝不挂，还可以看到共用餐厅：一个漂亮而廉价的餐厅，座位拥挤，用过的餐巾歪七扭八地摆在席上，就连白雪公主都不会有兴趣前来凑热闹。怎么样？也许在你回答之前我已作出决定，我许过诺，明天上午就会回来。

此行印象平平。那位南美人原不过是米兰人氏，但乐于助人、虑事周全、英俊潇洒，是一位穿着时髦的男士。我没有更好的选择了。鉴于这种实际上拥挤不堪的恶劣环境，也可能是一个冷酷的、甚或十分糟糕的选择。法郎我没有用，原因很明显，旅行者习惯了某种币制后很难立即转入新的币制。其他票可以用奥地利克郎支付，从边境到因斯布鲁克的票价是多少？近1300K？我没有这么多克郎。在因斯布鲁克很容易兑换里拉。

暂时写到这里，现在我必须去喝桔子汁了（根据我的规定）。来信详告你的情况，尤其是你的烦恼。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告诉你的梦中情形，对预示未来亦有意义。向全家问候，包括马克斯或弗利克斯，如果你见到他们的话。

你的　F.

〔邮戳：20.4.6- 梅拉诺〕

〔信笺上端文字：普拉克泽湖，梅拉诺，埃玛客栈〕

跟施蒂德尔那里一样：参阅第70号信的注解。

奥托堡膳宿公寓：卡夫卡因肺病未见好转，于4月初前往梅拉诺休养，在这所公寓里住到6月28日。

陶西斯书商式的女人：此处显然是隐喻之意。参阅第17号信的注解。

77. 致奥特拉

我亲爱的奥特拉：

我信中提到的烦恼，当然不是当真的。一个好脑袋是没有烦恼的，一个坏脑袋却永远摆脱不了烦恼。人在异乡时，总与家乡保持着特殊联系。人在遥远之处，看事物难以透彻，对危险并无感觉，因而显得格外坚强、格外冷静。我本认为，如果你有烦恼，我在这里就可以一举手把它除去。因此，实际上我之所以让你把烦恼告诉我，并不是为你排忧解难，而是事关我的支配欲望。既然你没有烦恼，当然很好，再说我的一掌也许并不那么强有力。（现在外面园子里有人在喊“哈罗”，声音同马克斯惊人地相似。）

你在信中十分详尽地描述了父亲第二次阅读我的明信片时的情景。如果他是在逍遥之后偶然抓起桌子上散放着的纸片字条，那么第二次阅读远比第一次更为重要。写信时时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就好了。记不清我是否向父亲口头请求过寄糖来，写信是肯定的。大致内容是：“那里有你那宝贝的儿子。他又爬进了那种下等肮脏的住所，那地方连糖都没有。”要不是前一天晚上弗勒里希夫对我说她常让人从布拉格带糖来，要不是第二天就买到了令人讨厌的糖精，我到现在还想不起来会写信要糖呢。也就是说，我写信不是出于食糖危机，而是出于偶然一念，没有任何过多考虑。即使在起初几天内，当我无法喝饱房东夫妇用自己的食糖配制的桔子汁时，我也没有生过这种念头。还是彻底澄清一下这件事吧：旅店里有的是糖，但质量较差，因为

食糖是统一调拨的，膳宿公寓里严格定量供应，而食用面食是需要食糖的。欧洲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像波希米亚拥有这么多糖。说来话长了。不过，我已经说过，我不再需要糖了，用蜂蜜取代糖。几个星期以来我也已经喝腻了桔子汁。

除此以外，膳宿公寓棒极了。如果我现在坐在桌旁，从敞开着的阳台门向花园望去，田边是一片茂密葱郁的灌木丛，远处缕缕炊烟袅绕在一簇簇村庄上空——有点夸大了，不过是铁路而已——我想不起来是否在戏剧中见过类似的场景（电灯已经把现在的一切装点出戏剧般的灯光效果），除非某位王子或至少是一位很高级人物的宅第才会拥有这样的景观。

饮食对我来说过于丰富。例如，我昨天在给母亲信中所描述的晚餐，几乎牺牲了我整夜的睡眠和其他任何乐趣，因为我已经以不太引人注目的方式胖了许多。为了避免误解，我今天又吃了很多。一个人无法体会别人的胃口，如同难以了解别人的肺脏一样，对二者应作同样客观的理解。没有人会说：如果你有一分爱我之心，就请你停止咳嗽。另一方面，素食者常有一种孤独、荒唐的自我感觉（在陌生人看来，素食主义者已经有点特别的职业味道了），这是一种细腻而可靠的感觉。然而，人们又很容易肤浅地忽略一点，即素食主义是一种完全无辜的现象，它是缘自许多深层原因的伴生现象，人们必须去探求那些深层的、然而又是不可回避的原因。

我之所以变得这样喋喋不休，是因为我的上封信本想逗引你的乐趣，没成想引起了母亲的忧虑。我的信中没有多谈自己的其他近况。此外，我在梦中读到了你在自卫上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一封信》，长长的四栏，语言铿锵有力。这是一封致玛尔塔·洛维的信，信中就马克斯·洛维的病情对她进行安慰。我不理解这封信为什么刊登在自卫上，但我很高兴读到它。祝

你一切顺利！

弗兰茨

〔1920年4月17日—梅拉诺〕

菲莉斯回信了吗？如果没有，就请再写一个详细地址寄去。

趁我还没忘记，你现在一定非常忙吧，那位小姐当然也很忙，甚至更忙？就是那位女仆。

素食主义：参阅第76号信，以及第9号信的注解。在卡夫卡生命最后数周内料理过他的医生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见第91号信），曾在卡夫卡开始接受人工营养赖以维生时从基尔林致信布拉格家人："他对这种方式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以致我难以再去进行劝说。他的精神负担十分沉重。但是你们知道，在他而言已经三位一体，身体状况决定精神状况，反之亦然！"

自卫：布拉格的犹太复国主义周刊。卡夫卡至少从1917年起开始订阅该刊，后嘱人寄往梅拉诺（之后又转寄马特里亚利和柏林）。自1919年秋天起，卡夫卡的朋友费利克斯·韦尔茨成为该刊出版者。有关细节请参阅宾德尔所著《卡夫卡》和《自卫》周刊（德意志文学思想史季刊第41期，1967年，第2册第283页），并参阅第78和91号信。

玛尔塔·洛维：参阅第54号信的注解。

菲莉斯：卡夫卡的第一位情人。

78. 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我相信这是个误会。当然，由于他的工作，由于他的索科

尔组织和政治，他确实使你失去了很多。从我的角度看，我也无法理解他无端不露面的表现，（F. 第一次来布拉格时，我本来很容易请假，却宁可泡在办公室里，只是下午陪陪她。直到她很久以后在柏林埋怨我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个错误。但是，原因并不是不相爱，也许是有点怕在一起）从他的角度看，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但是，我相信这一切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这份工作和这份兴趣本并不该成为疏远的原因。如果你能够主动地把这二者纳入自己的怀中，至少部分地接近它们，那么它们也可以成为你的成就，一份疏远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份贴近。我只能再举一个F. 的例子：她本来毫无疑问是能够对劳动事故保险事业产生兴趣的，以理解和爱心全力接纳它，可是，她可能是在不耐烦地等待着我的邀请，只不过是等待那短短的一个字。当她久等无果时，自然会感到疲惫，她一直想工作，想寻找一条道路，但现成的道路并不存在。当然，现在的情况并不一样，他喜欢他的职业，他生活在自己的人民之中，他很高兴，很健康，从根本上说（而不是从局部观点看）是有权力感到满意的，对他周围的大环境感到满意，有权力（就像大树有权力置根于土壤之中一样，并无其他的表述良方）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其他事感到不满意——我不知道是什么，但几乎可以肯定是你朝思暮想的“庄园”，是你所希望得到的坚实土地、古老家产、清新空气、自由自在。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勇于争取。你常常说：“他不需要我。”“没有我，他会生活得更好。”这些都是戏言。当真严肃的是，你曾经犹豫多虑。你现在抛弃了犹豫，但仍有几分多虑，它存在于你伤心地发现他与陌生人——为什么是陌生人？——共同度过的时间内，存在于你从伏尔塔瓦河边望见的办公室里不自然的灯光之中——为什么是不自然的灯光？当然，他本来是应该能在星期天和星期四

之间给你传递信息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但更重要的是别的收获，即他以自己的行为（并非故意所为）给了你一点教训。

我说得过于严厉？奥特拉，我对你并不严厉：我对自己都那么心慈手软，怎么会对你严厉呢？我今天有些激动。我睡觉不好，当然也对增加体重起到了消极影响。总的来说还算说得过去：9月6日：57.40，9月14日：58.70，9月16日：58.75，9月24日：59.05，9月28日：59.55（最后一次称体重前，我补喝了一杯牛奶）此外我的一切均好，几乎没有更好的可能性了，只是睡眠表明尚有欠缺。越是睡不着觉，睡觉就越重要。肉食和疗养院对睡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我昨天去找过大夫，他认为我的肺脏很好，也就是说，他认为肺部无碍。他也没有反对素食，给我提了一些有关饮食和用缬草茶治疗失眠（不是失眠，而是常常惊醒）的建议，我身边没有缬草茶。另外，这是个体贴人的好医生，从布拉格来的约瑟夫·科恩大夫。

我今天梦见了你，还是老题材。梦中，我们三人相对而坐，他的一番言论颇令我欣赏。他并不认为女人对工作的兴趣和男人的特性是天生的或命中注定的，而是"历史证明"的。我的回答是用在特殊情况下对普遍性问题的兴趣来转移话题："恰恰相反。"

你想找差使吗？今天有两件：第一，买一张游泳学校的门票。第二，从陶西斯书店为你买一套朗格出版社的女社会家莉莉·布劳恩回忆录，2卷精装本，记在我的账上。第三件差事是去找所长，我稍后还会写信给你的；如果我的身体继续好转、睡眠改善，我大概会在这里住两个月以上。

有关大选的事，我只是从Večer上读到一点消息，这里有零售。我请费利克斯寄《自卫》来，但迄今没有寄。我从科恩大

夫处听说，费利克斯去慕尼黑了，他看见他乘车启程的。有没有关于家庭和店里的新鲜事？

再见！

你的 弗兰茨

［约1920年5月1日，梅拉诺］

我的上封去信谅已收到？

日期系根据第79号信的日期和本信内容所推算

索科尔组织：Sokoltum，1862年由Miroslav Tyrs所创立的捷克第一家体操协会，在某种程度上与1860年成立的“德意志体操联合会”分庭抗礼。其主旨除体育教学外亦意在发展民族意识。卡夫卡信中所提及的约瑟夫·达维德，为能在此协会中任教员而感到自豪。为便于理解后面的段落，请参阅宾德尔著《卡夫卡书信中的幽默》第536页。

F. 第一次来布拉格时：菲莉斯·鲍威尔1914年5月1日至5日来访卡夫卡(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570页和第769页)。有关后文中这位情人的嗔怪之事，请参阅第20号信的注解。

“庄园”：参阅第41和71号信的注解。

今天有些激动：由于此前不久与捷克女记者米莱娜·耶森斯卡开始的书信往来。

我身边没有缬草茶：为便于理解，请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99页和本书第81号信。

游泳学校的门票：卡夫卡让奥特拉在游泳季节开始时为他买一张民间的游泳学校的年票，卡夫卡从小就是该校的常客。(参阅第119号信的注解和《卡夫卡致米莱娜的信》第201页)

一位女社会家的回忆录：莉莉·布劳恩的回忆录由慕尼黑的阿尔伯特·朗格出版社于1909年2月首次出版(2卷本)。卡夫卡在1916年将此书寄给菲莉斯时附信写道：“这套回忆录我还曾在不久前赠送过马克斯，

后又赠送给奥特拉，如此左右分送。据我之浅见，此本是当代之佼佼者，不仅最为客观，而且最为生动。”（《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95页）有关细节，请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638页和宾德尔所著《卡夫卡与〈自卫〉周刊》（见德意志文学思想史季刊第41期（第2册第289页）。（卡夫卡亦曾赠此书予闵策·艾斯纳，参阅第74号信的注解）。

Vecer：捷克农业党的机关日报。由于该报的文学副刊品位要求颇高，故在知识分子界亦拥有读者。

79. 致尤丽叶、赫尔曼和奥特拉·卡夫卡

亲爱的父母亲：

衷心感谢你们的来信。前几天天气很好，很热，以致我产生了随便上哪座山去的念头，但是今天又下起了倾盆大雨，暴风雨一般，我只好在这里再呆一阵子。这里对我的照顾也很好。——我有两个月病假，5月底将要期满，但我想申请5周的正常假期。我本想在秋天再休正常假的，不过既然已经来到这里，我们可接着再休正常假，全部休完或至少休一部分。医生也认为这样更好，你们也这样认为吗？当然，首先要经过所里批准。现在，我想请奥特拉去当说客。

亲爱的奥特拉：

你病了？根据母亲的来信，目前我设想你是“咽炎”，4月30日发病，现在“已经好多了”。若是，那么今天5月4日应当已经病愈。但是，奇怪的是你虽然给我写过信，却只字未提生病。人在远方，很容易对一切都感到奇怪，除非意识到没有奇怪之处才

会消除奇怪之感。尽快给我写信！我的两封信谅已收到？

去找所长的差事，我马上就在信中写明缘由，但是，去找所长自然要等你完全康复以后再说。这件事实际上很简单，我的申请肯定也会获准，只是我想在手续上做到无可指摘，因为所长曾经在类似的一件事上因手续不全而生过我的气。我获得了2个月的病假，此外所长还非常明确地答应我再休5周正常假，我本来想在秋天休正常假，因为当时我只想的是梅拉诺而没想过上山去，据说梅拉诺的6月天炎热难挨。但是，我现在倒宁愿把假期连起来休。此事在所长那里也不会有困难，因为第一，他本人曾在医生鉴定的强烈印象下对我说过："如果您在那里身体状况好转，可写信到所里来，您在那里的假期可超过2个月。"这意味着，病假可以（**不影响正常假期**）延长；第二，我并不是要求延长病假，而只是申请获准在病假结束之后连休正常假，对此所里本应无需询问任何理由即行批准才是。顺附我写的申请书，尚须经过你的修改。原因很简单，一是我不想把这件事过于渲染；二是我的语言水平与捷语无懈可击的所长相比不足于稍事理论；三是因为你想找一差使。如果你不愿亲往，也可以寄去，尔后去取答复。我的设想是，你可以去找大个子菲卡特，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这样做是否会打扰所长，尔后根据咨询结果或将申请放在他处（吓唬他一下，说你一两天内就去问结果），或直接找所长递申请，施以恭敬的屈膝礼（我早就为你多次示范过屈膝礼），并说我向他致以美意（我曾给他寄过信，不过是一封德文信），说我的近况良好，我现在每天体重上升100克，说这里的天气相当糟糕，医生认为我不中断假期继续休养为好（所里的医生也建议我休养3个月），说现在这里里拉的比价不太贵（当然我买东西时并不太便宜，因为减价期已经过去了），秋天物价就会高得多，说我已经旅行过一次，

等等。我没有把申请直接寄到所里，因为我想尽快得到答复（你或可用电报发来“批准”等字），以便适时准备。谢谢，祝你一切顺利，衷心问候小姐。

弗兰茨

〔1920年5月4日—梅拉诺〕

有机会时请代问特雷姆尔先生好，并看一看那里是否有我的邮件。

所长：Bedřich Odstrčil博士，布拉格高等技术学院社会保险学讲师。卡夫卡在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写道：“他是一位十分友好的好人，对我尤其好，当然其中也有政治原因。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对德国人说，他对待德国人中的一位是多么的友善。但是，实际上我只不过是一个犹太人。”

申请书尚须经过你的修改：由于卡夫卡对所长那“充满创造性的语言能力”十分惊讶，并“正因为他”而开始喜欢上“生动的捷克口语”因此他请捷语说得比他好的妹妹（参阅第1、37和53号信的注解）审改申请书中的拼写错误（重音）。奥特拉审改过的申请书刊登于Loužil所著《卡夫卡》第73页，其德文译文如下：“尊敬的工人事故保险所领导！根据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我获准享受为期8周的特假，此假将于5月29日到期。此外，我当享有为期5周的正常假期。据医嘱，若我能将两段假期合并使用，将对身体的康复大有裨益。因此，我恭请尊敬的所方恩准此建议；若获准续假，我将于7月3日来所上班。F·卡夫卡博士。”参阅第89和90号信的注解。

大个子菲卡特：参阅第98号信。

特雷姆尔先生：系卡夫卡的办公室同事（参阅Janouch著《与卡夫卡的谈话》，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39页、92页和第86号信）。

80.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还没有康复？还没有消息？究竟是怎么啦？我在这里不得不一再抵御那些劝我吃肉和喝啤酒的建议，如果无言以对时，我总是说："没错，我是拿不出什么不吃肉的强有力证据来（我已经胖了3.25公斤），但是我妹妹……云云。"可是你现在病了，你们都不写信告诉我。再说，我还有许多差使要有人办，现在谁来办这些事呢？譬如今天就有差使：请帮我从Kleinseite大街的Borový出版社购买20本《Kmen》第6期，每本价格只有60h，以后就买不到了；这种杂志可以作为便宜的礼品送人，这期刊有《司炉》一文，是米莱娜翻译的。

F.

〔邮戳：20.5.8——梅拉诺〕

〔邮政明信片〕

吃肉和喝啤酒的建议：参阅卡夫卡致米莱娜的信："我在这里的新同桌昨天在谈到那位沉默不语的男人的素食习惯时说：'我认为：脑力劳动者必须吃肉"。

Borový：Františck Borový于1912年建起了以他命名的出版社，下设书店和旧书铺，位于布拉格老城内（Na Příkopě 27）。不过，也许Kleinseite大街上开有一家分店。《Kmen》杂志系由捷克共产党作家斯坦尼斯拉夫·K·诺伊曼所办。

《司炉》：弗兰茨·卡夫卡所著，刊于《Kmen》第6期（1920年4月

22日）第61页至72页。米莱娜对卡夫卡小说的兴趣是她结识他的动因。（参阅《卡夫卡致米莱娜的信》第10页和21页、并阅O.F. 巴普勒所著《卡夫卡早期捷文作品》中"弗兰茨·卡夫卡的布拉格所见"，1966年柏林版第149页）亦请参阅第82号信。

81．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谢谢你的两封信和电报。我本应早些回信，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几乎不再存在的失眠现象，近日来又严重出现了。你从中可以设想，我为了与之斗争而几乎徒劳地一会儿喝啤酒、一会儿喝缬草茶，现在面前摆着安眠药。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也许这与梅拉诺的空气有关，有人这样说），但有时无法写东西。

当我给你写那封说教信时，我当然没有想到这些说教寄到时才会有现实意义，我只是不排除它重新符合现实的可能性。再说，这根本不是说教，而是一些问题而已。

我之所以对你的病情一时感到惊讶，因为我当时读完你的信之后不久遇见了弗勒利希先生，他告诉我布拉格正在流行天花传染病，这当然是有些言过其实了。我坚信，自然的生活方式能够抵御天花，但我不愿意由你来证明这一点。

婚礼将在7月间举行——这个消息怎么会让我吃惊呢？我只是本以为会在7月底举行。有时你提及这事时的口气似乎是在干不正当的行为，实际上恰恰相反。如果认为我们俩都不应该结婚，那是荒唐的。我们二人中，你更适宜成家，你尽可以为了我们成婚吧。这件事本来很简单，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我则会为我们俩而保持独身。

我大概会在6月份回来，一部分假期先存着——当然，如果失眠问题不影响疗养效果的话。最近我的体重增加了3.5公斤，近几天一直没有称体重。你的安慰很有道理。我的去信相当有规律，不过可能也有疏漏。

请代我感谢父母的惠函。我将很快回信，仍按他们提供的地址。父母何时去温泉？也许他们因婚礼而推迟？阿尔弗雷德舅舅来吗？

现在的天气很好。以往最怕的雨水，现在成了盼望的甘霖，目前也确实时常降临。我每天大部分时间几乎裸体，但无法帮助那些从近处两个阳台上偶而投来目光者，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也许我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再住数周，但不是因为酷暑，而是由于失眠。很遗憾，这么好的膳宿公寓和医疗条件别处难以再觅。

不过，我想埃玛旅馆的条件也相似。父亲会说："如果人们不打他并把他赶出去，就算是个大度的公寓了。"他说得有理，但我的话也在理。

你去过奥斯卡家吗？替我多多致意，并对他解释一下我没有去信的原因。当然，你现在忙于筹备，也许根本抽不出时间来。给菲莉斯去信了吗？

此外向全家问好，并特别向小姐致意。我们至今还没有女丫环？

F.

〔1920年5月中旬，梅拉诺〕

此信错装在邮戳为1920年6月21日的信封内（参阅第84号信的注

解）。信纸特点（卡夫卡此前所用的信纸与之相同，6月份却换用了其他信纸）、信中提到的与第78号信有关的“说教”（自5月初以来肯定已过去了两班邮期）、有关电报的说明（事关保险所批准卡夫卡延长假期，以通知系5月15日下达，参阅第79号信和《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73页）和卡夫卡写到的体重增加范围，均可证明此信写于当月中旬。

失眠：由于与米莱娜之间的通信往来。

弗勒利希先生：参阅第84号信。

婚礼：奥特拉于7月15日与约瑟夫·达维德成婚。关于奥特拉的“不正当行为”之说，请参阅《卡夫卡与他的妹妹奥特拉》第455页。

阿尔弗雷德舅舅：母亲的一个兄弟、任马德里铁路局长，他于7月7日抵布拉格（参阅第88和第84号信）

我的去信相当有规律：指尤丽叶·沃利泽克。

去温泉：参阅第84号信。

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卡夫卡可能想去博岑附近的克洛本施泰因。（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274页和《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情书》第72页）

我没有去信的原因：卡夫卡曾对马克斯·勃罗德暗示过，他担心给奥斯卡的信会落到他妻子手里（参阅《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第86页）。由于这位朋友是盲人，所以收到的邮件当然由他妻子代读。卡夫卡写道：“我决定，不管这个阻碍的存在。不得不成为公开信是一件难为人的事。”（《卡夫卡书信集》第275页）事实上，卡夫卡仍给奥斯卡去过信，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242页。（该书错把此信归入“1918年6月”一节和本书第84号信）

82．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今天我收到你寄来的两个包裹，《自卫》（现在费利克斯也开始给我寄《自卫》）和一大堆捷文报纸，均为5月16日号，后

一包是何原因?起初我以为其中有我爱读的保险业之类的文章，可是里面并没有这类文章。反正我先把这些报纸保存好，直到你来信说明为止。后来我突然想起，你也许误解了我的最后那张明信片。可是这怎么可能呢?我明明写着是买Kleinseik大街Borový出版社的20本（不过10本也够了）Kmen杂志第6期（4月22日），但不必寄来，只须保存着。

衷心问候父母和全家!

F.

〔邮戳：20.5.21 梅拉诺〕

〔邮政明信片〕

自卫：参阅第78号信的注解。

均为5月16日号：有关真情的解释参阅第83号信。

83.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你干得很出色。换了我的话，我会坐等菲卡特先生病愈，因为我会担心他见怪，怪我绕过他行事。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我可以在这儿多呆一些时日。也许我会在6月份去波希米亚任何地方呆上几天，作为过渡，而不是因为这里太热。从劳动角度看当然很热，连报纸上都抱怨炎夏过早降临，晚间在花园里干活我都挺不住（早晨尚可，诸如刈草、给马铃薯培土、为玫瑰花剪枝、掩埋死鸟等很轻的活计）。不过，对卧床

而言尚属凉爽，不比布拉格热。在高山旁的隘口处，横置有一张板凳，凉风习习吹过，可以将大部分正午炎暑驱尽。

所长没有多看你几眼，并不意味着他不喜欢你，这一点我本应早提醒你作好思想准备。他的举止体现了一种演说家的效力，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放弃对演说效果的自我欣赏。优秀的演说家，或者自认为是优秀演说家的人，在自信的驱使下全然不去观察他人脸上对演说效果的反应、抑或根本无须观察，坚信其演说的效果，不再需要此种刺激。再则，所长确是一位绝顶出色的演说者，也许在这种礼节性的场合不太理会其说话的效果。

我还要补谢你的那些报纸。那一天我没有睡醒，以致没有理解这么多报纸而无一定之目的，则可能是权供消遣阅读。后来我确实从中找到了乐趣。《评论》不必再寄，这里用不着它。

从所长的话中可以听出，他已经决定允我退休。婉留一位如此需要休养、不得不一再准予假期的职员，实无意义。或许这是世界继续走向末日的征兆？最近，有人说起一位前军队物资商人的话，此人抱怨自己保存的战时公债太多了。然而，有一位战争买卖做得最大的商人，却说他没有一点战时公债。他对此解释道，他从一开始就坚持自己的报价，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所以他没有签字。难道有些人不能对世界这样说吗？

没有开化的脑袋？现在时代变了，脑袋开化了。

那位将军——我在信中已经提到过他，是吗？——今天在啤酒园里十分有把握地表示，相信我会结婚，并把我未来的妻子描述了一番（我用手指旋转着一小杯啤酒，端坐旁听）。因为他不知道我的岁数，以为我还相当年轻。跟他在一起很自在，我很喜欢他，所以不告诉他我的年纪。他在这方面年轻得多，只

是我无法在智慧上当他的爷爷。他年已63岁，但有一副苗条、挺拔、沉稳的身材，在园子的暮色之中，他身穿短外衣，一手支着腰际，一手将香烟移近嘴角，外表有如昔日奥地利帝国时代一名年轻的维也纳少尉。

祝一切顺遂！

弗兰茨

〔1920年5月底—梅拉诺〕

请郑重其事地向埃莉和瓦莉转致我的特殊问候。当然也要以另一种口吻问候小姐。奥斯卡？菲莉斯？一位女社会家的自传？游泳学校？

去波希米亚：卡夫卡原打算首先与尤丽叶·沃利泽克在卡尔温泉会面，尔后与父母（他们拟于6月间前经弗兰岑温泉）见面（参阅第81、85号信，《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第52页和本书第75号信的注解），但这一计划很快即被放弃（《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第53页），卡夫卡因而能够在梅拉诺多呆数天（《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第66页），并改变行程于6月28日从梅拉诺前往维也纳。（《卡夫卡致米莱娜的信》第76页）

在这种礼节性的场合：卡夫卡在致勃罗德的信中谈到过所长的演说能力："自从他担任所长以后，演说的力量几乎丧失。办公室的官僚主义使这种力量无法体现，他不得不说太多的话。"（参阅本书第79号信的注解）

84.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保持沉默？情况有点不明朗，因为现状出现神奇色彩的可

能性大于可怕色彩。我并不想预言，而是等待你的下一封信。是的，任何一件事都不会轻而易举，好事尤其多磨，甚至真正的幸运之星——闪电、光束、上峰的命令——也是一种可怕的负担。但是，这一切不适于见诸信件，只适于“浴室窃语”。

如果你能去看望奥斯卡，我将十分感谢，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信，要是每封信都必须成为公开信，还怎么给他写信呢？如果有机会，向他作一下解释。或许还是不解释为好。不过，你还是去一趟，替我致以问候，也请向夫人和男孩致意。

你不需要帽子之类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找个借口让你驻足。我已经对她作了最糟糕的举动，别无其他更糟的可能性了，很可能此事到此告终。我就是这样同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作游戏。

弗勒利希先生已经死了，前天我无意中听到这个消息，你们也许早就知道了，我不打算吊唁，只当作没有听说。但愿他那看似十分幸福的一生是毫无痛苦地走到尽头的，我并不知道一切细节。

如果父母不去弗兰岑温泉 — 因为6月6日还在悠闲地打牌，看起来不会去了（母亲当晚在哪儿？）——我将于6月底直接回布拉格。现在天气很有利，但愿不是一张多变的脸，但愿一切顺利。

你的　弗兰茨

〔1920年6月11日—梅拉诺星期五〕

请专门向小姐问候！我该给她带些什么？给菲莉斯写信了吗？汉娜？游泳学校的门票？回忆录？阿尔弗雷德舅舅？

请在陶西斯书店订购柏林杂志：世界舞台第23期，出版者

为雅各布佐恩。

一个盖有1920年6月12日邮戳的信封判为此信原封（参阅第81号信的注解），在盖有同日邮戳的另一张邮政明信片中，卡夫卡对费利克斯·韦尔茨写道："多谢。不，我尚未阅过世界舞台；如有可能，请帮我保存好。"（《卡夫卡书信集》第277页）韦尔茨提示他的朋友注意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对小说《在流刑营》的评论文章，此文以彼得·潘特尔为笔名刊登于柏林《世界舞台》第23期（1920年6月3日）上（此文现在很容易找到，参见J·博尔恩等人所著《卡夫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柏林1965年版，第154页）。"星期五"令人费解，很可能是指6月11日。

保持沉默：卡夫卡于6月间致函马克斯·勃罗德："你也许偶有奥特拉的消息？她很少来信。据悉婚礼将在7月中旬举行。"（《卡夫卡书信集》第277页）

帽子之类的东西：（以及后文）暗指新开了一片帽子沙龙店的尤丽叶·沃利泽克。

汉娜：埃莉新近出生的第三个孩子。卡夫卡于1921年11月在致罗伯特·克罗普斯施托克的信中所写的一段轶事，描写了这个小女孩易受惊吓的特点。

85. 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启程前收拾行装前匆匆数笔，谢谢你的好消息。当我（周末）回家时，你的审视不要过于严格。我从衣柜镜子中看，发现自己与以前十分相似。我多少有些担心，怕人家说，要是我在舍莱森住14天也能达到这个水平。不过也可能发生其他情况，或许根本没有这么糟糕。在我离家一个半月之后，有权力

担心许多责备。总之，请不要过于严格。再见。此外，有可能你的事情太多，以致于没有时间仔细看我，而除你之外没有别人在家。

你的　F.

〔邮戳：20.6.28—梅拉诺〕

〔邮政明信片〕

没有别人在家：父母直到7月7日才从弗兰岑温泉回家。

86. 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你问了三件事，即我的事业、特雷姆尔先生和健康问题。从健康角度看，顺序是：特雷姆尔、事业、健康。我这样写并不是说我不健康，完全不是，只是因为特雷姆尔的状况无可指摘。至于我什么也没有失去么，这我早就知道，难道你婚后连耳朵都丢了？因为你的耳朵还在，也许再也不许我玩它们啦？书归正传。我本有十分有趣的政治新闻告诉你丈夫，但这没有必要缩短你们的旅行（恰恰相反，母亲因你们的住房问题宁可让你们延长一些时日）。新消息的引人注目之处是，它足以与旧消息完全颠倒。旧消息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向他透露过。

祝你们俩一切顺利！

你的　F.

斯卡尔小姐向你们问候。

我和父亲多多问候你们俩。

此明信片寄往埃森施泰因（波希米亚森林），新婚夫妇当时在那里度蜜月。

斯卡尔小姐：伊尔玛于1916年7月6日致函奥特拉："斯卡尔今天给我打过电话，她想要你和弗兰茨的地址，这就是说，她起初并不知道你已去旅行。她本周去马里安温泉附近看望一位女友，为期一天，也许会去看望弗兰茨，但她说可能性很小，因为她只能逗留2小时。这件事可能有点脱离实际，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准确地作了理解。"参阅第93号信。

我和父亲多多问候：这句话出自母亲的手笔。

87.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我在这里一切均好，我不再咳嗽。我明天早晨回来，大致轮廓都已口述完毕。

弗兰茨

〔1920年8月14日或15日—格明德〕

〔风景明信片：格明德〕

他的身体难以胜任。衷心问候您

从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中各种情节看，二人在格明德的会面当是1920年8月14日或15日。

密伦娜在附笔内容之后曾签名，后被涂去。卡夫卡认为这一安全措施

（密伦娜已婚）仍不保险，所以将此明信片作为密封函件寄往布拉格（明信片上既无邮票又无邮戳）。有关内容亦可参阅《勃罗德论卡夫卡》第203页。

88.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寄去我的报告。这个报告当然也是给父母的，但我宁愿先寄给你。如果文中存在有失体统之处，你即可在转达时加以美言。

一路上十分顺利，但抵达塔特拉洛姆尼策时箱子还没有到，不过我得到了可信的解释，相信箱子明天就可以到。它果然到了，完好无损。

雪橇在等我。月光下，穿过雪原和山林，一切还是那么美。我们来到一幢旅馆样式的、被灯光照亮的高大建筑旁，但没有停歇，却又向前行了一段距离，停在一所相当昏暗、外表令人生疑的房前。我步下雪橇，走进冰凉的前厅（暖气在哪儿?）。没有人在。车夫不得不长久地寻找、呼喊。终于来了一位姑娘，把我们引上二楼。已经备好两个房间，一间带阳台的归我，隔壁那间是你的。我踏进带阳台的房间，不禁大愕。这里都准备了些什么？虽然已经供暖，但炉子的臭味大于暖意。其他设备呢？一张铁床没有床罩，一床垫子，一条被子，衣柜的门已经破裂。阳台门只剩下半扇还是耷拉着的，给我的感觉是“一有风吹就呼啸”。那位把我引入房间的姑娘，也无法忍受上述气味，企图安慰我，比如说有什么必要有两扇门？白天反正躺在阳台上，可是晚上我也开着门睡觉？有道理，我心里暗忖，最好把剩下的半扇门也拿走。——炉子取暖比中心供暖好得多？只有那边客

满的主楼里是中心供暖。“可是这里连炉子供暖也谈不上呀，”我反驳道。只是今天这样，因为房间还没有烧暖，一姑娘一再辩解道，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我知道她没有能力把施蒂德尔寓所的坚实、暖和的房间变过来。

然而还有更生气的事。因为，我直到现在毕竟只是对房间感到失望，而女房东的招徕信还在我的口袋里。她终于出来欢迎我了，一个大个子女人（不是犹太人），身穿渐渐泛黑了的丝绒外套，操着一口不中听的匈牙利德语，面带甜甜的但又生硬的笑意。我当然情不自禁地以粗鲁的口吻表示，这房间对我来说太差劲了。她总是表现得格外友善，但这丝毫无补于任何兴趣和能力。这是你的房间，就住在这儿吧，过了圣诞节主楼就有空房间了。后面的话我再也听不进去了。她对饮食的介绍，也远远不如信中那么悦耳了。我对她极感讨厌，以致于后悔不迭，悔不该把行李票委托给她（她打算后几天差人去车站打听打听，箱子是否已经到达）。唯一的安慰是听说住地有一位医生，甚至就住在同一条走廊里，离这儿只有几扇门远。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不可信。

当她走后，我的计划已经成熟：当夜我就用自己的暖脚套和被子对付过去，上午打电话到斯莫科韦茨（但愿紧急状态已经结束，又允许通电话了），下午（如果箱子已经抵达）支付退房费，随她要多少钱都行。我不想与电打交道，还是乘雪橇为好，穿越高山峡谷。我一再设想明天晚上如何轻松地投身于斯莫科韦茨的柔软长沙发之上，以此聊作自慰。

我相信，你要是遇到这种惊愕见面礼也会头晕的，也许你今晚就会设法找雪橇。

这时，那位姑娘突然生一个主意，问我如果这么不喜欢这间房，是否愿意看一看隔壁房间（为你准备的），白天可以在有

阳台的房间里躺着，晚上住在隔壁。我不带任何希望地走过去。但是，由于我早已受不到宠待，所以居然很喜欢那一间。实际上那一间也好得多，大得多，暖和得多，亮堂得多，一张完好的木床，一个新衣柜，窗户远离床位。我住在这间里。

由此开始了向好的一面转变（部分原因要感激你，因为如果你没有预订房间，这间房就不会生火；如果不生火，那位姑娘就几乎不会想起来引我入住）。于是，吃饭须到主楼。那里也相当令我满意，设备虽简陋（一间新的大饭厅明天才开张），饮食却精美。交际全是匈牙利语（少有犹太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安详地躲在阴暗处。直到第二天，一切才看上去好得多。我住的寓所楼（名叫塔特拉）突然变成一栋漂亮的建筑，一丝风儿也刮不到，阳台正好沐浴在阳光下。当房东第二周向我提供主楼的一间房时，我已经索然没有兴趣，因为“塔特拉”与主楼相比具有很大优越：首先，我被迫每天三次去主楼用餐（确切地说并非被迫，也可以差人送饭），从而不至于太懒、不活动，例如若在谢莱森住，吃住在同一个楼里，只须从二楼蹿到一楼，再回到二楼。其次，有人向我证实，主楼很嘈杂，钟声不绝于耳，厨房有噪音，修房有噪音，近旁通过的雪橇道有噪音，一切都有噪音。我们这里却很安静，我以为根本没有钟声呢（钟声当然是有的，只是我还没有听到过）。再次，那边只有一个共用的新鲜空气卧疗室，况且并不躺在阳光下，不像我这里的阳台直接向阳。最后，炉子供暖也优越得多。每天两次，早晨和晚间，只烧木头，这样我就可以考虑添多少柴。例如，现在晚上暖和到我不穿上衣半裸体坐着。此外，要是再算一条优越的话，那么就是医生真的住在我的走廊里，左边隔三个门。

就连弗贝格尔夫人第二天也完全变了个样，她脱去丝绒外衣（也许是皮的？）的同时也解脱了所有恶气，遇事显得温和友

善。饮食颇有新意，我根本分辨不出美味中含有什么成份，有些饭菜是来为我烧的，尽管住客近30人。医生也给我提过各种建议。首先，他当然从砷疗法开始，后来我用一笔总金额使他温和下来，于是他每天——费用为6克郎——为我诊视。他让我每天喝5次牛奶加2次鲜奶油，但我尽了最大努力才能喝$2\frac{1}{2}$的奶和1次奶油。

总而言之，一切有利于身体康复的外部条件已经具备，剩下的只是脑子里的敌人。

父亲真的想上这里来？只有在母亲一同前来，而且白天变得长了以后，他才肯定会感到这里舒服。因为，这里一共也找不到一、两位他看得上眼的男人，此外都是妇女、姑娘和年轻男子，大多数人会说德语，但最爱说的是匈语（包括打扫房间和做饭的女仆、车夫等人。我记得迄今只有一次在火车上——当然我坐的是二等车厢——听到两位年轻的姑娘在说道地的斯洛伐克语。她们说得很努力、很纯正，但是当其中一位将别人告诉她的某件事叙述给另一位时，她们还是冒出了oioioioi（的惊叹声！)。对父亲来说，这些当然都不屑一顾。不过，此外马特里亚利的一切都还能让他瞧得上，今天就开张的各个厅（餐厅、台球厅和音乐厅）相当"体面"。

你现在都在干些什么？蜂蜜？体操？起床时还晕吗？为我读报纸？多多问候你和你的丈夫（感谢他为我订的马车好位置），以及全家所有人，尤其要一个不漏地问候到地上的毛毛虫。

你去过马克斯那里了吗？

你的　弗兰茨

〔约1920年12月21日—马特里亚利〕

千万不要给父母看这封信，我常给他们去信。

关于此信的书写日期：卡夫卡于1920年12月18日启程去马特里亚利疗养，这份报告肯定是在此后数天内所写。亦请参阅第98号信的注解。

斯莫科韦茨：在距此一小时路程的新斯莫科韦茨，有一个疗养所（Dr. von Szontagh），卡夫卡曾在该所接受体检。参阅第89号信，以及第95号信的注解。

紧急状态：由于政治骚乱导致12月第二周布拉格等地工人罢工和占领工厂。

如果你不预订房间：奥特拉本打算一同旅行数日（参阅《卡夫卡书信集》第283页）。

医生：莱奥波尔德·施特雷林格大夫。卡夫卡在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特别批评过此人。

千万不要给父母看这封信：卡夫卡因此而删去了此信第一段，只保留了第一句话。

1921年

89. 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为了节省时间，我坐在躺椅上写信。首先有一个请求，不是“差事”。你现在也许已经不再喜欢差事。事关一封致所长的信，我想把它译成漂亮的捷语。我现在把它组合起来：

尊敬的经理先生

现在我已在这里度过四周，对一切已有某种程度的了

解，因此谨向尊敬的所长先生作一简要汇报。我的住处良好（塔特拉马特里亚利的塔特拉寓所），价格虽比美兰高得多，但与当地价格相比还算适度。我的疾病和病情的好转，只能通过体重、热度、咳嗽和呼吸强度来衡量。外观和体重已大有好转，体重已增加若干公斤，并可能继续增加。偶而有热度，但常常数日不发烧，或有热度亦较微。当然，我大多时间卧床，避免任何劳累。咳嗽频度几乎没有减少，但程度较轻，已不再有全身振动之感觉。从呼吸强度看，几乎没有好转。诚然，这是一件长期的疗养之事，医生说我会在这里完全康复。当然，我不敢对这种断言有过高指望。

从整体上看，我觉得这里比美兰更好，但愿能以较好的结果回家。此外，我可能不在这里久住，据说这里春天十分喧闹，而我对安静的需要甚于饮食和空气，因而我很有可能转到新斯莫科韦茨的另一个疗养所去。

尊敬的经理先生，在此再次感谢您的美意，感谢您对我假期的关照。顺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忠实属下

这就是那封信，你必须正确理解它。这封信尽管基本准确，但却有意识地流露了忧郁感。因为，我意识到如果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就必须延长假期，几乎没有别的途径。否则，我将回到布拉格，尽管比从美兰回来略强，但无法呼吸到一口合乎人类尊严的空气。为此，这封信可以使经理先有一个初步的思想准备。（信中提到的热度，原本同布拉格不一样，因为这里测体温是在舌头下边，大约高 0.3 至 0.4 度，根据这里的测法，

我在布拉格时天天有热度，而在这里却没有一点儿布拉格热度）。关于斯莫科韦茨，你也可以看出，我的态度并不坚决，这里暂时优越得多。各种报告可以证明，这里唯一能够把我赶走的就是噪音。最后，此信当然还有一个目的，所以信写得这么详尽。据说菲卡特先生有几分异议。

（午饭钟响了！白天变得这么短。每天测7次体温，还没等人把结果写进病历，白天已经过去了。）

我认为，光靠你翻译还不够，不得不请你丈夫帮忙，至少把你的译文校读一遍。我在这里把捷文都忘掉了。主要的要求是标准的捷语，即根本不是逐字直译，而是优美的意译（如果你想起什么来，可以再作补充）。

你写了许多关于我的话，却很少谈你。下一次要倒过来。你只须设想一下，要是我在这里长久住下去，就一次也看不见那小东西醒来的神态。本来还有许多这类话要写，但是太晚了，下次再叙。衷心问候你丈夫，亦请专门问候埃莉和瓦莉，当然也包括小姐。

你的 弗兰茨

〔1921年1月第二周——马特里亚利〕

必须延长假期：卡夫卡在1921年1月13日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写道："此外，我的计划（以保险公司为后盾）比你的想法大方得多：在这里住到3月，在斯莫科韦茨住到5月，在格里门施泰因过夏天，至于秋天么，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我这样做是为了父母的缘故，现在也是为了你的缘故，最终是为了我的缘故（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观点是一致的）。遗憾的是我没有从一开始就去斯莫科韦茨，可是，由于我已经到了这里，何故再冒易地不利的风险？何况在这里刚刚住了4周，大家都不断地努力为

我提供着必需的一切。”（参阅第88号信）

我在这里把捷文都忘掉了：系指在以匈牙利德语和斯洛伐克语为主的塔特拉高原。为了不在经理面前出丑（参阅第79号信的注解），卡夫卡请有语言纯正癖者约瑟夫·达维德——他对周围人们发音上的不严谨绝不容忍（参阅宾德尔著《卡夫卡书信中的幽默》第539页和本书第99号信）——对他的申请书作形式完美的翻译。卡夫卡为了使申请书达到绝对可信的程度，后来曾去信指出其中一个小小的拼写错误，此信发表于Loužil著《卡夫卡》第74页。这封信的书写日期是1921年1月27日。因此，卡夫卡在最终文本中有“已超过5周”和体重“增加了4公斤”之说。此信以捷文译回到德文的译本，见于K·赫尔姆斯多夫所著《保险公司职员弗兰茨·卡夫卡的书信集》，1957年发表于“Sinnund Form 9”，第643页。

小东西：奥特拉的女儿Věra于1921年3月27日出生。

90. 致约瑟夫·达维德

亲爱的佩帕：

出色，你译得出色。现在我只是再指出几个小小的错误，请原谅。这根本不是说其中有什么错误，而是所长也能从你的信中找出错误，他会从任何人的信中找出错来。我这样做，只是使错误的数量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在这里，我努力做到安静地生活。我几乎不看任何报纸，连《Tribuna》也没读过。我既不知道共产党人在干什么，也不知道德国人在说什么，我只听见匈牙利人在说话，但我却听不懂。遗憾的是他们说话太多，要是少说一些我就愉快了。佩帕，为什么写诗？不要太劳累了！为什么写一首新诗？霍拉茨已经写了那么多美诗，我们才读过其中一首半首。再说，我已经有了你的诗。这儿附近有一个军队医院的科室。晚间，那些伤病员们

顺着大道唱歌，除了“豹子”就是“转起来吧”。捷克士兵还不算最恨人的，他们一路滑雪一路笑，像孩子一样用军人的嗓音大声吼叫。然而还有几个匈牙利士兵，其中一位学过“豹子”里的 5 个字，显然因此而忘掉了理智，只要他一出现，就会嚎这首歌。周围的青山绿林全都严肃地看着他，就像似喜欢这首歌一般。

不过，这一切并不算什么糟糕，每天只会持续一小会儿。更可恶的是楼内恶魔般的噪音，不过这些噪音我也能克服。我不想抱怨，这里是塔特拉；世外桃源不在此处，也许根本不存在。

请代我问候你的父母和姐妹。国家歌剧院现在怎样？停止演出了？

你的 F.

〔1921 年 1 月第 4 周—马特里亚利〕

佩帕：约瑟夫的昵称。

《Tribuna》：此报于 1919 年创世，由亲马萨利克的出版商 Bedřich Hlaváč 主办。该报是捷克犹太人报纸，具有自由进步倾向，对现代德国文学给予了特殊重视。可以理解的是，达维德对此报不太喜欢，自然而然地爱读 NárodníListy。后者是长期以来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日报，1918 年后成为捷克国家民主党的喉舌。达维德对此报持偏爱态度。

霍拉茨：此信提到的有关章节，请参阅宾德尔著《卡夫卡书信中的幽默》第 541 页。

“豹子”：指当时的流行歌曲（曲名为“točte se pardálové”），其第一段歌词德文译本为：

转起来吧，豹子，转成圈，
转成圈吧，用你们的节律，
你们玩得多么畅快，汗流如泉，

哈特亚巴特亚，这就是音乐！

此诗可从勃罗德所著《弗兰齐还是第二档的爱情》(1922年慕尼黑版)中找到(第6页)。当时，人们称有流氓习气的青少年为豹子，亦有称巾帼英雄为豹子的。

91.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第一个好天的第一个时辰是属于你的。前些天我的身体不太好，尽管情况并不比我给父母信中所说的严重多少（且不论记忆中的其他小小不然的故障），但我毕竟不得不始终关注增强体重问题。有时候我设想自己胳膊上长了些许肌肉，有如《金冠鬼王》中的父亲。也许危险性没有那么大，但胳膊也没有那么坚硬。

尤丽叶姑姑的近况如何？母亲信中从不提她，我也不想问。奇怪的是，她竟然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的感觉是，似乎没跟她说过一句话。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不过，她对我来说并非毫无意义。

你说过，我很难“获得安宁”。此话不假，但是你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个对付神经衰弱的极好方法，此着出自《胡格诺派教徒》中韦尔茨父亲之口。在那可怕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巴黎的所有胡格诺派新教徒惨遭杀害，所有钟声大作，到处听得见武装格斗声，拉乌尔打开窗户（我记得没看过这场歌剧），愤怒地喝道：“……难道在巴黎得不到安宁？”声音在安宁中益发高亢，你让费利克斯唱给你听（我至今还没给他写信，我是那么的喜欢他；奥斯卡那里也没去信）。这就是我说的好办法。以楼下的

假牙技师为例，每天同他的病人一起唱三重唱——我并不想夸张，至今只发生过一次：他自己独唱，还吹口哨，像一只小鸟。太阳刚刚照到他，他就开始学鸟叫，直到月亮出来了还在鸣，有时在黑暗的夜空中一再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声，十分突兀、短促、时断时续。他现在倒是妨碍不了我什么。他的一位卡绍来的朋友对我也很好，帮了我很多忙。但是，他给他邻居（一位重病号）的痛苦生活雪上加霜——每当发生这类事时，我就俯首对地想道：如果在巴黎，那就更严重了。如此一想，也就释然了。

你问起朋友的事。目前，我愿意、也能够完全独自生活，以后则又当别论。在交女朋友方面，我根据你的建议相当克制。在我来说，费不了多少精力；在她们来说，没多少遗憾。此外，初时倒是有几位捷克人在此，这是一种极不幸的组合，有 3 人根本不适于为伍：一位重病老汉、一位重病小姐和一位也许病不太重的年轻姑娘。现在虽然有了第 4 位捷克人，一位年轻的先生，格外讨人喜欢，尤其在女人面前是一位毫不自私，富有献身精神的楷模。他善于周旋，使我的存在失去必要性。他曾经外出较长时间，我骤然感到面对三位邻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简直是三种不同的不幸。从昨天起，他又回来了。于是，在匈牙利人、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再度若有所失；厌恨所有这些人，尤其是那位重病的姑娘，并非易事。虽然不乏来自附近临时野战医院和洛姆尼策的捷克军官，但他们总的来说偏爱匈牙利女人和犹太女人。而那个小姑娘，为了那些英俊的军官是多么经心地打扮哟！我不想描写她为什么显得那样不值得追求，因为事情并不那么严重，有时他们也会同她说话，其中一位军官还曾给她写过信。但是，同她正在读的玛莉特爱情小说中可能发生的情节相比，这里每天的浪漫色彩太少了。

昨天是星期三，下午写信太冷，晚上我太难过。今天呢，今天天气又太好，阳光灿烂。昨晚我之所以难过，是因为我吃了鳀鱼，烧得很好，色拉油加黄油小块，土豆泥，但那毕竟是鳀鱼。几天来，我一直馋肉，这可是个良好的教训。我像一条鬣狗似的悲哀地穿过树林（轻微的咳嗽是我区别于他人的标志），像鬣狗似的悲哀地度过了一夜。我设想自己是一条鬣狗，发现一只被骆驼商队遗失的沙丁鱼罐头后，用爪子踩开铁皮罐，把鱼肉吞噬干净。鬣狗与人的区别也许是，它的行为并非出自意愿，而是迫不得已；（为什么它们那么悲哀？为什么它们在悲哀时总是半闭着眼睛？）而我们都不是出于无奈，而是出自意愿。大夫曾经劝过我，何必悲哀呢？是我吃了鳀鱼，而不是鳀鱼吃了我。

还是接着写人吧：那位小姑娘给我带了一点事情可干。比如说，当她晚饭前见到饭厅里坐着二位军官，立即跑回房间梳妆打扮起来，吃饭时来得太晚，以致那两位可恶的军官已经去了。难道她就这样白白地穿上最漂亮的衣裳，马上又回房睡觉？不，她至少希望有人安慰她。在场的还有那位重病的小姐。这是个可怜的人儿，我在第一天晚上有过对她不公平的想法，我对这位新邻居（她大约是在14天以前进住的），大感惊讶，以致晚上在自己房内还为这段不愉快的回忆忍受着肉体的折磨。具体细节我就不想叙述了。

她只有一句格言令我恼火不已，不过这句话不是对我说的，而是对那位令人喜爱的先生。她说她最爱读的报纸是 venkov，而且是因为这份报纸的社论出众。我决定，直到她说出绝不友好的话时再揭露她（不幸的是没有人能够从一开始就看透对

方），届时我就可以摆脱她了。然而事态表明，我以往从未详述过那些可恶细节的初步印象，居然过于夸大了，她实际上是一位可怜的友善者，非常不幸（疾病在她全家肆虐）、却也非常乐观，即使在我揭露她之后仍然没有对我“恨之入骨”，反而比以前稍微友好一些；我也对她友好了一些。当我听说了她的不幸之后，当她带着永不消退的热度在她那冰凉的北屋（并非每人都敢住在我那充满阳光的屋内）睡了一周之后，我感到非常过意不去。

〔这件事也有助于我接近其他病人：人们对疾病的态度太过严肃了。我的病虽然未被视为传染性疾病，在我而言也不相信此病会传染，但是，再美好的信任也无助于改变事实。患有此病者如果去吻小孩或与人同桌共盏用餐，那就太不公平了。〕此外还有那位年纪较大的先生，他很喜欢与人聊天，却又不能在咳嗽方面自我挑剔。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同两位女士打交道的。不过，独自一人他也不会去女士的房间。哎哟，那位令人喜欢的男士又来了，他的应酬确是周全出色。

此外这里还有两位年轻人，一位是卡绍青年，一位是布达佩斯青年，二人真的如同我的朋友一般。例如，在我卧床三天期间，那位布达佩斯来的医学大学生直到晚上 9 点还从主楼过来，（实际上并无必要）极为小心地为我敷冷湿布巾。无论我想要什么，他都会为我取来，设法为我办到，精心为我摆放好，一切都那么准确和及时，全无半点过份殷勤。他们都是犹太人，但不是复国主义者。卡绍青年是匈牙利社会党人，带有匈语的重音；布达佩斯青年信仰耶稣和多斯托耶夫斯基。我想给那位文学味儿很浓的布达佩斯人一点喜悦，借给他几本对他比较重要的书籍。如果你在我的书箱内找到以下图书，就请挂号寄来（或可先寄二本，尔后再寄二本或随你意愿）：kierkegaard 的

《恐惧与颤抖》、普拉托的《盛宴》（由卡斯纳所翻译）、霍夫曼的《多斯托耶夫斯基传》（我记得是霍夫曼所著，你是知道这本书的）、布罗德的《杀死死者》。《评论》先不必寄来，感谢你寄来的书目，我本来以为：你也许沉溺于自家的大事而忘记寄书目了。不，你没有忘记。

差事？你想要差事？此话不是戏言？我倒是需要二、三把吉烈刀片，你也许可以夹在信中，如果买不到吉烈牌，麦姆牌也可以。不过此事根本不必着急办。请你用顺附的缴款通知单给《自卫》寄去56克郎。给Ewer的明信片，你真的已经寄走？

此外，你很会买东西。你上一次给我从Prochaska买来的香皂（我当时还作过鬼脸），如今给我带来了名气，大家都知道我的房间里气味最好，好到了令人注目、玄妙莫测的程度。先是女管理员在清点财产时发现了这一点，后来是打扫房间的女工，最终到处传开了。从我的虚荣心来说，我希望把这解释为不食肉的缘故，但是真正原因确是香皂。

还需要差事？也许所里还有一宗差事，但我还没有最后决定。另外，你已经把钱取来了，有没有跟别人说过这事？所里据说收到了我的一笔马克汇款，大约是125马克。

什么时候到日子？

祝你一切顺利、幸福、美满！

弗兰茨

〔约1921年2月10日 马特里亚利〕

代向埃莉问好，还有瓦莉和孩子们。问候小姐。陶西斯书店的账单没有来？

闵策只来过一封信，她的事业干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出色，能

够养活自己了。我为她感到自豪。

日期推算：卡夫卡从1921年1月31日到2月3日因重感冒卧床不起。由于他在前一天的信中提到了"连续14天不间断的"风暴，所以他给闵策·艾斯纳的信（信中提以"三周来稍有间歇的风暴"）大约是从2月10日开始动笔的。如果他在"许多天"之后续写的信文中写道："不过现在已经连续数天晴朗、白天阳光明媚"，那么致奥特拉的这封信可能是在这一晴天阶段之初书写的。由于那场风暴结束后很可能立即就是晴天阶段，所以推断结果是：此信第一句话表明，其构思早于致闵策的短信，但起笔至少是当天的晚些时候（从卡夫卡的其他实际做法来看，他喜欢同时给不同的地址写信，"在我卧床三天期间"这句也说明此信的书写时间很可能紧挨着2月3日。

《**金冠鬼王**》：奥特拉能够背诵歌德的许多诗。

尤丽叶姑姑：父亲赫尔曼·卡夫卡的一位姐妹。

《**胡格诺派教徒**》：在麦耶比尔斯的歌剧中，玛加丽特·冯·纳瓦拉女王在骑马回宫时遇见正在械斗的团伙，于是唱了以下歌词——怎么？在巴黎这里也得不到安宁？

至今还没给他写信：卡夫卡后于6月5日致函费利克斯·韦尔茨，于4月间致函奥斯卡·鲍姆："亲爱的奥斯卡，看来你没有忘记我。我几乎想向你作自我谴责，因为我没有给你去信。"）

卡绍青年：此人很可能是卡夫卡在致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的函中多次提到的Szinay先生。卡夫卡在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描写道，他对卡夫卡"关怀备至，有如母亲关怀孩子"。在另一封致朋友的信中，卡夫卡的描写更为清晰："……25岁，一付畸形的牙齿，一双常常眯缝着的无神的眼睛、一付常犯病的肠胃，神经质，也只会匈语，德语是在这里方才开始学的，一点也没有斯洛伐克语的痕迹——但他是一个可爱的青年人，东部犹太人意义上的可爱。说话充满冷嘲热讽，忐忑不安，情绪化，可靠，也很贫困。"

根据你的建议：这也是卡夫卡本人的决心！卡夫卡在1919年11月乘火车前往舍莱森的途中（此行旨在与尤丽叶·沃利泽克结婚，结果未能遂

愿)，对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详细叙述了克努特·哈姆宗所著长篇小说《地球的恩赐》中何以会有对女人为罪恶之源的描写，其中部分说法甚至与作家的原意相悖。(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182页)

直到她说出绝不友好的话时：在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封信中有着更详尽的解释："……一位新的邻桌，是一位年纪较大的小姐，脂粉和香水令人恶心，也许病情严重，思绪紊乱，喜欢饶舌……她今天(不是对我说的)竟说最爱读的报纸是Venkov，尤其因为它的社论出众……最阴险的方法也许是作出声明，一直等待她说出无法收回的怪论为止。在谈到格里门施泰因时，她说：店主是个犹太人，但经营得挺出色。这句话难道还不够吗?"

一位是布达佩斯青年：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卡夫卡与他的友谊保持到逝世。卡夫卡在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描述了2月3日与他首次见面时的情景："这是一位21岁的医科大学生、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很有追求、聪明，也很有文学气质。此外，他的外表虽很粗壮，但有几分像韦尔弗(弗兰茨·韦尔弗，奥地利作家，与卡夫卡和勃罗德均为好友。——译注)，像天生的医生一样善以待人，反犹太复国主义，信仰耶稣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他晚上9点以后还从主楼过来为我敷毛巾(几乎没有必要)。"

如同我的朋友：此后三行被卡夫卡涂去。

以下图书：Sören Kierkegaard所著《恐惧与颤抖》，第2次再版，由H. Gottsched作编后语，耶拿1909年版(在E. Diederichs的全集中为第3卷)。卡夫卡在1921年6月致克洛普施托克的信中表明了自己对书中基督教亚伯拉罕释语的看法。——普拉托所著《盛宴》，由R·卡斯纳译成德文，莱比锡(托伊普纳)1902年第2版；卡夫卡曾于1916年9月为奥特拉朗读其中章节。——N·霍夫曼所著《F. M. 陀斯妥耶夫斯基》，系传记体论文，柏林1899年版。——马克斯·勃罗德所著《杀死死者!》，1906年斯图加特版。

《评论》：系指《新评论》，卡夫卡自大学时代起定期阅读之读物。参阅H·宾德尔所著《卡夫卡与〈新评论〉》，见于德意志席勒研究会年鉴第12期(1968年)第94页。

Ewer：柏林的一家书店。

约是 125 马克：莱比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稿酬。

92. 致约瑟夫·达维德

亲爱的佩帕：

你对我的警告很有道理，但为时已晚，因为我已经参加了波利昂卡的滑雪大赛——你肯定是从 Tribuna 上读到的消息——并已被撕去右手小指的指甲盖。没关系的。后来我乘雪橇回到了马特里亚利。我在克里瓦河上请人照了相，此信背面即是。我在河上思忖，……

〔邮戳：21.3.4 塔特兰斯克－马特里亚利〕
〔风景明信片：克里瓦河畔。背景是利普陶河阿尔卑斯山〕

此明信片原文为捷语，附有德文译文。此信写于两张明信片上，第2张已轶失。——在卡夫卡的时代，塔特拉高原的这一地区显然没有什么滑雪比赛，达维德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型的、对体育几乎不感兴趣者也不可能从 Tribuna 上读到比赛的消息。其他细节见于 H·宾德尔著《卡夫卡书信中的幽默》第 542 页。

93.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只是寥寥数笔。本来早就有一封给你的信，一直放到过时了才投出去。

首先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一切都做得很好，——除了陶西斯书店！很糟糕，把忠告者称为骗子！——就好像你还没有成长为大姑娘似的，因为大姑娘只有时间干大事。这一年来，你的地位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一张照片上是捷克圈子，我身边是18岁的姑娘，她身边是病小姐，下边是令人喜欢的先生。为什么我那么萎萎缩缩地站着？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另一张照片上，持滑雪鞋站立者是卡绍人，希伯来文题词就是他写的。大意是："作为我对你伟大尊敬的标志。"虽然有点费解，但是他的用意很好，就像他对我做的每一件事一样。总而言之，这里的人对我好得出奇。

再附上我的两张画像。其中一张是18岁姑娘的作品，遗憾之处要怪我自己，以致于看上去不像我本人那么甜、那么坚强。

那几本书给医学生带来了巨大喜悦。当我把书给他时，他的第一句感谢话是："博士先生！"惊呼一句以后就拿着书跑开去了。此外，最近他给我找了不少事干。

你提到的保险所和巴勒斯坦，简直是在做梦。对我来说，保险所是一床羽绒被，其温暖至为重要。如果我爬出被窝，马上就会面临受凉的危险，因为世界并没有加温。

现在，当我即将离开这里时，我变得心里不太踏实，就像平时每次告别时一样（只有在梅拉诺时例外，我当时认为离开那里的山沟沟、离开那个从任何角度看都是盆地的山沟沟就是最大的快活）。在战胜了冬天、度过了美好时光后的现在，留下去的吸引力攫住了我（这里的气候有时候确实对我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折磨）。医生每天吓唬我，说我只要离开就会有百般恶运，只要我呆到秋天就会有百般佳运。但是，我对这种劝留感到厌倦，对这种感谢在此度假的客套感到厌倦。如果所长来信劝留，

我才会乐意接受，譬如所长这样写道："亲爱的同事先生，昨夜我突然萌生一个念头，您或可在外地多体养一些时日。我迫切请求您再接受一年的假期。您只需来电报示意'同意'，即可得到假期，您不必费神写捷文请假报告和道谢函。此事只需由令妹女士和令妹夫先生代劳即可。但愿您能笑纳此建议，并祝尽快或稍晚康复，顺致提前之谢意，云云。"是的，我一定会乐意留下。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愿意留下，那就是这里的肺病患者（和其他患有类似疾病而病情更加糟糕者）比以前变得更加令人疑虑了。我仍然不相信会传染。这里的厨房女工吃这类病人的残羹剩菜，却没有染病，反而更加滋润，而我同这些病人同桌用餐时都会有几分惧怕。厨房里有一个可爱的小孩（母亲在厨房里干活，父亲不明），他虽然靠剩饭维生，却肯定没有染上病。（此外，这是个衣衫最褴褛、却又最快活的生灵，也很聪明，但我无法与他沟通，他只说匈语，当有人看见他在离雪橇道太近处玩耍、有被雪橇压倒的危险时，劝他小心一点儿——他才刚满5岁——这小男孩却说：不许压我，我是个孩子呀！）这就是说，我不相信健康人会受传染。但是，这个城市里没有人完全健康，至少没有强壮到能在任何情况下抵抗传染病。我不理解这种传染的可能性（医生的种种解释——凡是我听得懂的——我统统不喜欢），但我相信这种可能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愿再回到我那鸟巢般的房间里去，那里有那么多只小鸟张着嘴，也许是在承受我施发出去的病毒。

如果我近日内不回家，便会写信回去。在星期日之前，所长是有时间来信的。但是，我也很愿意回去见你和埃莉、瓦莉。

请特别感谢斯卡尔小姐对我的问候。你在信中谈到的她的情况令人感伤。不过，早就可以从这一态势中（而不是她的脸

上）看出这种不幸。

你现在也不提尤丽叶姑姑的事了。好吧，等我回来。

你的

〔1921年3月9日—马特里亚利〕

另外，我可能于星期一或星期二即从这里启程，因为从洛姆尼策到波普拉德的火车自3月15日至5月15日停驶，改建电气铁路。

此信是在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之前两天构思的。

你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系指1920年7月结婚后的变化。

我的两张画像：另一张像的作者很可能是卡夫卡在致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的信中一再提起的伊雷妮小姐。

你提到的保险所和巴勒斯坦：奥特拉显然是在建议卡夫卡从保险所辞职并移居巴勒斯坦。有关他多次酝酿的移居巴勒斯坦的计划，参阅H·宾德尔所著《卡夫卡学习希伯来文》一文，见于德意志席勒研究会年鉴第2期（1967年）第544页。

星期日之前：指的是3月19日。因为卡夫卡只获准休养三个月，假期于这一天结束。

感谢斯卡尔小姐的问候：此后一行难以辨认。

94. 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最亲爱的父母：

我的几封去信并无特殊的合乎逻辑的想法，先是想离开，后

又想留下，尔后又想离开，最终还是留下了。但是，这并不完全表明这里的总体情况令我十分满意，即使在最近的美好日子里亦非尽然。另一方面，四分之一年的时间相当长，这样寄居下去这里都快成为自己家了，饮食也变得单调起来了。现在，因为奥特拉的好意——我不明白她是以何种方式，医生的证明我是后来才寄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为我说情续假二个月，所以我暂时留下。下周我将去波利昂卡——那里一个优美疗养院的主任医生——当然几乎像斯莫科韦茨一样昂贵——现在外出，直到下周才回来。——我将请他为我检体，听听他对疗养、尤其是疗养时间的看法。尔后，如果我被接受，就会搬过去（前提是我如果有力气从这里抽身）——并不是每个人都被接受，疗养院里已经客满。舅舅的建议——夏季避暑、花园劳动——当然要比所有疗养院更让我喜欢，只是现在避暑有点太早，我也不知道何处避暑为宜。如果你们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请来信告我。

如果我在这里再呆下去，将会慢慢地需要各种东西，如夏季衣裳等等。——实际上我这里只有一件衣服，已经每天穿着它四处走动并卧床达四分之一年之久，再也算不上是礼服了——怎样才能把衣服带来？不过并不急用。还有一点令我费神，即如何处置冬天的衣物？这些衣物已经一冬天没有敲打过了——这里没有这种习俗。

不过我这周还是胖了，体重为63.50，增加6.10公斤。

衷心问候全家！

你们的　弗兰茨

〔约1921年3月13日　马特里亚利〕

因为奥特拉的好意：卡夫卡顾忌到妹妹的状况，既没有详细告诉她自己的近况，也没有请求她找所长谈话。尽管如此，卡夫卡立即猜测到，她可能在接到他3月9日的信后采取过什么行动（第95号信）。他后来于3月11日明确请求马克斯·勃罗德为他口头续假，因为假期的期限是3月19日，已经来不及写书面申请。由于奥特拉捷足先登，勃罗德已无必要再去办公室。卡夫卡只能补交申请和证明信，并致信经理感谢他同意延期。他于4月3日写道：

尊敬的经理先生：

我本应早就去信，但一直病卧在床、高烧不断，直到现在仍未痊愈，今天亦然。至少在我个人看来，难以确定究竟原因何在，究竟是暂时的肠炎，还是更严重的病症。虽然对我的增加体重计划造成许多影响，但据医生今天的检查和诊断结果，我的肺部并未因此而受损，近日里甚至继续好转。

我之所以再次请求续假，实出于对肺病的无奈。实际上，我直到在这里承受到肺病的痛苦之后，才首次真正认识到此病的厉害。申请续假之举使我得到宽慰。尊敬的经理先生，感谢您的耐心和宽容，感谢您对舍妹和属下的关怀——我根本不敢计算这已经是第几次续假了——衷心感谢您恩准我的申请。

敬颂安康，尊敬的经理先生

您的

F·卡夫卡博士

我将去波利昂卡：古尔大夫的疗养院设于该地，海拔1100米以上；卡夫卡尔后却在马特里亚利住到8月底。

舅舅的建议：系指卡夫卡最爱戴的舅舅西格弗里德博士乃梅林地区特里施的一名乡村医生。卡夫卡在同马克斯·勃罗德的谈话中也提到过，“在一个农村里从事一份轻闲工作”是最好的生活。

95. 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几天前，有一位熟人问我是否还想在这里住下去，我回答说是的，我愿意住下去。我给布拉格写信时也是这样说的，但这不过是出于玩笑，况且为了使这件事全无当真的可能性，我有意识地把启程日期定得很紧，以致所里几乎不可能有时间作出任何反应。这位熟人问，一封这样的信有什么意义？这使我想起了一位犹太教拉比的故事，不过我对这个故事的详情并不完全了解。故事大意是：一位犹太教拉比说，他在小酒馆里大大地见识了两位喝醉酒的农民。二位农民对面相坐，其中一人感到伤悲，另一人用肉麻的语言劝慰他，到头来伤悲者吼了起来："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你说你喜爱我，可并不知道我为什么难过。"这一切都是醉话，连伤悲者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伤悲。

我本以为你不会为我办事的，因为主要原因是你无法办事，所以我在两天后写信给马克斯，打算绕过你，可是你没有让我绕过去。

申请续假是很难的，原因很多，其中大部分你是清楚的。如果你站在他面前，他给你重新来一套如此这般的准假阔论，他几乎就变成了天使一般，于是你不由自主地垂下目光，那感觉简直是令人作呕。从总体上讲，人们可以容忍旷野上的天使，但是在所长办公室里呢？这种地方人们完全有理由以极粗鲁的地下方式予以咀咒。作为埃莉的兄长，我宁可堵上耳朵去承受他的"同意"。即使你那份书面申请报告也给我带来了类似的感觉。

唯一给我一点安慰的是那份南非计划。我似乎听到了他的话："我给他假期去那美丽的国家，那里生长胡椒。"但这都是胡思乱想。他的好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仅仅考虑到我实际上是一个完全多余的人，也不足于成为唯一的理由呀！

我被打断了，就像现在常常发生的那样：那位不幸的医学生。在附近这一带，我还从未见过这样恶魔般的闹剧。谁也不知道正在指使的是好势力还是恶势力，反正这些力量非常厉害。若在中世纪，人们会称他为着了魔。他是一个21岁的年轻人，身材高大魁梧、强壮有力，红光满面——格外聪明，真正的大公无私，对别人体贴入微。详情以后得闲时在浴室内再叙——当小宝宝睡着之后。

黑茨岛当然比上边那令人悲伤的胡同漂亮。但是，吸引你的是贫困相，有钱人就不会贫困，从外界很少有幸能接触到贫困。一般而论，置身于贫困之中的只能是痛苦与不幸。暂且把它搁置一旁，不过以后我会全力开动脑筋来谈这个岛子的。

如果医生只是一个朋友，倒还可以打交道，否则无法理解他们。比如说，我一共有三个医生：当地的医生、克拉尔大夫和舅舅。如果他们的医嘱各异，这并不足为怪；要是他们的医嘱恰恰相反（卡拉尔大夫赞成打针，舅舅反对），也还说得过去；但是，如果他们自相矛盾，那就难以理解了。例如，卡拉尔大夫建议我来这儿，因为这里地势高，他常在这儿晒太阳，可是当现在太阳开始暖和起来时，他又劝我去地势低的普莱施。此外，他很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匈牙利和捷克的疗养院达不到德国的水平，可是他却建议我去普莱施。我并不固执（只是食肉的折磨我还是不愿意承受，不过现在已经部分地停止了这种折

磨），我也打算去普莱施，我只是希望在离开这里之前先能保证找到一个任何地方的位置，以免在布拉格浪费掉你如此大度为我赢得的几周假期。此外，过几天我将去斯莫科韦茨和波里昂卡检体。如果克拉尔大夫已看过证明，我这里还有一份抄件，可以寄给他。

转移？我不知道。去巴伐利亚？没有一个医生向我提过这个建议（尽管这样的医生能够找到），再说他们那里很不愿意接受陌生人，他们要是接纳犹太人就是为了致之于死地。那可不行。

现寄去证明，并附上申请报告。我把它寄给你，是不想再找人重写一份证明。这里的捷克人只剩下那位18岁的姑娘，我对她的水平感到怀疑，因为她居然对我的捷语感到惊讶。我也许会用德语写信。

你难道还有时间和兴趣去干那件大事以外的差事？真的如此？

你的

〔1921年3月16日·马特里亚利〕

向埃莉、瓦莉问候，还有小姐。

我也把证明的誊抄件附上，再说抄件要比原件清晰一些，或许可把抄件给卡拉尔大夫或舅舅，申请报告上当然要附原件。我的作法有点像是在对一把珍贵提琴的内在质量作鉴定，实际上不过是鸡毛蒜皮而已。

从此信结尾处看出，经理曾请奥特拉转告卡夫卡，应再写一份简短的书面申请报告，连同医生证明（卡夫卡已将证明寄给马克斯·勃罗德，后者又转交给奥特拉），一同由奥特拉转交公司。由于此申请与Loužil著《卡夫卡》第74页中所刊的署有1921年3月16日的申请报告内容相同，因而此信可能是于当天所写（参阅“并附上申请报告”）。保险所后于3月25日以文书形式批准卡夫卡的申请，将其假期延长两个月至5月20日。（参阅Loužil著《卡夫卡》第75页）

犹太教拉比的故事：这个故事名叫“萨索沃是怎样学习爱人的”，内容如下：“拉比莫舍·莱普讲述道应当怎样爱人的道理，我是从一位农民那里学来的。这个农民和其他农民一道，坐在一个小酒馆里喝酒。起初，他和其他人一样沉默不语良久。但是，当葡萄酒打动他的心之后，他对邻座说：‘你说，你是不是爱我？’那人答道：‘我很爱你。’他却说：‘你说你爱我，但不知道我有何愁。如果你真的爱我，你肯定会知道的。’那人无言以对。然而，那位发问的农民旋又沉默如故。我却明白了：这就是对人的爱，即应体察人之需要、共患人之疾苦。”（M·布贝尔著《犹太故事一百则》，1933年柏林版，第41页）

旷野上的天使：暗指卢斯斯所著《圣诞故事》第2册。卡夫卡曾对马克斯·勃罗德说，他于1920年12月18日开始在塔特拉高原的度假后，前几周内读了许多圣经故事。

南非计划：所长显然向奥特拉提出建议，卡夫卡可以移居南非、去南方干燥国度休假，是当时治疗结核病的主要手段之一。

黑茨岛：布拉格新城和卡尔林以北的伏尔塔瓦岛，该岛于卡夫卡时代还有一个集市广场。胡同可能是指伏尔塔瓦河对岸高处工人们居住的城区Žižkov。从奥特拉致达维德的信中看出，她时而去那里散步。亦请参阅本书第40号信的注解。

卡拉尔大夫：卡夫卡一家在布拉格的家庭医生，卡夫卡时常在信中对他作出消极评价。（可参阅本书第96号信以及第88号信的注解。卡夫卡信中批评的医嘱，见于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3月9日通知他的那封信中：“卡拉尔大夫对我说，马特里亚利根本不适合你，他已经向你推荐过一所专门的肺病疗养所。这样的疗养所在维也纳、柏林市郊都有，舍莱森也有一所，在波希米亚的普莱施。卡拉尔大夫知道这个疗养所的几个很

好的治愈病例。卡拉尔大夫认为，只有始终不渝地治疗结核病才能有助于你的健康。他从个人的实践中得出经验，注射针剂可以促进全面康复。”（此信真迹影印于马克斯·勃罗德所著《卡夫卡的病》，刊于医疗报告39集第264号（1967），第270页）

舅舅：指西格弗里德舅舅，特里施的乡村医生。

很不愿意接受陌生人：卡夫卡原打算不去梅拉诺，而在巴伐利亚找一处申请休养，但1920年初未获入境许可。

为了致之于死地：喻指慕尼黑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建立，仅存在两周。——译注）的命运。卡夫卡对1919年5月2日古斯塔夫·兰道被杀事件等十分了解。

我也许会用德语写信：参阅第94号信的注解中引录的致所长的感谢信，并参阅第98号信。

大事：奥特拉的女儿维拉于5天后出生。

96. 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和维鲁斯卡：

（？母亲信中是这样写的，这是个什么名字？也许是维拉或维杰拉，就像科帕尔夫人的女儿一样的名字？这个命名出于什么考虑？）好吧，请你接受一件差事！弗尔贝格夫人想为她弟弟（集邮者）买邮票

100枚	2赫勒	快邮邮票	
100枚	80赫勒	邮票	带胡斯画像
100枚	90赫勒	邮票	带胡斯画像

〔1921年4月——马特里亚利〕

请你从我的钱中支出，她将在这里付我钱。这些邮票将在5月底失效，必须马上去买，听说只有布拉格能买到。

对你来说如果两件差事太重，（怎么能推着婴儿车爬坡去中心邮政大厅呢？你有一辆漂亮的婴儿车吗？也许韦尔茨夫人有几分妒嫉?）那么或可烦请佩帕（他不去巴黎吗?）帮忙。你也可将信中所附的小品文交给他，请布尔诺的 Lidové Noviny 报社审阅；如果他认为此文尚可。当然还需要找一下克拉尔医生，他也许可以告诉我，什么地方可以定到疗养游船的位置、总费用是多少。你们先别马上告诉他，遗憾的是那条消息刊登在4月1日号上，里面刊有相当严重的内容。一个可怜的病人今天满怀信心地把它拿给大夫，请他评价。大夫又把它拿给我，叫我看一遍，因为他不懂捷语。我当时因为肠炎十分虚弱，以致于实打实地用了一两个小时。

这些是外部原因。本来我早就想给你去信，但我太累了，或者太懒了，或者只是因为太难了，实在是很难区分。再说，我常遇到一些小问题，比如现在又长了一个大脓包，我正在与之斗争。听说你们俩很灵巧，我很高兴。但是，你们可别太灵巧了。这里有一位年轻的村姑，病情中等程度，平时很快乐、可爱；穿着一身深色的民族服装，很漂亮，是一件飘来飘去的芭蕾舞裙。她婆婆总是让她干太多的活，尽管家乡的医生一再给予警告，并说：

必须爱护年轻的姑娘
就像对待金色的柠檬一样

这话虽然不太顺耳，但一听就很明白，所以我在编造新的差事时比较克制。

尽管如此，有一件差事还是必要的，即去找所长；这事实在是难以启齿。假期将于5月20日到期（他真的通知你可以批假？）说了些什么？我该去哪儿？或许我应当在这里住到6月底？这些都是次要的想法。（自从患肠炎后——我认为是因为食肉而引起的——厨房里专有一位小姐考虑我的饮食问题，我相信她的大部分时间用在这方面。早饭时，她给我提出午饭的建议；下午用点心时，她又提出晚饭的建议。不久前，她的思想开小差，我想她大概是在梦中回到家乡布达佩斯，尔后突然惊呼道："我可真的感到很紧张，不知道晚上的色拉是否合您的口味。"）我怎么能够要求再次续假？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头？实在为难。也许要求休半薪假？也许请这样的假容易些？如果我能对自己和其他人说，我的病是坐办公室坐出来的或者加重了病情的，或许请假还能容易一些。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办公室的工作阻止了病情的进一步发展。续假难以启齿，但我不得不再次请假。我当然可以附寄一张证明，这很容易。怎么样，你的意见如何？

你可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成天想这种事，例如昨天我就笑着度过了半个下午，虽然不是开怀大笑，却也是安详温馨的笑。遗憾的是，此事只能意会，不可能言传其详。这里住着一位总参上尉，他被分配在临时医院就治，但像某些军官一样住在我们山下，因为山上的临时棚屋太脏。用餐时让别人去山上取饭。山上积雪多时，他成天滑雪，几乎滑到山顶，常常独自一人，简直太勇敢了。现在，他只有两件事可做，一是作铅笔和水彩画，二是吹笛子。每天固定的时辰内，他会在室外作画，在另一固定时辰内去他的小房间里吹笛子。他显然愿意孤身独处（只是每当他作画时，似乎很愿意容忍旁观者）。我当然很尊重这一点，迄今只同他说过5次话，而且都是在他从远处对我打招呼或是与他不期而遇时。如果我在他作画时遇见他，便会夸他几句，况

且他的手笔确实不坏，属于业余爱好者中好的或很好的。在我看来，这一切并没什么特殊之处。我说过，我知道没法尽述其详。也许我可以试着描写他的外貌：每当他在街上散步时，总是挺着腰板，悠闲缓慢地踱着步子，总是把眼睛望着洛姆尼策山顶，风衣随风飘动，有几分像席勒。如果你走到他的近旁，瞥见他那张瘦削多皱的脸（部分原因是吹笛子吹皱了一脸纹），以及他那苍白的本色，加上那段脖颈和全身都像木头一般干朽，令人忆起从墓堆中爬起来的死者（就像西格诺雷利笔下的人物，我记得这是一张大师级作品）。此外他还有第三个相似之处。他以其丰富的想像力，在他的画作中——

不，扯得太远了。我指的是他的内心。简言之，他是在展示一个包罗万象的展览会。医学生在一张匈文报纸上写了一篇评论，我在一张德文报纸上也写了，这些都是秘密运作的。他拿着一张匈文报纸来找餐厅领班，请他为他翻译；领班觉得文章太深奥，完全无辜地把上尉领到医学生那里，称他会作最佳翻译。医学生当时发有低烧正卧病在床，我正在访他，于是事态就开始发展了。行了，不提它了。既然我说不详述，何必再详述呢？

另外，还得接上前文的主调。你可不要以为我天天在笑，真的不是如此。

现附上陶西斯书店的账单。还有一段是写给埃莉的，关于费利克斯，包括你的小不点儿也应该给予这样的考虑：10年之后，这并不很长，只需在躺椅上从左翻身向右，一看表就已经过去10年了。只有当人运动时，时间才会变得长久。

埃莉和瓦莉处，当然还要请你特意致以问候。你意下如何？我让你代为问候而不写信给她们，是因为问候容易写信难？完

全不是。我让你代为问候，是因为她们是我亲爱的姐妹；而我不专门给她们写信，是因为我已经给你写了！最后你还会说，我让你代向你的女儿问候，是因为写信难。不过，写信并不难，跟其他所有方式比起来，写信还略微容易些。

祝你们母女愉快！

F.

〔1921年4月—马特里亚利〕

〔信笺上端印有塔特兰斯克－－马特里亚利高原气候疗养地的一幅图片〕

请代我向小姐问好。

维鲁斯卡：维拉的昵称。此系奥特拉的女儿，生于3月21日。

韦尔茨夫人：伊尔玛·韦尔茨，与卡夫卡的朋友费利克斯·韦尔茨结婚，当时有一个出生10个月的女儿。

信中所附的小品文：被称为"四月幽默"的这篇文章题为《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治疗结核病》。文章以外行人看来很难渗透的独特方式，将传统致肥疗法中要求的病人增加体重，与爱因斯坦在一定条件下强调的人体长度增加相提并论。在一位柏林教授、F.·韦尔盖斯特医学博士和他的对手、慕尼黑人克罗普夫迈埃尔之间化名文章的学术争论中，争论焦点是：一位致肥疗法不能奏效的病人（如当时的卡夫卡），应当从的里雅斯特出发，乘船向东南方向作海上旅游，从而根据物理学规律达到最大可能有的增肥效果，使肺部因结核造成的空洞得以封闭。据称布拉格此间已组成一个康采恩，将在最短时间内装备几个海上疗养所。由于提供奖学金，即使不太富有的病人也能参加这种以自然疗法针对阴险的大自然的结核病疗法航行。详尽描述参阅H·宾德尔著《卡夫卡书信中的幽默》第547页。

一位年轻的村姑：即第100号信中提到的加尔贡夫人。

一位总参上尉：他的姓为霍卢普，瓦根巴赫所著《卡夫卡》第280页中亦刊有对他的批评言论。

西格诺雷利：系指卢卡·西格诺雷利在奥尔维耶托大教堂内所画的湿壁画《最年轻的法院》。

关于费利克斯：卡夫卡希望刚满10岁的费利克斯转到德累斯顿市郊海莱劳寄宿学校读书。参阅他为此而致埃莉的详细信文。

97. 致奥特拉

这么说是真的呀！我那可怜的小妹妹被她那大维拉牵扯了那么多精力，以致于义无反顾地让我乘四月幽默疗养船去往远洋。然而，我却想揪你的耳朵，根本不想去远洋。你写信说，这篇小品文出自4月1日号，也许你写到这里时维拉哭起来了，吐着她那小舌头。

避暑。诚然，避暑是最美不过的事了。我当时之所以没有答复，是因为我像今天这样感觉到力不从心。每当我想起自己将在布拉格作如此令人作呕的姿态时（并不是轻率地自辱，而是厌恶那令人作呕的作派），心里就会犯呕。现在，如果我避免与维拉的任何接触，就不会有真正的危险，医生会证明这一点。但是，脑子里仍存有风险感，不仅我如此，别人也是这样想。因此，我认为我们无法见面。

母亲今天又给我来了信，令我高兴。是关于船的事。你们在陷入四月幽默方面真的十分执着，大概只有佩帕例外，但是你们不会让他独自清醒的。我只是仍然担心你们拿我开玩笑。

你不必为维拉过于担心。你只需想一想，大人们在为生存自卫时无需多作辩解，尽管如此还那么难于接受新事物。你提到了小家伙对桌子的反应，并表述了掺有几分恐惧的希望。这个希望我也一直存有。如今维拉离开了天上的桌子，从你的胳膊上方向下看到地上的桌子，她不喜欢它，或许更有可能的是还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她不得不去适应它，而这对她来说一定是一件苦劳，我们却对此难以理解。只是为了增强自己的适应能力，她必须“吃”这么多；也许她不过是为了时常地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个世界令人难以忍受，”她内心时常暗忖，“只能快点喝个饱吧。”于是，她大口喝奶，你呢，大声啼哭。——不久前，我不得不搬到邻室，反正我已经在这个房间的阳台上躺了 4 个月，几乎所有的家具也已经搬过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得努力适应这个新环境，直到几个小时以后突然发现，这个房间的阳台门比较大，空气和光线比原来的房间好得多。维拉也会有这么个经历。——你必须替维拉设想一下，食物是她在这个大世界上离得最近、最容易占领的部分，于是她就充分利用之，而你就必须忍耐之。

附上医生证明。也就是说，请你接受这一苦差事，并请尽快。我的意见是要求现在立即开始享受半薪。我有半薪即可维持，而且这样做受之少愧。

尽管我的话上次说重了，但还是请你代问埃莉和瓦莉好。我有时确实容易激动。也问小姐好。

你的

［1921 年 5 月 6 日—马特里亚利］

祝佩帕旅行愉快。

此信结尾处提到的莱奥波尔德·施特雷林格大夫的证明，所署时间为5月5日。卡夫卡于5月6日附有一封短信将其寄出，该信的德文译文是："尊敬的理事会！鉴于前附的今年5月5日医生证明，谨申请我获准休至5月20日的假期再予延续。"（Loužil 著《卡夫卡》第75页）此申请于5月13日获准，卡夫卡的假期遂延至1921年8月20日。（参阅本书第98号信）

搬到邻室：参阅本书第88号信。

98. 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你又一次完成了任务。你还愿意干几次这种差事？一直干到最温和的所长也吼起来为止："够了！滚出去！别再说一个字了！"一直干到那个时候？这本来真的是一个独特的岗位。说它独特，一是因为他把两件原本难以结合的事结合在一起了，即职员的绝对冗余与病人的绝对良好治疗；二是如果我不是现在这样的可有可无，我就不会受到这样优越的医疗待遇。当然啰，这么优厚的休假待遇，如今几乎不须我提出申请即可获得；而我接受的，只是一种施舍、一种羞愧。我本不想说的是，我在整个休假期间都为此而感到尤其痛心。不，只有在我提出申请并获准后才会感到痛心。而这一次，我所获准的居然超过了我所申请的。遗憾的是我无法用捷文向所长致谢，这一次还是得用德文，况且用德文亦非易事。

我不太相信菲卡特先生的个子变小了，也许是因为你当上了母亲，一下子变得大多了，所以在你看来一切都变小了（你是知道相对论和船的）。只是，维拉会变大的，她会感受到地平线（和她自己）。她的长相如何？额头上写着什么字？当然啰，你在读这些字时不应只满足于表面文字，因为额头上自然只会写着："我要吃东西"。

很遗憾，因为她的拖累你不能来。也许以后情况会有变化，比如明年春天就有可能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怎样离开这里，如果你不来接我的话。我成天躺在阳光下的树林中，躺在家里的阳台上，清晨在沐浴着朝霞的林中散步，或者欢笑，或者无聊，或者悲伤，或者有时还会喜悦，每天两次为饮食哭泣（昨天午饭时我情不自禁地怨叹道"我的上帝哟！"事后才发现自己失态）。我也稍微胖了一些，体重增加了近8公斤——简言之，这是个封闭的世界，人人在这里入了籍。如同来自地球世界的公民们一样，唯有天使来接他时才能离开这里。那么等到明年春天？

如果不太费事的话，请你在启程之前去访一下克雷齐西——可别当面说他矮了！——（对这位资深老职员来说，便会增加失落感）和特雷姆尔，行吗？也许凑巧有邮件。

请你下次来信时写几句关于埃莉、瓦莉和孩子们的事。

你的

〔邮戳：21.5.21 塔特兰斯克—马特里亚利〕

向佩帕问好！

向小姐问好！！

如果包裹还没有寄出，请加上3件左右衬衣，软质的，尽

可能好些的。

根据卡夫卡1921年5月18日致所长的感谢信，致奥特拉的这封信最大可能亦是这天所写（参阅第95号信的注解）。但是，盖有5月21日邮戳的信封中，如今误插着第88号信，而实际上只有第98号信在时间上与之相符。因此，此信或是延误数日才送到邮局，或是18日开始写信，两三天后方才结束（信中的间隔横道可作此理解）。

超过了我所申请的：从第97号信看出，卡夫卡请求在半薪条件下的续假，所长显然没有接受这个申请

这一次还是得用德文：参阅第95号信。1921年5月18日的信中写道：

尊敬的所长先生！

衷心感谢您，恩准再次续假，尊敬的所长先生，感谢您准假的此种方式。我本当致函所方道谢，这一点我必须承认缺乏常识，对此深感内疚。

近两个月内，我的状况似乎并未如前三个月那样明显好转。体重增加了整整8公斤。总体来说也仍然没有发烧。咳嗽、多痰、疲乏现象有所改善，而在两个月前我不会相信会有这种好转。当然，这一切改善，包括呼吸力的改善，都与美好的气候、宜人的空气、轻薄的衣裳直接有关。

敬颂尊敬的所长先生大安
您的F. 卡夫卡博士

（见于Louzil著《卡夫卡》第76页）

相对论：参阅第96号信的注解。

克雷齐西：卡夫卡于1917年底从苏劳致奥斯卡·鲍姆的信中可能谈到的就是此人："他是我的亲密同事，我在这里更加想他。"

99. 致奥特拉和约瑟夫·达维德

亲爱的奥特拉：

我很久没给你去信了，因为，当我身体好时，漫步于林间，沉溺于安宁之中，与小鸟、溪水和微风为伴，于是也就想安安静静地呆着；当我绝望时，困于寓所内，仰卧于阳台之上，徘徊在充满噪音的树林中，于是也不想写信，因为父母也会看到我的信。遗憾的是，绝望的时候为多；不过心境好的时候也会有，比如前两天的下午就是如此，今天则不尽然。但是，我并不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人们所需要的那么多安静而感到惊讶，由此延伸下去，人们也不应该指望太多的安静。尽管这里已经爆满，自一月以来甚至满上加满（已经有人住在洗澡间、临时棚屋里，而我却有一间带阳台的漂亮房间），但是仍然会有些许的安静时间。对我的住房环境，我颇感谢忱，所以这成为我迄今没有离去的种种原因之一。比如，现在已是晚间7点左右，我仍躺在一个三面有墙的小屋旁的躺椅上，椅子蒙有一层皮面和一层软垫。小屋前是一方草坪，大小有若苏劳街心广场的三分之二，被知名或不知名的鲜花点缀成黄、白、紫三色，周遭是一圈古老的云杉林。小屋背后，溪水潺潺。我已经在这里躺了5个小时，今天稍有人打扰，昨天和前天则独自一人，唯有奶瓶相伴。对这一切，当存谢意，因此我不想对今日的不快多加评说。另外，如果每天下午如此，如果世界允许我在此呆下去，我会躺到别人不得不抬着躺椅把我搬走为止。最近你会来看我吗？

你提到去陶斯，这使我想起了几句诗："尽情地去享受人生吧，只要你进入人生，你便会生出十个顾虑。"所监大人没有什么

诗意，却有强有力的权限。第一，该地位于波希米亚森林的北坡，过于荒凉（我已经是倒着发育为一个儿童，但还不至于像维拉一样的婴儿）。第二，那里缺乏安静。林中可能很安静，但距离不会近到搬着躺椅就可以走到的地步。第三，那里离施皮恰克太近（有人因为不想接近我，所以没有去塔特拉，而是改去施皮恰克。难道我现在应该也去那里？）。第四，疗养机构急切地询问我是否在这里住到7月1日以后（7、8月间只能以月为单位出租房间），我已答复住下去。而且我真的想住下去。第五，如果我经过布拉格，就必须去所里一行，那将有十分折磨人的一套礼仪，因为对我来说，保险所已经比月球还遥远（除了所里发的钱），但又充满威胁和责备。第4、第5个顾虑和第3个顾虑之一部分，我可以自己克服。但是，关于前两个顾虑，只有当你住到那里后才能有发言权。因此，最好还是把房间租到那时候再说，对吗？

令人注目的是，你很少提到对特雷姆尔和克雷齐西的拜访。尽管你缄口不谈，但这也是重要的迹象。难道他们俩对我生气了，说了什么难听的话？那里没有邮件么？此外还有什么不愉快的事？

你对我的外貌没有表示特殊的指摘，这很好。我虽然增肥8公斤（再重就不行了，宁可体重下降），不再发烧，但是——在苏劳时我的身体好一些，我真想说，在我来这里之前一切都比这里好，但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然，冬天就比这里差太多了。我之所以写这些，是想在回来之前先作一下自我介绍，是想在回家时即能见到炒鸡蛋，而不是像从梅拉诺回去时的情形。

好吧，先不要生我的气，去看看维拉，在喂她之前多吻几下，其中一下是替我的。

你的

〔1921年6月初—中旬—马特里亚利〕

亲爱的佩帕：

你真好，还想着我，从巴黎寄来了风景明信片。以后你一定要给我多谈谈巴黎，谈谈舅舅和舅妈。你向他们全都转达了父亲的问候，一个也没拉下？我为维拉感到高兴，她很有天才，据你来信说已经会说希伯来语了。Haám 即是希伯来文，意思是：人民；不过她的发音不太准确，应当念成 haám，而不是 háam。请你纠正她的发音，小时候习惯了的错误，就会陪伴终身。

衷心问候你的父母和姐妹！

你的 F.

因为父母也会看到我的信：奥特拉同父母住在同一栋楼内，但是，父母像每年6月一样，当时正在弗兰岑温泉疗养。

你提到去陶斯：奥特拉曾向哥哥建议，让他7月底同她和孩子们一道去陶斯消夏。参阅本书第97和100号信。

尽情地去享受人生吧：喻指哥德著《浮世德》中的诗句：

尽情地去享受人生吧！

人人都在生活，但并非人人都认识人生，

只要你进入人生，便会体味到人生之乐。

谈谈舅舅和舅妈：卡夫卡母亲的兄弟约瑟夫勒维娶了一位法国妻子，生活在巴黎。

应当念成 haám，而不是 háam：一则幽默，喻达维德的民族主义（他从不容忍孩子接受犹太教育）和语音纯正癖。参阅宾德尔著《卡夫卡书信中的幽默》第545页。

姐妹：安妮和埃拉。

给佩帕的附信原文为捷克文。——译者注

100. 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最亲爱的父母：

你们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我已经相当胖了，至少在脸颊上是这样。你们可能能够认出格劳伯尔先生，除此之外照片上你们只认识戴着头巾的加尔贡夫人（修帽匠）。但是，你们从照片上想像不出来她的真实情况。衷心问候舅舅和舅妈。

你们的　F.

〔1921年6月—马特里亚利〕

〔风景明信片：卡夫卡在马特里亚利，与病人和管理人员们合影〕

你们在弗兰岑温泉没有照相么？

此信寄往弗兰岑温泉（父母通常疗养的地方）。

格劳伯尔先生：照片上左边坐者。卡夫卡在后来致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的信中一再提到格劳伯尔，称之为他在马特里亚利结识的病人中两位最快乐者之一。格劳伯尔死于1923年8月。卡夫卡在第91号信中提到的假牙技师可能即是格劳伯尔。有关加尔贡夫人的情况，参阅第96号信。

101.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你当然已经习惯了D的生活，怎么会有别的可能性呢？那

是个城市。跟农村相比，人在城市里生活自然感到比较孤独。另外，你在信中写道，你知道一个叫巴比伦的地方。我已经不再想去任何地方了。这里也不像我担心的那样噪杂。孩子们的噪音比大人的容易承受，一是因为这种噪音在所难免，二是这种忍受可以由于孩子的存在而得到补偿。在维拉而言，大概也是如此。——重要的是要告诉你，我将于8月20日假期结束时回到布拉格。不仅仅因为我不能永远地乞求，何况你这位说情人不在布拉格，而且也因为医生认为病情不大可能继续好转，至少他有时这样认为，而我也认为很可能确实如此。——目前，我的胫骨上的大脓包火辣辣地疼痛。它已经令我痛苦到现在了，我还是躺下为好。

你的

〔邮戳：21.7.28 塔特兰斯克--洛姆尼策〕

多马日利策有着对 Božena némcová 的回忆！

D：即多马日利策（Domažlic）的缩写字母。

巴比伦：陶斯附近的一个村庄。

回忆：即指著名捷克女诗人，其主要著作是《Babička》（《小奶奶》）。卡夫卡对她十分推崇。她于1845—1847年住在陶斯（—多马日利策）。

102. 致奥特拉

我的第一次郊游我一下子就认出了维拉，你倒有点难认，但是你的自豪我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它写在这张图片上（我的自豪不亚于你）。她似乎有着一张坦率的、真诚的脸蛋。我认为，世

界上没有比坦率、真诚和可靠更宝贵的东西。

你的

〔邮戳：21.8.8〕

〔风景明信片：塔特拉山脉〕

安妮·尼特曼
伊莱娜·罗特

103. 致约瑟夫·达维德

亲爱的佩庇：

抱歉，抱歉，先是裤子的事，现在又是这件事。告诉你，我当时的状况相当不佳，发着高烧，彻夜咳嗽。当我早晨开始给所长写信时，心情不太好。因此，请原谅我。另外，奥特拉当时不在家吗？为什么由你代劳呢？当然，这件事你办得很出色。理事先生是一位很敏感的人，你做得很对，同他进行了严肃的谈判，这也十分必要，因为我同所方打交道时如同孩子跟父母对话，毫无勇气。

我不会再申请假期，已经没什么意义了。要么有必要在这里继续治疗下去，亦即要么有希望康复（这将由医生们决定），但是短短的假期无济于事；要么我根本不需要假期。我将会把医生证明带来，证明我在这里呆了这么久，这就足够了。

佩庇，多谢你想来接我的美意。在我来说这全无必要，对你来说当然是件好事。现在几乎已近秋凉，四处漫步的惬意在某种角度上超过了阿尔卑斯山，人们不需导游即可轻易地登上

最高峰。不过，如果你来之后，每天早晨告诉我想去哪里，晚上告诉我去过了哪里，那对我来说可有可无。你既然已经休假，为何还在布拉格？

我很可能于星期五回来。再见，佩庇，向奥特拉和维拉问好。

你的 F.

〔1921年8月22日或23日，马特里亚利〕

1921年8月14日，卡夫卡突然发烧，不得不卧床休息。由于无法预知当月22日能否按计划重新上班，他于16日致函所方：

尊敬的所长先生！

我是在床上写这封信。我本想于本月19日回布拉格，但现在担心难以实现。数月来，我一直几乎没发过烧；但是，星期日突然发着烧醒来，热度超过38°，直到现在仍未退烧。这一次，很可能不是因为受凉引起发烧，而是肺病复发。如同以往病发一样，非人力所能抗止。医生已为我作过检查，认为我的肺脏状况良好，只是左肺叶尖尚有一小块顽疾。医生认为，这次急性发烧并无大碍。尽管如此，只要热度未退，我当然还是必须卧床。也许星期五可以退烧，于是我便可以启程；反之则仍须再住几日，届时我会带来医生证明。

经过此次发烧，我的体重将严重受损。对我来说，给我带来更大不快的是，因为此病我将无法在长期休假之后至少准时上班以尽微薄之义务。

恭顺的

卡夫卡博士

（据K·赫尔姆斯多夫所编《保险公司职员弗兰茨·卡夫卡书信集》摘引，见于《Sinn wnd Form》第9期〔1957年〕第645页）

由于卡夫卡此次原想用捷文写信（参阅第95和98号信），但因时间关

系无法让达维德在布拉格翻译原文(参阅第90号信),所以他决定直接用捷文书写(也许在说捷语的熟人帮助下所写,参阅第91号信),尔后寄给妹夫,请他过目并纠正拼写错误。卡夫卡嘱奥特拉将修改后的信件转交他的上司并加以解释性的美言。由于她当时不在家,故由达维德代劳此行。

若按卡夫卡于8月29日重新上班计算(参阅 louzil 著《卡夫卡》第76页,该处刊有经达维德润色的卡夫卡捷文致歉原件)——他本打算于26日回布拉格(正如他在致达维德的信中所述)——由于他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封盖有8月23日邮戳的明信片包含有类似内容,所以可能是同时所写(参阅本书第84和108号信的注解),故而卡夫卡此信肯定是于这一天或前一个星期一所写。

佩庇:捷文形式为 Pepičku,是佩帕的昵称。

理事先生:系指卡夫卡的上司 Jindřich Valenta,他于1920年成为损失清算处的理事(参阅 Louzil 著《卡夫卡》第71页)。

1923年

104. 致奥特拉

目前暂无必要写亲密信,但是这封信也不至于糟糕到不足一读,只是求策问谋而已。然而,此信已是我这次旅行中大部分时间的唯一劳动。我现在当然也有几分迟钝,因为昨夜是最糟糕的夜晚之一。大约分为三个阶段:先是猛然惊醒,其恐怖状之巨,世界历史上无一支军队能够抗衡;尔后我起床唤醒那位可怜的好小姐(她因为电气铁路铺线而睡在我的房内,经过大规模整理行装后十分疲惫),取来安眠药匆匆服下,迷糊了大约一刻钟,药劲已过;于是,当夜的剩余时间内,我就在腹中构思给柏林房东的辞房电报,并绝望地苦捱到天亮。但是,当我清晨起床动身后,在小姐的安慰下,在佩帕的担忧下,在父

亲善意的责备下，在母亲悲伤目光的注视下，我居然没有晕倒（感谢你和舍莱森）。

埃拉·普罗赫小姐可好？

路过贝尔科维茨时，因为你和孩子们以及芬尼没到车站来，我颇感伤心。

〔邮戳：23.9.26 柏林—施台格利茨〕
〔邮政明信片〕

此信系寄往舍莱森。

昨夜：卡夫卡于1923年9月24日乘车去柏林，打算与他7月间在波罗的海米利茨浴场结识的多拉·迪曼特一道开始新的生活。在他看来，与她之间建立关系的决定“极为大胆，如此勇敢的壮举只能在历史记载中可以找到，例如拿破仑远征俄国”。

在佩帕的担忧下：约瑟夫·达维德在度完暑假后又回到了布拉格（参阅第101和103号信），而奥特拉则在舍莱森呆到10月中旬（参阅第107、110和111号信）。

埃拉·普罗赫：即指第106号信中提到的埃拉·普罗哈茨卡。

贝尔科维茨：该地离舍莱森约步行45分钟的路程。

孩子们：奥特拉的第二个女儿海伦娜已于1923年5月10日出生。

105. 致奥特拉

奥特拉：

附言：黄油这里有的是，只是不能吃。如果你能不时地寄来一小包样品，那倒不错，甚至很好。因为，只有黄油能够使我略微增肥，而舍莱森的致肥效果已在临行前夜丧失一部分（如果我没有可以丧失的肥胖度，当然也不会外出旅行）。你愿

意寄吗？我们以后再算账，大约一个包裹价值5克郎。我曾经往这里寄过一次黄油，作为尝试，结果安然寄达。姑娘说，她在此之前以为当地的黄油很好吃，收到包裹后才知道还有好吃得多的黄油。祝你、佩帕和孩子们，以及芬尼一切都好。

F.

〔邮戳：1923.9.26，柏林－施台格利茨〕

〔邮政明信片〕

舍莱森的致肥效果：卡夫卡于8月中旬至9月21日在奥特拉所在的舍莱森疗养。参阅第104号信。

106．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刚才，在我收到你那可爱的信后不久，得到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据说，女房东对我感到满意。但是，遗憾的是房租不再是20克郎，9月份的租金是70克郎左右，10月份至少是180克郎。房价攀爬速度有如你们那里的小松鼠。昨天，我差一点被租金吓得晕过去，城内的房租对我来说也很可怕。但是，除此之外，这里郊外暂时还很平和、优美。每当我在这些温暖之晚踏出小楼时，茂密的花园中便会迎面扑来一股清风，其柔和、其强劲似乎从未感受过，无论是在舍莱森、梅拉诺，还是马里恩温泉，以及其他所有去过的地方。是的，这是一次苏劳之行。当然时间刚刚过去8天，如果你问我是怎样工作和匹分时间的，

我就无言以答了。更详细的情况很难写，在给父母的信中我将努力去作。此外，你是否有兴趣也读一下那封信？我希望，你不至于见到我在教堂台阶上伸展四肢躺在孩子们中间。——直到星期二尚未收到黄油。快断顿了，必须寄来。这里的黄油，包括牛奶，我都几乎难以忍受。

我亲爱的佩帕现在都在干什么呢？我一共漏看了多少结局！向孩子们和芬尼问好。

你一个字也没写埃拉·普罗哈茨卡。

〔邮戳：23.10.2 柏林—斯特克利茨〕
〔邮政明信片〕

女房东：卡夫卡本应于 11 月 15 日自 Miquelstrasse 8 号，搬到 Grunewaldstrasse 13 号（参阅第 113 号信）。但他此时已接到解约通知。根据多拉·迪曼特的回忆，与女房东的矛盾对他的《小个子女人》的构思产生了影响。（参阅《勃罗德谈卡夫卡》第 172 页和 174 页）

差一点被租金吓得晕过去：卡夫卡于同一日致信马克斯·勃罗德："我在郊外正在找房，以避开房租那真正的折磨。这里人很愿意帮我，城里人缺乏这点。例如，昨天我被房价吓得爆发数字幻想症。"

结局：约瑟夫·达维德是英国狂热者和足球迷。

107. 致约瑟夫·达维德

亲爱的佩帕：

如果家里发生了什么特殊事件，劳你驾写几行字来。今天是星期三晚，十天以来我只得到过总共两次家里的消息。本来

两次完全够了，但是时间分配得不理想，两封信是先后挨着收到的。因此，要是家里有什么事，你就会来信告诉我，对吗？既然你无法让别人害怕柏林，又何必顾虑其他呢？佩帕，若想让我害怕柏林，有如画蛇添足。不过，在这里的内城生活，确是一桩可怕的事，必须为食品而斗争，为看报而心惊。当然，这一切与我无关，换了我连半天都抵抗不住。然而，郊外这里却很美，只是偶而传来一条消息，一种莫名的恐怖传染到我，于是我不得不与之争斗。难道布拉格不是这样？那里，每天有多少种危险威胁着一颗如此胆怯的心灵。除此之外，这里一切均好，我的咳嗽和体温情况也因此而有所好转，甚至比在舍莱森时更佳。——那20克郎我已移交给一个托儿所，详情我会告诉你的。——如果你打算作一个关于柏林现状的报告，尽可写信告诉我。当然要付柏林的价钱！这可是个昂贵的报告。另外，你读一下最近一期《自卫》。福格尔教授在此刊上又写了一篇反对足球的文章。也许现在应当全面停止踢足球了。

替我问候父母、姐妹和 Svojsík 先生。

另外，刚刚收到埃莉的信，家里一切均安。

〔邮戳：23.10.3 柏林—施特克利茨〕

〔邮政明信片〕

当然，这一切与我无关：至少在10月1日这一天，事实与之不符，参阅第106号信和J·P·Hodin所著《我曾爱过弗兰茨·卡夫卡——访多拉·迪曼特》，见于《新报》(Die neue Zeitung)1948年8月18日第13版。至于读报时的恐惧心理，则是每天必不可免的（参阅第114号信）。卡夫卡隐瞒真情的目的是不让父母无端担忧——达维德当时与他们住在同一个楼内，自然会给他们看信。(参阅第117和119号信以及第99号信的注

解）

这可是个昂贵的报告：达维德于1923年9月5日、星期三给在舍莱森的奥特拉去信说，他将因周末的一场体育盛会而在布拉格多呆几天："于是我又生出了那个老念头，即去找弗兰茨。事关一个报告，至少可以让他报销火车和汽车旅费；这个报告也值得作此开销。告诉他，Hakoah队在伦敦以5∶0击败West Ham United。这个消息登在今天的《Tagblatt》上。或者是报社弄错了，或者是Westhams被日本大地震吓坏了。"（宾德尔著《卡夫卡和他的妹妹奥特拉》第557页）尊敬的英国足球俱乐部的失败，无疑对他是一打击，就是在足球通来说也很意外（参阅《布拉格日报》第207号［1923年9月5日］第6版上的报道）；信中戏称的地震发生于9月1日，因为各家报纸连日报道，所以达维德的指责不无道理。维也纳协会当时是最大的犹太人体育俱乐部。卡夫卡与达维德之间经常引用的固定词汇"报告"，以及两位伙伴之间反唇相讥常变花样的内容中，均也包括足球这个话题。参阅第115号信。

福格尔教授：争论始自福格尔7月27日的一篇文章，后又续于8月31日和9月28日的两篇文章（《打击足球瘟疫》，刊于《自卫》第38期第5页）。最终，编辑部以一篇反对性论文和结束语作为补充。早在卡夫卡和达维德同在舍莱森度假时，二人之间的舌战由头和材料就已具备。关于《自卫》杂志，可参阅第77号信的注解。

Svojsík先生：安妮·达维德的丈夫。

108.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不是"知己信"，只是经过略有不安的一夜之后的几句知己话：

关于你是否会打扰我的问题，我们根本不要谈。即使全世界的一切都在打扰我——几乎已经是这样了——，你却没有。除了能在这里见到你的喜悦之外，也许我还可以省去一次旅行。

这是关于你的事。但是，我不得不说除了你之外，其他的事都颇令我担忧。谈这种事为时过早，我还不能确信自己能够适应这里，为此梦中常在困扰着我。你能够体会些许：它与意愿无关，它与是否受欢迎无关，原因不在客家，而在东家。柏林的整件事具有柔性特点，我以剩余之力去感知，因此也许具有很大的敏感性。你知道的，别人有时是用什么样的语调在谈论我的事，显然这也是在父亲的影响之下。其中没有什么恶意，更多的是同情、理解和教导心等等；它并不是恶意，但这是在布拉格，我不仅有爱而且有怕。直接阅读和聆听这种好心肠的、友好的评价，对我来说犹如布拉格传到柏林来的谆谆之音，它给我带来悲伤，带来不眠之夜。告诉我，你能够丝丝入扣地体现其中的悲伤情感。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来，也不知道我是否该去布拉格呆几天。由你决定，给我提建议。如果存在某种可能性，我想在柏林度过整个冬天。也许我事先应当回布拉格一趟，乘天气还能忍受得了，看看父母，正式告别，商量着把我的房间租出去，等等。另外，我还得取各种冬季用品（风衣、外衣、几件内衣、睡袍，也许还有暖脚套），否则这些东西托人带来或寄来都很费事。最后，我本来也该同所长谈一谈；不过，如果你坚持要代劳的话，我也可以把这件事毫不犹豫地交给你来办。如果我回去，无论如何我要在20日左右回到这里。

你看，我又把自己的担忧推诿给你了。这样一来，也许我又会像昨天那样自由、那样瘫软了。昨天，我虽然像每天一样7点以后才起床，但是9点来钟就感到累了，累得瘫软了，一点也不发烧，但就是挺不住了，于是纳头便睡。午前点心和午饭，我就像海伦娜一样在半睡眠状态中细嚼慢咽下去。傍晚5点前，我才勉强地爬了起来，因为据说有客来访。晚间，除了你的明

信片外，我还收到了母亲的明信片。母亲说，克洛普施托克那个可怜而又可爱的不幸青年（眼下又很不幸）今天就要冒然来访，事先根本没有给我来信。现在看来他不会来了；要是我能帮他一把就好了，他没有住房，学校的免费午饭也难以保证，他的手受了伤，很快又要有一场重要考试，也许他钱也没有了，这一切都是他前来柏林访我的理由。现在看来他可能不会来了。当然，布拉格对他来说并不好，然而柏林的就学机会更加渺茫。在这点上，你本应劝劝他，你这个大母亲！——再见，向佩帕问好，还有孩子们和芬尼。维拉又有什么名言？海伦娜可有进步？

对了，在百般困难的干扰下，我忘了感谢你的黄油。星期三收到的。也许这只是第一只包裹？味道好极了。

〔1923年10月8日柏林—施特克利茨〕

日期推算：从卡夫卡1923年10月8日书写并盖有当日邮戳寄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看出，卡夫卡在前一天有一位叫恩斯特·魏恩（参阅第21号信的注解）的客人来访。由于第109号信的内容介于第108和110号信之间，即介于10月2日和13日之间所写，而且理应在中间时段，因为两头均经过柏林与舍莱森之间的两条邮路往返，所以魏恩的来访很可能是在10月7日。

带来不眠之夜：卡夫卡于1923年10月16日致函马克斯·勃罗德："但是更糟糕的是，最近夜鬼老是缠着我。不过，这也不足于令我返回；如果我被夜鬼击败，与其在那里，不如在这里。当然，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步田地。"

给我提建议：奥特拉反对此计划，卡夫卡遂改变主意，打算最早于年底回布拉格。（参阅第109号信）母亲也劝卡夫卡放弃此计划。

取各种冬季用品：冬季用品后由马克斯·勃罗德于11月份带去。（参阅第114号信）

交给你来办：参阅第115号信。

海伦娜：奥特拉的第二个女儿。

细嚼慢咽：原文为fletchern（根据美国健康布道士Horace Fletcher命名，现意为特别彻底地咀嚼）。

克罗普施托克：自1922年夏季学期开始，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在布拉格学习医学专业。

109.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你也许已经到了布拉格，但我还是试着向Sch. 发一张明信片，尔后再往布拉格写信详告。如果我没有记错，迄今已经收到你的3个小包裹，第3个寄的是Danbaer，你星期一寄出，出奇的快，星期四就到了。为了便于算账，我们必须坚持记数，我可不想从维拉先生的面包上舔去黄油（尽管他会有不计其数的黄油可吃）。在此期间，我也收到了母亲的一个小包裹，使我受到了出色的照顾。不过，寄其他东西则全无必要。关于你信中谈到的旅行之事，我还会去信详谈，今天只说一点，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不再回去，同时我也承认佩帕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这里郊外至今一切平安，我认为你也可以睡在我屋里，不过城里当然随时都可能出事，对小不点们的母亲来说会带来铁路的风险。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下次还会写到。好吧，暂时：František pozdravuje a je zdráv。向佩帕、孩子们和芬尼问好。

〔邮戳：23.10.13 柏林—施特克利茨〕

〔邮政明信片〕

向Sch. 发一张明信片：奥特拉计划于10月15日才离开她在舍莱森（Schelesen）的消夏住房。

维拉先生：戏言！

旅行之事：参阅本书第106、108、110和112号信。

František pozdravuje a je zdráv：弗兰茨致以问候，他很健康。

110. 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这么说你还在布拉格？15号之前不走？是牙齿的缘故？现在牙齿还疼吗？很少有东西令我完全充满信心，而我对你的牙齿却满怀信心。不过，你在这种尚能忍受的气候下仍未离开布拉格，这一点很异乎寻常。　　所有包裹都已收到，标有第1号的，包括今天（星期日）从布拉格寄到的未标号的，此前也收到了母亲寄来的第2号。对我的关怀真是无法再好了。—— 关于你的旅行。当我从窗户望出去时，但见蓝蓝的天空和满目翠绿；当我把目光收回室内，又见水果、鲜花、kefir黄油；于是我又沉于遐想：美丽的设施、植物园、绿林；我的思绪继而进一步延伸：极昂贵的戏剧欣赏（我至今还没有过体验）、参观Kersten和Ticteur的展览精品（参观太多了我们的钱就会不够了）等等，或者这些都免了，只须在一个陌生城市里共处2、3天。这些都是我的建议，不过，当然、当然是有风险的。此事我还会去信详谈。无论如何，若对风险自我承担，则万万不可行！！问候佩帕、孩子们、芬尼。

〔邮戳：23.10.14 柏林—施特克利茨〕

〔邮政明信片〕

Kefir：由酒精和奶酸发酵方式从牛奶中获取的食品。
此信没有落款。——译者

111. 致奥特拉

最亲爱的奥特拉：

请你策动一下给我寄钱来。我带得不多，当时母亲没有钱，无法给我预付到10月份，我当时也不知道会在这儿呆多久。可是她答应过我，从10月1日起在每个信封里夹寄一小部分钱来。如今我已多次请求过，但是一个钱也没寄来。今天是16日，这个月我一共只收到70克郎；也许是所里的钱没有寄到，还是寄钱的信丢失了？或许是想用这种方式教育我懂得挣钱？可是本不应让我失去这么多时间呀！比如说，昨天有几位家具搬运工从我的房内把老住房的一架巨大的三角翼钢琴搬走了。要是有一所家具搬运学校，可以培养那种搬运工来，我一定会充满激情地去求学。可是目前我暂时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学校。——黄油已经安然寄达，今天还收到了克洛普施托克代转的一个大包裹。不过，我还需要别的东西。比如我想买一盏煤油灯，又怕支出太大。我的房间里现在只有一盏，对我来说光线不足的煤气灯，还有一盏太小的煤油灯。

〔邮戳：23.10.16 柏林—施特克利茨〕

公司的钱：参阅第115和116号信。

家具搬运工：多拉·迪曼特也记得卡夫卡有一次"张大了嘴，惊讶地

跟着两位家具搬运工走到楼梯口”。（瓦根巴赫著《卡夫卡》第226页、附注之559页）

买一盏煤油灯：此事之所以具有必要性，主要因为卡夫卡与女房东为了煤气费过高之故吵了一架。（参阅J·P·霍丁著《回忆卡夫卡》，见于《Der Monat》第1辑〔1949年〕第8/9号第93页）此灯也可以用来作饭。（参阅勃罗德著《卡夫卡》第176页）

此信没有落款。——译者

112.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新居里的第一封信是属于你的，因为你也许很快就会同它建立直接联系，这一条理由就足矣。我相信你会喜欢它的。至于搬家么，我不能说自己很忙累。大约是10点半左右，我从旧居出门，乘车进城，到了大学，尔后想去吃饭，打算饭后即去施特克利茨，参予一点搬家的事。但是，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突然有人叫我，原来是勒维博士（我们家里的米利茨人都认识他）。我在柏林还从未见到过他。他当时非常友好、热情，邀请我立即去他父母家吃午饭——他正要去父母家。在这个价值万亿的礼物面前，我稍事犹豫——我本来是想去施特克利茨，但最终还是去了，来到一个殷实之家的平和与温暖之中。当我按响施特克利茨花园门口的门铃时，已是6点钟，搬家已经进行完毕。哟，我忘了，快没地方了，还有一个请求：母亲的无微不至关怀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请往这里寄些钱来。我这里已经阮囊羞涩了。

如果你来，请带上你的床上用品，最好是能留在这里的。这

里给你准备的床棒极了。

暖脚套有时会十分需要的。

第9号已于数日前安然寄达。

〔邮戳：23.11.17 柏林－施特克利茨〕

〔邮政明信片〕

建立直接联系：参阅第106、108、109和110号信。奥特拉后于11月25日抵柏林，卡夫卡于1923年11月15日从 Miquelstrasse 8. 搬到 Grunewald strasse 13.。

到了大学：11月和12月间，卡夫卡在"犹太教科学大学"参加会议和学习班，详情参阅H·宾德尔著《卡夫卡的希伯来文学习》，刊于德意志席勒协会年鉴11期（1967年）第555页。

我们家里的米利茨人：系指1923年7月和8月陪同卡夫卡前往米莉茨的埃莉·赫尔曼及其孩子们，以及后去米利茨接家人的卡尔·海尔曼。

此信没有落款。——译者

113.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很遗憾，这一次我没有在28日回到布拉格。我本来有一系列伟大的计划，不像以往那样只准备些小里小气的棉纸包装物品等，而是略微大手笔的礼品，显然受到了柏林鉴赏力的影响，如同时下报章上常见到的说法："欧洲乐此不疲"。这本来应当是仿制舍莱森游泳池的杰作，它曾经给你带来过喜悦。我本来只须把我的房间腾空，摆上一大堆储藏品，尔后灌满酸奶，使

它成为泳池，牛奶上再撒上黄瓜片。根据你的岁数（本应打听一下才行，因为我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变化，在我看来你永远不会老），我本应在四周建起同样多的小房间，建筑材料是巧克力板（因为佩帕通常也能分享你的生日礼物，所以我也可以藉此还清欠他的巧克力账）。小房间内都将充满利佩特的最佳礼品，每一间的礼物都不一样。房顶上，倚墙斜角再挂上一轮巨大的光芒四射的太阳，是用 Olmützer Quargeln 浇铸成的。这本来是一件神奇的礼物，没有人能够忍得住长久观望，此外，我和小姐在配制它时还会生出多少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哟！

如今，这一切并不存在，这辉煌的一切都在一记生日爱吻中融化了，无论它有多么坚实。这一切，确实也比任何一次在布拉格为你过生日时都更丰富。

关于你旅行的事，从各个角度来看，都可以设想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我只须设想一下布拉格日报的标题即可！如果我当时不离开，现在感觉可能有所不同。然而，我真的已经离开了吗？我曾经在那些标题面前浑身颤抖；我现在几乎每天仍在颤抖，每当我在施特克利茨市政大楼广场的报摊上浏览各报的第一页时（作为当地寄居者，我只是星期天才买报纸）。这些消息通常都是千真万确的，特殊情况下却有例外，于是我就会想，但愿好事能够继续下去，坏事当然最好突然发生变化。然而怎么变呢？变于远方世界？

因为我的冬季用品由马克斯带来，所以你就可以在全家毫无干扰顺利旅行的情况下，根据其他各方面的因素从容决定旅行的日期。

关于我所需要物品的清单，将紧附于后，请你把它交给母亲和小姐。我不想把它直接寄给父母亲，因为父亲根本一窍不通。物品清单大致是：

3件软质衬衣、2条长衬裤、3双普通袜子、1双厚袜、1条擦手毛巾、2条薄手绢、1条床单（软质的即可，就像我带来的这条）、2个被罩、1个枕套、2条睡衣。

上述是内衣、床单类。外衣类：厚风衣、一套西服（如黑色的那套，它的薄兄弟我已经带来）和任何一条我可以在家里穿的裤子。此外，或许还可以把睡袍带来。如果还有“可能”的话，请把那件旧的、蓝色的苏格蓝式运动大衣带来，我可以让人改成室内穿的外衣。（这件大衣已被证明卖不出去了，再说居家老穿日常大衣实在令人难堪。）如果我以后敞着窗户躺在长沙发上——我极有可能不这样做——或躺在我这里也拥有的阳台上，那么就得考虑还需要暖脚套、腕套和帽子。不过，这些物品是为今后准备的。如果决定把它们寄来，那将是个了不得的大包裹。

也许还应装入白天戴的随便哪副手套，然后还有一个外衣架，二个大衣架。

就这些了。一大堆，装在哪个箱子里呢？

还有一个特殊困难的包裹内容，即拜访所长。你真的愿意代劳？也许我还会另写信谈这件事，你或许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今天我只写一个草案（所里的钱寄来了吗？母亲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要告诉她一下，我去年秋冬两季因肺病发烧、胃肠痉挛而几乎一直卧床，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春天以来，肺病好转了，但整个状况糟糕得多，因为开始了常常令人难以忍受的失眠，随之白天便会处于最可怕的头昏脑胀状态，以致我失去了干任何事的能力，尤其无法走访保险所。我认为，如果我想继续活下去，就必须采取某种极端措施。我想去巴勒斯坦。本来我并不具备此行的条件，在希伯来文和其他方面的准备也相当不够，但是我必须拥有某种希望。（关于巴勒斯坦的事，可以补充几句：

由于肺病和那里生活维护费用比较便宜而选择了它。费用低符合实情，可以多次强调）。然而，在我妹妹的帮助下前往米利茨，也许还有柏林作为中转站，对巴勒斯坦之行作好各种准备。我试图从柏林开始（这里的朋友值得一提，还有生活费用），目前一切还能忍受，不要过分夸奖！现在我有点担心：如果我长久住下去，各项费用会接近1000克郎，这将剥夺我在柏林的可能性（实质上所有可能性都将不存在），因为这里的物价上涨很快，有些商品的价格甚至超过布拉格，而我的有病之躯则比其他人消费更高。我的目标仍然是有朝一日完全摆脱对退休金的依赖；但是，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我却完全依靠它。（此外，这是一个危险的篇章，因为它隐喻着我将不回去，含意隐瞒，游离于字里行间。）目前看来，似乎就是这些内容。当然还包括致谢和友好之辞。可怜的奥特拉，这些任务很繁重，但对两个孩子的母亲来说，这一切也许尚能胜任。（也许谈一点我在这里的行动为好，这一点我正在考虑，不过你也可以说你对此一无所知。）

最后，我多么希望知道维拉、海伦娜的一些小故事，（信中说维拉没有忘记我，这一点写起来当然容易，但谁能给我保证呢？）我也很想知道全家的情况，尤其是小姐的近况。不过当然不要像上次你的来信一样，是在午夜写就的。我现在也几乎已经到了午夜了。再见！

F.

〔1923年第四周柏林—施特克利茨〕

向佩帕问好！

这一次我没有在28日回到布拉格：奥特拉的31岁生日本应是29日。卡夫卡在其他场合也时常弄错日期。

利佩特：布拉格城内当时的一个精美食品商店。

Olmützer Quargeln：一种酸奶酪。

几乎每天：卡夫卡在1923年10月2日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写道："最近我看了那份几天来一直避免见到的《施特克利茨广告报》。糟糕，实在糟糕。但是，其中确有公理所在，其中与德国的命运紧密相联，有如你与我。"

旅行的日期：参阅本书第106、108、109、110和112号信。

要告诉她一下：有关后文参阅第115号信。

我想去巴勒斯坦：甚至10月份即将启程，但他于7月份即已看出："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巴勒斯坦之行，而是在精神意义上成了某位贪污巨款的出纳员的美国之行；如果与您们同行，此案的精神刑事犯罪程度将变本加厉。"此信是写给其同班同学胡戈·贝格曼之妻的。贝格曼当时生活在巴勒斯坦，于1923年春来布拉格作报告。他对卡夫卡的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对这位朋友说，去耶路撒冷后可以住在他的宅内。

在我妹妹的帮助下：参阅第112号信的注解。

退休金：卡夫卡于1922年7月1日正式退休，因为他的肺病已经无望好转。

114. 致奥特拉和约瑟夫·达维德

最亲爱的奥特拉：

你看，我又回信晚了，也自愧没有亲自去找到所长。这是一件棘手的事，多谢你了；你信中说一切都如此顺利，我几乎不敢相信。你没有对我隐瞒实情？实际上它比那了不起的包裹更令人难以置信。你们给我寄来的包裹，据通知书说竟有15公斤重，我几乎有点害怕呢。我不再敢向父亲致谢，对母亲的谢

意也只能在你的信中表达。从需要的角度看，15公斤似乎太多了；里面究竟会是些什么呢？况且都是出自你家的财政？我在记忆中审查了你的家当，你可根本没有这么多家产哟！当然，有时父亲上午来看望你，你的房间里便会有许多家当，但其中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寄出去的。这包裹给D.造成了最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擦桌布。她说，她恨不得快要叫起来了，事实上她几乎已经叫出声来了。——信中附上草稿一份，请佩帕作尽可能完美的翻译。不过，先请你过目并润色，内容应当涵盖所有须同所长谈的话题，语调应当恰如其分。关于巴勒斯坦之事，你们可只字不提。我在柏林的情况也可以不提。如果能在信中保持缄默，当然对我十分有利。此信应当直接交给所长吗？抑或交给所里？后者则要求对信文稍作修改。不过，此信若经交所长则足矣。除了这封公开信外，我是否应该再给所长写一封个人致谢短函（使用德语即可）？是否有必要这样作，取决于你同所长谈话时得到的印象。

为什么你这个月情况这么好？显然是把玩具用高额利润卖出去了。否则维拉当然会在你身边，让你写信告诉我，她正紧张地把耳朵贴在娃娃肚子上，听里面正在说些什么——这些都是可以想象到的。无论如何，如果那个娃娃足以使维拉获得柏林的印象，那将对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别再总是说你欠我的钱。我有几天是靠你生活的（我真想用希伯来语的说法来表达：是靠你的脂肪生活的）。我写作用的纸，是你的，我的羽毛笔，是你的，等等；如果有人想以特殊昂贵的方式作柏林之行，那他应当作为我的客人前来。祝你一切安好！但愿我的事不使你焦头烂额！另外，你不必替凯瑟博士担忧，他有钱。

F.

〔1923年12月中旬，柏林-施特克利茨〕

向克罗普施托克致以问候！他能吃饱吗？他的健康状况可好？

我得抓紧机会写上几句，但我没什么妙语可写。我对维拉的柏林印象十分感兴趣。衷心问候！

多拉

盼你来信！

尊敬的经理先生！

我不揣冒昧地通知您，我希望能在柏林附近的施特克利茨再住一段时间。请允许对此作简短说明：去年的秋冬两季中，我的肺脏状况不佳，肺疾因肠胃痉挛疼痛而加剧。近半年来，这样的痉挛已几度严重发作，其病因不甚明了。在肺热和痉挛的作用下，我曾在数月内卧床不起。春季以来，上述痛苦虽有缓解，但代之以格外严重的失眠。作为肺疾的先导和伴生现象，我已失眠多年，但迄今多是阵发性的、不甚严峻的，况且均有一定的诱发原因。然而，如今的失眠并无诱因，且持续不断，安眠药亦几乎无效。数月来的状况已濒临难以忍受之程度，并对肺病起到恶化作用。夏季，我在舍妹的帮助下——无论在决断还是行动方面，我已无独立能力——前往波罗的海畔的米利茨。虽然我的状况在那里根本没有得到改善，但在那里却找到了今秋来到施特克利茨的可能性。柏林的朋友们愿意为我提供些许帮助，而在当时柏林的困难状况下，这一帮助是我前往柏林必不可少的先提条件，因为以我的现状无法在一个陌生城市里生活。

从希望的角度看，我在施特克利茨暂时生活的主要原因似有如下几点：

1. 我期望通过完全改变环境以及与此有关的条件，对神经疾病产生有利的影响。我对肺疾的考虑则退居第二位，因为立即针对神经疾病采取措施的紧迫性大得多。

2. 地点的选择——这是我的医生在布拉格提出的建议，他本人了解施特克利茨——恰恰对肺疾并无不利影响。施特克利茨是柏林近郊一个半乡村味儿、类似花园城市的地方，我住在一座拥有花园和玻璃阳台的小别墅内，在花园间步行半小时便可到达绿林，最大的植物园只有10分钟路程，附近还有其他园林，我们这条马路四周都可穿过花园。

3. 对我的决定同样起到影响的最终因素是，我希望以我的退休金在德国生活比布拉格容易一些。当然，这一希望已无法满足。前两年情况或许可以如愿，但今年秋季的物价上涨达到了国际市场水平，甚至大幅超出，以致于我只能非常节俭地维持生计，况且是在朋友们的规劝之下，在尚未找到医生就治情况下才勉强维生的。

总体而言，迄今的施特克利茨逗留对我的健康状况有所助益。因此，我很愿意在这里继续生活一个时期。当然，前提是这里的物价上涨速度不要把我提前逼走。

尊敬的经理先生，我谨请所方批准我在此逗留，并附上申请函。我的退休金仍请寄到家父家母处。后一请求的原因是，其他任一邮寄途径都将使我蒙受经济损失；而在我目前的阮囊羞涩状况下，任一损失都会带来极大痛楚。之所以强调任一其他邮寄途径都会造成损失，其缘由是无论以马克（我将损失兑换差价和成本）或克郎（我将损失更大成本）邮寄都无法避免，而家严家慈却随时有可能托熟人将钱免费带到德国来，即使两个月一次亦无妨。将退休金寄到父母处，当然不会妨碍我定期向所方提供也许十分必要的生存信息。请所方指示我当以何种方

式证明我的生存。

藉此再次敦请惠准这一对我而言至关重要的申请。

恭敬大安

佩庇，请你不要因为这一繁重劳动而生气，我的报酬是，Hakoah 队输给了 Slavia 队。向你父母和姐妹问候。请奥特拉向父母作一解释，我现在每周只能写一至两封信，这里的邮资实在太贵。不过我给你们附上捷克邮票，以便我也能得到你们的一点支持。

从卡夫卡致约瑟夫·达维德的这段附言中，可以判断出此信的书写时间：信中提到的足球赛，系于 11 月 25 日举行，比赛结果刊于 11 月 30 日的《自卫》（第 47 至 48 号信），而卡夫卡只可能从《自卫》这一途径得知（参阅第 107 和 114 号信以及第 77 号信的注解）。他得到这期报纸的最早时间是 12 月 3 日、星期一——此报系从捷克寄到柏林卡夫卡处。另一方面，信中使用了“本月”这一概念，而其妹走访所长后写来信时 12 月肯定已过去大半；达维德将卡夫卡致经理的报告译完后，卡夫卡是于 12 月 20 日才从柏林寄出的。由此判断，此信的书写时间很可能是 12 月中旬。

个人致谢短函：卡夫卡于 1924 年 1 月 8 日写了这封信（在柏林逗留和退休金寄到父母处的申请，系于 1923 年 12 月 31 日获准。细节亦请参阅第 116 号信），但与 1921 年时这类信件（参阅第 95 和 98 号信）不同的是，此信系用捷文所写（发表于 J·Loužil 所著《卡夫卡》第 81 页）。约瑟夫·达维德受托将卡夫卡的信文（见于第 116 号信）进行翻译（参阅第 90 和 103 号信）。

娃娃：卡夫卡为奥特拉的女儿维拉买了一个玩偶娃娃，在奥特拉 11 月底结束柏林之行回布拉格时作为礼物送给了她。

我得抓紧机会写上几句：由于信笺位置缺乏，多拉·迪曼特将致奥特

拉的问候语写在卡夫卡给妹妹信中最后两段文字之间的空白处。

尊敬的经理先生：由达维德翻译的捷文信发表于J·Louzil所著《卡夫卡》第80页。此信的德文回译件见于K·赫尔姆斯多夫所著《保险公司职员弗兰茨·卡夫卡的书信》，刊于《Sinn und Form》第9期（1957年）第648页。

生存信息：卡夫卡在基尔林居住时期的一封此类信件见之于《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文物展》（Catalogue，耶路撒冷1969年版，第30页）中的影印件。

Hakoah队输给了Slavia队：达维德当时是布拉格Slavia足球协会的追随者，该队处于中游水平，是赛十分幸运地以4：2获胜。

邮票：达维德是集邮者。

附言原文为捷文。——译者

1924年

115. 致奥特拉

亲爱的奥特拉：

照片很美，维拉还是那副无辜和安详的神态。你说得对，我感觉得到她的目光仍然认得我。海伦娜要求生存的方式多么伟大（德语可以完全容纳外来语的各种比喻）！关于芬尼，D. 在第一眼瞥见照片时就作出了正确的评论，说她几乎已经认不出来了。——果酱真的是你制作的？这是一份偏离目标、却又正中情怀的殷勤礼物！这完全是我的肺腑之言。不过，你当然是不会制作林茨蛋糕的。此外，还有一个并非自私自利的问题：那些莱茵克洛德李子长得怎么样？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多少干过一点活。——我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悲伤得多的问

题：小姐的圣诞夜过得可好？（字迹写得下意识的小，蜷缩在一起。）去年，她强迫性地请求我接受一半礼物，我当时收下了；今年可别再强迫我啦！不惭愧么？——保险所的来信很友好，一点也不复杂，这要感谢你的功劳。有两封短信需要翻译，一是："尊敬的公司领导，竭诚感谢惠函赐教，特遵示声明，家父赫尔曼和家母尤丽叶·卡夫卡受全权委托接受我的退休金。"此外还有一封致谢短信："尊敬的经理先生！请允许我向您，尊敬的经理先生，衷心致谢，感谢您对我的申请特予友好的惠准，尤应感谢您热情接待舍妹，感谢您对我近年来或许看似特殊实则完全属实之经历的明察。

恭顺的属下

以上是两封译件，不算长，对吗？（前一封信也许是件苦差事？既然我已经向世上抛出过华丽捷文的谎言，如今我这位可怜人又有什么其他方法呢？这个谎言很可能没有人会相信；佩帕也许跟我一样可怜）。由于它们都不长，我能否尽快得到译作？作为酬劳，现附上《我最漂亮的射门得分》一文剪报。——克洛普施托克现在怎样？也许状况不佳，很糟糕？能够在这种严寒条件下为毫无保障的生计四出奔波，确是了不起的英雄。此外，他在困境中总是有着可以理解的某种奢望，如同维拉想买玩具等等——这一次是想前来柏林。我应该鼓励他吗？D.说，给他找一个住处睡两天并不困难。两天的食品也好找。可是，我是否应该鼓动他为此次旅行花费诺大盘缠吗（即使他以优惠价参加至博登巴赫之行）？不，也许我不会这样做。——你问我的营养如何，我要说仍然棒极了，丰富多彩（不过，这个月的支出大概不会重复超逾1000克郎的奇迹，尽管家里给我如此大方的支持）。此外也没有任何障碍。烹调很容易。除餐前后买不到

酒精，尽管如此我吃饭时还差一点烫了嘴：饭是用蜡烛火苗加温的。

顺祝一切安好！

F.

〔1924年1月第1周 柏林—施特克利茨〕

只有一个非常、非常衷心的问候。太累了！我快睡着了。晚安

日期推算：卡夫卡至迟于1月8日得到了达维德的译本。

D.：多拉·迪曼特，此信最后一段话是她写的。

这要感谢你的功劳：所长以亲切的口吻给卡夫卡回了一封公函。（参阅J. Louzil著《卡夫卡》第81页）

华丽捷文的谎言：参阅第90号信。

《我最漂亮的射门得分》：可能刊登于《施特克利茨广告报》附刊，此文在柏林各档案馆中无法找到。

博登巴赫：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之间边境铁路站。

116. 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最亲爱的父母亲：

通往这里的邮路似乎很长，从这里起始的邮路也很长，请你们不要因此而感到迷惑。目前的治疗主要是十分舒服的敷布和吸入疗法——肺热限制了其他疗法。我反对砷注射法。昨天

收到舅舅从威尼斯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它几经周折姗姗来迟。那里并不天天下雨，更多的时候恰恰相反。你们不要把我的肺热想像得太严重，现在清晨只有37度。衷心问候。

F.

〔1924年4月底基尔林〕

〔邮政明信片〕

此信在一张邮政明信片的地址那面保存下来，当时是由多拉·迪曼特寄往布拉格的卡夫卡父母（“弗兰茨会埋怨我的，我只给他留了这么一点空白处”）。1924年4月中旬，维也纳的一家医院确诊卡夫卡为喉头结核病之后，多拉将这位重病号于当月19日送到附近基尔林的霍夫曼医生疗养所。从此信的开头内容和多拉的附言（连同她4月15日致卡夫卡父母的一张明信片）可以推算出，第117号信肯定是初到基尔林时所书。

肺热限制了其他疗法：在多拉大约同期寄给埃莉·卡夫卡（她丈夫显然去维也纳看望过卡夫卡）的一封信中，谈到了卡夫卡的健康状况，其坦率程度显然超过致卡夫卡忧心忡忡父母的信。信中写道：“咽喉并不疼痛，至少从外表看不必为此担忧。令人不安的是顽固的肺热，晚间为38.6至38.8度。中午之前几乎没有热度。重要的是，弗兰茨从昨天开始因为发烧而十分沮丧。”

基尔林：维也纳附近的一个小镇，卡夫卡最后死在这里的一家医院里。

117. 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我利用了你们的“懒于动笔特别许可”。再说D.已经写了一切情况。

衷心问候！

F.

〔1924年5月5日基尔林〕

〔邮政明信片〕

卡夫卡的这些话写在多拉致尤丽叶·卡夫卡的邮政明信片上，此信很可能是5月5日交付盖戳的。信中写道："遗憾的只是，弗兰茨的恢复因天气而受阻。一旦完全克服寒冷之后，但愿他能从现状基础上最佳康复。尽管这里的天气糟糕得让人感到无聊，但是空气棒极了，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到。伙食也无可指摘，尤其因为他获准根据兴趣和心情自己作饭。"

118. 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最亲爱的父母亲：

要写的是你们时常谈起的旅行之事。我每天都在考虑，因为此行对我十分重要。此行一定会很美，因为我们已经这么久没有见面了。我不指望能有布拉格团聚的美满，因为那会扰得阖家不宁；但我希望能在一个漂亮的地方安安静静地团聚几天。我记不清自己何时在弗兰岑温泉单独呆过几个小时。正如你们信中所说，于是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好好地喝一杯啤酒"。从这句话看出，父亲对新酿的葡萄酒并不以为然。就啤酒而言，我也同意这个想法。我现在常常于炎热之中回忆起，我们以前曾经定期地一同喝过啤酒。许多年前，每当父亲带我去游泳学

了。第一，父亲可能会因护照困难而来不了。这当然会使他的旅行兴趣索然，但更重要的是对母亲的影响。无论何人陪她旅行，她都过多地关心我、教诲我，而我现在仍然外表欠佳，羞于见人。在维也纳时和在这里初时的困难，你们是知道的。这些困难导致了我的体质下降，妨碍了肺热的快速退除；而肺热又导致了我体质的进一步虚弱；喉结核带来的精神刺激，在初时对体质的影响甚至超过病情本身。——

直到现在，我才在多拉和罗伯特的帮助下（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后果不堪设想!）从衰弱中挣扎出来，这种帮助是你们在远方难以想像的。现在仍然还有干扰，例如前几天病发的肠炎至今仍未完全治愈。这一切产生的综合效应，使我仍然没有调养过来，尽管我有那么出色的帮手，尽管这里的空气那么清新、费用那么昂贵，尽管我几乎天天接受蒸汽疗法。我现在甚至都不能在花园中稍事站立，还赶不上不久前在布拉格时的状况。你们还应该考虑到，我现在只允许轻声细语，即使轻声说话也不太经常。你们一定会愿意推迟来访的。一切正在良好的开端之中——一位教授不久前诊断认为，我的咽喉有了明显好转。尽管我对这位可亲、无私的教授——他每周开车来一次，却几乎不收取任何钱……，但他的话对我来说仍不失为一大安慰——如上所述，一切正在良好的开端之中；然而，最佳的开端也于事无补。如果不能向来访者——甚至像你们这样的来访者——展示巨大的、明显的、以外行的目光亦能看得出来的进步，何不放弃此行？我们不应该暂时放弃此行吗，亲爱的父母亲？

你们不必以为来访会有助于我的治疗或丰富我的生活。尽管这个疗养所的所长是一位病老先生，无法对我的治疗起到多大作用，尽管与一位不太可人的助理医生打交道与其说是医疗关系，不如说是友好交往；但是，这里除此之外时常有专家前

来探视，尤其是罗伯特，他常常厮守在我身边，尽全力为我着想，却不去考虑他的各门考试。还有一位年轻的医生，我对他充满信任（我对他的感激之情如同对待前文提到的教授，他的姓名叫阿尔希·埃尔曼），他每周来三次，但不是开车前来，而是节俭地乘火车或公共汽车。

〔约1924年5月19日基尔林〕

马克斯·勃罗德所著的卡夫卡传记中收录了此信，将其判为卡夫卡临死前一天所写（参阅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183页）。但是，从多拉5月26日的一张明信片中看得出来，卡夫卡此信系给父母的回信，而父母的信很可能是5月19日即星期一收到的（最多是一至两天后）。因此可以推断，此信的书写时间可能是14天之前，即5月19日。

布拉格团聚：卡夫卡于3月17日从柏林回到布拉格，在父母家逗留了三周。

就啤酒而言：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在从基尔林寄往布拉格卡夫卡家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弗兰茨吃得很多，大进营养，甚至现在吃饭时还喝啤酒（常常也喝葡萄酒）。多拉瞒着弗兰茨在啤酒中搅入Somatose
尽管他觉察出啤酒味不太正，但还是喝下去，这一点要特别感谢多拉。因为她总是在饭菜上作出改善，比如增加几个鸡蛋等等。——如果他不把饭菜统统吃下去，她不会罢休。"（参阅第118号信）

一同喝过啤酒：卡夫卡曾向多拉详细介绍过当时的情景："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不会游泳，有时跟着同样不会游泳的父亲去不会游泳者区学习。于是我们裸体席地用餐，每人一根香肠半升啤酒……你设想一下看，一个好大的人手中抓着一块小小的木板学游泳，我们在黑暗的小房间里脱衣服，他把我全身脱光，因为我自己害臊，然后他想用他那所谓的游泳姿势来教我，如此等等。还有那啤酒！"（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180页）

过多地关心我：克罗普施托克在致卡夫卡父母的信中，谈到了多拉想

送卡夫卡去波希米亚旅行的打算："对弗兰茨来说，母亲若来看他是一件可怕的事（每来一个客人都会使他十分激动。我认为，即使不谈医疗的效果，只要来一个客人即意味着对其生命的一次问候，尤其是在这春季时分），甚至是后果严重的大事"。但是，若同捷克斯洛伐克也会有同样糟糕的后果："没有一个借口能隐瞒得住他的目光"。

甚至超过病情本身：卡夫卡在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写道："如果有人能够承受喉结核这一事实，那么我的现状就不足为奇了。"

罗伯特：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于5月初来到基尔林，对卡夫卡进行医疗护理。

一位教授：马克斯·勃罗德曾经说过："多拉对我叙述道，当恰斯尼教授（在卡夫卡病情晚期时）对他说，咽喉的状况看起来有所好转时，弗兰茨高兴得哭了起来，一再拥抱她，并说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生活和健康。"（勃罗德著《卡夫卡传》第182页）

一位年轻的医生：克罗普施托克曾向卡夫卡家谈到过此人："这位新来的医生特别重要，特别具有安抚作用，弗兰茨对他充满信任，以致他自然而然地关心弗兰茨的一切事务。"

119. 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最亲爱的父母亲：

只有一点需要更正：对水（就像我们在家里喝完啤酒后用大杯子盛水端上桌子一样）和水果的欲望不小于啤酒，不过目前的身体状况只是缓慢地好转。衷心问候！

〔邮戳：24.5.26- 维也纳〕

〔邮政明信片〕

此信见之于多拉·迪曼特致卡夫卡父母的一张明信片上（由于位置紧短，信文只好写在明信片边缘处）。多拉的信中第一段内容如下："我想回复您们在星期日寄到的美丽明信片，尽管已经有些晚了。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交换方式，即您们的明信片与弗兰茨的书信往来。要是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就好了。明信片带来的喜悦效果不亚于特别快信。弗兰茨已经几乎能够背诵全文了。他特别自豪的是，能够同他尊敬而可亲的父亲一同喝啤酒。我想在远处观望，就是在一旁常常聆听别人对啤酒、葡萄酒、（水）和其他美好事物的随意评价，也会令我陶醉的。弗兰茨已经成为一名豪饮者，几乎每餐必喝啤酒或葡萄酒，当然量并不大。他每周喝掉一瓶托考伊甜酒或其他的精制葡萄酒。我们拥有3种葡萄酒，都是相当精美的牌子，以便他经常更换口味。"根据多拉此信的下文和克罗普施托克的一封信来判断，父母的特别快信可能于5月17日、星期六寄达，信中谈到了埃莉全家出游的经历。"当他听说这些事时，瞪大了眼睛，像太阳一样炯炯有神，他说：'他们也喝了啤酒'，他的口气那么激动，那么亢奋，使得我们在座者对他们所喝啤酒的意念享受，甚至超过了他们实际喝酒时的乐趣。正如我曾经写过的那样，他现在每餐必喝啤酒，那享受的神态使得旁观者也感到赏心悦目。"（克罗普施托克1924年5月17日致布拉格卡夫卡家人的信）

120. 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亲爱的尤丽叶！

我已于星期四晚上到达此地，因为我在德累斯顿只逗留了几个小时。一路上天气晴朗，我却觉得这儿天气有些阴暗——物价有些昂贵，除此之外我对柏林是满意的。我在策伦多夫弗兰茨的寓所里写这封信，他在这里安顿得很好。别的事情他自己会写信告诉你们的。

最衷心的问候！

西格弗里德

〔24.11.23—柏林〕

最亲爱的父母亲：

舅舅对我的担忧已有所缓和，他去剧院，他喜欢柏林，和我们一样气恼这物价，但是对他这趟旅行的一丝怀疑却依然存在。

致 父 母 亲

（1922-1924年）

张荣昌 译



1922 年

1.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多谢寄来好消息我很想知道详细情况，不过这些情况用两行字便可说清：现在躺卧情况如何，母亲你去那儿多少次在那儿待多久，什么时候拆线，可望什么时候返回。要我等到父亲到家后再来，但是有人说要去疗养院疗养 12 天，今天大概满 12 天了吧。— 我们很好，奥特拉和维拉散步去了；她（也就是奥特拉）一天说好几回她要写信，但是她却是家庭主妇，一只手拿着煮锅，另一只手拿着尿布，第三只手拿着糖果哄那些孩子，她不得不引诱、请求、喝骂他们离开我窗户下面那块儿童游戏场地，她还怎么写信呀。况且：假如我不起码给她当当秘书（我正是主任秘书嘛）代她抄抄写写，那岂不就太不像话了。所以我所写的，也正是她想说的话。

最衷心的问候。

亲爱的埃莉，据你对我所言，这封信你在布拉格也肯定收不到的了。所以我给你写到布伦斯霍普滕，写了信和明信片，请你为我到埃韦尔书店那儿做些补救性的工作。有三个可行的办法：要么在柏林去他们那儿一趟（柏林 NW7 多罗滕街 35 号），现在在归途中也许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个办法值得一试，因为面谈最好，更便于作出决断，要么你书面订购并让他们把书

给你寄往布拉格，或者采取最后一个办法，你让他们把书给你寄往布伦斯霍普滕，这样你就可以比采用第二个办法节省大约25%的费用。瞧，埃莉，不是说要你去订购一大批书，而是只订购几本书，不是为了要去扶埃书尔书店一把，它的两条腿相当稳健，而是为了向它表明，我没撒谎，我不是爱闹着玩的还在念书的小男孩，诱使书店寄来了信、说明书、估价表，随后便通知他们你将亲自前往（征得了你的充分同意抑或甚至是按照你的建议，这我就不知道了），就算了事，就算把事情了结了。所以求你了，亲爱的埃莉，你照顾一下我的名声吧。怕第一张书单也许已经丢失，我给你寄去了第二张，现在我从中摘其要再次抄录如下：

特姆普尔版席勒文集——你要是觉得这太贵，那么有很好的、价格便宜一些的科塔版或更便宜、然而较蹩脚的博恩版，他们还会给你举出别的版本来的。

世界史，乌尔施泰因出版社，但是他们还会给你提出别的版本来的，家里有一本插图世界史挺美的吧，是不是？或许也来一本文化史、艺术史、文学史、布雷姆的动物世界？或者甚至来一套百科全书。

或**赫茨尔日记**，该日记的第一册现在已出版，一本内容很丰富的、卡尔也会感兴趣的、感人至深的书。

或几本杂色多彩的书：格林童话（全集三卷本，乔治·米勒出版社，一种珍藏本）或杜布诺夫的近代犹太人史或里夏德·代默尔书信集或席勒书信集（朗格维舍出版社一卷本）或歌德书信集（同一家出版社两卷本）或泰纳：法兰西革命或高尔基自传（迄今乌尔施泰因出版社出了两卷，给卡尔和费利克斯）或——或——或——我贪书成癖，不能这么无休止地把这

张单子开列下去了，否则会没有个完的。

总的来说，只要你给埃韦尔书店这样写："我无法去柏林登门拜访您们，我订购随便哪本书价约十马克的书并请给我开具我的兄长不是无赖的证明。"你若订购得更多，我的无赖行径就因此而相应地缩小。

我从你的来信中获悉，你不让盖尔蒂去上那所学校了？我已经不清楚我是从你来信中谈到的还是我这个兄长有心灵感应还是也许只是听卡尔说的。这真是让人感到难过，我们实在是力不从心，我们大家都是力不从心。

问候你，问候大家！

你的　弗兰茨

〔1922年7月26—27日—普拉那和卢兹尼西〕

最亲爱的母亲、父亲和埃莉！问候你们大家。埃莉，来这儿玩一两天吧。你们的奥特拉。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埃莉到我们这儿来待几天吧。

1923年

2.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如果我没记错，已经10天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这是相当长的时间，尤其是因为我经常成为通信中的主要谈论对象，如今家里的许多小事（但愿没发生大事）我都不知道，而这种小

事是肯定每天发生的。这就不应该了。我的状况仍然很好。由于我没有忘记自己的“事”，所以补充一个饮食通知单的新鲜事。在我的要求下，第一顿增加了优美蜂蜜的早餐甚为丰盛，当然这也需要破费，而且花钱不少。早点增色不少，女房东问我要配方，但是我说，光有配方不行，必须经过小姐的手工。由克洛普施托克代转的包裹已于昨天星期二安然抵达。多谢。

衷心问候你们和全家！

F.

〔邮戳：23、10、17 柏林·施特克利茨〕

收到公司的钱了吗？我迄今只收到第1号附钱的信。

3.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我刚才收到你们18日的亲切来信和50克郎。这一回好像真的丢失了一封信了，丢失了星期六的那封信，那封你们称之为“内容详尽”的信。可惜，可惜。信里写了些什么？信里兴许也有钱吧？你给这封信标上了号，如此我就会以为信里有钱，可是从最近这封来信来看，信里似乎没有钱，因为您们在信里要我去找格罗斯太太。我重述我昨天的明信片里的话，我已经从格罗斯太太那儿得到1000克郎，加上今天的这50克郎，现在我简直快成了大富翁了，我在认真考虑我是否要去看一场电影。可是眼下我光顾饮食，我悄悄告诉你们，譬如今天午饭我就吃鸽子肉。反正我的伙食比格罗斯太太的疗养院里的强多了，

不过格罗斯太太对我还是很好的。

衷心问候你们和大家！

弗兰茨

〔1923年10月19日柏林—施特利茨星期五〕

4.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你们的这封宣布亲爱的母亲你可能来访的信今天来得正是时候。倘若不是在这个季节里、在德国的境况或者你们家里那方面有什么障碍不便作这样一次旅行的话，那么，我这方面，自今天上午以来，便不存在丝毫障碍，而我还根本不能很好想象的这次来访——迄今你只是到杜勃列肖维茨来看望过我——对我来说将会是一桩盛大而隆重的事情。迄今要说有什么障碍的话，那就是住宿了。我现在的房间是豪华的，只是由于你们不喜欢谈冗长的描述我才没有给你们描述过这间房间，而且你们永远失去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我将于11月15日迁居。即便在我现在的这间房间里你本来也可以睡的，房间里有一张漂亮的沙发榻，但是睡起觉来会不舒适的，况且，我虽然与女房东相处得很好，但是摩擦还是一直不断，产生这些摩擦的原因是、就她那柏林式的精力和她那柏林式的理解力而言她无限优胜于我。这也导致了我的搬迁。我认为，在我们初次见面的头半个小时里她便已经探听出我有1000克郎退休金（当初是一大笔钱，今天一笔小得多的财产），而后她便开始提高房租和别的各种费用，没完没了地提价。如今当然一般物价的涨幅都是大的，但是我的房租是在暴

涨，即便我把这居所的极其特殊的优越性考虑在内也罢。譬如这间房间，月底租给我时每月的租金是四百万，今天就要五亿，连这也不算太多，但是月月都涨，而别的费用也会这样涨，这就让人有一种不安全感，这却是令人不愉快的。所以我搬家。女房东还不知道，我可以到15号才告诉她，然后我就立刻搬走。不远，隔两条胡同，在一座带漂亮花园的小寓所里，在二楼，两个（两个！）布置得漂漂亮亮的房间，其中的一个，那间起居室，它和我现在的这间房间一样阳光充沛，而且另一间较小的卧室则只有早晨才有阳光。其余的优点，集中供暖和电灯（我在这里只有燃烧得不是很好的煤气灯，冬天供暖可能也不很容易，因为这是转角上悬楼里的一个房间，门窗关不严实），在这方面那儿好多了。我不想再作什么别的赞词，因为当然只有在那里至少住了一年才会了解一个居所。但是主要的优点是，房租虽然并不比我现在的这间房间低，但是比较稳定，不会月月涨，也没有别的沾你便宜的事。而最大的优点则恰恰正是——说了半天这才说到点子上——你，最亲爱的母亲，如果你有兴致来的话，你现在确实可以来了，你会有一个舒适的房间的。（此外，我也曾附带着想到，倘若西格弗里德舅舅要来小住几日，他就可以住在那儿并——正是求之不得地——负担一部分房租费用。）

可是我重申：只是作为游览消遣性旅行这趟旅行才压根儿有意义，你和我才会感到开心；作为关怀性旅行，那么这趟旅行就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受到极好的照料，而作为运送行李性旅行，它同样也是多此一举，因为马克斯11月1日来，据他给我来信所述，届时他将把那只手提箱带来。（附带说说过冬用品：我想，恐怕有必要也附带往箱里装几双暖和的拖鞋，我这里现有的拖鞋老是扯破。女管家知道这种拖鞋，她经常花费很大力气去补缀，我看它们是无法修补了。）

像拖鞋之类这样的小玩意儿我本来是宁可购买也不愿意写信来要的，可是不可能去买，近几个礼拜物价涨幅大得惊人，也许从总体上来说这里过日子还始终要比在布拉格便宜些，但是恐怕已经相差无几了，可是我觉得除食品以外的其余一切物品都几乎比我们那儿贵。譬如去戏院看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本想进一家戏院的，当然是要最好的戏院之一，可是最蹩脚的座位也要 14 克郎，人们坐在这样的座位上既看不见也听不见，所以倒可以不受干扰地再数一遍为买这张门票而付出的几十亿马克的钱。另一家戏院我也挺喜欢，这家戏院的票价便宜些，可是这家戏院的门票总是许多天以前就预售一空。我看是，已经不再有零售价低于 1.50 克郎的报纸了。这种涨风有时波及到食品，最近我好不得意地买了 50 芬尼 1 个的鸡蛋，今天一个鸡蛋 1.60 克郎。但是已经说过了，总的来说日子还可以过得去，生活水准和在布拉格一样，不会更贵些。

但是现在我东拉西扯瞎聊了好半天了，就像集市上的妇女们。赶快言归正传吧：3 号小包裹今天与信同时到达并且已被怀着感激的心情收纳了——日历今天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表示，它对搬入新居一事无可奉告，但是我希望能把它带走。

鸡蛋一个也没打破，而睡眠（你们也问睡眠情况，这睡眠比鸡蛋敏感得多）则可能会出问题，如果人们对它谈论得多的话。

多保重，替我问候大家。

你们的　弗兰茨

〔1923 年 11 月初柏林—施特格利茨〕

5.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今天有客来访，我和来客作了一次长久（但愉快）的交谈，所以就晚了。——7号和8号包裹已到，妥善存放在专放特别精美物品的餐室里了，这就是说放在窗户之间了。迄今为止什么也不曾丢失过，这也为汇款单提供了一线希望。眼下不困难，我已经向一个熟人借了一点钱，不过还是现在就开始寄钱来吧。（趁我没忘记，从星期五起我的地址：柏林—施特克利茨，格鲁纳森林街13号，赛弗尔特先生寓所。）因为譬如今天早晨，当我听说下个月取暖用煤的金额时，我一下子简直头发懵了（我经常动不动就这样，倒也没什么别的后果）。煤的费用和房租一样，我将设法把第二个房间租出去。再者，这种极大的涨价幅度部分是人为的，这里的汇兑率由官方压低，譬如昨天正式汇率是约180亿马克换1克郎，黑市上则是250亿，但是在布拉格远远超出1000亿，也就是高出5倍），但是可惜物价却按实际汇率浮动，所以现在在这里用克郎过日子费用十分昂贵。又聊开了。

衷心问候！

弗

这张旧明信片写好一星期后寄出的，大概内容已经陈旧了吧？

〔1923年11月17日柏林—施特克利茨〕

6.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赶快发张明信片道个歉：你们一定为9号信补付邮资了；不管我多么留神，这一回我还是忽略了这（而且是极凶猛的）邮资提价，对不起！但是也许你们明智地没接受那张明信片，那么现在我就根据记忆重述其中最重要的内容：7号和8号包裹已到。——我的地址从16日起：柏林—施特克利茨，格鲁纳森林街13号，赛弗尔特先生寓所。——钱我已经借到了，所以目前没什么困难。由于官方汇率低（譬如星期六180亿换1克朗，黑市约250亿，而在布拉格则超出1000亿，而可惜物价却是按德国境外的汇率变化的）在这里兑换就很吃亏，所以生活费用就昂贵得不合理，用别的方式，譬如用信用证或用别的什么手段也许可以少吃点亏，然而那就得向当地的一位银行经理，譬如一家布拉格银行支行的经理递交一份个人介绍信。但是也许这样做也没什么价值或者只有暂时的价值，我只是模模糊糊听到过一些这样的说法而已。这种事亲爱的父亲你比我懂行多了。

衷心问候你们和大家！

弗

〔1923年11月18日 柏林—施特克利茨〕

7.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不，邮戳是（11）星期四的信受拖延不是邮局的过错，9号信没贴足邮票，为了避免让你们补付邮资，邮局把那封信退回新居了，虽然明信片上没写寄信人姓名，只在正文里把地址告诉了你们。唔，柏林不是挺有秩序的吧？——第三次通知新地址：柏林—施特克利茨，格鲁纳森林街13号，赛弗尔特先生寓所——奥特拉来吗？她将会受到热烈欢迎。可是佩帕果真会让她来吗？无论如何她会在我这儿住得很舒服的。别的事情我迁入新居后再向你们报告。——多谢女管家（还有克拉尔博士）。那张证明够用的了，不必去办理新的医生证明，这正合我意。这不费什么钱就办成了，克拉尔博士做得对呀，这完全是徒劳的，需要时得由市里去办。柏林不是挺有秩序的吧？——如果东西能寄来，那就很好，可是这事确实不急。大家都这样关心我。譬如有人竟借给我一件毛皮背心供我天冷外出时穿。

衷心问候你们。

你们的 弗

你们最近这张明信片是用稍稍有点惶恐不安的笔迹写的。

〔1923年11月19日—柏林—施特克利茨〕

8.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这一回谈到你们俩的来信，得知亲爱的父亲身体健康，我特别感到高兴。可惜我没有足够的邮票，不能给你们写一封详尽的回信，也许下一回吧。从1号起就实施价值稳定的收费标准，届时就不必为邮票的事操心了，不过那时的邮资大概会昂贵让人写信也写不起的吧。……寓所是如此漂亮，以致我担心，我将会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久就失去它。房租自然是贵的……包裹今天寄到，明天我将让人去取。这花了许多钱吗？……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寄克郎，别寄美元。为什么？因为寄美元兑换两次只会损失钱。——10号小包裹还没到，我也是该受这个报应，月初我有大量黄油，我不用人造黄油用黄油烧菜。再者，昨天我买到了相当好的黄油了。——亲爱的父亲，你问，我在这里是否"为今后有什么打算"，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直到现在我还没看到有可能去挣钱的一线希望。我在这里的确像对待疗养院里的一个病人那样对待我自己。我的确也不能平平安安地住在城里，尤其是现在我已经让施特克利茨的空气娇惯坏了，每天不管什么天气都坐车进城去我这身体也会受不了的。从前我本该在城里租一寓所的，但是最后我退缩了。

1923年11月20日柏林—施特克利茨〕

9.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包裹已完好无损地寄到，什么也不缺，什么也没遗忘，便鞋比从前的鞋暖和多了。寄送要花掉多少钱，费掉你们多少辛劳！这事不急，不过什么都准备齐全了，这也是件好事，今年这秋日真漂亮，我想，我这一辈子还没遇见过这么漂亮的秋天，今年将会有一个严酷的冬季，我已从各方面为过冬作好了准备。 11号包裹已到，10号还没到，托布格施小姐备办的包裹里据说有黄油，这很好，但是有格莱汉姆面包吗？我常写信告诉你们，到现在为止我在这里一直有一种和这一样好吃的面包，这种面包我曾在布拉格徒劳地寻找过。啊，你们似乎还一直不完全相信我的话。 格罗斯先生的钱我今天拿到了；请不要再寄支票来，只寄克郎，我将在一封信里向奥特拉作详细说明。 亲爱的母亲你不必煞费苦心竞相照料我，你将保持你的位置。毕竟，在最近几天里我又得到什么啦？一瓶极好的红葡萄酒，我开心地在瓶子上嗅来嗅去，一大瓶家酿覆盆子果汁和四个盘子。不坏吧，嗯？

衷心问候你们。

你们的 弗

〔1923年11月23日 柏林－施特克利茨〕

10.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收到这样一封信，看到你们度过星期天下午，安安静静，父亲精力充沛准备到波多尔去（多尔菲在干什么），看到你洗完澡躺在沙发榻上看报（可惜光线半明半暗），这真叫人感到高兴。这些都是美好的信件。后来瓦莉带着那两个希伯来女人来了（她们什么时候用希伯来语给我写信？）。佩帕当上了襄理，我衷心祝贺他！美好的消息，这样的事情引起我的兴趣。---80 克朗已如数寄到。我弄得你们精神有些紧张了，这我看得出来，装钱的信封袋是封闭的，并不如你所担心的那样是开着的（这样装着自然和放在保险柜里一样安全）。------我已在信中写明，一月十日以前我什么也不需要，而且在这之后我实际上也只需要黄油（如果女管家往包裹里放一小块奥地利林茨黄油或别的什么黄油，我就会在这里对她感激不尽）。所有其他东西都不值得费邮资，连鸡蛋也不值得，这里鸡蛋价格贵得惊人，但肯定比布拉格鸡蛋加邮资便宜，尤其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鸡蛋都完好无损。麦糁儿、大米、面粉肯定不值得寄，只有黄油值得。可是还有别的事情：洗衣很贵；尽量节俭两个月也得花费 120---160 克朗，而且衣服是没熨过的，洗涤剂也不是很可靠。值不值得每隔一个半月往布拉格寄一次衣服呢？对此人们自然会说“那简直是要我们钻到桌子下面去吃饭”。---你们抱怨天气不好，而这儿的天气迄今一直不坏，干燥而且不是很冷，稍许有点雾，有那么一、两回我破例地整天在户外。现在下雨了，可是没关系。-- 我委托我的房间，令它十分友好地接待并照顾

好舅舅。衷心问候大家！

弗兰茨

除了钱以外别拿任何别的事去麻烦莉瑟太太。

［1923年12月19日柏林-施特克利茨］

11.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谢谢寄来钱，再者，莉瑟太太真是一片好意，给我带来信和钱，去她那儿一趟路程遥远，而且现在天气相当寒冷。昨天是零下十几度，现在柏林有极漂亮的冰花而且十分便宜，我渐渐开始极度赞赏起这东西来了。过些时候我坐车去莉瑟太太那儿，让她给我讲讲你们的事，眼下她只是通过电话把维拉来信的内容给我说了说。你在汇款单上提及的那封长信我还没有收到；要么有人总是想剥夺我的长信，要么是圣诞期间邮件急增所以延误了这封信，我的最近几张明信片显然也是遭到了这样的命运。那只曾预告过的小木箱将为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所接受，但是正如已说过的，1月10日以前我什么也不缺，在这以后也只要黄油，至多还有那已经遐迩闻名的奥地利林茨大蛋糕、(蛋糕上有一层多么神奇美妙的果酱?)苹果和甜橙——加上邮资就比这儿贵，这是肯定无疑的。——保险公司的钱这一回大概不会准时寄来，因为现在适逢节日期间，我的申请不会这么快就被批准的；这一点你们务必谅解——舅舅大概已经来了吧，他大

概是舍不得离开特里施的吧，这一点我可以想象得出来，我要是在一处地方待了这么许多年也会割舍不下的，所以我必须相当频繁地更换我的逗留地，不管花费多少费用，可惜，可惜这都是你们的费用。

衷心的问候！

你们的 弗兰茨

〔1923年12月27日柏林—施特克利茨〕

1924年

12.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那封长信是丢失了，总是只丢失你的长信，我不知道邮局和我有什么过不去的。昨天倒是收到了明信片，今天收到了包裹，多谢这些众多的、预告过的和寄送来的东西。令人感到不快的是，邮包1月10日前寄到了。但是邮包里的东西却又抵消了我的不快，不过我原有的黄油确实还够吃到10号的，黄油现在很好保存，它冻在窗户后面吃时只需先扯一块下来。天气确实冷得厉害，但是盖着高级轻柔而暖和的高级鸭绒被我感到很温暖，有时在这里阳光下一座公园的斜坡上甚至会有一个温暖的瞬间，背靠着暖气片也是相当舒服的，如果两只脚偏偏还套在暖脚套里那就更美啦。当然在你们房间里炉边也是很美气的（不算当初你于手术前在那儿烤火）。——公司回信今天收到，非常友好地带有美好的新年祝愿。我必须寄一封授权委托书给经理，还要寄

一封简短的感谢信，这两封短信我恳请佩帕翻译成捷克语，这也是今天我浪费邮资写这封信的原因。——顺带说及，现在新年刚过显示出了降低物价的微弱征兆，只盼着政治事变别又来横插一杠，他们似乎对政治事变都很有兴趣。坐市郊铁路到波茨坦广场，新年前是1克郎20芬尼，现在是80芬尼，1公升酒精，新年前6克郎40芬尼，现在是3克郎60芬尼。其余的此类现象可惜我未能观察到，但是即使这儿样也已使焦虑不安的心感到欣慰了，这颗心在这之前不多一会儿还曾因看到一家小饭馆挂出的一张菜单而惶恐地跳动过，这家饭馆的维也纳龙须菜炸肉排标价是20克郎。——我在前一些时候给埃莉寄去了几个地址，她可能和犹太妇女联盟有什么联系，这个组织正展开献爱心活动向德国寄送包裹。她没有给我回信，可能她与这个联盟没有什么联系。我最近见到过一个这样的包裹，相当大相当丰富，一个确实值得尊敬的举动，但是却令人沮丧，只有必不可少的东西，并且恰恰又是像麦糁儿、面粉、大米之类在这里肯定不比在布拉格贵的东西。要是他们向你们学习组配献爱心包裹那该有多好，当然你们的配方会昂贵一些。——舅舅已经在特里施度过这么许多个冬天，他居然还会觉得布拉格的冬天太冷，真奇怪。米兰，这地方倒是不错，不过目前我还是待在这儿吧，但是我很想知道那儿情况怎么样。现在那儿的生活费用大概也不会很便宜，因为德国人按其国内物价现在出国旅行很有利，所以他们一定会像在和平时期那样蜂拥着去南蒂罗尔和加尔达湖，当地人好久没有逢上过一个旅游旺季了，他们定会趁机捞一把。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想法还是可以考虑的。衷心问候你们，你们在一起好好烤烤火吧（你们晚上坐在哪个房间里？）

你们的 弗

〔1924年1月3日—4日柏林－施特克利茨〕

13.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不，这确实是太多了，说这没有"破费"什么，这是不对的，这是确实是花了不少钱的。最近的那个邮包简直了不起，这么多好东西、甜食、果品和纸币，挑选、搭配得这么好，但最如今我也请求给我一个好好休整的时间，好让我能够安安宁宁把这一切吃掉，而不致让新到的包裹转移了我的注意力。譬如黄油我现在就有——又是专家鉴定——够吃到月底的；如果现在再来一个有黄油的包裹，那就太多了嘛，太贵太阔绰，太使人感到羞耻了嘛，当然一切费用我将"付还"，但是你们切莫寄得太多让我消受不了。顺带说及，整个包裹中，D.（即多拉·迪曼特，她是卡夫卡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的伴侣）最喜欢那"善良的仙女"。——这里的涨价真糟糕（有一只盒子包着一张旧的《布拉格日报》，报上有一篇文章，叫《在柏林的外国人的困窘》，情况就是这样的，市郊铁路票价减价的消息甚至是讹传，只有酒精减价的消息是真的，如果在布拉格一公斤黄油22克郎的话，那么在这里就在两倍以上），但是涨价却也有其好的一面，它可以教育人，人们变得更简朴了（不是在吃的方面，这我做不到，我得到最好和最昂贵的东西，但总算学会珍惜它们了），此外也还有好的效果，只有这倔强的身体有时会与之抗衡。——你们那盛大的除夕庆典（在场人当中我没发现舅舅）和舞蹈令我感到十分高兴，我也庆祝除夕了，即使只是躺在床上庆祝。虽然我住在花园丛中，施特格利茨市区相当远，柏林市区更远，但是开着窗嘈杂声便一连数小时不绝于耳，毫不顾忌这严寒，天空充满焰火，方圆好大的圈子里全

是音乐声和喊叫声。——至于说到发烧，这已经是老生常谈，热度快得出奇地在第二天便退掉了。从其表现方式推断，这大概不是感冒。如今，这已经过去了。寓所里的寒冷也不是如你们似乎想象的那样糟糕，我靠近集中供暖的暖气片坐着，那儿是相当舒服的。曾想出租一个房间，这只是一个计划，现在这个计划已经作罢。（顺便说及，我现在也不是没有邻居，起居室与卧室之间是房东太太的卧室，所以我无论在哪个房间里都与她为邻，当然她也总是与我为邻）。我将不出租房间，而是大概将搬走，房东太太的钱不够用，所以她也将把自己的卧室租出去，这就是说把这整个一层租给一户人家，这样她肯定可以得到更多更多的钱。但是你们的来访却完全不会因此而成问题，我已经物色好另外一个寓所，这样我就可以熟悉柏林周围这一带的环境，这一点也不坏。这个寓所异常漂亮，但是它也有些不足之处，而由于每个寓所都有一些优越性，所以常常更换住所我也就可以逐渐品味到许多的优越性，不过我得相当快地更换，以便可以品味到每个寓所的优越性。在布拉格迁一下居那简直会麻烦死的，在这里却不费我什么事。——多谢你对女管家表示的好意，但是简简单单给点钱，这恐怕不好。我也是没辙儿，这一回我态度恶劣对她一点也不优雅，也许以后会有机会弥补这个过错。——请代我支付改良期刊的订费，我想，订费是10克朗。我忘了我还应该感谢你寄来从布拉格晚报上剪下来的文章。你们也可以总是附上几张旧的《日报》，它们总是很有意思的，当地的报纸我反正不谈，柏林日报2克朗一份，但印量不大，印量越小，售价越贵。——这封信以一个请求开头，如今它又以一个请求告结束。衷心问候并感谢你们和大家。

弗兰茨

亲爱的奥特拉：

多谢信件译文，它们几乎和果酱一样好，多能干的一对夫妇，我也多能干，我能让每一个人为我效劳。把我和这位新房客相比，这令我极其感动，首先你们为这位房客而感谢我，简直好像是我送给佩帕这身运动衣　（不要感谢，我受不了感谢），其次就好像是我在两年前花 20 克郎给维拉买了一本画册。原来如此！——就这里的物价而言，黄油的价格贵得惊人，这里一磅肯定不怎么好的黄油 2 马克 70 芬尼；如果人们不能吮吸真正的柏林的芳香，或者如果人们没有也许大体上能做到这一点的希望，那么人们就必须立刻离开这儿。——我还忘记告诉母亲：这里的肥皂够便宜的，请别寄肥皂来。劳动力昂贵，所以洗衣价格也昂贵，房东太太不让在厨房里洗衣，用蜡烛头是没法烧水洗衣的，但是洗衣也许会便宜一些。我当初写信说要邮寄换洗衣服，那只是受价格惊吓后的初步反应，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现在这样的物价你们还可以维持吧，还一直紧巴巴的吗？衷心的问候。最近卡茨纳松博士偕夫人来过我这儿，她给我讲了不少有关维拉的事，奇怪的是她也一看照片就愣住了，也有那么点意思，把你当作菲妮了。顺便说及，她也得了一个圆台形蛋糕，她以为自己吃得太多了，她为自己开脱说，因为那是布拉格蛋糕，其实那是块柏林——波兰——俄罗斯风味的蛋糕。

你没听说克洛普施托克有什么消息？现在他大概在布达佩斯。

今晚方才才收到你们的共同的亲切来信，我过些日子再写回信。

再者，我想起来，在这里出卖一点黄油，哪怕只是几公斤，是否会有一些赚头，寄下一个邮包时我们不妨试一试。

〔1924 年 1 月 5 日—8 日柏林—施特格利茨〕

14.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只匆匆涂几句，马克斯给我打来过电话，他将于下午来我这儿，届时可以把这封信带走。是呀，现在还要省什么邮资，我的钱包里鼓鼓囊囊的，我不知道，我是应该为此而感到高兴呢，还是颓唐。因为严格来说我已经从你们那儿把四月份的养老金都领走了，我这是凭着并不存在的债款接受了一笔贷款，现在竟还要我收进这全部并不存在的债款，另外，我从奥特拉那儿得到100克郎，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在信里提到电话，可是与她的电话交谈是账上最微不足道的，一笔极小极小的费用）。最后我不声不响从埃莉那儿得到500克郎，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接受了这笔赠款，我是很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可是我压根儿就不愿意打听，因为我在卡尔（卡夫卡妹妹埃莉的丈夫，维拉和格尔蒂是卡尔的两个女儿）面前感到羞愧，他平白无故地被牵扯进这样一桩破费钱财的事务中，因为我咬了一口维拉的嫁妆之后，现在竟还要把触角伸向盖尔蒂的嫁妆。

现在谈点别的吧，包裹今天已收到，既漂亮又丰富。不顾钟点早晚也不顾肚子饥饱，我打开来就要吃。这一回苹果似乎没受损伤，鸡蛋就不完全是这样了，苹果压在它们上面大概份量太重了吧。

多谢快要织成的毛线背心，可是这不是太费工夫了吗？这不是要妨碍玩牌，妨碍饭后小睡，妨碍读报，妨碍和维拉玩耍以及你的种种琐碎杂务，我老是要包裹，在你繁忙的杂务之外不知又添了多少麻烦。

公司要求我每月寄一份警察证明，证明我在此地，我已经写信告诉他们，我将每月寄去。但是也许这个要求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因为如你来信所说，一月份我没寄去证明，他们照样把钱寄来了。也许二月他们也会这样做的，请写信告知我这方面的情况；他们不寄，我再寄证明。

你抱怨写信时觉得没什么好写的，我恰好想起一个主意，要我赶快三言两语告诉你吗？如果你一时候不知道要写什么，那你就写——我总会对这极有兴味的：你们这一天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你上午吃了什么，父亲干了什么，上午，下午，他是否责骂过我（他若没责骂，那就说明原因，他若责骂了，那我知道原因），什么时候，哪些孩子去过你们那儿，埃莉、瓦莉、奥特拉讲了些什么，女管家干什么，你读什么，父亲读什么，等等。唷，这下你就得每天写一封长信啦。但是我现在还得去晒晒太阳并且不得不告别施特克利茨。

衷心问候你们和大家

弗

但是也许那500克郎根本不是给我的，也许是搞错了，这也太奇怪了嘛，为什么埃莉一句话也没说呢？

〔1924年1月底柏林—施特格利茨〕

15．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这是一封了不起的，内容丰富、充满着钱的信。你们大家

对我这个无所事事、养尊处优却还一点也没胖起来的人多好啊。——正好是现在我从窗户朝外面的花园和树林看了很久，为了从那儿找到一个聪明的主意，告诉我对舅舅的慷慨相赠该采取什么态度。最好是悄悄说声多谢便把这钱放进我的口袋里去，但是可惜这样的事我干不了，这钱恐怕我是要收下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总是要张扬一番。一种尤其是对别人来说很不幸的资质，无论如何我现在很感激舅舅。再者，现在这里的情况也许会稍微好一些，我也还是没有哪个月没有特殊开支的（这大概是没有哪个人会有的支出，是根本就没有的支出）。这些支出也许可以稍许缩减一些；如果你们来这儿，你们就会看到我的日子过得多么阔绰。我会给舅舅写信的，也会给埃莉写信，今天我收到她的一封亲切的长信。

自星期六起我就住在新居里了。搬迁的扫尾工作十分顺利，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最后虽然还有一个困难，天气不好，烂泥，下雨，刮风，各种琐碎物件还需用一辆小车运到火车站上去，（这些物件我扛不动）D. 不费什么力气便将它们运到车站，扛着它们上下楼梯，搬进车厢等等，然后在策伦多夫下车从车站坐小汽车行驶一刻钟将东西搬进屋里，但是首先要设法冒着这样的天气把我运送走，橡皮套鞋已经在策伦多夫　　我手头有几个钱，便当机立断，要了一辆小汽车，于是刷地一下子没过几分钟我们便连人带行李到了新居，6马克变出来的神奇魔术。

在新的寓所里一定会很舒适的，第一天它似乎比从前那个极其安静的寓所吵闹一些，但是可能会渐渐安静下来的。某些方面要更好些，充分受到日照的大房间，比在施特克利茨更有乡村风味的周围环境，比别的房屋更好的独门独户特性，火炉取暖也颇有情调。我以为，你们会喜欢的。要是你和舅舅愿意来的话——现在年初当然还太早——你完全可以住在这里（你

大概不会如奥特拉受以前那位房东太太利用那样受这位房东太太利用的，顺便说及，我们是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与以前那位房东太太告别的）——肯定也会给舅舅找到一个合适的住所的。吃饭你们俩反正都可以在我们这儿吃，D. 很乐意露一手她的手艺，而她的手艺确实高超。我当然不知道舅舅是否住在这儿离柏林这么远的地方，到火车站有一刻钟的路程，然后坐半小时火车到波茨坦广场。去夏洛滕堡区这些地方，据说有更方便的交通联系，我现在还不了解情况。

令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布拉格黄油价格提到30—36克郎了，之所以高兴，是因为这表明两地价格已经大体相等，我们也许不久就可以停止邮寄黄油。这里人们可以（不受限量地）买到2马克1磅（也有低于此价）的普通乳酪厂黄油，2马克10、2马克20的茶黄油。它的质量也许次于布拉格黄油，我不知道，我们已经很久不吃当地的了，但是差别大概不会很大的。鸡蛋约1克郎50。

从莱特梅里茨寄来的信没解决什么问题，人们只获悉，婶母身体不是很好，她愁绪满怀，没时间去操心像我的搬迁这样不着边际的事情。但是也许我也没把事情说清楚。我们不需要有合用厨房的寓所，两、三个带家具有电灯的尽可能独门独户的房间完全足够了，既不需要厨房也不需要与人合用厨房。这样三个房间那儿怎么会没有的呢？那儿有相当多的领取养老金者住在漂亮的郊外寓所里，不时会有一个如命运所安排的那样逝去，另一个就可以迁入。离莱特梅里茨三公里远的斯卡里茨村自然是太远了。婶母似乎对我的经济状况也一无所知，（对于一座小城市来说这也是一件值得商议的事情）并且也不知道我根本不会给她添什么麻烦。

你们去听了哈尔特的朗诵了，是他的忠实听众之一？他在

这里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一大厅的票子预售一空，D. 去过那儿，哈尔特曾从布拉格给我拍来电报，要我们之中务必有人去听一听。

羊毛背心我高兴地期待着，但是这根本不着急，我有一件裘皮背心，你尽管慢慢织吧，每天织三针。如果女管家织几针进去作为向我的问候，我也很欢迎。女管家身体好吗？

最衷心地问候大家。

你们的　弗

去找警察开生命证明之前，我先等候你们的消息，看公司的钱是否已汇到。

我的房东太太叫布塞博士太太，并非是一定要提及她的名字，但是如果要提及，那就是布塞博士。

〔1924年2月2—7日柏林—策伦多夫〕

16.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新寓所似乎不错，它还可以再稍许安静点，从其他各方面来说新寓所是漂亮的，比起旧的来还有新的优点。我已经躺在窗口摇椅里晒太阳了，不久我就敢壮起胆来到阳台上去。——我收到舅舅的一封友好的信。我关于戏剧所写的话，他虽然有点儿误解了，但是这丝毫也不重要。他在我们家里过得愉快，这使我感到很高兴，最后你们也许还会觉得他是个比我更讨人喜

欢的儿子哩。我突然想起，他不是已经在我们家过了生日了吗，在一月里？——警察证明我会设法弄来的，但愿我能弄得来；如果弄不来，那就又要和捷克当局联系，这正是我和别人都惧怕的事。——我的电话号码是策伦多夫 2434，但是还是请你别打电话，不仅是因为我害怕，我没能力去听什么，而且也是因为这里接电话挺麻烦。我住在二楼，电话机在楼下，在厅里，相当不方便，却又令人感到很舒服，因为这几乎阻止打电话。我怎么办，如果布拉格打来电话而 D. 又不在家？

最衷心的问候。

你们的　弗

寄邮包来时请写我的名字，这样比较简单些。衷心问候。迪

〔1924 年 2 月 12 日，柏林—策伦多夫〕

17.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刚才我极感意外地收到了西格弗里德舅舅寄来的明信片。在别的情况下这会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可是如今我却不太清楚，我该怎么看待它。我把它和你们从前的那些信一比较，亲爱的母亲你在那些信里表示想和舅舅一道来，或者和舅舅的那封信一比较，他在那封信里既没有说以后也没说现在要到柏林来，或者和女管家的信比较，按那封信里所述舅舅是想去维也纳—— 我想起这一切，我就不得不感到十分惊讶。考虑到你们

的包裹信里的一段表示某些忧虑的话我便不由得要担心，这些毫无道理的忧虑已经令我很感遗憾地导致可怜的舅舅在这隆冬季节作一趟旅行到这昂贵的柏林来，甚至还要到这偏僻的、在这个季节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极其没有意思的策伦多夫来，而他本来大概是很想平平静静待在布拉格或者至多去他十分喜爱的色彩更明朗的维也纳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似乎对此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那我就感到极大的遗憾。我们将设法打电话——如果我们找到电话号码的话，这一搬家不知把它放到哪儿去了——劝阻他。对你们的两封亲切的来信和这美好的今天到达的包裹我改日再写信致谢。

我现在在阳台上美不胜收地晒太阳。

〔1924年2月20日柏林－策伦多夫〕

18.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谢谢寄来明信片，你们别为黄油担忧，这里货源充足。但是主要是我大概根本不会在这里久住。舅舅劝我走，D. 劝我走，而我却很想留下。安静、自由、阳光充足、空气流通的寓所，令人愉快的房东太太，风光绮丽的周围环境，离柏林近在咫尺，开始到来的春天——这一切我都要抛下，仅仅是因为我由于这不平常的冬季体温有点升高，因为舅舅来这里时天气恶劣，只看见我晒了一回太阳，却好几次看见我卧床不起，就像去年在布拉格那样。我很不愿意离开这儿，通知解除租约对我来说将是一个艰难的决断。我已经答应舅舅了，他对我的一片好意当然

我也不好拂却。但是如今我也许也就要去费用昂贵得惊人的疗养院了。偏偏是在现在这个时候，经历了这个有些艰难的冬天我定会得到酬报，在任何地方我的健康状况都可望得到改善，我完全可以过上一种自由一些的生活的，在这里北方我只有在春天和夏天才能过上这种日子。艰难的事情，艰难的决断。

最衷心的问候。

你们的　弗兰茨

谢谢费利克斯和汉内的来信！

你们是怎么收到公司的钱的？

［1924年3月1日柏林—策伦多夫］

19.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这简直不是背心，这是一个杰作，这么漂亮，这么暖和，你是怎样亲自一针一针编织起来的呀？D．也觉得不可思议。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它都比这件我迄今所穿、也已经被我认为是很好的背心好不知多少倍。也令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与背心有着适当的差距——寄来的黄油。自两天以来我就又不能吃当地的黄油了，它大概是很好的，总是有那么一股生嫩熏制火腿的味道，但是我不能总是吃生嫩熏制火腿的呀。　我可能会和马克斯一道来，但是也许星期一以前我的旅行准备工作不能就绪，那我就晚几天动身。千万别让罗伯特来；我知道他愿意来，我也凭经验知道，人们在他那儿就像在保护天使的怀抱里那样定会

受到很好的照料。但是这段路程既短又熟悉他根本没有必要来嘛，劳驾，你们务必要劝阻他。你对各房间所作的安排当然是最佳方案，我感谢女管家腾出房间，不会超出两、三天的时间的——星期一晚上不必让舅舅的仆人到车站来接我，因为我是否来，这还一直是桩没准的事。顺便问一句，这还是半年前给我扛过箱子的那同一个仆人吗？——个很讨人喜欢的乐于助人的人。

星期一或此后不久再见。

你们的 弗

〔1924年3月15日—柏林—策伦多夫〕

20.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眼下我将不作任何夸奖，用夸奖的办法我永远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将只谈事实，只谈不值得称道的事实。体重50公斤，体温将降下去，因为我每天服用三次去痛退烧药，咳嗽会好转，因为我服用一种止咳药，检查了脖子，情况似乎不严重，详细情况我当然还不知道，再者，这也是一种治病的药。最后夸奖几句，房间是好的，周围环境优雅。

我们再看看吧。

最衷心的问候！

你们的 弗

要是我们当中谁能和多拉说上话：让她写信把她在维也纳的地址告诉我，请她在未接到我向维也纳写给她的信之前别去

佩尼茨（维也纳西南40公里的一个小镇，维也纳森林疗养院所在的奥特曼村座落在这小镇附近）。

若没人和多拉说上话，这也无伤大雅；这只是我的过分的谨慎罢了。

〔1924年4月7日奥特曼—维也纳森林疗养院〕

21.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

原谅邮件一开始不准时寄达，这里有点偏僻，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正常了——除咳嗽外脖子还一直是最不好受的，不过我服用各种药物，今天服用两种新药，明天第三种，总会成功的。这自然也要花费许多钱。也许你们可以写信告诉舅舅，答应他的那10%没有给我减免掉，我自己在这里不愿提起这件事。再者，舅舅认识的那位医生昨天就度假去了。——D.在我这儿，这很好，她住在疗养院附近的一幢农舍里，只小住几天，然后她就回家去。

衷心问候大家。

弗

多多地衷心问候。还没确定我是否回家。如有可能，我将推迟行程。多谢寄来美好而亲切的信。

迪

〔1924年4月9日奥特曼—维也纳森林疗养院〕

22.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多谢来信和邮件。可惜自今天起我的地址变了。他们在这里治不了我的脖子，我得接受神经酒精注射，这只有一个专家可以做，所以我迁往：

大学附属诊所
M·哈谢克教授、博士
维也纳IX军医院街18号

糟糕的是这种注射必须反复进行多次，所以得在那儿逗留几个星期。我在那儿立刻被接纳，这要归功于建筑师莱奥波德·埃尔曼的鼎力相助，他这次也一如既往对我极其热情。要不我就得住进城里的哪家昂贵已极的疗养院并请一位专家来诊治。这样，至少就这一方面来说情况还算可以，为这里这几天而破费的钱也还值得。当然，整个儿这一行动没有D.我是没法进行的，不过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多了，至少到现在为止是这样。我将定期写信，邮件从维也纳来得快些了，一个优点。衷心问候。

弗

D.问候你们，她在收拾行装。
劳驾，把我的新地址告诉马克斯·勃罗德。

要是舅舅或别的什么人有可能来这儿那就好了。

〔1924年4月10日奥特曼-维也纳森林疗养院〕

23.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我在这里被安顿得很好，受到在维也纳能受到的最好的医疗看护，受到医生的治疗，譬如我若是在一家私人疗养院的话，那么我就得自己掏钱请医生诊治（我没法写信，多拉不断打搅我，问我要她带什么东西来）。现在的问题是，这事儿要延续多久，因为这里的景色尽管很美，维也纳森林里的景色无疑更美。但是只要我不能好好吃东西，我当然就必须留下。衷心问候你们和大家。

弗

〔1924 年 4 月 17 日维也纳—哈谢克教授医院〕

24.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今天上午收到你们寄往佩尼茨的明信片，我顿时便从半醒半睡状态中醒了过来。如果说我理所当然地对那些老问题不能答复的话，那么我也没什么坏消息要报告的。我已经很好地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如果说我理所当然地也可以不用一些小物件的话，那么这多半是因为、这里的活动比在维也纳森林疗养院里更适应我的情况，只不过就是从窗户吹拂进来的不是森林空气罢了。从星期二至星期四多拉总是在我身边，过了星期一她

就来，我担心她会把医院里的整个组织工作都搅乱的。今天我将接受注射，然后我们再看情况如何。衷心问候你们和大家。

弗

〔1924年4月12日维也纳—哈谢克教授医院〕

25.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昨晚探视时间快结束时，卡尔突然从走廊里漫步走来。这真是一场惊喜。然后是你们那亲切的、明智的信，信里只有威尼斯天天都下雨令我感到极不愉快。如果舅舅毫无理由、尤其是对我来说毫无必要地打乱自己的旅行日程的话，那么这就毫无意义，这会让我感到很难过的。但愿他没收到你们的电报，这是我唯一的希望。对W. 博士你们不必太过于气愤，一般的医术他还是懂一些的，可是他竟懒得把喉镜带来、他推荐的橡皮糖当然也不是对症的良药。昨天给我注射了一针薄荷脑，相当有效果。刚才卡尔又来了。

衷心问候你们和大家。

弗

〔1924年4月13日维也纳—哈谢克教授医院〕

如有可能请寄一条鸭绒被、或一条普通被子和一个褥子。在诊所里他只有最必不可少的东西，而他却是有一点受娇惯。买

很贵。

衷心问候。

多拉

26.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刚才收到寄来的第二批报纸，非常感谢，但是下一回稍许包装得好一些，寄到时太脏了。我身体相当不错，卡尔也可以向你们证实。已经给我注射了三针，今天没注射，这自然是件特别令人愉快的事。现在天气转暖，我的房间的优点便显得特别明显，大窗户开着，满屋的阳光。再者，也已经为更美好的天气作好了准备，届时可以把床搬到屋顶花园上去，由于这医院座落在一座小山上，所以据说可以从那儿俯瞰整个维也纳。这的确不坏。伙食也无可指摘，譬如今天中午鸡汤加蛋，母鸡炖菜，奶油蛋糕，当然还有香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是医院里所有的人，而是只有多拉为之当厨的人才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最衷心的问候。

弗

我已获准在这里为弗兰茨做饭。皮大衣今天已到。病情好转多了，没有理由不安或灰心丧气。晚上我详细写（这段话是多拉的附言）。

27.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已经相当长时间没听到你们的消息了。天气已经变得很好，窗户整天敞开着。今天我第二次停止注射，这也对美化时日颇有好处。如果你们愿意采纳一个好建议，那么你们就多喝水吧，我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耽误，现在我不能弥补这个过失。一般来说我对这里的生活也还比较满意，我没有过过军事生活，现在这生活可以说是一种小小的事后的补偿吧。早晨五点半起床，六点半做好一切准备，盥洗盆旁边倒没有挤了一大群人。(房间里有热的和冷的自来水。)别的方面可能也有某些不同于军队的地方，譬如人们的睡眠。每逢我去吃饭，饭菜总是做得好极了，菜肴的品种也总是相当多。衷心问候。

你们的　弗

〔1924年4月16日维也纳—哈谢克教授医院〕

克洛斯脱诺伊堡－基尔林

霍夫曼博士疗养院

这期间，这家大疗养院已经开业。弗兰茨每星期六去疗养院。离维也纳25分钟的路程。医生去那儿进行治疗。我今天去过那儿，要了一间很美丽的朝南有阳台的房间。这是一个林区，风光旖旎。自星期六起的地址：霍夫曼博士疗养院，克洛斯脱诺伊堡——基尔林。

我不能弥补这个过失：卡夫卡在生命的最后几周与口渴进行了悲惨的搏斗，这里显然是预示这场斗争的开始。

28. 致父母亲

终于顺利搬迁了。这里看来确实很美。就是还有点冷。如果弗兰茨能得到羽绒被，那就太好了。这儿疗养院里弄不到羽绒被，普通被子不能完全代替它。也许，可能的话，也寄一个褥子来。弗兰茨想要一个硬的马鬃毛褥子，然后就一切就绪了。弗兰茨之所以写信，是因为他心里不好受，他没听到家里什么消息。况且也累了。

最衷心的问候。

多

最亲爱的父母：

回到从前的那家疗养院，我是不能了，至少现在不能，我在心头对它萦绕着极其可憎的回忆。再说那儿的医生一个专横一个软心肠，可是两个人都笃信医学，遇到困难束手无策。还有就是离维也纳距离太远（4 小时），我若想再去那儿很不方便。那儿的伙食也不是很令人满意，调味很浓，缺少蔬菜，糖煮水果。　　所以也就只是位置确实无比优美罢了。所以我就，我们就选择了这家可爱小疗养院。最要紧的是，现在至少要稍稍取得一些进展。

你们的　弗

［1924 年 4 月 21 日　基尔林—霍夫曼博士疗养院］

多：这一段是多拉的附言，破例地放在开头了。

29. 致父母亲

可惜我们还一直没收到包裹，也没收到附在其中的美好的信。会不会出什么差错了呢？我当然已经把弗兰茨的地址告诉医院了。我估计，包裹已经退回去了，可惜弗兰茨很需要褥子，而另一个包裹却已经寄出，我们期盼着它。弗兰茨的健康状况还可以，他总是有的时候发烧。天气，天气！但是我们不想诉苦。今天弗兰茨又在外面晒了晒太阳。星期六有一位维也纳医生要来，一位很出色、很著名的主治肺病的医生。他受费利克斯·韦尔奇的一位朋友的鼓励而来，大概会采取某些措施的。一旦他来了，我就写信。脖子的情况没变化。吃东西或其他功能均不受妨碍，只是嗓子有点儿沙哑。

今天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躺在阳台上，还相当舒服。费利克斯和多拉没有让步，那位主治肺病的大专家、维也纳主治肺病医生的权威，明天来给我诊治，我很怕他，有一回他原本要到这儿的疗养院里来诊治一个病人，但是这事告吹了，因为他要300万出诊费。

衷心的问候。

弗

〔1924年4月25日，基尔林—霍夫曼博士疗养院〕

只是嗓子有点儿沙哑：这一段是多拉的附言。

30. 致父母亲

我想，我可以经常不断地谈天气写天气。现在天气真好，以致所有力量中的这股最强大的力量终于可以产生效果了。弗兰茨几乎光着身子在外面阳台上躺了几个小时，如今刚上床。现在他大概想睡一会儿。所以我得赶快写几句，以便他可以不受干扰地给您们写信。我很想听到，您们身体可好，您们气色是否又好起来了，等等。请接受我向大家致以衷心的问候。

多

最亲爱的父母亲：

多谢你们亲切、美好、善意的来信。今天我已是几乎半裸着身子躺在阳台上的阴影里，这真舒服极了。来了一位客人克罗普施托克，他很关心我，听不到一点舅舅的音讯，他旅行快有五个星期了吧。

衷心问候你们和大家。

弗

〔1924年4月底、5月初，基尔林——霍夫曼博士疗养院〕

31. 致父母亲

我已经感到很内疚。由亲爱、善良的克洛普施托克写信，这

越发让我感到于心不安，尽管这同时也让人感到欣慰。也没有多少事好报告的。如果您来这儿一趟，亲眼看到弗兰茨在这儿受到多么亲切和妥贴的照料，那么一切就会让人安心得多、令人信服得多。从早晨7点至晚上7—8点他躺在阳台上。阳光照耀到中午2点，然后太阳离去，它去照耀另外那些躺在另一边的人，代之以太阳的、从山脚下渐渐升腾起一股神奇而醉人的芬芳，它发出像香脂一样的气味。这股芬芳的气味渐渐浓郁，到了晚上达到了难以置信的、几乎无法忍受的程度。远处景色和周遭的响声，它们使视觉和听觉也具有呼吸器官的功能。各种官能变成呼吸器官，种种官能一起吸入痊愈之中，吸入在周围浓郁弥漫着的祈福。可惜我没有这个天赋，不会给您们把这描绘得更美，以还其本来面目。但是通过舅舅、奥特拉和马克斯，他们很有天赋，您们会通过他们而渐渐获得正确的印象的。由于抗病斗争全有赖于此，所以人们无论如何必须相信斗争会成功，必须有这个信心。哪儿一出现隐患，警惕的眼睛便立刻发现并尽可能将其消除。有时轻微出现的脖子疼痛，这完全不重要，更何况，脖子一直在治疗中，所以绝对没有理由惶恐不安。我之所以在最近几封信里很少提及此事，是因为怕您们在远方会为此而产生抑郁的想法。现在该吃饭了，我在楼上克洛普施托克这儿，弗兰茨睡在楼下。但愿我不必去叫醒他。体温和其他情况，听克洛普施托克方才对我说，他已经在信里写过了。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人！您们在信里对我表示的好意每一次都重新让我感到无比快乐。只是，我不知道，我是否配得上。我愿意尽心尽力去做　　一致衷心的问候。为回报您们的深厚情意，我可以也这样伸出双臂拥抱您们吗？这多美好！再次衷心问候。

多拉

最亲爱的父母亲：

如今我的懒于写信的毛病确实已经超出一切限度了，连对你们那封给我带来极大快乐的、你们共同写给我的亲切的来信我都还没表示过谢意。但是不光在写信上是这样，我这一辈子自婴儿时代起我就一如现在这样避开一切哪怕只要付出一点点辛勤和劳苦的事；干吗不呀，我有多拉和罗伯特呢。至多是吃饭比当初可能是静静吮吸稍稍多费点劲。但是即便吃饭我也没法偷懒，譬如，亲爱的父亲，这也许会中你的意的，我喝啤酒和葡萄酒。施韦夏特麦芽啤酒和亚得里亚珍珠葡萄酒，现在我不喝后一种，改喝托考伊甜酒了。当然，喝的量以及喝的方式，你不会喜欢的，我也不喜欢，但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顺便问一下，你没有在这一带当过兵吗？你也亲口喝过新酿的酒了吗？我真想和你一道痛痛快快喝几口这样的酒。因为尽管喝水饮酒的能力不是很大，在口渴程度上我却不比任何人逊色。这样我也就已经倾诉了我思饮的衷情了。

衷心问候你们和大家。

弗

钱我们暂时不需要；我听说有一大笔赠款，我不敢明白地询问这件事。

〔1924年5月19日　基尔林——霍夫曼博士疗养院〕

32. 致父母亲

最亲爱的父母亲：

你们有时来信说要来看望我。我每天都在考虑这件事，因

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将会多美好啊，我们已经很久没在一起了，布拉格的相聚我不算在内，那是一种住宅扰乱，但是平平和和地在一起待几天，在一个风光绮丽的地方，单独在一起，我根本记不得，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有一回在弗兰岑温泉我们一起待过几个小时，然后在一起“好好喝一杯啤酒”，如你们在信里所写的那样，我看得出来，父亲不很瞧得起新酿的酒，就啤酒而言我也同意他的这种看法。如今在这炎热的日子里我常常回想起，有一度我们曾定期在一起喝啤酒，那是在多年以前，是在父亲带我去平民游泳学校学游泳的时候。

这次来访有这方面以及许多别的方面的有利之处，但是也有很多不利之处。首先，父亲大概将会因办理护照有困难而不能成行。这自然就使这次来访失去一大部分意义，但是主要是不管此外谁来陪伴母亲，母亲的注意力都将过于被引向到我的身上，过分盯住我，而我则还一直不是那么很好看，根本不值得一看。最初在这里维也纳郊外和在市里遇到的麻烦，你们是知道的，它们使我的健康有些受到损害；由于这些麻烦，热度未能很快降下来，这使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意想不到的喉头事件在最初使身体受到不应有的损害——现在我才在这种远方完全无法想象的、多拉和罗伯特的帮助下（没有他们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尽力克服这种种虚弱状态。各种障碍现在也还有，譬如近几天里出现了一种至今还未完全痊愈的肠炎。这一切造成的后果就是，尽管有人鼎力相助、尽管空气和伙食均好、尽管几乎天天有空气浴，我却还总是没怎么恢复过来，从整体上来说甚至还没恢复到前不久在布拉格时那个状况。如果你们再考虑到，现在我讲话只能低声耳语，而且连这也不能过于频繁，那么，你们也会愿意推迟来访的。一切正处在良好开端的阶段——最近一位教授诊断出喉头大有好转，如果说我恰恰对这个和蔼

可靠、不谋私利的人——他每周乘着自己的车出诊一次，却几乎不要求什么诊费——也满怀感激的话，那么他的话对我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如前所说，一切正处在良好开端阶段，但是良好的开端还不等于就是好转；如果人们不能向来访者——况且是你们这样的来访者——显示出大的不可否认的、用外行的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进展，那么人们就应该宁可不做这样的事。我们不应该暂时把这事搁一搁吗，我亲爱的父母亲？

你们也许可以在这里改善或加强对我的治疗——你们千万别存这样的想法。疗养院的拥有者虽然是个年老有病的人，不太过问治疗方面的事务，而那位很令人愉快的助理医师的交往中友谊色彩多于医学成份，但是除了不时有专家来诊治外，主要还有罗伯特在这儿他不离开我一步，不想自己的考试，一心只想着我，而且还有一个年轻医生，我很信任他（多亏建筑师埃尔曼我才认识他和上面提到的那位教授），他一星期出诊三次。

由于我对来访采取这样的态度，……

当然不是坐小卧车，而是简朴地坐火车和公共汽车每星期出诊三次。

我从他手里拿过信来，总算写成了。只要遵照他的请求再添上几句，这几句话似乎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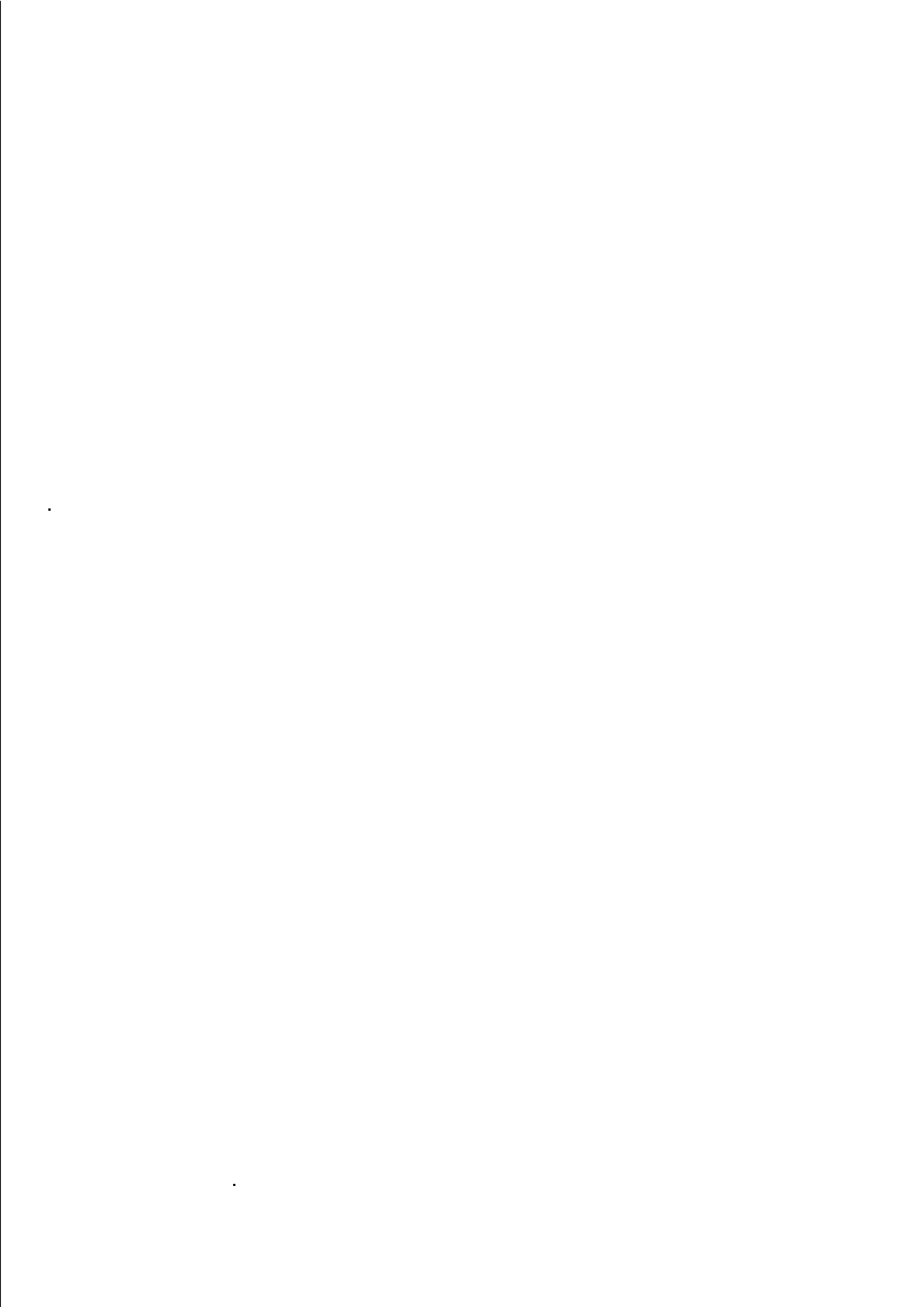
态度：写到这里，卡夫卡显然已没有力气把信写完，这句话开了个头，就写不下去了。后来勉强再写时，便写成这样的结尾。

似乎很重要：最后这几句是多拉附言。



致父亲

黎　奇译



致 父 亲

最亲爱的父亲：

你最近曾问过我，为什么我声称在你面前我感到畏惧。像以往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一部分正是出于我对你的畏惧，一部分则是因为要说明这种畏惧的根源牵涉到非常多的细节，在谈起它们时我只能把握一半左右。假如我试图在此书面回答你，答案将是很不完整的，因为在写下来时这种畏惧及其后果也会使我在你面前障碍重重，因为素材之大已远远超出了我的记忆和理解力。

在你的眼里事情总是显得非常简单，至少你在我面前和不加区别地在其他许多人面前是这么说的。你大体上觉得是这样的：你一辈子艰苦工作，为你的孩子们，首先是为我牺牲了一切，结果我得以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有充分的自由可以选择学习专业，丝毫不必为吃饭问题担忧，也就是根本无须有任何忧虑；你并不为此要求我们感恩，你是知道“孩子们的感恩心情”的，但我们至少得做出某种迎合姿态，一种同情的信号；我不是这样，反而从来就躲着你，躲进我的房间，躲在书本里，躲在疯疯癫癫的朋友们那儿，躲在偏激的思想中；我从来没有同你坦率地交谈过，我没有去教堂站到你的身边去，在弗兰岑斯巴德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你，除此之外，也从来没有家庭观念，对商店和你的其他事情漠不关心，我把工厂套在你的脖子上，然后扬长而去，对奥特拉我支持她的固执，我从不为你哪怕动一下小指头（甚至从来没给过你一张戏票），却为了朋友什么都干。如果你把你对我的评价加以归纳，就会显示出，虽

然你没有指责我下流或恶毒（也许我最近这次结婚意图是个例外），但分明在说我冷淡形同陌路，忘恩负义。你这样责备我，好像那是我的责任，好像我只要转一下方向盘就可以使一切都改观似的，而你对此连一点责任都没有，要有就只有一点，也就是你对我太好了。

你这类习以为常的描述只在一点上我认为是对的，那就是，我也相信，你对我们之间的隔阂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但我也同样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如果我能说服你承认这一点，那么虽然不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生活，对此我们俩都已经是太老太老了，但可能会出现一种和平，不会终止你的没完没了的指责，但会使之温和下来。

奇怪的是，你好像多少预感到了我想要说些什么。比如你在不久前对我说过："我一直是喜欢你的，虽然表面上我对你的态度不像其他父亲习惯做的那样，但这正是因为我不像其他父亲那样会装腔作势。"父亲，整个说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我的善意，可是我认为你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你不会装腔作势，这是对的，但从这个理由出发断言其他父亲装腔作势，那么这不是赤裸裸的、无须进一步讨论的自以为是，就是（依我看真是这么回事）一种隐蔽的表达，认为我们之间总有什么不正常，而你参与了这种情况的造成，但却是没有责任的。如果你真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我们的看法就是一致的了。

我当然不是说，我仅仅是在你的影响下才变成现在这样的。这么说就太夸大其词了（而我甚至很喜欢这种夸大其词）。非常可能，即使我是在一点都不受你影响的情况下长大的，我兴许也不会成为你所希望的那种人。那样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性格懦弱的、谨小慎微的、犹疑不决的、内心不安的人，既不是罗伯特·卡夫卡，也不是卡尔·赫尔曼，但总之是同我现在这样完

全不同的一个人，我们可能会相处得非常好。如果有你作为我的朋友、头头、叔叔、祖父，甚至（尽管那样我会更加犹豫呢）作为我的岳父，我都会很高兴的。但正是作为父亲，你对于我来说是太强大了，尤其因为我的哥哥们很早就死了，而妹妹们隔了很久才来到人世，我不得不一个人承受第一次冲击，对此我的力量是太弱了。

比较一下我们俩：用非常简短的话说，我是一个带有一定的卡夫卡根系上的略韦，推动我的不是卡夫卡家族的生活意志、经商意志、占领意志，而是略韦家族的马刺，它显得比较神秘、羞怯，促使我跑向别的方向，甚至经常停止对我的戳刺。而你却是个真正的卡夫卡，强壮、健康、胃口好、有支配力，能说会道，自满自足，有优越感，有韧性、沉着果断，有鉴别人的能力，有一定的慷慨大度，但也带着与这些优点共生的所有缺点和弱点，有时你的情绪起落，有时你的突然暴怒使你的弱点立即暴露出来。就你的世界观而言，你也许并不是个百分之百的卡夫卡，把你同菲利浦叔叔、路德维希叔叔、亨利希叔叔相比就能看出这一点。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我在这里也并不能看得很清楚。他们全都比你更快乐，更精神饱满，更无拘无束，更逍遥自在，而不像你这么严肃（在这一点上我受到了许多你的遗传，而把这种遗传因素管理得太好了，不过我的本质中却没有你所具有的那些平衡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你也经历了各个不同的时期，在你的孩子们，尤其是我，给你带来失望之前，在家庭空气因而给你带来压抑之前（如果有外人来，你就表现得不一样了），你也许曾经是比较愉快的。而现在你也许又愉快些了，因为孙儿孙女们和女婿又把你的孩子们（也许瓦莉除外）所不能给予你的那种温暖给予了你。无论如何，我们是那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又使我们互相间都对对方那么危险，以致如果

人们能够事先估计到我这个慢慢长大的孩子和你这个成人之间将怎么相处，就会想，你会一脚把我踩到地底下去，使我一点都不能露出地面的。这种事没有发生，活的东西会怎么样是难以估计的，但也许事情更糟糕。而我不断地请求你别忘了我从来就没有一丝一毫认为你有什么过错。你就这样影响着我，就像你必然会做的那样，不过你应该停止认为这种影响毁了我是我的恶意的表现。

我曾是个腼腆的孩子；但我当然也像其他孩子一样是执拗的；当然母亲也很宠我，但我不能相信，我是特别难以操纵的；我不相信，一句亲切的话，一次默默的握手，一道善意的目光不能使我顺从人们对我的一切要求。而你其实是个善良的、心肠软的人（下面的话并不能否认这一点，我将谈到的仅仅是你对孩子施加影响的现象），但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韧性和毅力，去长时间地寻找，直到找到善意所在。你只会像对你自己那样对待孩子，用力量、咆哮和暴怒，而你也觉得这种方法很适用，因为你想要把我造就成一个强有力的、勇敢的小伙子。

最初那些年中的你的教育方法我今天当然不可能凭直接经验加以描述，但可以从后面那些年经历的反思中和你对待菲莉克斯的方法中想象得出。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你那时比今天年轻，因而比今天更精力充沛、更具野性、更纯朴，更无所顾忌，而且你完全被商店业务拴住了，一天到晚几乎就不在我面前露面，因此你给我的印象反而更强烈，这种印象几乎从未平淡下来，化习惯为自然。

最初几年里我记住的只有一件事，你可能也还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不停地要水喝，不过不是出于渴，而可能一部分是为了要惹恼你，一部分是为了寻乐。在一些强烈的威胁不生效后，你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抱到阳台上去，关紧了门，让我独自一

人穿着衬衣在那儿站了一阵子。我不想说这是不正确的做法，也许当时除了这样没有办法使夜间的安静得到恢复。但我想要以此说明你的教育方法及其对我的影响的特点。自那以后，我当然是听话了，但这事却给我造成了一种内心的伤害。以我的天性，我根本无法把我认为很自然的那次荒唐的要水的哭闹同极其可怕的被抱出去这件事联系在一起。许多年后我还经常惊恐地想象这么个场面：那个巨大的人，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来，在夜里把我从床上抱到阳台上去，而我在他眼里就是这样无足轻重。

当时这件事还只是个小小的开端，但这种经常笼罩在我心头的无足轻重的感觉（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当然也是一种高尚的、有益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你的影响中产生的。我需要一点儿鼓舞、一点儿亲昵、一点儿走自己路的自由，但你却拧歪了我的道路，当然是出于好意，希望我走另一条道路。可是我却没有去走那另一条路。比如，当我一本正经地敬礼并行军式地走路时，你就鼓励我，但我并不是未来的士兵；或者当我大口大口地吃饭时，或甚至还能喝一喝啤酒时，或唱起并不理解的歌时，或模仿你习惯的讲话腔调时，你总是鼓励我，但这一切都与我未来无关。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直到现在你也只有在你自己对事情本身也产生热情时，只有当事情关系到你的自我感觉，而这感觉受到我的伤害（比如通过我的结婚意图）或者在我身上受到伤害（比如当培帕辱骂我）时，你才会鼓励我去干什么事情。这时你勉励我，把我的价值告诉我，指出我肩负的重任，把培帕批得一无是处。且不论以我现在的年龄鼓舞已经对我起不了作用，而且在不是主要牵涉到我的事情上对我进行鼓舞，于我又有什么帮助呢？

当时那样做就好了，当时我倒是很需要鼓励的，而且是无

处不需要。仅仅你的体魄那时就已经压倒了我。比如我常想起我们常在一个更衣室里脱衣服的光景。我又瘦、又弱、又细，你又壮、又高、又宽。在更衣室里我已经自惭形秽，而且不仅是对你，而是对全世界，因为你在我眼里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然后我们走出更衣室，去人们面前亮相，我牵着你的手，作为一副小小的骨头架，光着脚站在木板上站都站不稳，怕水，又没有能力模仿你的游泳动作。你出于好意，但真的使我深深羞愧地不断做给我看，那时我绝望极了，而我在所有方面的坏的经验在这样的时刻出色地合成了交响乐。我觉得最舒服的时候是，有时你自己先脱了衣服，我得以一个人留在更衣室里，尽可能拖延到公众面前去献丑的时间，直到你最后亲自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并把我赶出更衣室。我为你似乎没有觉察我的困境而感激你，而且我也为我父亲的体格感到自豪。直到今天，我们俩之间仍然存在着类似的差别。

与这个差别相适应的还有你精神上的统治权威。你以自己的力量单枪匹马奋斗到这么高的位置，因此你对自己的见解抱有无限的信任。这一点对童年时代的我还不像后来对正成为成人的年轻的我那样耀眼眩目。你坐在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你的见解是正确的，其他任何见解都是发病的、偏激的、癫狂的、不正常的。你的自信之强，使得你的思想根本不必前后一贯，也照样永远是正确的。还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对一件事根本就没有观点，这就导致对这件事可能产生的任何观点统统都是错误的。比如你可以骂捷克人，然后骂德国人，然后骂犹太人，而且不是有所选择，而是什么都包括在内，到最后除了你以外没有一个人未被骂到。你在我心中产生了一种神秘的现象，这是所有暴君共有的现象：他们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思想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人身上。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但你在我面前显得常常是有理的，真是令人吃惊，在谈话中自不待言，因为我们几乎就不谈什么话，而在现实中竟也是这样。但这并不是什么特别不可理解的事情：我的一切思想都处在你的压力之下，那些与你的思想不一致的思想同样如此，而且尤其突出。所有这些似乎与你无关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带上了等待你即将说出的判断的负担；要想忍受住这个负担，直到完整地、持续地形成这种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这里说的不是那些高层次的思想，而是童年时代任何小的举动。只要是对任何一件事感到高兴，心里只想着它，兴冲冲地回到家里，把这事说出来，回答就会是一声嘲讽的叹息、一个摇头的表示、一个手指敲桌子的动作："世面我见得多呢"，或"你最好把你的烦恼告诉我"，或"我的脑袋可不是这么给脸的"，或"这对你有什么用"，或"这也算回事吗？"当然，你在烦忧和辛劳中生活着，自然不能要求你对小孩子的每件小事都抱以满腔热情。问题也并不在这里。问题的症结是：出于你那与孩子截然相反的天性，你始终如一地给孩子带来这种失望，再加上这种天性的对立通过物质的堆积不断加强，以致最后甚至在你偶然同我的看法一致时，这种对立仍然带着习惯的惯性继续发挥成功，以致孩子的失望最终已不再是寻常生活中的失望，而由于它是由你那决定一切的自身造成的，触及到了核心。勇气、决心、信心和对这对那的愉快都不能坚持到底，只要你表示反对，或只要能够估计到你可能会反对，一切便都告吹；而我做任何事情时几乎都能够估计到你可能会反对的。

无论牵涉到想法或人都是如此。只须我对一个人有一点兴趣（就我的天性而言，这种情况并不多），你就会毫不考虑我的感情、毫不尊重我的评价地对这个人破口大骂、诬蔑、丑化。比如像伊地语演员略韦这样的天真无辜的人就遭到这样的命运。

你还从未见过他，就用一种可怕的方式（我已忘了是何种方式）把他同虫相比。你还经常在谈到我所喜欢的一些人时，脱口而出地用上那个关于狗和跳蚤的谚语。关于那位演员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曾经用自己的话把你对他的说法记录下来："我的父亲这样说我的朋友（他根本就不认识他），只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当他指责我缺乏孩子的爱和感恩之情时，我完全可以据此加以反驳。"我始终觉得不可理解的是，你对你的话和论断会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和耻辱怎么竟会毫无感觉，好像你对你的威力竟是一无所知似的。我的话当然也经常会伤害你，但我总是会意识到的，它使我痛苦，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没法不说出来，说的时候我就已经后悔不迭。但你却是毫无顾忌地把你的话抛出去，你什么人都不怜惜，说出时不怜惜，过后也不，人们在你面前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了防卫能力。

可是这就是你的全部教育方法。我相信，你有一种教育天才；你的教育对一个像你这种类型的人很可能会是有效的；他会看得出你对他说的话中的理智所在，从而对其中别的因素不必关心，安安静静地照此行事就是了。但对于我这个孩子，你对我吼叫的一切都不啻是天谕神示，我绝不会忘记它，它成了我判断世界的最重要方法，尤其是判断你自己的最重要方法。你在我身上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我童年时主要在吃饭时同你在一起，所以你给我上的课一大半是关于吃饭时的行为的课。凡是端上桌子的东西，都必须吃光，对伙食的好坏不可以说三道四——可你自己经常认为菜没法吃，称之为"饲料"，说那头"牲口"（指女厨师）把它给弄坏了。因为你不是由于特别饿就是由于特别喜爱某个菜而不管烫不烫，总是迅速地、大口大口地吃个精光，所以孩子也必须快吃，饭桌旁笼罩着阴沉沉的寂静，只有一些训诫不时打破这种寂静。"吃完再说话"，或"快

一点，快一点，快一点”，或“你看，我早就吃完了”。骨头不可以咬碎，你却可以。醋不可以咽下去，你却可以。关键要把面包切好切齐，但你拿着一把滴着汤汁的刀来切却无所谓。必须当心别让残食落在地上，但你的脚底下却落得最多。坐在饭桌旁只可以一门心思地吃饭，但你却修剪指甲，削铅笔，用牙签挖耳朵。父亲，请别误解我的意思，这些本来都是完全不足称道的小事，只是由于这个对我来说具有极大权威的人自己并不遵守他给我规定的条条，这些小事才给我造成心理阴影。这么一来，世界在我眼中就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这个奴隶居住的，我必须服从仅仅为我制订的法律，但我又（我不知原因何在）从来不能完全符合这些法律的要求；然后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极其遥远，那是你居住的世界，你忙于统治、发布命令、对不执行命令的情况大发雷霆；最后是第三个世界，其他所有的人全都幸福地、不受命令和服从制约地生活在那里。我永远蒙受着耻辱，或者我执行你的命令，这是耻辱，因为它们只对我起作用；或者我不服从，这也是耻辱，因为我怎么可以不服从你呢？或者我无法执行，因为我比如说不具备你的力量、你的胃口、你的技巧，尽管你是把这作为毫无问题的事向我提出的，这无疑是最大的耻辱。以这种方式活动着的不是孩子的想法，而是孩子的感觉。

假如我把我当时的处境同菲利克斯的处境加以比较，情况也许就更清楚些了。你对待他的态度同对我是相似的，甚至对他用了一种特别可怕的教育方法，如果他在吃饭时在你看来弄脏了什么，你就不光像那时对我说的那样，说：“你这个大蠢猪”，而还要加上一句：“一个地地道道的赫尔曼”，或者“跟你父亲一模一样”。但这也许（在此顶多只能说“也许”）对菲利克斯确实没有多大伤害，因为对他来说你只不过是个特别重要

的外祖父，但你对他并不具有你当时对我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再说菲利克斯的秉性是沉着的，现在已有些男子汉的气质，一个雷鸣般的吼声也许能使他吃惊，但不会长时间地抑制他的情绪，但更重要的是，他同你在一起的时间相对来说要少得多，他也受到其他影响，你对他来说不如说是个亲爱而又滑稽的人，他从你这里可以有所选择地接受。你对于我却不是滑稽的，我没有选择余地，必须照单全收。我也不可以表示任何不同意见，因为你从来就不可能对一件你不同意、或仅仅不是由你的意思产生的事情平静地发表议论，你的发号施令的性格不允许你这么做。近年来你把这归咎于心情紧张，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什么时候不是这样的，顶多你是把心情紧张看成了一种更严厉地施行统治的手段了，因为统治的思想窒息了所有由其他想法产生的反驳论点。这话当然不是谴责，而只是确定一个事实。比如对奥特拉，你习惯这么说："根本没办法跟她讲话，一开口她就冲着你暴跳如雷。"但事实上她根本不会暴跳，你把事与人搞混了；是事情冲着你暴跳如雷，而你听都不听人家说什么，马上就对此事作了决定；要是事后再向你解释，只会更激怒你，从来说服不了你。这时只能听到你这么说："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好了；我随你的便；你算是长大了；我是不需要再对你说什么了。"而这些话是带着一种充满愤怒的、可怕的、沙哑的言外之音说出来的，而且还是百分之百的先入之见。我今天对这种言外之音的害怕之所以不像童年时代那样浑身发抖，是因为童年时那种绝对的负疚感已部分地被我们俩同样可怜的认识所取代。

由于不可能进行平心静气的交往，于是另一个其实很自然的后果产生了：我把讲话的本领荒疏了。不错，本来我也成不了伟大的演说家，但是正常的流畅的人类语言能力我总还是掌

握得了的吧？你很早就禁止了我讲话，你那“不许顶嘴”的威胁和为此而抬起的手从来就一直陪伴着我。从你那里在牵涉到你的事情时，你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我得到的是一种断断续续、结结巴巴的讲话方式，但就是这样，你还是觉得过分了，最终我沉默不语了，首先是出于抗拒心理，再就是因为我在你面前既不能思想也不能讲话。由于你是我的真正教育者，这一点在我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果你认为我从来不服你，那真是个奇怪的误会。跟你所想的和指责我的不同的是，“总是一切相反”真的不是我在你面前所持的生活准则。恰恰相反：假如我对你不那么听话，你也许会对我满意得多。应该说，你的一切教育措施都不折不扣地得到了贯彻；我从未想过要逃出你的掌心；以现在的我而言（当然要撇开生活的基础及其对我的影响不谈），我是你的教育和我的服从的产物。但尽管如此，这么一个产物却使你深感不快，你甚至无意识地否认这是你的教育成果，原因是你的手和我这块料互相之间形同陌路。你说：“不许顶嘴！”是想压服我这儿令你不快的反对力量，但你这句话的力量对我来说却太强大了，我太听话了，于是我完全闭了嘴，蜷缩在你面前，而只有在我离你很远，在你的力量至少不再能直接达到的地方，我才敢动弹一下。可是你站在面前，于是一切在你看来都是“相反”的，而其实那些只不过是你的强大和我的孱弱的理所当然的结果罢了。

你在教育中运用的效果特别好的，至少在我身上从未失效过的语言手段是：斥骂、威胁、讥讽、冷笑、还有（这是奇怪的）自责。

我记不起你曾经直接用骂人的字眼骂过我。这也没有必要，你拥有那么多其他手段，再说在家里的谈话中，尤其在店里，你的骂人的字眼在我身边层出不穷，落在其他人头上，我这个小

男孩有时几乎被它们震得麻木了，没有理由不把它们同我自己联系起来，因为你骂的那些人肯定不比我坏，而且你对他们的不满肯定并不超过对我的不满。这里你那谜一般的无辜和不可侵犯又显示了出来，你骂人时从来不会疑虑、踌躇，而你却谴责别人骂人的行为，并加以禁止。

你用威胁来加强斥骂的威力，这就对我也直接运用了。使我感到恐惧的比如有："我要把你像条鱼一样撕碎"，尽管我知道，此后并不真会出现什么那么可怕的事（童年时我当然并不知道这一点），但它几乎与我对你的巨大力量的想象相符，我认为你也确有能力这么做的。可怕的还有，你吼叫着围着桌子跑，做出要抓住谁的样子，很明显你并不想抓住他，但最后总是像那么回事地碰到他，而母亲则最终做出救他的样子。在孩子的眼里，生命由于你的慈悲才又一次得以存在，并作为无功受赏的你给的礼物而继续下去。这方面也包括因不听话而引起的威胁。假如我开始做一件你不喜欢的事，你就用失败来威胁我，由于对你的见解的敬畏是如此之甚，以致失败（即使也许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发生）成了无法遏止的事。我失去了做自己的事的自信，我动摇不定，疑惑不已。我年龄越大，你能够拿出证明我的无价值的材料也就越多；渐渐地，你在有些方面还真是说对了。我又要留神不能断言仅仅由于你我才变成这样的了；你只是强化已经存在的因素，但你强化得很厉害，因为你在我眼里是非常强大的，并为此而动用了一切力量。

你在教育中特别喜欢讥讽，它也最能表达你在我面前的优势。你的训诫常以这样的形式出现："你就不能这样和这样干吗？这样你是不是认为已经做得太多了？你当然是没有时间来做啰"，等等。每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总伴随以恶意的笑和恶意的表情。人们在还不知道做了件错事之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受

到了惩罚。令人气愤的还有那些作为第三者对待的指责，也就是说连直接受到恶意的训话的资格都被取消了；比如你表面上对母亲讲话，但实际上是冲着坐在一旁的我来的，如："这事当然不能要求儿子先生去做了"，等等。（这种话的后果是，有母亲在旁，我就不敢直接向你问话，后来习惯成自然，我连直接问你的念头都不会产生了。对于孩子来说，向坐在你旁边的母亲问你的情况，危险要小得多，比如问母亲："父亲好吗？"这样就防止了任何答复可能会带来的震惊。）当然，有时人家会非常赞同最刻薄的讥讽的，也就是说，如果牵涉到的是别人，比如埃莉，我有好多年一直生她的气。当儿乎每次吃饭时都这么说时，对于我来说堪称是恶毒和幸灾乐祸的节庆："那个胖姑娘喜欢坐在离桌子十米远的地方。"然后你生气地坐在你的椅子上，毫无喜悦或带感情色彩地、像个死敌般地夸张地模仿她那不合你胃口的坐相。这种动作或类似的动作你经常重复，事实上你这么做能达到的目的非常之少。我认为原因是，对一件事耗费怒火和生气与事情本身是格格不入的，人家不会感觉到，这种怒火是由于坐得离桌子太远这样的小事造成的，而是它早在这之前已经存在，程度也那么深，只不过偶然地把这件事当成了导火线，由于人家确信，无论如何总会出现一个导火线的，人家便对事情的进展不十分在意，再说人家在不断的威胁之下脑子也变迟钝了；至于不会挨打，这一点人家渐渐放心了。人家变成了一个闷闷不乐的、精神涣散的、不听话的孩子，老是想逃跑，多半是一种内心的逃遁。你是这样地受着折磨，我们是这样地受着折磨。当你咬牙切齿地、带着咕噜咕噜的喉音笑着，第一次向孩子描述地狱景象时，你习惯于痛苦地说（最近收到一封来自康士坦丁堡的来信时你也是这么说的）："那里是一个社会！"你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你的公开诉苦（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同你对你的孩子们的态度是很不相称的。我承认，我童年时（当然是稍大一些时）丝毫无法感受和理解，你怎么竟会需要别人的同情。你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巨人，我们的同情或甚至帮助对你又有什么用处呢？你本来必然是蔑视这种同情或帮助的，就像蔑视我们一样，所以我不相信你的诉苦，总想找出潜在其后的某种秘密意图。后来我才懂得，孩子们确实给你带来了很多痛苦。但当时，这些诉苦如果换个地方就会得到一种纯真的、坦率的、毫无顾虑的、随时准备加以伸手援助的反应，但它们在我的心目中却只是再清楚不过的教育和压抑手段，它们本身并未强烈地显示出这种功能，但它们具有一种有害的副作用：孩子习惯于对恰恰应该认真对待的事情不能非常认真地对待。

所幸还有例外的时候，这多半是，当你默默无言地忍受着痛苦，用爱和善良的力量来战胜一切对立现象，并立即产生了感人的力量之时。这种时候是罕见的，但确实是美妙的。比如当我以前在炎夏正午时分饭后在店里看到你疲倦地打瞌睡时，你那胳膊肘支着台子的样子，或者当你星期天风风火火地赶到避暑地来看我们；或者当母亲一次重病时你紧抓住书橱，全身在抽泣中发抖；或者当我最近那次得病时，你蹑手蹑脚地走到奥特拉的房间来看我，站在门槛上，只探进脖子来，看看躺在床上的我，因怕打扰我而只用手势向我问候。在这种时刻，人们就会扑倒在床上，幸福得哭起来，而且现在写到这里也禁不住又哭了起来。

你也有一种特别美的、但很罕见的微笑方式，这是一种静静的、满意的、赞许的微笑，它能使它的接受者深感幸福。我不记得童年时这种微笑是否曾赐予过我，但很可能有过这种事，因为你为什么要拒不给我这种微笑呢，我那时在你眼里是无辜

的，并且是你的莫大的希望所在。再说从长远看这种亲切的印象只能造成这样的后果：我的负罪意识扩大了，世界在我眼中变得更不可理解了。

我宁可要那些真实的、持久的东西。为了在你面前显示我还是有点能力的，还有一部分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我很快就开始对我在你身上发现的一些小小的可笑之处进行观察、搜集和夸张。比如你很容易被那些多半只是好像地位很高的人弄得眼花缭乱，并总是津津乐道着他们的事情，如某个皇室顾问或类似的人物（另一方面，你，我的父亲，你竟认为你的价值需要这样一些毫无价值的证明，并以它们来炫耀自己，这类事情也是使我难过的）。或者我观察你对那些不正经的讲话方式的偏爱，你最喜欢大声地说出它们来，并为此开怀大笑，就像你说的是什么特别出色的言论似的，但实际上那只是些庸俗的、小小的不正经话（当然这同时又是你的生命力之令我自惭形秽的表达）。这类观察当然多的是；我为此感到愉快，这些观察给了我窃窃自语和寻求乐趣的机会，有时你发现了这一点，对此十分恼怒，认为这是恶毒、不尊重，但请相信我，这对于我只不过是一种自我维持的不中用的手段。这是些玩笑，就像是人们对天神和国王们所散播的那种玩笑，这种玩笑是含着最深的敬意的，这种敬意不仅使开玩笑的人深受约束，而且可以说这些人已成了这种敬意的一部分。

而且你同我对你的做法一样，也在寻找一种反击手段。你经常指出，我的日子是怎么好得太过分了，我受到的待遇是怎么好。这是对的，但我不相信这一点在我过去的处境中给过我什么真正的帮助。

确实，母亲对我好得无以复加，可是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同跟你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不好的联系。母亲无意中

扮演了狩猎中哄赶者的角色。一旦你的教育在某种未必真实的情况下使我产生了抗拒心理、反感甚至仇恨（这些因素本可迫使我自立的），母亲便以温柔体贴、谆谆劝诫（在童年的思想杂乱中她是理智的象征）、说情，把那些因素消弭于无形之中，于是我被赶回了你的圈子，而本来我也许可能会突破这个圈子的，这无论于你于我都有好处。或者就是这样：谅解无法达成，而母亲只是在你面前悄悄地保护着我，私下给我些东西，允许我做什么事，于是我在你面前又变成了怕见天日的东西，成了骗子、知罪者，由于自身的毫无价值，这个人连到他认为是他的权利的地方去，也要偷偷摸摸。当然我渐渐习惯于在这些偷偷摸摸行进的途中，也顺便寻找些即使在我看来也是我无权得到的东西。而这么做又扩大了我的负罪意识。

确实，你几乎从未真正地打过我。但是那种吼叫，你胀红的脸，那种迅速解下裤子背带，放在椅背上备用的动作在我眼里几乎比打更可怕。就好像是要把人吊起来似的，如果他真的被吊上绞架，他接着就死去了，从而一了百了。可是如果他不得不亲身经历上绞架的一切准备活动，直到套圈在面前晃动时才得知他被宽恕了，那么他将一辈子摆脱不了这个阴影。而且，那么多次我听到你明明白白地表明我应该挨打，但总是在最后关头由于你的仁慈而逃脱了这种命运，一种强烈的负罪意识自然越积越深。无论我从哪个方向走来，都进入欠你的罪疚之中。

你自来这样指责我（有时面对我一人，有时当着其他人的面，你对后一种场面的侮辱性压力毫无感觉，你的孩子们的事从来是公开的事情），说我由于你的劳作而得以在充满安宁、温暖、应有尽有的环境中生活。我还记得你的一些话，他们显然在我大脑中刻下了沟纹，如："我七岁时就不得不拽着小车走村串户了"；"我们大家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有山芋吃我们

就高兴死了”；“多少年我因为冬装单薄，腿上的伤口裸露在外面”；“我还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到皮谢克的商店里去做事了”；“家里没有给我任何东西，就连当兵时也不例外，可我还得寄钱回家”；“但尽管如此，尽管如此，父亲对我来说总是父亲。今天有谁知道这一点！孩子们知道什么！谁都没受过这份罪！今天有哪个孩子懂得这些吗？”换一种环境，这些叙述满可以成为非常出色的教育手段，他们可以鼓舞孩子们，增强孩子们的信心和力量，去顶住父亲曾艰苦地经历过的同样的磨难和饥寒。但这根本不是你的本意，你努力的结果已使环境完全变了样，像你做过的那样，通过同样的方式来显示自己才干的机会已不复存在。只有通过暴力和剧变才会产生这样的机会，人们必须闯出家门才行（前提是：人们有这么干的决断力和力量，而且母亲也不用其他手段横加阻挠）。但这一切绝非你之所愿，你把这种行为称为忘恩负义、偏激、不听话、背叛、发疯。你一方面用事例、叙述往事和揶揄来引诱人，另一方面却严厉地绝对禁止别人这么做，否则，比如说你（撇开一些次要情况不谈）对奥特拉的苏劳冒险应是极其欣赏的。她想到农村去，你就是从那里来的；她想要经受劳动和贫困的考验，这些都是你经历过的；她不想享受你的劳动成果，你就是脱离了你父亲而孤身奋斗的。这是些那么可怕的意图吗？距离你这个榜样和你的教导就那么远吗？好吧，奥特拉的意图最终是失败了，也许变得有点好笑，搞得太兴师动众，她为她的父亲考虑得也不多。但这难道完全是她的过错吗？这不也是环境的过错，尤其是你对她这般疏远的过错吗？她在商店里时（就像你后来说出来想让自己相信的那样）对你不像后来在苏劳时那么疏远吗？而且你难道没有力量（当然你必须首先说服你自己去这么做）通过鼓励、出谋划策和监督，也许甚至仅仅通过容忍，使这次冒险产生某

种非常好的结果吗？

谈完这些经历之后，你总是习惯用酸涩的玩笑说我们的日子过得太好了，但这种玩笑从一定程度上看并非玩笑。你当时必须靠艰苦奋斗得来的东西，我们轻而易举地从你手中拿来，但那种为外在生活进行的斗争你是很早就在进行了，这种斗争当然也免不了要把我们卷进去，只是要比你晚，也就是说在进入成人年龄后才以孩子的力量去斗争。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么一来我们的处境与你相比就是绝对不利的，可以说它们是相等的（当然这里并未将基础条件加以对比）；我们的不利之处仅仅在于：我们无法以我们的磨难吹嘘自夸，也不能像你利用你的磨难所做的那样以此压得别人低声下气。我并不否认，我是有可能从你那伟大的、成就非凡的劳动果实中得到享受，加以利用，并为讨取你的欢心，利用它们继续开拓的，但我们对这种做法却是异化了的。我能够享受你的给予，但只能是怀着自惭、疲乏、孱弱、负罪感来享受。所以为此一切我只能以乞丐的方式表示感谢，却不能以行动来感谢。

整个这种教育的最直接外露结果是：我躲避着能使身在远方的我联想到你的一切。首先是那商店。尤其在童年时代，那时它只是一个街头小店，它使我很愉快的是，它是那么活跃，晚上有灯光照明，人们看到、听到的甚多，不时可以帮个手，显示自己，但最重要的是欣赏你那些伟大的商人才干，你怎样售货，怎样接待人，开玩笑，不知疲劳，遇疑难情况马上就知道该作何决断，等等；还有比如你怎样包装或打开一个箱子，这是一场值得一看的戏剧，而且一切从整体而言无疑并不是最差劲的儿童学校。可是由于你渐渐在各个方面都给我带来恐惧，而且在我眼里商店和你重叠起来，于是商店在我心目中不再是舒服的了，那里一些最初在我眼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开始使我

痛苦，令我羞愧，尤其是你对商店职工的态度。我不知详情，也许这种态度在大多数商店中都是一样的（比如在保险总公司中，对待职工的态度就十分相似，我辞职时对那里的经理说的也许不完全符合实际，但也不完全是编造，我说我无法忍受那里的骂人，尽管这种待遇从未冲着我来；我在这方面有一种痛苦的敏感，这是在家里就已形成了的），但其他商店如何，童年时的我是毫不关心的。可我在店里看到的却是你在吼叫、怒骂、暴跳如雷，我当时认为全世界都不会有类似的情景。而且不仅是骂人，还有其他粗暴手段。比如看到你如何把你平时不希望与其他商品搞混的正品猛一下从柜台上掳到地上——只有你愤怒时的丧失理智可以稍稍为你开脱，——然后命令店员拣起来。再如你对一个身患肺病的店员常说这样的话："他死了算了，这只病狗。"你把职工称为"受雇的敌人"，他们确实是这种人，但还在他们成为这种人之前，你在我心中似乎已成了他们的"雇主敌人"了。在那里我也受到了伟大的开导：你也会做出不公正的行为；我在自已身上并未马上发现这种现象，于是我身上积聚起越来越多的犯罪感，这种感觉使我觉得你是对的；但根据我那后来有所改变、却又改变不大的孩子观念，那里是一些陌生人在为我们劳动，因此而不得不始终生活在对你的恐惧之中。当然我这些话是夸大了的，这是因为我认为你对那些人心灵的影响同对我的影响一样可怕。如果他们真像我所想的那样，那么他们也许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但由于他们是有着多半很出色的神经的成年人，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咒骂从身上抖掉，以致最终〔咒骂〕给你带来的伤害比给他们带来的要多得多。但我对这个商店却无法忍受，它太逼真地使我联想起与你的关系了：完全撇开企业主的利益，撇开你的统治欲不谈，仅仅作为商人，你已比所有在你手下学艺的人高明得多，以致他们的任

何成绩都不能使你满意，同样，你也必然永远对我不满意。所以我不得不被划入职工一边，此外，由于我至少出于害怕而不能理解，人们怎么能这样骂一个陌生人，因此，出于害怕，我仅仅从自身安全考虑，也要在我觉得已是怨怒深积的职工和你与我们的家庭之间居间调停，以求得相互谅解。为此目的，取通常的、正直的对待职工的态度已经不够了，甚至更谦逊的态度也不够，而是我应该低声下气，不仅是抢先问好，而且要尽可能阻止对方回报我的问好。即使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在下面舔他们的脚，也不足以弥补你这个主人在上面对他们的大砍大劈。我在这里与人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影响超越了商店的范围而伸向未来（与此有点相似的，但并不像我这样的危险、深入的现象，比如表现为奥特拉对与穷人交往的偏爱，她那使你如此恼火的同女佣们和其他人促膝而谈的行为）。说穿了，我几乎畏惧这个商店，当然，还在我上中学之前，它早就不是我的事业了，上中学后，我离它就更远了。而且它在我看来也是我的能力所无法应付的，因为就像你所说的，它把像你这样的人都搞得精疲力尽，焦头烂额。于是你试图（现在我想起这事觉得它既令人感动又令人羞愧）从我对商店、对你的事业的那种使你深感痛苦的反感中提炼出一点儿甜味来，你的做法是扬言我没有做生意的意识，而是头脑里怀着更崇高的思想等等。母亲当然对你强加于我的这种解释感到高兴，即使是我，由于我有虚荣心，且处境不佳，所以也愿让这种说法来影响我。但如果使我离开商店（我现在，但也仅仅是现在，真正地、确实地恨着它）的仅仅是，或主要是“更高的思想”，它就会以别的办法表达出来，而不是让我平静而又害怕地游过中学和法学学习阶段，直到最终在公务员的办公桌旁登岸。

如果我要逃离你，我就必然也要逃离家庭，甚至包括母亲

在内。人们虽然永远可以在她那里得到保护，但必然是在与你有关的前提下。她太爱你，太忠实于你了，以致在孩子的斗争中她未能成为一股独立的、持久的精神力量。这可以说是孩子的一种正确的直觉，因为母亲随着岁月的流逝与你结合得更紧密；一方面，她在有关她自己的事情上始终美妙地、温柔地、在本质上不伤害你的前提下维护着她自身最低限度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她一年比一年更彻底地（与其说出于理智不如说出于感情）对你关于孩子们的论断和裁决盲目地加以接受，尤其在奥特拉这一无疑是重大的事件上。当然，人们永远记得，母亲在家庭中的位置是多么痛苦，多么吃力。她为商店、为家务辛苦操劳，家里每个人每病一场她都比病人多受一倍的罪，但这些与她在我们和你之间的中间位置上所受的折磨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你对她一直是爱的、关心的，但你又像我们一样，给他的体贴少之又少。我们毫无顾忌地对她轰击，你在你那边这么干，我们在我们这边这么干。这是一种方向偏转，人们心中并不怀恶意，想着的只是你同我们，我们同你的斗争，但却在母亲头上大吼狂叫。像你那样为了我们的缘故而折磨她（当然你是毫无过错的），并不是为教育孩子而作出的积极贡献。这种做法甚至为我们本来无法在她面前自圆其说的行为作了辩护。她为了你在我们这里和为了我们在你那里受了多少折磨啊，这还没有把那些被你言之有理地称为对我们的娇惯的情况计算在内，当然，这种“娇惯”有时只是对你的体系的一种默默的、无意识的“反示威”。自然，如果母亲没有从对我们大家的爱和这种爱所带来的幸福感中汲取忍受这一切的力量，她就无法承受这一切。

妹妹们仅在一定程度上是我的同路人。在与你的关系中最幸运的是瓦莉。她与母亲的关系最亲近，因此也没费多大劲就

建立起与你之间的亲近关系。你见到她也就联想到母亲，所以也比较亲切地对待她，尽管她身上卡夫卡血系的因素很少。可是也许正是这样才见容于你；在没有卡夫卡素质的人身上，即使是你也无从要求有这种素质；在那儿，你也不会有在对我们其他人的那种卡夫卡血统淡化的感觉，那种必须强力挽救、不使素质失落的感觉。再说你对在女人们身上体现出的卡夫卡素质从来就不是特别喜欢的。要不是我们其他这些人有所干扰，瓦莉同你的关系也许甚至会更亲切些。

埃莉几乎是完全成功地从你的圈子中突围出来的唯一例子。在她小时候，我最想不到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她。她那时是个迟钝的、疲劳的、胆怯的、乏味的、知罪的、过于谦卑的、恶毒的、懒惰的、贪吃的、小气的孩子，我简直不想看到她，根本不愿同她搭讪，她太使我联想到我自己了，她与我处在同样教育的魔力之下，情况太相似了。尤其是她的吝啬使我厌恶，因为我的吝啬也许比她有过之而无不及。吝啬是大不幸的最可靠的标志之一；我对一切都感到无把握，以致我实际拥有的仅仅是已攒在手中或含在口中或至少快要达到这种地步的东西，而处于相似处境中的她恰恰总是最喜欢把我快要拿到的那些东西拿走。但这一切都改观了：她年青时（这是最重要的）便离开了家，结了婚，有了孩子，她变得快乐、无忧虑、勇敢、慷慨、不自私、充满信心。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你竟然没有发现这一变化，没有给予它应有的评价，你对埃莉的恼怒自来存在，不加更改，它使你眼花，看不见这一变化；不过这种恼怒现在已不再那么现实，因为埃莉不再与我们住在一起。此外，你对菲莉克斯的爱和对卡尔的喜欢使这种恼怒隐退了下去，只有盖尔蒂有时还要遭到它的袭击。

关于奥特拉我几乎不敢写；我知道，写奥特拉，就等于拿

与这封信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开玩笑。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她没有陷入困境中或危险中，你对她只有仇恨；你自己对我承认过，照你看，她说是故意给你制造痛苦和烦恼，一旦你为了她的缘故而痛苦，她就感到满足和高兴。这就是说她是一个魔鬼了。这是多么深刻的隔阂啊，你与她之间的隔阂必定是比你与我之间的更甚，否则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误解。她离你这般遥远，远得你几乎看不到她，于是在她的位置上你以为见到的是取而代之的一个幽灵。这种非常复杂的情况我也不能完全洞察，但那里无疑是个像略韦那样的形象，用最好的卡夫卡家族的武器装备着。在我们之间没有存在过真正的斗争；过去的斗争，都很快就被解决了；残存的只有逃亡、痛苦、悲哀、内心斗争。但你们俩永远处在斗争状态中，永远精力充沛，永远力量无穷。这是一幕既雄壮、又无望的场景。首先你们俩一定是挨得很近，因为直到今天奥特拉在我们四兄妹中仍然是你与母亲的婚姻和连接你和母亲的力量的最纯的体现。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你们失去了父女间和睦之乐，我只是几乎相信，你们关系的发展同我这里的情况是相似的。你这边是你的本性的专横，她那边是略韦血统的固执、敏感、正义感、不安，而这一切则是由对卡夫卡血统力量的意识支撑着的。当然我也影响过她，但几乎不是出于我的有意的行为，而是通过我的存在这一简单的事实。而且她是作为最后一员出生，进入已经形成的权力关系中来的，可以根据那些众多的、现存的材料来构造她自己的判断。我甚至可以设想，她的内心本质曾有一度摇摆不定，不知她是投入你的怀抱好，还是投入你的对手们的阵营中好，显然你错过了某种机会：你把她推了回去；而你们（如果可能的话）本来是满可以成为出色的、和睦的一对的。这样我虽然会失去一个同盟者，但看到你们俩这样，我的损失便得到了充分的补偿，你也

会由于至少在一个孩子身上得到了完全彻底的满足而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变化。在今天看来这一切只是梦想，奥特拉和父亲之间没有关系，她必须单独寻找她的道路，就像我一样；但由于她的信心、自信、健康、无所顾虑这些素质都比我强，所以她在你的心目中也比我更坏、更离经叛道。我是明白这一点的；你对她的看法不会是别的什么样的。甚至她自己也有能力用你的目光来看她自己，共同感受你的感觉，并对此（不是绝望，绝望是属于我的）十分悲伤。你似乎怀着反感看到我们经常在一起，我们窃窃私语，开怀大笑，你还不能听到提起你。你感到我们是胆大妄为的阴谋集团，奇怪的阴谋家。你当然从来就是我们的谈话和思考的主题之一，但我们坐在一起，真的并不是想要想出什么对付你的办法来，而是为了以全副精力，以幽默，以严肃、以爱、抗拒、愤怒、反感、服从、负罪感，以脑袋和心脏的一切力量来详细研讨那在我们和你之间晃悠的可怕的诉讼，谈一切细节，一切方面，利用所有机会，无论相距远近都来共同谈透这个问题。在这场诉讼中你总是声称自己是法官，但实际上，至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在此不把门关死，以防出现我当然也可能造成的失误），你同我们一样，是既弱小而又诚惶诚恐的一个当事人。

从你的教育方法所产生的影响的整体上看，它有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那就是伊尔玛。一方面她是个外来人，到你的店里来时已经是成年人，同你之间主要是主仆关系，也就是说是在一种已有抗拒力量的年龄才部分地受到你的影响的；另一方面，她也是你的一个亲戚，她对你的尊重是对她父亲的兄弟的尊重，所以你对她的威力远远超过一般上司的威力。尽管如此，尽管她那包容在弱小躯体中的秉赋是那么能干、聪明、勤劳、谦逊，可信赖、不自私、忠实，尽管她将你作为叔父来爱

戴，作为上司来钦佩，尽管她在以前和以后的其他工作岗位上都工作得很好，但她在你眼中却不是一个很好的职工。她在你面前（当然也是在我们的影响下）的地位相当于孩子的位置，而你的天性的塑造力在她的面前是如此之大，以致在她身上（当然只是在你面前，但愿这些未给这孩子带来更深的折磨）逐渐产生了健忘、疏忽大意、辛酸的幽默，甚至产生了一点抗拒心理，假如她有抗拒的能力的话。我在此还没有把这些因素算进去，她体弱多病，而且并不很幸福，并有沉重的家务压在她身上。你同她那种举一反三的关系被你归纳成了一句话，这句话在我们心中已成经典语言，它几乎是亵渎神明的，但恰恰能很好地证明你所持的待人方法是无罪的："这个伪善的信徒给我留下了一大堆臭狗屎。"

我还可以描述你的影响所及的其他圈子和反抗你的影响的斗争，但写这些我就没把握了，有的地方也许还得虚构。再说，你从来都是离商店和家庭越远，你就越和气、越迁就、客气、体贴人、关心人（我说的也包括表面上），这就像一个君主，一旦出了他的国家的边界，就没有理由仍然摆出暴君的架子来，于是，甚至可以和善地同最低贱的人打交道了。确实，你在弗兰岑巴德拍的集体照中总是那么伟岸而又愉快地站在一些闷闷不乐的小人物中间，犹如一个巡访的国王。你的孩子们本来显然也可以从中获益的，只是他们必须在童年时就有能力（而这是不可能的）认识到这一点。比如我就不应该始终在一定程度上居于你的影响的最里面、最严格、最牢固连结的圈子之中，可惜我就是这么做了。

这么一来，我并非仅仅失去了家庭观念，就像你指出的那样；相反，我对家庭还是有观念的，但这种观念主要的成份是不利于（当然是永无止境的）解脱你的内心愿望的。与家庭之

外的人际关系在你的影响下也许受害更深。你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你认为我对其他人出于爱和忠诚什么都干，而对你和家庭出于冷漠和背叛则什么都不愿干。我愿不厌其烦地再重申一遍：换一种环境，我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怕交际的、胆小的人，但在那种环境中，比我到达现在的境地所走过来的路，还得多走一段长长的、黑暗的道路。（至此，在这封信中我避而不谈的相对来说还不多，但现在和将来我将不得不对一些事避而不谈，那些事要我对你和对我自己承认，是我所难于启齿的。我之所以说这些，是为了使你不要以为，在什么地方出现整体图像模糊不清的现象，必是我缺少证据的表现，恰恰相反，是因为一些证据能使图像鲜明刺眼得令人难以忍受。要找到一个中间途径确非易事。）这里只须回忆一下以前的事就可以了：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换来的是一种无穷无尽的负罪意识。（想起这种无穷无尽时，有一次我在描述一个人时说得很正确："他担心羞耻将在他身后继续存在下去。"）我不能突然间摇身一变，当我同其他人相遇在一起时，我在他们面前会陷入更深的负罪意识之中，因为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我必须弥补在商店里你把我牵连进去的，对他们犯下的罪过。此外，你对任何我所交往的人总有令人不快的言论当着人面或背地里说出来，而这也是我必须向当事人求得原谅的。你在店里和家里教我对大多数人不能信任，（你能举得出一个在童年时对我有重大意义的、而没有至少一次被你说得体无完肤的人来吗？）奇怪的是这并未给你带来多少心灵负担（你确有足够的承受力，再说这种行为事实上也许只是统治者的一种标志），这种不信任在我这小人物的目光中从未得到证实，因为我到处看见的都是遥不可及的出色的人；到头来，这种不信任变成了我对自己的不信任，变成了对其他所有人的永无止境的害怕。在这方面我无法把自己从你的影响下

解放出来。你在这方面之所以会误会，原因也许是，你对我的人际交往其实一无所知，却不信任地、妒嫉地（我难道否认过你是爱我的吗?）估计，我离开家庭生活圈子，必然会在别处寻找补偿，因为要我在外面像现在这样生活是不可能的。此外，恰恰在我的童年时代，就这方面而言，我对我的判断有所怀疑，从而得到了一定的自我安慰；我对自己说："你一定是太夸大了，在你的感觉中，你过份地把小事看成了大的特例，这是青年时期的普遍现象。"可是以后随着我对世界观察的视野的扩大，我几乎失去了这种安慰。

我在你身上找不到多少获得拯救的希望，在犹太教中同样找不到多少。这里本来是应该有获救的希望的，但本来可能性更大的是：我们俩在犹太教中相逢，甚至我们意志一致地从那里出发。但我从你那儿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犹太教啊！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它先后采取了三种姿态。

孩提时代，我同你一样，为我到教堂中去得不多，不持斋戒等原因而责备我。我认为我这些行为不是对我自己，而是对你不公正，而无所不在的负罪意识一阵阵穿透我的身心。

后来，作为青年人，我不明白，你自己对犹太教持可有可无的态度，却为什么会指责我不努力去追求（像你所说的，仅从虔诚出发也该如此）一种与你相类似的可有可无。据我所见，那真是一种可有可无态度，一种开玩笑，甚至连开玩笑都谈不上。你一年中到教堂去四次，在那里与其说是近于那些认真信教的人，不如说更近于那些满不在乎的人，你耐心地走形式地做完祷告，有时你竟然能抽闲向我指出祷告书上正读到了什么地方，使我深感惊讶；此外，只要我在教堂里（这是主要的），我想转悠到哪里就可转悠到哪里。在那漫长的好多个小时中我不停地打呵欠和打瞌睡（我想，后来我只有在上跳舞课时才感

到这么枯燥过），并不断尽可能在那里的一些小小的变化中寻找欢乐，比如人们打开约柜，这总使我想起游艺射击棚，在那里若有人击中黑心，一扇小门就会打开；所不同的是，那些出来的总是些有趣的东西，这里出现的却永远是一些无头的木偶。此外，我在那里心中总是怀着许多畏惧，不仅是因为那里有许多人，我将与他们有更接近的接触，而且也是因为你有一次曾顺口说道，人们也有可能会把我叫上去朗读托拉的。为此我战栗了好几年。除此之外，我的枯燥烦闷未受到什么值得一提的干扰，顶多是巴尔米茨弗终，但它只要求可笑的熟记，也就是说只要达到一种可笑的考试标准即可；再就是与你有关的一些小小的、不太重要的插曲，比如你被叫上去朗读托拉，而你出色地经受住了这个在我的感觉中完全是社会活动性质的事件；或者是你被留在教堂中参加悼灵典礼，而我被打发走，于是在我心中，显然是由于被打发走和无任何深深的关心这些因素，产生了一种几乎不曾为我意识到的感觉：这件事办得不太地道。——这是在教堂里的情况。在家里，敬教的行为更其稀少，仅局限于那第一个塞德尔晚上，这个晚上一年较之一年更成了一幕充满痉挛的笑的喜剧，当然这一幕是在正在长大的孩子们的影响下产生的（你为什么会顺从于这种影响？因为是你造就了这种影响）。这些就是提供给我的信仰素材；在这之外顶多还能加上你那伸出的手，让我读《百万富翁富克斯的儿子们》，他们在崇高的〔宗教〕节日里与父亲一起进入教堂。至于如果不是尽快把这些〔信仰〕材料抛弃，就要用这些材料做些好事，我可就不知该如何下手了。

再往后一些，我对问题的看法就不同了，我懂得了你为什么认为我在这方面也背叛了你。你从那小小的、犹太聚居区的村镇中来，确实曾带来了一些犹太教的东西，但本来就不多，在

城市和军队里又失落了一些。尽管如此，青春时的印象和回忆还勉强可以凑成一种犹太生活，尤其因为你不需要这类帮助，你生于一个非常强大的家族，宗教上的疑虑如果不是同社会上的疑虑混杂得难分难解，那么你，你的人格就几乎不可能被动摇。事实上，引导你一生的信仰是：你相信一个特定的犹太人的社会阶级的观念是绝对正确的，由于这些观念是你的本性的组成部分，于是你便产生了对你自己的信念。这里面确还有足够的犹太教，但要把它继续传给孩子就太少了，当你传下来时，它已经几乎滴完了最后的一滴。其中有一部分是不可留传的青年时的印象，一部分是你那令人生畏的本质。同时，可不可能使一个出于满心害怕而观察得非常仔细的孩子理解：你以犹太教的名义、以相应的满不在乎的态度搞的那些全不相干的事情有着崇高的意义。这些不相干的事情对你来说意味着对以往的年头的小小的回忆。尽管你想把它们传给我，但由于它们连对你都失去了自身价值，于是你只有靠说服或威胁来这么做；一方面，这么做是不会成功的，另一方面，由于你根本认识不到你在这方面的虚弱的处境，你自然会由于我看上去顽固不化而大动肝火。

这一切并非单独的现象，从崇尚虔诚的农村涌入城市的过渡的一代犹太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这样的。这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现象，只不过它在丝毫不乏尖锐性的我们的关系上又加上了一重痛苦的尖锐性。在这一点上，你虽然应该像我一样相信你的无辜，但应该通过你的本质和时代环境来解释这种无辜，而不是用外在因素来解释，比如说你其他工作和操心的事太多，以致你无法抽身来干这件事云云。你惯于用这种方式，把你无可置疑的无辜转化为对其他人的不公正的谴责。你最近读了富兰克林的青年时代回忆录。我确实是故意给你读的，但不是像

你开玩笑地说的那样，是为了关于素食的一小段，而是为了让你读读那里描述的作者与他的父亲之间的关系和这本本来就是写给他的儿子的回忆录中所表达的作者和他的儿子之间的关系。我在此不想具体举例了。

我从你在最近几年中的行为得到了对你的犹太教观念的一个后到的证明。在这些年中，你感觉到我比以往更多地从事于犹太人事业了。由于你从一开始就对我的一切活动、尤其是对我产生兴趣的方式甚为反感，在这里你的反感自然也一样存在着。但尽管如此，人们却可以抱着一线希望，等待你对此作为例外看待。这里活动着的正是与你的犹太教同根的犹太教，因此也有可能成为连接我们之间关系的纽带。我不否认，如果你对一些事情表现出兴趣，就会使这些事情在我心中变得可疑。我根本就没打算说我在这方面要比你好。但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检验谁好谁差。经过我的中介作用，犹太教在你眼中成了讨厌的、犹太文献成了不可卒读的，它们“使你厌恶”。——这也许意味着，你坚持认为，只有你在我童年时向我展示的犹太教是唯一正确的，此外再没有别的犹太教形式。但你坚持这一点，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样，那种“厌恶”（且不论它首先针对的不是犹太教，而是针对我来的）只能意味着，你无意识地承认了你的犹太教和我所受的犹太教教育是虚弱的，你绝不愿意旧话重提，并对所有回顾报之以毫不掩饰的仇恨。此外，你从消极方面出发对我的犹太教的高度的估计是非常夸张的；首先，我的犹太教中充满了你的诅咒；其次，人际的根本关系对于它的发展有着关键的作用，就我的情况而言，这种关系能使犹太教的发展走上绝路。

你对我的写作和与之有关的、你不知道的各种因素所持的反感倒是比较正确的。在这方面，我确实独立地离开你的身边

走了一段路，尽管这有点让人联想起一条虫，尾部被一只脚踩着，前半部挣脱出来，向一边蠕动。我在此获得了一些安全，得以松口气。你一开始就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反感，这种反感却例外地受到我的欢迎。你对我的书的欢迎方式已为我们所熟悉，它虽然伤害了我的虚荣心、我的抱负："放在床头柜上！"（每当有书送来时，你多半正在打扑克。）但实际上我感到舒服，这种舒服感并非仅仅产生于突然生出的恶作剧的想法，并非仅仅产生于关于我们之间关系的观点得到新的证实，而引起的我心中的快乐，这种舒服感其实也完全是自发的，因为你这句常说的话响在我耳中犹如"现在你自由了！"当然这是一种误解，我没有获得，或最乐观地说还没有获得自由。我写的是关于你的事，我在那里发泄的仅仅是在你怀里不能发泄的。这是有意拖延的与你的告别，只不过，这种告别虽然是由你逼出来的，但却是朝着由我选定的方向发展着。但这一切是多么微不足道啊！说到底，这事之所以还值得一提，是因为它发生在我的生活中，若在别处我便会根本就看不到；还有一个原因是，它在我童年时作为预感，后来作为希望，再后来作为绝望笼罩着我的生活，而且——这是做得到的，当然又是以你的形象出现的——是它指使我作出了一些小决定。

比如职业选择。当然，你以你那宽宏大度的、甚至可以说是宽容忍让的方式，在这方面给了我充分的自由。自然你在这方面是遵照对你具有制约力的犹太人中产阶层通常的教子方式行事的，或至少是根据这一阶层的价值观念行事的。最终，在此起作用的还有你对我个人的一个误解。也就是说，你自来就是从做父亲的自豪，从对我本身存在的无知，从联系回溯到我的孱弱这些方面出发，认为我是特别勤奋的。童年时，你认为我在不断地学习，后来又不断地写作。这种看法与事实何止相

距千万里。如果说我学得很少，并一无所成，那么夸张的程度倒要轻得多；如果说多年来我以中等的记忆力、不算太差的理解力毕竟把一些东西留在了脑子里，这也并不奇怪，但无论如何，与在一种特别无忧无虑、平静泰和的生活中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相比，尤其是与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人相比，在知识上、尤其是在知识的打基础问题上的全部收获那真是少得可怜。这些收获是微不足道的，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自我有思考能力以来，我就对精神存在的维护问题怀着极深的忧虑，以致其他一切于我全是无所谓的。我们这儿的犹太中学生往往很古怪，我在这儿常常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以我这么个奇想迭出、但多半寒气逼人的孩子，怀着冷冰冰的、几乎不加掩饰的、不可摧毁的、像孩子般不知所措的、近乎可笑的、像动物般感到满足的淡泊冷漠心态，我还从来没有在别的人身上看到过。当然它也是防止我因恐惧和负罪意识而产生神经崩溃的唯一保护工具。我心里只有对我自己的关心，但这种关心却是以各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比如对我的健康状况的担忧；这种担忧很容易出现，不时产生对消化、落发、脊骨弯曲等的小小的担心，这种担心害怕上升而形成无数层次，直到以一次真正的疾病而告终。由于我对任何事情都感到不安，每时每刻都需要证实我的存在，我没有任何本来就属于我的、属性无可置疑的、归我一个人独有的、唯我可以调动的所有物。由于我实际上是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所以我当然对最接近的物体、即自己的身体也感到无把握了；我越长越高，但不知该怎么对待我增加着的高度，负担太沉重了，背脊因而弯曲；我几乎动弹不得，更何谈做体操，于是我永远是孱弱的；我把我仍可支配的一切都视为奇迹，比如我那良好的消化；仅这种心态就足以使我失去它〔良好的消化〕，于是通往所有忧郁的道路全部毫无阻

挡地展现在我面前，直到在想要结婚的超人的紧张压力下（这个问题我后面还要说到）血从肺里涌出，逊伯伦宫中的寓所对此也是有相当一部分责任的——我之所以需要这个寓所，是因为我需要它用于我的写作，所以它〔写作〕也应该在这封信中得到描述。也就是说，不像你一直认为的那样，这一切都是由工作过度造成的。有几年我在健康状况很好的情况下在长沙发上荒度的时间比你在一生中荒废的更多，我这么说是把所有患病的养病时间计算在内了。每当我极其匆忙地离开你时，多半是为了到我的房间里去躺下睡一觉。我的整个工作成绩无论在办公室里（在那里，偷懒不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而且由于我的畏惧心理，偷懒也是有限度的），还是在家里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你能全面地了解一下，必会感到震惊。也许我的素质根本就不是懒惰的，但是我无事可干。在我生活的地方，我被抛弃了，被宣判了，被打倒在地；为逃往别的地方我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但这不是工作，因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除个别小的例外之处，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获得了选择职业的自由。但我还有能力去利用这种自由吗？我还能相信我有获得一种名副其实的职业的能力吗？我的自我评价之取决于你的看法，远远甚于取决于其他因素，如一次外在的成功。一次成功只是对一个瞬间的强化，没有其他作用，但另一方面，你的重量却越来越重地压下来。我曾以为我是永远通不过小学一年级学习的，但却成功了，我甚至得到了一笔奖学金；我想我必然通不过升中学的考试，但又成功了；我想这回我在中学一年级非被淘汰不可，不，我没有被淘汰，我仍然是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地向前走。但由此产生的并不是信心，相反，我始终坚信（从你那拒绝的表情中我更得到了证明），我成功得越多，结局就越惨。我脑子里经常出现教

师大会的场面（中学只是个最完整的例子，但对付我的形势在哪里都差不多），如果我通过了一年级，他们就在二年级集会，如果我通过了二年级，他们就在三年级集会，以此类推。他们开会的目的是审查这一奇怪的、骇人听闻的案例，探讨我这个最无能、至少最无知的人怎么竟会溜进了这个年级，由于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我身上，这个年级当然会马上把我排除掉，从而使所有摆脱了这场恶梦的正义者弹冠相庆。——带着这种设想生活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不轻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怎么会对上课感兴趣呢？谁又有能力在我心中激发出关心课堂的火花来呢？课堂使我感兴趣的情况（不仅仅是课堂，而是在这个关键性的年龄中我周围的一切）就像小小的正常银行业务使一个侵吞公款的银行职员感兴趣的情况，他还在职，由于担心被发现而发抖，还必须一如既往地处理银行业务。除头等大事之外，其他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遥远。这样的情形持续到中学毕业考试，我真的是在一些地方耍了些手腕，才通过了它；然后这种情形停止了，我自由了。我本无选择职业的自由，我知道，在我面前，一切与头等大事相比都是无足轻重的了，就像中学里所有的教学素材在我心中的份量一样，主要的事情是：找一个在不太伤害我的虚荣心的情况下最能允许我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存在的职业。那么法学是最顺理成章的。出于虚荣心和荒谬的希望而进行的一些小小的相反的尝试，比如两周的化学学习，半年的德语学习，它们只是加强了那种基本看法。于是我学起了法学。这意味着，在每次考试前的几个月内，我在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精神上靠吃食木粉度日，这种木粉在我之前已为千万张嘴巴咀嚼过。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吃得津津有味，在某种意义上正如以前的中学生活和以后的职员职业，因为这一切完全与我的处境相符。不管怎么说，我在此

显示了令人吃惊的先见之明，还是小孩子时，我已对学习和职业有了相当清楚的预感。在这方面我并不期待什么救星，对此我早就放弃了获救的希望。

但在我的婚姻的意义和可能性上，我却没有显示出任何先见之明：这场我一生中至今最大的灾祸几乎是完全出乎意外地突然降临在我的头上。孩提时的我是慢慢发育成长着的，外表上这些事情在我心中是完全被撇在一边的；当时根本看不出，这方面正酝酿着一场旷日持久的、事关重大的、甚至是最艰难困苦的考试。事实上结婚的图谋变成了最了不起的、最有希望的自救尝试，尝试是惊心动魄的，其失败当然也是惊心动魄的。

由于在这个地方我一切都失败了，所以我担心我也不能够把这些结婚试图解释清楚。然而我这封信的成败是取决于这方面的解释之成败的，因为，一方面在这些尝试中集中着我所能支配的所有正面力量，另一方面所有反面的力量也怒气冲冲地会聚在这里，也就是我描绘成你的教育的副产品的那些因素，如虚弱、缺乏自信、负罪意识，这些因素在我和结婚之间划出了一条警戒线。我之所以很难作出解释，是因为我在那么多日夜中反复深思、掂量一切，以致我现在看到的景像使我也觉得杂乱无序，无所适从了。只有你那照我看来对事情的全盘曲解使我的解释任务轻松了些？稍微纠正一下一种彻底的错误似乎并不算太难。

首先你把各次结婚的失败归纳在我其他方面的失败的系列之中；我对你这种看法本来并无异议，但前提是：你必须接受我迄今为止关于失败的解释。它确实属于这个系列，但这件事的意义你却低估了，你低估得如此之甚，以致当我们相互谈论时，其实说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事。我敢说，你一生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件事情，其对你的意义像结婚尝试对我的意义这么大。

我并不是说，你没有经历过这样意义重大的事情，恰恰相反，你的生活比我的要丰富得多，操心得多，紧迫得多，但正因为如此，你身边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好比是有个人要走五级较低的台阶，而另一人只须走一级，但这一级至少对他来说同前面的五级加起来一样高；第一个人不仅将走上这五级，而且还将走上其他的几百级、几千级，他将度过的是伟大而紧张的一生，但他走过的台阶中没有一级像第二个人的那一级，高高的、竭尽全力也不可能走上去的那一级台级有着那么大的意义，他走不上这一级，自然就谈不上继续行进了。

结婚、建立一个家庭、接受所有将要来到的孩子，并在这个不安全的世界上维护他们的生命，甚至还对他们略加引导，这些依我看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最高境界。至于那么多人成功地完成了此事，并不足以引为反证，因为第一，事实上并没有许多人成功；其次，这些不太多的人并不是“做”出来的，而只不过是“发生”在他们身上；这虽然还不是那种最高境界，但终究是非常伟大的，非常可敬的（尤其因为“做”和“发生”是很难黑白分明地加以区分的）。而且归根结蒂需要达到的也不是那种最高境界，而只须达到一种离之尚远的、但却是正当的接近状态；没有必要飞到太阳上去，但应该爬到地球上一块纯净的地点，只须那里不时有太阳照耀，使人得到一些温暖即可。

我对此有何准备呢？准备之差到了极点。从迄今为止的事态发展中已可看到这点。但只要是在对某一具体问题上有所直接准备或对普遍的基本条件有所直接创造的情况下，你表面上并未作很多干涉。其实也只能如此，因为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普通血统的等级的风俗、民族风俗和时代风俗。你在这些场合当然也插手了，但不多，因为这种干涉的前提只能是很强的相互信任，而我们俩之间很久以来就缺乏在关键时刻的这种信任

了，我们不很愉快，因为我们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深深吸引我的事情一定是无法使你动心的，反之亦然；在你那里是无咎可指的事，在我这儿就是罪疚，反之亦然；在你那儿毫无后果的事情，对我来说也许就是我的棺材盖。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同你和母亲散步，走在今天的州银行附近的约瑟夫广场上时，我开始愚蠢地、大言不惭地、自视高明地、骄傲地、冷静地（这是不真实的）、冷漠地（这是真实的）、结结巴巴地——我同你说话时多半是这样的——谈起有趣的事来，责备你不让我知道，直到同学们发现并估计我处在很大的危险边缘时，才由他们对我说（在此我以我的方式恬不知耻地撒了谎，意在表现得勇敢，因为由于我的胆小怕事，我对所谓"很大的危险"并无准确的了解），最后我却暗示说，所幸我现在已知道了一切，不再需要别人为我献策了，一切都很好了。重要的是，不管怎么说我至少是开始谈论这件事了，因为我认为至少谈谈此事很有意思，再就是出于好奇心，最后还有个因素，即想以某种方式为某件事向你报复。你的应付办法十分简捷，这是与你的素质相符合的，你仅仅大体上这么说，如果我想不担风险地进行这类事情，你也许可以为我出个主意。也许我正是诱你作出这样的答复，它同我这个喂饱了肉和其他好东西、但肉体上无所作为的、永远与自己搏斗着的孩子的性欲是一拍即合的。可是这个答复却仍然严重地损伤了我外表的羞耻心，或者我认为我的羞耻心一定是遭到了伤害，以致我（尽管这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再也无法同你谈这个问题了，以致我高傲而放肆地中断了这次谈话。

评价你当时的这个回答是不容易的，一方面它具有某种不言而喻的性质，某种原始性质，另一方面，就这教诲本身而言，从现代的角度看也是无可置疑的。我不记得当时我多大了，但

肯定不会比16岁大多少。对这么一个青年人来说，这毕竟是个很奇怪的答复，而我们俩之间的差距也在这里表现出来，这是我第一次从你那里获得的、直接的、牵涉到广泛的生活内容的教诲。其根本性质当时已经沉入我的心底，但很久以后才浮现在我的意识中，那就是：你为我出主意的那种事情在你看来，而且也在我当时看来，是世界上最肮脏的。至于你打算防止我在肉体上把这种污秽带回家去，这是次要的，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保护你，保护你的家。主要的是，你置身于你的建议之外，你是个丈夫，一个纯洁的男人，所处位置高出这类事情。这一点当时通过下面这个因素而更尖锐化了：我也觉得婚姻是可羞可耻的，所以我就不可能把我就婚姻听到的一般情况延伸到我的父母身上。这么一来，你就更纯洁，更高高在上了。要说你在结婚前也给自己出过类似的建议，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么算下来，你身上就分明没有一丁半点污秽了。但你却用几句直截了当的话把我推到这种污秽中去，仿佛我命该如此。如果这个世界仅仅是由我和你组成的（这是个我几乎相信的假想），那么世界的纯洁就到你为止，而由于你出的主意，〔世界的〕污秽从我开始。你这样地看待我，这是无法解释的，只有旧的罪孽和你的极深的藐视才可能是原因所在。而这事又一次给了我的内心最深处以打击，而且是沉重的。

这里也许最清楚地显示了我们俩的无辜。A给B一个坦率的、与他的人生观相符的、不太美的、但却是今天在城市里很有普遍意义的、也许能防止健康受损的建议。这个建议对于B在道德上没有多大鼓舞力量，但他难道就不能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从这种损伤中摆脱出来吗？再说，他并不是非听从这个建议不可的，何况仅仅在这个建议中也看不到促使B的整个未来世界行将崩溃的因素。但事情偏偏还是这样发生了，原因仅仅

在于：你是这个A，我是这个B。

这种双方的无辜我之所以能看得一目了然，是因为大约二十年后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之间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冲突，作为事实，它是可怕的，但就其本身而言，却是无害得多，因为，还有什么东西能给我这个36岁的人带来什么伤害呢？我指的是在我告诉你最后那次结婚意图后，我有几天心情紧张，在其中的一天，你对我发表了一通小小的言论。你大体上是这么对我说的："她可能穿上了一件精心挑选的上装，布拉格的犹太女人是懂得这一套的，那么你当然就下决心要娶她了。而且想尽可能地快，一星期后，明天，今天。我不懂你是怎么回事，你毕竟是个成年人了，住在城市里，却只知道看到一个女的就马上跟她结婚。难道就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吗？要是你害怕，我可以陪你去。"你讲得更详细，更清楚，但我记不起细节了，也许当时我的眼前也有点模糊了，几乎是母亲使我更感兴趣些，她虽然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还是从桌上拿起什么东西，并以此为借口走出了房间。

你几乎从来没有比这次用言语对我的侮辱更深的了，也从来没有更清楚地表示出你的蔑视。当你二十年前对我说类似的话时，从你的眼睛里甚至还看得出对一个早熟的城市青年的一点敬意，依你看来他可以被毫无周折地引导上生活之路。今天若从这个角度看，只能使轻蔑的程度显得更甚，但当时开始踏上征途的这个年青人一开始就陷在那里动不了了，在你眼里，他今天没有增加丝毫经验，而只是减少了二十年年华。我为一个姑娘所作的决定在你看来毫无价值。你始终（无意识地）压制着我的决断力，现在却（无意识地）自以为知道它有多少价值了。你对我在其他方面所作的自救尝试一无所知，所以你对引导我进行这次结婚尝试的思路也就一点都不知道，于是你必须

猜我的思路，从你对我的整体看法出发，猜测的结果便是最可恶的、最生硬的、最可笑的了。你毫不迟疑地以这种方式把它说出来。你这么做给我带来的耻辱，在你眼里是与我通过结婚会给你造成的耻辱不可比拟的。

你可以以我那些结婚尝试为依据来回答我，而且你已经这么做了。在我两次解除了与F.的婚约，两次重新订约之后，在我把你和母亲白白地拽到柏林去参加订婚仪式和其他一些事情之后，你当然不能够十分尊重我的决定了。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却是怎么产生的呢？

两次结婚尝试的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建立一个家庭，获得独立。这个思想是为你所同情的，但它在实际上却出现了出乎意外的结果，就像那个儿童游戏，一个人抓着另一个人的手，甚至使劲压着，同时却喊着："喂，走啊，走啊，你为什么不走呢？"当然，在我们的情况中，事情复杂化了，那句"走啊！"你从来是发自内心的，但同样是从来如此的：你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仅仅是由你的天性制约着，抓着我、或说得更准确些，把我压在下面。

两位姑娘虽说都是偶然的选择，但都是选得非常好的。你竟会相信，我这个胆小的、踌躇的、多疑的人是心血来潮地决定要结婚的，比如由于被一件女上装迷住而心血来潮；这又一次证明了你对我彻头彻尾的误解。两次婚姻本来都会是理智的婚姻的，可以这么告诉你，我曾经日日夜夜地竭尽我的思维力量来考虑计划，第一次长达数年，第二次长达数月。

两位姑娘中谁也不曾使我失望，而是我使她们俩失望。我对她们的看法一如既往，今天仍同当初想要同她们结婚时一样。

也不能说，我进行第二次结婚尝试时忽视了第一次尝试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说变得掉以轻心了。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正

是以前的经验在第二次尝试中（它比第一次更有希望）给了我希望。细节我在此就不加详述了。

为什么我没有结婚呢？这里当然像所有地方一样，有种种障碍，但生活就是由越过这些障碍组成的。最重要的，可惜超脱了具体事例之外的障碍却是：我精神上实际上没有结婚的能力。这一点表现在：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了，脑袋日夜炽热，生活已不成其为生活，我绝望地东倒西歪。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并不是担忧，虽然与我的忧郁和迂腐相应地有许多忧虑伴随着我，但它们并不是关键因素，它们虽然把像蛆虫对付尸体那样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但对我的思想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其他一些因素。那就是恐惧、懦弱、自卑的无所不在的压力。

我想进一步作番解释：在我的结婚尝试中，两种似乎是截然相对的因素激烈地在我与你的关系之中碰撞，比其他任何场合都更激烈。结婚当然是对最充分的自我解放和独立的担保，那样我就会有个家庭，这是我心目中人力所及的最高点，也是你所达到的最高点；那样我就与你平等了，一切旧的、新的耻辱及暴政将永远成为历史。这可真不啻为美妙的童话世界，但其中却大有置疑之处。所获太多了，要获得这么多是不可能的。这就有如有个人被囚禁了，他不仅怀着逃跑的意图（这也许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还要同时把这座监狱改建成了一座避暑行宫，但如果他逃跑了，他就无法改建；如果他改建，他就无法逃跑。如果我想要在我所处的与你的关系中获得独立，我就必须做某种同你毫无关系的事情；结婚虽是最伟大的事，并赋予人以最可敬的独立性，但它同时也与你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所以要想从这里脱身，是某种接近狂想的东西；几乎每一次尝试都会因而受到惩罚。

但也正是这种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诱惑我去结婚。我之所以把我们之间可能产生的、你对其理解之深会甚于任何现象的平等想得这般美妙，是因为那时我将成为一个自由的、知恩图报的、无罪的、正直的儿子，而你会成为一个毫不郁闷的、不粗暴的、有同情心的、心满意足的父亲。但要达此目的，就必须将一切已发生的事情抹去，也就是说，必须把我们自己抹去。

以我们现在这种状况看，结婚算是与我无缘了，它正是你最堪称独领风骚的领域。有时我突然奇想，觉得在打开的世界地图上，你四脚八叉地躺着。于是我感到，只有那些你的肢体未曾盖住或尚够不到的地方才是我的生活可以插入的空地。根据我对你魁梧身材的遮盖面的设想，留给我的地方是不多的，那些有限的地方也不是很令人鼓舞的，尤其是婚姻并不在其中。

仅这个比较就足以证明，我绝不是认为你通过你的例子把我从婚姻领域驱逐出去，就像从商店中驱逐出去一样。尽管情况从很多方面看确实像是这么回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从你们的婚姻中看到的是一场在许多方面堪称楷模的婚姻，在忠诚、互助、儿女数量这些方面都堪称楷模。甚至在儿女们长大成人并不断破坏和平宁静之后，这场婚姻仍不为所动，依然如故。我对婚姻所抱的崇高概念也许正是由这一例证引出的；至于对结婚的要求会使我晕眩，是有其他原因的。这些原因存在于你同孩子们的关系之中，这封信从头到尾谈的就是这种关系。

有一种看法认为，对结婚的恐惧心理有时是这么来的：人们自己对父母犯下的罪过，将来会由子女来施还在自己身上。这种看法对我的案例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我的负罪意识本是由你而来，充满了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这种意识折磨人的本质的一部分，重复它是不可想象的，无论如何我必须承认，如果我

有这么一个愚蠢、迟钝、乏味、堕落的儿子，我会受不了的，假如没有别的办法，我会逃走，迁居，就像你在我一旦结婚后想做的那样。你这种想法也参与影响了、促成了我的无能力结婚现象。

这方面重要得多的是我为自己而生的恐惧。这点可以这样理解：我已经说过，我通过写作和与此有关的事情作了些小小的独立尝试、逃亡尝试，获得了微乎其微的成功，但这些将无所进展，许多事情已经向我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守护它，不让任何我能挡得住的危险，甚至不让任何产生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接近它，乃是我的义务，或不如说是我全部生命的寄托。婚姻就是这么一种危险，当然也可能是最大的促进，但对我来说，它可能是一种危险这一点便够了。如果它真的成为一种危险，我该怎么办呢？我又怎么能够怀着对这种危险的也许无法证实的、但却也是无法反驳的感觉继续过这种婚姻生活呢？虽说在这种感觉面前我可以犹豫三思，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无疑的，我必须放弃。关于手上的麻雀和屋顶上的鸽子的比较用在这里并不很贴切。我手中一无所有，而屋顶上应有尽有，而我必须（这是斗争形势和生活欲望所决定的）这样一无所有。我在职业选择上的情况也是如此。

但最重要的结婚障碍是那已无法消除的信念：对于赡养家室乃至照管家室来说，我在你身上看到的品质缺一不可，各方面的无一例外，好的和坏的，就像它们有机地在你身上组合成的那样：强有力和对他人的嘲弄、健康和一定程度的无所节制、说话天才和知识欠缺、自信和对其他任何人的不满、高于世俗和专制粗暴、识人经验和对大多数人的不信任，再就是一些没有任何反面作用的优点，如勤奋、韧性、专注、无所畏惧。相比之下，所有这些品质我都没有，或只有很少一点，凭这么一

点我就想要结婚吗？何况我看到，即使是你，也必须在婚姻生活中艰苦搏斗，在孩子们面前甚至落于失败的境地，不是吗？这个问题我当然不曾明确地想过，因而也不曾明确地答复过，否则寻常的思索便可使它迎刃而解，并使我看到别的男人，他们与你不同（就近即可举个与你截然不同的人为例：里查德叔叔），但却也结了婚，并至少没有因此而崩溃，仅这些就相当说明问题了，对我来说正是完全足够了。但我并未提出那个问题，而是从小经历着它，我并不是遇到婚姻关系才检验自己，而是每逢一件小事都检验一下；在每件小事面前你都以你的榜样和你的教育（这我已试着描述过）使我充分认识我的无能，在每件小事上符合实情的并证明你有理的，自然最大的事上——亦即婚姻——更是极其符合实情的。在进行结婚尝试之前，我是像个商人一般成长起来的，这个商人虽然怀着忧虑和恶兆预感，但从不做细账，糊里糊涂地过着日子。他偶然有些小赢利，但由于这是罕见，他在想象中不断对这些赢利百般爱抚、沾沾自喜、越想越多；但除此之外，他每天却不断地亏着血本。一笔一笔都记在了帐上，但从不结算。现在可到了非结算不可的关头了，这个关头就是结婚尝试。这里需要计算的数目十分巨大，以致简直连一点儿有过赢利的迹象都看不出来，一切汇成了一笔大亏损。现在要是结婚，那不是非发疯不可了吗！

我至今与你共同度过的生活大致讲完了，这种生活的未来前景如何呢？

你若注意看一下我对你畏惧的根由，你就会回答说："你声称，我简单地以你的罪责来解释我与你的关系，那是图省事，但我认为，尽管你表面上花了很大力气，但实际上并不很费劲，这事例反而使你大为得益。首先你也拒不承认负有任何罪过和责任，在这方面我们的做法是一样的。我那样坦率地、一如心中

所想地认定你单独负有全部罪责，而同时你却打算表现得‘特别聪明’和‘特别温柔’，并宣布我也是无罪的。当然后面那点你只是似乎做到了（你的意图也不外于此），而在品质和天性和对立和绝望这些方面尽管有种种‘说法’，但字里行间却透出这么一层意思：我是进攻者，而你干的一切都是自卫。现在你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因为你证实了三点：第一，你是无罪的；第二，我是有罪的；第三，你纯粹出于慷慨胸怀，不仅要原谅我，而且多多少少还想证明，并且想要使自己相信：我也是无辜的（当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些于你本来应该够了，但却还不够，你满脑子塞着的是完全依靠我生活的想法。我承认，我们在相互斗争。但世上有两种斗争，一种是骑士式斗争，这是两个自立的对手间的相互较量，各自为阵，胜败都是自己的事。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这甲虫不仅蜇人，而且还吸血以维持生命。这是真正的职业战士，这就是你。你在生活上是不能干的；但为了把这一点解释得舒服、无须忧虑、无须自责，你证明是我夺去了你的所有生活本事，并塞进了你的口袋里。你对你在生活上不能干又何必担心呢？反正我有责任，你尽管放松四肢，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任我拽着穿过生命之河。一个例子：当你最近想要结婚时，你同时不想结婚（这点你已在信中承认），但为了不多花自己的精力，却希望我帮助你结不了婚，也就是说，使我认识到这一结合将给予我姓氏以‘耻辱’，因而禁止你们结婚。但我根本没有往这方面想。首先，我在这方面永远不想成为‘阻止你获得幸福’的绊脚石；其次，我绝不愿听到我的孩子对我发出那样的指责。我克制了自己，给你以作出婚姻决定的自由，但这么做对我又产生了什么益处呢？一点都没有。反感，我对这场婚事的反感也许阻止不了它，而且反而成为促使你娶那位姑娘的因素，因为这么一来，‘逃亡尝

试'（你是这么表达的）将是万事俱备了。而我即使允许你结婚，也无法阻止你的指责，因为你在此证实，无论如何我都对你的结不成婚负有责任。但实际上你在这方面，以及其他诸方面，对我来说什么也未曾证明，只证明了我的所有指责都是对的，这些指责中还缺少一个特别合乎情理的指责，即说你不正直、阿谀奉迎、寄生的指责。我想不至于搞错，即使这封信也是你靠我过寄生生活的一个明证。"

我的回答是，首先这一大段插话（一部分是反对你的）并不真是你说的，而是我写的。你对别人的不信任还没有这么严重，还不像我的自我不信任那么严重，我的自我不信任是在你的教育下养成的。我不否认这段插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也为表明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作出了一些新的贡献。在现实中，事物间的关系当然不会像我的信中所证明的那样，生活并非仅仅是磨砺耐心的游戏；但这段插话对此作了一些矫正，这一矫正我既不能、也不愿详加阐释了。我认为通过这一些矫正，情况已表达得非常接近事实了，使我们俩都能得到一些安慰，使我们的生与死都变得轻松起来。

弗兰茨

这次婚姻意图是个例外：这一年（1919年）卡夫卡曾和一位名叫尤丽叶·沃里泽克的姑娘热恋，并打算同年秋结婚，但因父亲嫌姑娘出身低微激烈反对而告吹。

根系上的略韦：卡夫卡母亲原姓略维，是富有且有知识的家族，而父亲是贫穷的劳动家族。

培帕：卡夫卡的一个亲戚。

狗和跳蚤的谚语：这句谚语是："和狗一起睡觉的人总是满身跳蚤。"

人**家**：德语中第三人称这个代词有时也可以用于第一人称，此文几个"人家"均指卡夫卡自己。

附录 1

《致奥特拉》原编者序

这部书信集当属断简残篇。一方面，这是一部残缺的家庭通信录，因为卡夫卡不仅同他的小妹奥特拉飞鸿传书，也同大妹埃莉有着通信往来（一部分信件在战争中得以保存下来，但现在暂时下落不明），并且肯定还给二妹瓦莉写过信，从本集中为数不多的引例看，卡夫卡给父母双亲写的，在本集中很少，他一般只单独给母亲写信，却似从未单独给父亲写信——除了那封未曾寄出的《致父亲》的信。致父母的书信显然未被保存起来。父母既没有把这个儿子视为掌上明珠，亦未把他看作一名作家。致埃莉和瓦莉的信件，（大部分）在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期间轶失；卡夫卡的妹妹们当时都被驱逐出境或杀害。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部残缺的兄妹对话录。因为，这里搜集的只有卡夫卡与他最钟爱的妹妹之间几乎长达二十年的对话中可供阅读的一部分。至于兄妹俩在无数次散步远足、周末郊游和浴室窃语中的对话内容，我们却不得而知（“浴室”是背着父母交换秘密的场所）；兄妹俩共同阅读过的书籍和共同欣赏过的戏剧，我们则所知寥寥。

即使作为兄妹两地书，也仍是残缺之集，因为尚缺收信人的回信。当然，这与卡夫卡的其他书信集亦无二致，统统算不得书信“往来”，我们听到的只是一个声音。诚然，卡夫卡没有把所有写给他的信都保存起来，然而有案可查的信件也为数不少。致奥特拉的书信直到卡夫卡死后才遗失，留存下来的是占多数还是少数，一时难以断言。有人传说，卡夫卡本人销毁过信件，也曾劝妹妹不要把他的信到处乱放，建议她把信撕成碎片从阳台上抛向鸡群。兄妹们之间谈话时，要比同父母谈话时直率些。卡夫卡有过一次经验：母亲曾经看过他情人菲莉斯的一封来信，后来偷偷地同她通过信。

不过，奥特拉给其他人的一些信件曾经被搜集到，例如致她的情人、即后来的丈夫约瑟夫·达维德（1891－1962 年）的书信。在这些信中，奥特拉常常提到她的哥哥。编者在注解中根据史实关联尽可能详尽地引述了与卡夫卡有关的段落。

奥特拉信中的德语显得烦冗琐碎，带有几分忧郁，令人再次回忆起卡夫卡一家在布拉格时的境状：父亲原本是来自南波希米亚省份、大约以说捷语为主的犹太人；母亲则出身于以德语为主的城镇小资产阶级犹太家庭。在奥匈帝国时期的布拉格，唯有操德语者才可能受到社会的认可，社会地位才可能上升。因此，在这个 93%居民说捷语的城市里（大约 1900 年前后），德语成了卡夫卡家几个孩子的母语。赫尔曼·卡夫卡的妇女摩登服饰店里，顾客们操的也是捷语。奥特拉就在这个店里工作了很多年。在家里说德语，在外的交际语言用捷语——本书中搜集的家书便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状况。

奥特拉（学名奥蒂莉）出生于 1892 年，是弗兰茨·卡夫卡的小妹，比他小 9 岁。8 年制公立学校毕业后，在父亲的店里帮工，刚刚年满 25 岁就成为姐妹中唯一自主选择职业者：她在一

个庄园里工作，后来进入一所农业专科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她认识了法律大学生达维德。1920年，她与这位信奉基督教的捷克人结婚。她在婚姻大事上也一反当代年轻姑娘的时尚作法，不顾朋友和亲戚的反对自己作主。奥特拉的固执与她的矜持、谦恭和沉默寡言融为一体。在纳粹时代，奥特拉也以同样的态度来面对犹太人的命运：为了不危及丈夫的前途，她断然决定来到特雷津，自愿报名护送儿童前往奥斯威辛（1943年10月初）。她护送的孩子们，把卡夫卡写给她的信件保存了下来。

这部书信集的出版由于各种原因几经推迟，最终原因是柏林法官克劳斯·瓦根巴赫同时审理两宗案件（“您正在审理案件?”成为编者之间频度超过卡夫卡引语的对话内容）。因此，哈特穆特·宾德尔担起了出版的主要任务——转译和注释，克劳斯·瓦根巴赫则不得不局限于校勘、协助和补充。编者之间的意见分歧毋庸讳言：宾德尔意欲广征博引，瓦根巴赫力主简言赅意——本文稿成为妥协之产物。凡认为本书过于详尽者，请责备宾德尔；凡认为过于简略者，当批评瓦根巴赫。书中错谬，责在双方。

编者衷心感谢承担了致约瑟夫·达维德捷文书信翻译任务的玛丽安妮·施泰纳女士（伦敦），衷心感谢对布拉格情节中若干特殊资料不吝赐教的库尔特·克罗洛普先生（哈雷）。

哈特穆特·宾德尔

克劳斯·瓦根巴赫

王建政译

附录 2

《致奥特拉》原出版者跋

本书发表的弗兰茨·卡夫卡的 119 封书信中，有 101 封是致其爱妹奥特拉的；4 封致奥特拉的男友、日后的丈夫约瑟夫·达维德（第 27、90、92、103 和 107 号信），达维德亦是其他两封信（第 99 和 114 号信）的共同收信人；8 封致父母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第 22、94、100、113 以及 117 至 119 封信），此外他们还曾与幼女共同收到过信（第 79 封信）。与此同时，还有 2 张风景明信片系致奥特拉及其姐姐瓦莉（第 11 封信）和致奥特拉、瓦莉以及父母（第 14 封信）。只有第 6 封信，才是卡夫卡给大妹埃莉及其丈夫卡尔·海尔曼的。在第 89、115 和 116 封信中，含有卡夫卡致其公务上司的函件，嘱其妹夫达维德将信译成捷文。

卡夫卡致父母的两封信（第 22 和 119 号信）以及并致两位妹妹的一张风景明信片（第 14 号信），系摘引自马克斯·勃罗德所著《卡夫卡传》（出版于 1937 年）和《卡夫卡书信集 1902—1924》（纽约/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58 年版，参阅第 94 页）。《卡夫卡书信集》中主要收集了卡夫卡与朋友和库尔特·沃尔夫

出版社的通信录，从收信人和事件本身来看，作此说明便于对上下文关联的了解。

除上述三封信例外，本书均基于奥特拉遗物中的原始信件。奥特拉的遗物中，还包括奥特拉致达维德的信和明信片，她父亲致情人尤丽叶的信件，母亲致小女儿和儿子的信件，伊尔玛·卡夫卡致女友奥特拉的信件，以及多拉·迪曼特和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在卡夫卡于基尔林疗养时致其布拉格家人的病情报告信件。凡此种种，只要对本书所收信件内容的理解有裨益的重要资料，均在注解中引述。由于奥特拉自1917年起以捷文给达维德去信，因此从这些信件中摘引的内容大部分作了翻译。

此外，已在《卡夫卡书信集1902－1924》中发表过的信件包括第20、64、66（日期有误）、90（德文译件、日期有误）、96和102号信。已译成捷文的信件包括第45、53、54、67、68、69、72、78、81、99、101以及第116封信的第二段和第115封信的附件；此外，直接以捷文致达维德的信件为第92、103、107和第99封信中有关他的一段内容（《Neznámé dopisy Franz Kafky》，见于《Plamen》第6期［1963］第84至94页）。第115封信中致达维德的一段内容的真迹影印件和德文译件（已收入本书）发表于《论坛·奥地利文化自由月刊Ⅰ》（1964年）第130与198页。第64封信中卡夫卡所作的漫画，曾被K·瓦根巴赫发表过（《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柏林1966年版第78页）。第27、28和63封信的影印件，均曾刊于J·鲍尔、I·皮拉克和J·施纳德合编的《卡夫卡和布拉格》一书中（斯图加特1971年版第90、131页）。此外，本书所收卡夫卡与奥特拉的通信中，还有一些章节分别在其他一些出版物中刊用过：K·瓦根巴赫所著《弗兰茨·卡夫卡的自我见证与图片资料》一书

(莱恩贝克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33 页，收有第 117 封信的影印件)、H・宾德尔所著《卡夫卡和他的妹妹奥特拉》和《卡夫卡书信中的幽默》等文章(见于德意志席勒协会年鉴第 12 册[1968 年] 第 403 页和第 13 册 [1969 年] 第 536 页)。

致奥特拉及其丈夫的明信片和信，看来基本上得到了完整保存。原因之一是，1909 年以前卡夫卡不大可能给妹妹写很多信。其二，书信保存比较完备也基于另一事实，即卡夫卡在后来的大多数旅行中都会寄来度假问候的信卡。不过亦有例外情况：如 1913 年圣诞节，1914 年年初和复活节时的柏林之行，1915 年年初在博登巴赫与菲莉斯・鲍威尔会面时，1916 年 11 月在慕尼黑二人会面时，以及 1917 年夏季二人在布达佩斯一同度假时。以上例外均是在与菲莉斯聚会之时，卡夫卡显然只想以口头形式将他意图结婚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告诉奥特拉，而不大可能是偶然的巧合。

其三，卡夫卡的某些便条本不重要，只是叙述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即时插曲。这些便条从客观角度看本无保留价值，但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须归功于奥特拉对哥哥的内心感情至深，以致于把来自卡夫卡的一切都妥为保存下来。

从现有信件中可以推断出，卡夫卡给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给父母亲去信十分频繁(参阅第 19、77、88 和 115 号信)。尽管如此，这些信和明信片中只有相当少量部分得以保存下来。在一段时间内，当卡夫卡的病情并不危险时，家庭中显然没有刻意保存他的信件。此外还有一点原因是可以推测的，即这部分信件之所以得以幸存，也许是由于母亲 1934 年去世时奥特拉偶然地得到了它们；或许是由于马克斯・勃罗德为了研究他的朋友而在 30 年代得到了这部分信件的真迹或影印件(参阅《卡夫卡书信集 1902—1924》第 514 页)。所有其他信件，尤其是卡夫

卡致妹妹瓦莉和埃莉的几乎所有信件，很可能是在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遗失。

由于本书所收印的信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系卡夫卡在旅行期间所写，因此风景明信片的数量达到37帧之多便不足为奇了。引人注目的是，卡夫卡有三次是在两张明信片上连续书写的（第17、32和92封信，其中92封信缺第2张明信片）。

第27封信的正面，卡夫卡画了一幅有趣的漫画；第100封信则附有卡夫卡与马特里亚利的病友和医护人员的合影照片。第87封信由于特殊原因而未作明信片寄出（参阅注解）。第1、5、6、7、9、10、11、12、16、26、30和33封信为着色或彩色明信片。

邮政明信片共有35张，不包括第24封信的战地军邮通信片。卡夫卡只将此卡作为便笺使用，未经邮局盖戳寄发。第48封信系在两张明信片上连续写就。第64封信则是卡夫卡以自己创作的一幅漫画作为某种明信片使用。

此外还须注意的是，卡夫卡的某些信文是在其他收信人的信件上保存下来的。例如第27封信源于奥特拉致达维德的明信片，第34封信是她致男友的信中摘引的，第38封信附于埃莉致奥特拉的信中，第57封信附于母亲致小女儿的信中，第117、118封信则是附于多拉·迪曼特致卡夫卡父母的明信片上。

其他的信件中，也远远谈不上都是通常意义上的书信。第21、31、35、36和61号信，都是卡夫卡在布拉格的父母家中或与奥特拉在炼丹师小巷共用的斗室内给妹妹留言用的便条，因为他无法遇见她或不愿与她见面。第59封信虽然称得上是书信，但它未经邮局投递，而是托人捎带的。

本书收集的家书、便条和明信片，在时间顺序的判断上并不容易。因为，卡夫卡通常不注明书写时间。只有第20封信上

的时间要素齐全；时间要素多多少少不够齐全的有第 37、53、77 和 84 封信；由于信件转手的特殊方式而间接获知时间要素的则有第 27、31、34 和 57 封信。许多明信片的邮戳有助于确定时间，但部分邮戳很难辨认，加盖不完整或根本无法判读。一些风景明信片的正面图案也有助于确定时间，但有的明信片书写或投递地点与画面并不相符（如第 55 封信）。另一方面，由于一些信是经过转交并随意抽出、插放的，因此信封的判断依据常常不尚可靠，甚至某些通过邮局投递的正常信件也缺乏信封或难以辨认。有些信或明信片缺少邮戳，因为达维德是集邮者，事后将明信片或信封上的邮票剪去收藏了。

在时间顺序的表述上，本书采取以下方式：凡卡夫卡所标明的时间，均原封不动地采用；所有补充的时间要素或完全系推断的时间要素，均用方括号标示；凡有邮戳的，均按邮戳的原始形式采用；若邮戳部分内容无法卒读，均用连接号标明；凡是有把握的时间要素，则以圆括号标示；若所有时间要素均系判断，则年代注明四位数，“月”、“日”等字也悉数标明。

并非所有邮戳都能准确地表明实际书写地点，读者遇有疑虑时可以参阅收信人的逗留地点、信件的注解，尤其是后附大事年表。年表中包含了卡夫卡及其妹妹的详细生平经历。

第 37 封信的全部和第 60 封信的局部系用打字机书写，其他信件均系手书，尽管书写风格迥异，常常显得比较潦草，有如草稿一般，但是这些信基本上都能辨认得清。然而，每当卡夫卡用明信片写信时，几乎次次都有纸短之虞，以致于只能想办法把明信片的边缘处统统加以利用，尤其是补上不同的附言当有若干段内容并无关连的附言时，其前后书写的顺序便无法确切地判明。有时，卡夫卡在审阅信文时将一些解释性的插言写在行间或边缘。此类插言统统没有标明应当插于何处。

卡夫卡喜欢用墨水写信。但是，如果时间紧迫（如第39封信），如果在旅馆房间之外旅行时（如第26封信）或在炼丹师小巷的房内写作时（如第36封信），他也会使用铅笔，因为当时手头显然没有羽毛笔或自来水笔。他从马特里亚利寄往布拉格和苏劳的信，从梅拉诺发出的信，以及后来从柏林发出的信，几乎均用墨水所书。之所以有时也用铅笔写信，卡夫卡对此有过两次解释：1919年初，他曾认为奥特拉“用铅笔书写”是具有她独特风格的摹仿（第68封信）——奥特拉通常均用铅笔写信。两年之后，他在给她的信中致歉道：“为了节省时间，我坐在躺椅上写信。”（第89封信）——以这种方式写信自然难以使用墨水（参阅《致菲莉斯的信和恋爱时期的其他书信集》第158页）。

本书信集的编辑原则是，尽可能不改动原稿的面目。首先，这意味着所有收编的明信片和信函内容未作任何删减；其次，他的拼写方式和段落安排均予保留（在明信片上写信时，由于篇幅有限，他常以破折号代替分段）；同时，卡夫卡信件中捷语部分的重音符号欠缺亦未予改正，因此与官方出版的卡夫卡书信略有不同——后者中，部分业经约瑟夫·达维德翻译，部分则经过卡夫卡本人润色，从而可能给人以他对捷文的掌握臻于完美的假象（参阅第91和第116封信）。因为本书中致妹夫的信件可对卡夫卡的捷文水平作出明确的审视：卡夫卡的捷文十分出色。

用当今的标准看，卡夫卡的书信中欠缺的标点符号相当多。但是，他的原文基本上予以保留，只是在少数情况下给予改正。如他在某些段落中明显地打算加入句号，但在将后边字母改成大写后因时间仓促而忘记将句号置入。（如果他用圆括号将句子明确地断开时，则未予改正。）

不应当说卡夫卡没有注意到标点的规范化，因为从许多处可以看出，他重新消除了错误的标点符号；然而他在这一点上显然不想按照学校中的严格规范。

本书予以纠正的只是那些明显的前后矛盾之处（如省略号的使用）和因卡夫卡匆忙疾书或事后修改句法时产生的语法疏漏之处。

卡夫卡手书中在文字下边划的加重语气线，一概未予采印。卡夫卡的明信片或信函中，常常会有其他人对收信人的问候语等，此类章句通常用斜体字以示区别。

本书的注解部分，当比《卡夫卡全集》中迄今已经出版的书信集详尽得多。卡夫卡致菲莉斯和密伦娜的文件中，内容相对封闭，题材大致集中，从信件的横向关联角度看涉及面小得多；特别是由于卡夫卡与她们是在通信中发展了爱情关系，因此至少在关键性的初始阶段，除了信件往来之外几乎没有口头交谈（如通信者之间的直接交往）等可资研究其特殊关系的其他途径。卡夫卡致朋友们的信件较易理解，因为那些重要的收信人在编发此书时仍然在世，他们的回忆或现存的回信有助于理解信件内容和判断书信日期。这些信件的题材也常常与文学问题有关，其中的不明之处可通过对当时一般文学历史的研究得到澄清，以当时的资料帮助今日的理解。

而致奥特拉的信件则大不一样，一则卡夫卡致妹妹的信件只是兄妹间一生中私下交谈无数内容的冰山之一角。这类交谈，只是在某一方离开布拉格或双方凑巧同时旅行外出时才会突然中断。

此外，他们之间的对话常常围绕着完全属于个人范围内的、十分短暂的生活琐事，而卡夫卡在大部分信件的产生日期内并未写日记，因而我们今天对奥特拉的了解便受到很大限制，何

况约瑟夫·达维德也已去世多年。最后，这些书信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通常读者所不了解（从出版的角度来看）和不理解（因为大多是用捷文书写的）的病假延续报告；卡夫卡自1917年以后不得不经常地在就职单位呈交这样的报告。所有这一切，要求借助对具体生活日程的必要了解，而在当今随处可得的《卡夫卡全集》中，并未详载这些日程的资料，从而使得对家书流传和布拉格经历的研究回顾日趋必要。而对这些有关卡夫卡生活证据的只言片语的搜集、分析与定义，仅仅浏览一遍还不足以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哈·宾德尔

王建政译